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生死盟

(F)

 **eBOOK**
网络资料 非纸书

生死盟

语音至此略顿，脸上泛起一种极狞恶的笑容，用两道冷酷的目光盯在萧瑶脸上，冷冷又道：“我死，死得毫无痛苦，你活，却活得痛苦已极！因为你将眼睁睁地看着你的情郎顾朗轩，在‘夺魂芒’毒力发作之下，一点点地烂尽肝肠，那种伤心惨目之状，定使你无法忘怀，在有生余年之中，永远过着食难下咽、寝难安枕的伤心岁月！”

萧瑶静等万俟碧话完，向他摇头说道：“万俟碧，你且慢得意，假如我真目睹顾兄身遭惨死，委实将如你所说，今后余年之中都活得痛苦之极！但常言道‘吉人天相’，我顾兄一生侠义，大概还不至于落得这等悲惨收场……”

万俟碧冷笑道：“天相个屁？聩聩彼苍，哪里管得了这多人间琐事？”

萧瑶一举手中匕首，扬眉叫道：“老天爷纵管不了，我萧瑶也管得了！你心计虽毒，却决想不到我身边藏有这柄专解百毒的‘通天犀角’匕首！”

万俟碧哦了一声说道：“这柄匕首当真是‘通天犀角’所制？”

萧瑶笑道：“你不信么，我来试给你看，立刻用这柄‘通天犀角’匕首解去我顾兄所中奇毒！”

万俟碧狂笑说道：“你赶快试吧，只要你一解开顾朗轩的‘三元大穴’，包管便有一场令你毕生难忘的精彩好戏上演！”

萧瑶诧道：“听你之言，难道我这‘通天犀角’匕首竟还解不了‘夺魂芒’的毒力了？”

万俟碧道：“你一脸聪明之相，怎么竟如此健忘？”

萧瑶不解问道：“我忘了什么？”

万俟碧狞笑道：“刚才我曾说除了‘夺魂芒’解药之外，你纵有‘千载灵芝’在身，也无法救得顾朗轩的性命，这‘通天犀角’匕首虽是武林奇宝，但比起‘千载灵芝’的生死人而肉白骨之功，总还略有逊色，又哪里能够救得顾朗轩呢？”

萧瑶芳心欲碎，切齿骂道：“万死狗贼！……”

万俟碧狞笑道：“‘除死无大病，讨饭再不穷’，我毒丸在口，万死无惧，又何在乎几句臭骂？你少时目睹情郎惨死，必将柔肠寸折，如今且尽量骂我，以作发泄，并让我欣赏欣赏你的莺声燕叱便了！”

他口中虽说得轻松，但目中却凶芒暗射！

萧瑶如今虽伤心愁急到了极处，但知万俟碧阴毒无比，仍未对他放松警觉戒备！

常言道：“眼为心之苗。”萧瑶发现万俟碧目中凶芒忽厉，便知必有蹊跷，已把无上神功“太清罡气”提聚备用！

果然，万俟碧语音才毕，双手齐扬！

他是打算把“追魂手”和“狼牙锤”中所藏的几件毒液、毒针等物，向仆倒在地上的顾朗轩打去！

但他双手一扬，崩簧方按，一股令人窒息的劲风罡气，业已当胸压到！

万俟碧自知定无幸免，牙关一合，咬碎毒丸！

那些毒液扫数被萧瑶所发的“太清罡气”卷回，反而喷洒在万俟碧的脸上身上！

万俟碧终于在尚未气绝之前，尝到他自己所制毒汁的滋味，厉吼一声，

全身溃烂而死！

毒针则多半也被震回，或是打空，或是插在万俟碧所着的绿袍之上！

另有少数三五根毒针，仍因崩簧力劲，透过“太清罡气”，向顾朗轩打去。

萧瑶早有提防，发出“太清罡气”之后，便纵身挡在顾朗轩之前，以作万一防护！

如今见针光飞来，双掌凌空再推，也就全数击落！

萧瑶细搜万俟碧遗尸，以及“追魂手”、“狼牙锤”的柄门，却未再发现任何丹药之属！

这位“红衣昆仑”一向聪明绝顶，如今却弄得双眉紧蹙，不知如何是好？她手中仍然持着“通天犀角”匕首，但却不敢用来救治顾朗轩。

这是万俟碧死前所说的那些话儿，对萧瑶发生了吓阻作用！

因为要想用“通天犀角”匕首解救顾朗轩，必须先行解开顾朗轩被点的“三元大穴”，才能使药力易于通行。

但药力既易于通行，毒力也自易于通行，则万俟碧所说，只消“三元大穴”一解，包管便有一场令自己毕生难忘的精彩好戏上演之语，确实可能实现！

万俟碧口中的所谓“精彩好戏”，自然是顾朗轩毒发毙命，现象惨绝人寰，假如如此，自己目睹之下，情何以堪？除了立即殉情之外，纵或勉强偷生，这种伤心恨事必然毕生难忘，时在念中，真是生亦无趣！

由于这种顾忌，萧瑶遂手中执着那柄“通天犀角”匕首，满面愁容地痴痴看着顾朗轩，而不敢下手施救。

顾朗轩则昏睡如死，除了气息未绝以外，可说是毫无知觉。

他中了“夺魂芒”之处，是在右耳垂上，如今尚可看见一点小小芒尾，露在皮外。

萧瑶微一凝功，用指甲替他把那小小芒刺从耳垂肉厚之处拔出丢掉，虽不见功，但心中稍安。

跟着，她便想根据“毒蛇啮手，壮士断腕”之说，用那“通天犀角”匕首，替顾朗轩把右耳割下！

但刀儿才举，忽又住手，觉得不可鲁莽，此举已失时机。

“毒蛇啮手，壮士断腕”之说，是指蛇毒未发以前，才应两害相权，取其轻者。

如今顾朗轩人已晕倒，足证毒力已进体内，自己还想下手，让他平白失去一只耳朵，而无济于事则甚？

萧瑶正在双眉愁结，手足无措之际，突然听得远处似有江湖人物的奔驰谈笑之声！

她功行深邃，耳力太好，一听便知来者共是两人，要从一条迂回小路上转过峰角，方可到达谷口。

于是，她首先将那“绿袍秀士”万俟碧的遗尸，以及什么“追魂手”、“狼牙锤”等，一齐踢入深壑。

跟着，又把顾朗轩抱入乱石堆中足以蔽人的草树之内。

她是恐怕来人是“西川双妖”中另外一位“血光圣母”西门红，则自己少不了又有一场恶斗，才将顾朗轩身形藏起，免得万一照应不周，受了伤损，才真是返魂无术！

至于把万俟碧遗尸暨兵刃踢坠壑下之意，则是希望彼此在一相见下，不要立即抓破脸皮，或许可以仗着灵心慧舌，从敌人口中套出什么解救顾朗轩之策？

萧瑶藏好顾朗轩，方待走出，忽又心念一动，把手中“通天犀角”匕首的柄端，塞向顾朗轩口内，使他紧紧含住。

她仍然不敢解开“三元大穴”，只希望“通天犀角”的解毒灵效，会随着顾朗轩口内津液，慢慢流下腹中，或许会有点效用？

安排完毕，萧瑶便起身走出草丛，并故意趑向一旁，距离这堆乱石稍远一点。这时，左面峰角之下，果然转出二人。

这二人是一男一女，男的是位灰衣道人，女的则一身红衣，极为耀眼！

萧瑶一见那件红色夺目的鲜艳长衣，便知自己所料十中八九，来人多半是“西川双妖”之一、“绿袍秀士”万俟碧的老搭档“血光圣母”西门红，但那灰衣道人却不知是什么来路？

红衣女子远远瞥见谷中有个老妇在负手蹀躞，不禁口中“咦”了一声！

双方相距虽有二三十丈，但红衣女子不过咦了一声，红影微闪，足下两个起落，便站在萧瑶丈许之外！

常言道得好：“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没有？”然则“一伸足”之下，应该也可掂得出对方的斤两？

萧瑶见这红衣女子竟擅轻功中极上乘的“千里户庭”身法，便知“血光圣母”的功力修为，定必高出“绿袍秀士”之上！

根据“血光圣母”之号，以及万俟碧口中的“西门大姊”之称，这西门红的年龄，至少也应在六十左右。

但眼前所立的，却是一位年约三十五六，丰容盛鬋前、风韵犹存的红衣中年艳妇。

萧瑶心中忖道：“难怪号称‘西川双妖’，照这西门红驻颜不老的情形看来，果然是有点妖气！”

她心中在忖度对方，那红衣中年艳妇的心中，也有点觉得惊异。

她所惊异的是自己由二三十丈以外一晃便到面前，这老妇居然丝毫不带惊容，依旧静如山岳，足见是非凡人物！

红衣中年艳妇略感惊异之下，先向萧瑶注目问道：“尊驾气宇不凡，定是武林同道？”

萧瑶点了点头，含笑答道：“多承夸奖，彼此同在江湖。”

红衣妇人道：“尊驾来此则甚？”

这时那位灰衣道人也自赶到，静立在红衣妇人的身左数尺之处。

萧瑶笑道：“姑娘……”

“姑娘”二字方出，红衣妇人便佛然摆手叫道：“尊驾请收回这种称呼，我不过驻颜有术，才青鬓未凋，论起年龄，不会比你小呢！”

萧瑶是故意调侃，才叫她“姑娘”，闻言之下，遂哦了一声，佯作诧异说道：“尊驾能把鸡皮鹤发变作绿鬓朱颜，委实太了不起，真所谓‘不是神仙也是妖’了！”

红衣妇人道：“废话少说，我问你来此则甚？”

萧瑶含笑说道：“风月无今古，林泉孰主宾？照说我老婆子的游踪所及，不应受甚盘问，难道这片山谷，竟是你私有的园囿不成？”

红衣妇人冷然说道：“虽非私人园囿，但我姊弟已先在此有事，其他闲

人，自然不应妄闻！”

萧瑶道：“你们姊弟？……莫非是指那位穿绿袍的，他……他应该是你哥哥。”

红衣妇人摇头说道：“他是我的二弟，我是他的大姊，你……”

萧瑶不等对方话完，便把眼珠一转，佯作恍然叫道：“呀，我明白了，那位身穿绿色儒衫、左手持爪、右手持锤之人，莫非就是当代武林高手、名震西川的‘绿袍秀士’万俟碧么？”

红衣妇人方一点头，萧瑶又以两道奇异的眼神盯在红衣妇人脸上，失声问道：“他是万俟碧，你又是他大姊，则尊驾定然便是威传八荒、功力超凡入圣的‘血光圣母’西门红了？”

因萧瑶语气之中用了不少褒词，那红衣妇人遂也敌意渐减，点头笑道：“不错，我就是‘血光圣母’西门红，这次为了寻找两名仇家，才特意远离西川，来会中原同道。”

萧瑶伸手掠了掠鬓边白发，怪笑说道：“果然是‘西川双妖’，难怪我在一见你们之下，便觉得有点妖里妖气！”

刚才她是满口“超凡入圣”，“威传八荒”，如今却变成“妖里妖气”，转瞬之间，易褒易贬，不禁把西门红听得一怔！

她虽发怔，尚未开口，那旁立的灰衣道人却厉声喝道：“老婆子，休要口出不逊，你若触怒了西门圣母，将死无葬身之地！”

萧瑶瞪了这灰衣道人一眼，晒然说道：“狗仗人势，你是什么东西，你有多大能耐，能比得了万俟碧左手那只爪和右手那柄锤么？”

她再度提起万俟碧的左爪右锤，果然引起了西门红的注意！

那灰衣道人被萧瑶加以斥骂，方自怒容满面，要想有所动作，西门红却向他摇手说道：“道长且慢，我还有件想不通的怪事，要向对方请教！”

萧瑶侧转脸来，向西门红笑道：“西门圣母，你若有什么话儿，尽管问我，你们‘西川双妖’名头太高，威风太大，我老婆子当不起这‘请教’二字！”

她嘻笑怒骂，语气接连变幻，使对方根本摸不清她是否含有敌意？

西门红久经大敌，江湖经验颇丰，越发觉得这白发婆婆决非寻常，向萧瑶盯了两眼，缓缓问道：“老婆婆知道我万俟碧二弟所用的兵刃是甚名称么？”

萧瑶摇头答道：“名称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万俟碧朋友左手所持是一只五指箕张的铁铸人手，右手所持则是一柄上有不少尖锐狼牙的短柄卧瓜锤！”

西门红听她说的丝毫不错，越发惊奇道：“我万俟碧二弟的‘追魂手’和‘狼牙锤’虽然随身携带，但除非遇上极强对手，向不轻易取用，老婆婆却是怎生……”

萧瑶笑道：“我因路过此间，走得力乏，遂在那株参天古木的枝叶之中打坐行功，谁知无意之中，看了场精彩好戏！”

西门红眉头微蹙，急急问道：“什么精彩好戏？难道是我万俟碧二弟与人起了争斗？”

萧瑶点头说道：“不是‘争斗’，是‘打斗’，这场打斗委实精彩得可称武林罕睹，要不然我怎会知道万俟碧朋友用的是右手锤和左手爪呢？”

西门红微一吃惊问道：“我万俟碧二弟的对手是谁？既能使他动用‘追魂手’和‘狼牙锤’，必系绝顶高明人物！”

萧瑶连连点头，应声说道：“着实高明，着实高明，那是一位穿黄衣的年轻貌美的姑娘，她高明得几乎令那位‘绿袍秀士’万俟碧朋友，有点招架不住！”

西门红越听越是吃惊，目闪精芒问道：“有这样高明的年轻女娃儿么？她莫非穿的是一身红衣？”

这位“血光圣母”竟猜疑到“巴东三鬼”的仇家，自己所欲找寻的“红衣少女”身上！

萧瑶答道：“不是，不是，红黄二色，显然易辨，我虽老眼昏花，也不致有所看错，那位手执尺许短剑、把万俟碧逼得手忙脚乱的高明少女，确是一身黄衣！”

西门红几乎不敢相信地诧异说道：“那女娃儿仅以一柄尺许短剑，便把我万俟碧二弟逼得手忙脚乱么？”

萧瑶点头笑道：“岂单手忙脚乱，万俟碧并还负了伤呢，喏，那边地上，不是还留有血渍？”

西门红目注万俟碧适才所流的血渍，不由不信地瞠目问道：“结……结果怎样？”

萧瑶向她一翘左手拇指，含笑赞道：“你们‘西川双妖’果然不凡，所谓‘盛名之下，必无虚士’！”

西门红被她赞得一头雾水，讶然问道：“老婆婆此语何来？”

萧瑶双眉一扬，含笑说道：“就在万俟碧人已负伤、万分危急之时，他锤上‘狼牙’忽飞，爪上‘毒液’突射，并从口中喷出了一线寒芒！”

西门红听至此处，失声叹道：“这年轻貌美的黄衣女人究竟是谁？我相信她定具绝世身手，否则，我万俟碧二弟决不会大施杀手绝学，连口中所藏的‘夺魂芒’也喷了出来！”

语音至此顿住，以一种紧张神色向萧瑶问道：“我万俟碧二弟业已尽施绝学，飞‘狼牙’，射‘毒液’，喷出‘夺魂芒’，那黄衣少女难道仍能从容化解，不曾受伤？”

萧瑶原想套问“夺魂芒”的解毒方法，遂装得煞有介事地一挑大拇指，扬眉赞道：“那位穿黄衣的少女不单人美，功力奇高，反应也十分敏捷，她在万俟碧朋友猝然发难之际，仍及时发出内力真气，把什么‘狼牙’、‘毒液’，多半反震回头，西门圣母若是注目细看，那边地上可是有些散落的狼牙和毒液喷洒的痕迹？”

西门红注目看去，果如萧瑶之言，自然越发深信不疑，咦了一声，说道：“我万俟碧二弟已然杀手齐发，居然仍不能使那黄衣少女略受微伤，真是……”

萧瑶不等西门红话完，笑了一笑接道：“那黄衣少女也不是完全没有受伤，只不过受伤不重！”

西门红闻言，急急问道：“略受微伤？那黄衣少女是受了什么伤呢？”

萧瑶已把谎话编圆，遂一步步转向正题，淡淡答道：“她只是被万俟碧朋友从口中所喷出的那线寒芒，打中在耳垂上。”

西门红道：“见血没有？”

萧瑶为了做作逼真，故意想了一想之后，方点了点头，缓缓答道：“见了血，我记得那黄衣少女的右耳垂上曾现血丝，但旋即被她拭去。”西门红冷冷说道：“拭去有什么用？那黄衣少女的一条小命，业已交代……”萧

瑶故作不信，嘴角微披，晒然接道：“西门圣母莫作狂言，小小一线寒芒，能有多大威力？那黄衣少女修为极高，要得了她的命么？”西门红“喋喋”道：“就算她有百年深厚修为，几成半仙之体，若无我万俟碧二弟的独门解药，也必毒发惨死，无法有所侥幸！”萧瑶道：“西门圣母是说‘夺魂芒’的毒力只有独门解药能祛，而独门解药又只有万俟碧朋友才有？”西门红道：“那是自然！”萧瑶冷笑一声，摇头说道：“不尽然吧？比如西门圣母而言，你是万俟碧的大姊，总会有他‘夺魂芒’的解药！”西门红道：“老婆婆，你猜错了，我们虽属姊弟之交，但所练功力与暗器上所淬的毒质却全不一样，我的解药解不了他的拿手杀着‘夺魂芒’，他的解药也解不了我最得意的‘桃花化血砂’！”萧瑶本想套问西门红身边有无药物可以解救顾朗轩所中“夺魂芒”的毒力，闻言之下，自然大失所望！在失望之下，萧瑶必须作一选择！所谓“选择”，就是如今究竟应显示本来面目，搏杀这“血光圣母”西门红，略泄胸中恶气？还是设法把西门红遣走，加以利用，彼此暂时不作冲突？刹那之间，萧瑶有所选择，作了决定！她毕竟是胸襟智慧异于庸俗的巾帼奇英，所作的选择竟是后者！

一般人在心痛情郎身受重伤，性命呼吸之下，多半是选择前者，要搏杀“血光圣母”西门红，以求报仇泄愤！

但萧瑶却不曾太冲动，偏偏选择后者，她暗忖，若能把敌人加以利用，远比逞强搏杀，来得更有价值！

原则既定，答话便有技巧。

萧瑶静等西门红话完，哦了一声，点头笑道：“原来非要服万俟碧的独门解药无法解除‘夺魂芒’的毒，难怪那位万俟碧朋友会取了解药，对那黄衣少女加以威胁的了！”

西门红听得一怔！目注萧瑶问道：“威胁？那黄衣少女既中‘夺魂芒’，业已必死无疑，我万俟碧二弟还对她威胁什么？”

萧瑶猜出像“西川双妖”这等邪派人物，多年共处，彼此间的关系不可能干净，遂“嘿嘿”笑道：“那位万俟碧朋友是个好色之徒，他因见黄衣少女貌美，遂向她威胁，说黄衣少女若肯顺从，成其好事，他便赠送解药，救她一命！”

西门红果然听得眉头一皱，恨恨说道：“万俟碧二弟老是改不了这种毛病，总有一天……”

语音至此顿住，目注萧瑶，扬眉问道：“我万俟碧二弟把那独门解药收藏得极为严密，他……他竟肯当人取出么？”

萧瑶笑道：“当然是他自己取出，否则我与万俟碧朋友一向陌生，怎会知道他竟把独门解药藏在那等严密的所在？”

这不把万俟碧从“狼牙锤”柄中取出解药之事明白说出，便是萧瑶的机警聪明之处！

西门红叹息说道：“我万俟碧二弟心计极工，谁会想得到他竟把独门解药藏在内衣纽扣之中和‘狼牙锤’的锤柄之内？”

萧瑶闻言之下，心中又喜又急！

喜的是西门红居然中计，被自己套问得吐出秘密，原来除了“狼牙锤”柄中，万俟碧还在内衣纽扣之内藏有独门解药！

急的是，既已探出秘密，便应赶紧把这“血光圣母”西门红遣走，自己好下壑从万俟碧遗尸上搜寻解药，来为顾朗轩祛除毒力！

这时，西门红又向萧瑶问道：“那黄衣少女接受我万俟碧二弟的威胁没有？”

萧瑶笑道：“常言道：‘蝼蚁尚且偷生，为人岂不惜性命？’又道是：‘人在屋檐下，谁敢不低头？’那黄衣少女起初还在倔强，但等明白非服解药，性命不保之下，也就接受万俟碧朋友那种威胁的了！”

西门红变色道：“万俟碧二弟真是无耻，他们难道就在此处席地幕天……”

萧瑶失笑接道：“若依万俟碧朋友之见，我倒有场春色无边的精彩好戏看，但那黄衣少女毕竟脸嫩，她乞求万俟碧朋友与她去往邻峰一个幽秘的山洞之中，再复凤倒鸾颠，成其好事！”

西门红仿佛醋火欲腾，但仍竭力忍耐，缓缓问道：“老婆婆，那黄衣少女叫何名姓？”

萧瑶摇头笑道：“抱歉，我老婆子年迈脑衰，想不大起来了，只仿佛记得，也是个双姓！”

西门红道：“双姓为数不多，我来提一提，老婆婆或许可以想起？”

话完，立即从“百家姓”的复姓部分，朗声念道：“万俟司马，上官欧阳，夏侯诸葛，闻人东方，赫迟皇甫，尉迟公……”

“尉迟公羊”的一个“羊”字尚未说出，萧瑶便以一种触动灵机的恍然神色，急急叫道：“对了，皇甫皇甫皇甫，那位穿黄衣的美貌女子，正是双姓‘皇甫’！”

西门红微吃一惊，自言自语说道：“复姓皇甫，年轻貌美，而武功方面又能胜过我万俟碧二弟的黄衣女子，莫……莫非竟是‘氤氲仙姬’皇甫婷么？”

萧瑶连连点头，含笑说道：“对，对，一点不错，那黄衣女子，就是叫做皇甫婷，‘血光圣母’莫非认识她么？”

西门红不答萧瑶所问，却向萧瑶急急问道：“老婆婆，我万俟碧二弟与皇甫婷去的是哪个方向？”

萧瑶本想诱引西门红去往“千鬼壑”中捣乱，如今因急于遣走对方，好下壑寻药，救治顾朗轩，遂略变原计，伸手指着对壑的一座高峰，含笑说道：“他们是去那座高峰背面的一处幽秘洞穴之中，西门圣母若想前去，需从右侧绕行，并需仔细寻找，否则不易发现！”

西门红把手一拱，说了声：“多承老婆婆指教，他日江湖再遇，西门红当申谢忱！”

说完，把手一挥，便与那灰衣道人一同向右侧绕过绝壑，奔往高峰背面。

萧瑶透了一口长气，赶紧纵往顾朗轩藏身之处，加以探看。

她生恐顾朗轩业已毒发，等不及自己下壑搜寻解药，岂不抱憾终身，莫补情天，难填恨海？

还好，目光到处，见顾朗轩口含“通天犀角”匕首！

萧瑶芳心略宽，丝毫不敢怠慢，赶紧飞身下壑！

这道山壑颇为幽深，萧瑶驰到壑底，便四处寻找适才被自己一脚踢落的万俟碧遗尸！

但几乎寻遍壑底，也未发现万俟碧遗尸何在？

萧瑶大为吃惊，暗忖万俟碧内伤外毒，分明已死，难道“西川双妖”果然名不虚传，他的已死躯壳，还会妖里妖气的飞天遁地不成？

她一面吃惊，一面目光如电，扫视四外山壁。

蓦然间，萧瑶双现梨涡，嫣然失笑！

原来，她发现万俟碧的尸体并未遁走，而是极为凑巧地搭在一株横生崖壁的古松之上，不曾坠落谷底。

山壁苔藓，一片碧绿，古松松针，也是绿色，再加上万俟碧身上所穿是件绿袍，以致极易混淆。

何况萧瑶驰下之际，目光始终都注向壑底，遂几乎从万俟碧尸旁经过，也并未有所发现？

如今，她既发现了万俟碧尸身所在，便赶紧猱升登壁。

到了古松之上，撕去万俟碧所着的绿袍，发现他的内衣纽扣果是特巨圆形！

萧瑶小心翼翼地把一扣剥开，发现西门红所说不差，其中果藏有一粒丹药。

万俟碧内衣之上共有五粒纽扣，萧瑶遂剥出五粒“夺魂芒”的独门解药，满怀高兴，腾身上壑。

解药既已到手，心上人的安全自然无虑，萧瑶遂满面春风，一团高兴！

岂知她这满面春风，一团高兴，只是在上壑途中。

等到上得深壑，“春风”竟变作“寒风”，“高兴”也变成“忧急”！

这种情绪上的极端急遽转变，是由于一桩事儿！

这桩事儿，就是刚才还躺在乱石丛草间的“紫竹书生”顾朗轩，如今竟失去踪迹！

顾朗轩如今不是正常人，是个病人，是个身中“夺魂芒”、毒力未解的神智昏迷之人！

既是神智昏迷之人，便无行动能力，则顾朗轩这突然失踪，显系被人劫持！

劫他之人是谁？劫他之意何在？

这两个问题的答案，自然极难寻出，但无论答案为何？对于顾朗轩来说，却绝对只会是个“凶”字，不会是个“吉”字！

萧瑶一向处事镇定，如今因顾朗轩在神智昏迷之下突告失踪，情势一定不妙，却不禁急得芳心狂跳，呆然莫知所措？

但发呆，绝对发不出名堂，愁急，也决对急不出办法。

萧瑶银牙一咬，就在顾朗轩适才所躺的草堆之中，盘膝静坐。

她盘膝静坐之故，是要以内家定力，暂摒百虑，再朗灵明。

因为，她如今不能太动感情，必须以纯粹的理智，来对顾朗轩失踪之事加以分析研究。

静坐凝神之下，忧急渐平，灵明渐朗！

萧瑶遂开始研究，顾朗轩被何人劫去的可能性最大？

若以当地情况而论，自然多半是与那“绿袍秀士”万俟碧沆瀣一气之人。

但与万俟碧沆瀣一气的人便是西门红，这位“血光圣母”刚被自己骗得去往远峰，寻找秘穴，似乎不可能中途折回，对顾朗轩加以劫持。

何况就算西门红对于自己之言生疑，不去远峰，中途折回，她也不一定立即寻得着草中藏人。

就算她寻得着草中藏人，也不会认识就是“西川双妖”所要寻找的“紫竹书生”顾朗轩。

就算她认出顾朗轩身份，更必当时加以杀害，也不会把他悄悄劫走。

有了这三个“就算”，和三个“也不会”，“血光圣母”西门红的可疑成份，便越来越少！

那么，可能在此出现，与“绿袍秀士”万俟碧有关之人，除了“血光圣母”西门红以外，还有谁呢？

蓦然间，萧瑶想起一人。

她所想起的，是“巴东三鬼”中的“黑心鬼”李华。

“巴东三鬼”中，既有李华未死，则“西川双妖”果为“黑面鬼”黄深、“黑手鬼”孔民报仇时，自然定会把“黑心鬼”李华带来，以便指认仇敌。

万俟碧、西门红先后均已见过，只有李华尚未出现，会不会就是这“黑心鬼”凑巧赶来，在顾朗轩的身上……

研判至此，萧瑶的念头忽断！

因为，她听出有人赶来，遂暂停思绪，凝神贯注，看看来人是何路数？

转瞬间，来人身形已现，仍是那“西川双妖”中的“血光圣母”西门红和那灰衣道人。

西门红满面悻然之色，一到谷口，便目光四扫，似在找寻萧瑶？

她不见人影之下，双眉一挑，厉声叫道：“北岳神姥……北岳神姥……北岳神姥……”

萧瑶静坐草丛之中，任凭西门红连叫三声，也不加以理会。

西门红目中闪射凶芒，恨恨说道：“这老婆子，真正可恶，她……她躲到什么地方去了？”

灰衣道人笑道：“刚才我就觉得那老婆子似乎是在编造谎言，哄骗西门圣母！”

西门红道：“骗人总有目的，我就想不通那老婆子要把我们骗得去往对壑高峰上空搜一遍则甚？”

萧瑶从这西门红与灰衣道人的对话之中，业已听出他们尚不知道自己身份，顾朗轩也不是被他们所劫。

这时，那灰衣道人想了一想，扬眉说道：“或许那老婆子在此有甚鬼祟行为，才设法把西门圣母和贫道骗走？”

西门红点头答道：“我起初也有这种想法，但转念之间，又觉得那老婆子并不全是谎言。”

灰衣道人道：“何以见得？”

西门红道：“她所说我万俟碧二弟所用的兵刃以及兵刃中所藏的暗器，口中所喷‘夺魂芒’等事，均是他人不知的高度机密，那老婆子若非亲眼目睹，怎能说得活灵活现，丝毫不错？……”

语音至此微顿，皱眉一叹又道：“偏偏‘黑心鬼’李华也不在谷内，他若在此，一切事儿不就明白了么？”

萧瑶听得“黑心鬼”李华系随“西川双妖”前来，不由越发疑心李华适才凑巧赶回，误打误撞地遇上顾朗轩，遂被他劫掳而去。

灰衣道人等西门红语毕，含笑说道：“西门圣母，我们何必老是在谷口揣摩，怎不进谷一看？或许万俟碧二爷与李华兄均在谷内，也未可知？”

西门红点头道：“我们进去看看也好……”

他们边自说话，边自往谷内走去。

谁知才走几步，尚未进谷口，背后便有人冷冰冰地喝道：“站住！”

西门红与灰衣道人愕然止步回头，却见那位白发飘萧的“北岳神姥”，自草丛之中颤巍巍地站了起来。

萧瑶现身之故，是因虽知西门红与顾朗轩失踪之事并无关系，仍想从她身上查出些蛛丝蚂迹！

西门红见喝止之人竟是萧瑶，不禁诧然问道：“老婆子，你还敢在此，不曾逃走么？”

萧瑶笑道：“笑话，我又不曾作出什么见不得人之事，却要逃走则甚？”

西门红道：“你胆敢用谎言骗我……”

萧瑶接口笑道：“谁说我骗了你？我编造了什么谎言？”

西门红手指对壑高峰，怒声说道：“那高峰背后一削如壁，根本就没有什么幽秘洞穴，你岂不是骗了我们去白找一趟？”

萧瑶笑道：“‘血光圣母’之名，一向威震西川，却怎如此没有见识？我适才对你所说之言，是听自那‘氤氲仙姬’皇甫婷的口内，既然不确，显见是皇甫婷骗了万俟碧，换句话说，也就是你那位万俟碧二弟，如今业已落入危险之中，你不赶紧设法追踪，加以援手，却回来向我发狠，岂不是舍本逐末么？”

这番话儿相当言之成理，不由把位“血光圣母”西门红听得为之一怔！

等到萧瑶语毕，西门红一皱双眉，向她注目问道：“老婆婆，依你之见，我万俟碧二弟会被皇甫婷骗往何处？”

在称谓方面，由适才的“老婆子”，改为如今的“老婆婆”，业已足见西门红深信萧瑶之言，态度有所改变。

萧瑶趁此机会，怪笑一声，扬眉说道：“西门圣母，在我未曾答复你这项问题之前，先要你答复我一项问题。”

西门红目中微现讶色，向萧瑶讶声问道：“你有什么问题需要问我？”

萧瑶道：“你们既欲寻找上官奇暨红衣女郎，为‘巴东双鬼’黄深、孔民报仇，则另外的‘巴东一鬼’李华，定也随你们同来的了？”

西门红点头道：“不错，李华认识仇人，自然要跟随我和万俟碧二弟同来指证！”

萧瑶问道：“李华如今何在？”

西门红尚未答话，那灰衣道人业已目射凶芒，面含狞笑地在一旁笑道：“这是一桩秘密，老婆婆请附耳过来，我告诉你！”

他边自说话，边自向萧瑶身前走去。

萧瑶发现这灰衣道人目光闪烁，便知他不怀好意，定有花样！

她心念电转，暗忖自己莫非于言中露出了什么破绽？

果然，萧瑶一想之下，便发现自己犯了错误，这错误就是“西川双妖”企图为“巴东二鬼”复仇之事，西门红并未说过，自己怎可突然提起，岂不启发了这个阴刁的灰衣道人的疑窦？

心忖至此，灰衣道人业已走到离萧瑶仅约四五尺处。他一阵狂笑，陡然道袍大袖双翻，厉声喝道：“老婆子替我躺下，你终于露马脚了！”他双袖一翻之下，不仅发出大片疾风劲气，其中并夹有十数点豆大寒星，向萧瑶飞去。距离这近，自易得手！

“咕咚”一声，人便躺下！但躺下的不是萧瑶，而是那暗发毒手的灰衣道人！原来萧瑶发现他目光有异，早已提防，用了处置“绿袍秀士”万俟碧同样的手段！灰衣道人的袖风及暗器刚发，便被萧瑶预先布下的“太清罡气”

反震回来！五脏齐崩，脑浆迸裂，他在倒地几个翻滚之后，便告了帐！西门红冷哼一声，变色说道：“老婆子，说老实话，彼此素昧生平，你为何对他下这辣手？”萧瑶笑吟吟地答道：“你难道没有看见他先下手么？我若不杀他，便将被他所杀！”西门红挑眉道：“你这种动作，只是对他……”萧瑶不等她再往下说，便接口说道：“不仅对他，对你也一样！”西门红闻言一惊，萧瑶淡淡笑道：“因为即令我如今放过了你，你将来也放我不过，还不如我们二人在这谷口互作公平一搏！”西门红指着那灰衣道人的尸身，怪笑说道：“我与此人交情不深，假如只是为了此事，倒不一定准会放你不过！”

萧瑶笑道：“除此以外，我和你还有双重仇恨！”

“双重仇恨”四字，把位“血光圣母”西门红，听得再度愕然！

萧瑶怪笑一声，把自己白发飘萧的化装去掉，恢复了她的绝代容光，天人颜色！

西门红不是傻瓜，一见之下，失声问道：“你……你就是与上官奇老儿结伴，杀死黄深、孔民等‘巴东二鬼’的红衣女郎么？”

萧瑶发出一阵银铃般的娇笑，点头答道：“对了，你如今总算从恍然之中，钻出来一个大悟来了。”

西门红从脸上浮现一丝既惭愧又愤恨的阴冷笑容，目闪煞光说道：“你装得够像，骗得我好苦，还有一件我不明白的事儿，你也索性告诉我吧！”

萧瑶对于捉弄这“血光圣母”之事颇觉得意，闻言之下，含笑说道：“你问吧，从现在开始，只要是你所问的事儿，我都照实答复。”

西门红道：“你方才所说的‘双重仇恨’，应该怎样解释？”

萧瑶笑道：“倘若根据顺序而言，第一重仇恨便是杀死黄深、孔民等‘巴东二鬼’之事，但若根据你的关系而言，‘巴东二鬼’之仇，似应放在第二项了！”

西门红听出萧瑶的语气不对，不禁心中一震，怀疑到突然失踪的“绿袍秀士”万俟碧身上。

但这“血光圣母”毕竟是久经大敌之人，心中虽惊，脸上神色仍保持镇静地缓缓问道：“另一项仇恨呢？听你之言，仿佛对我的关系更加复杂！”

萧瑶淡然一笑，目注西门红，扬眉说道：“西门红，你好像是明知故问，不应该听不懂我的话吧？你们‘西川双妖’到目前为止，似应改称‘西川一妖’，但再过片刻，或许西川武林之中可以清平一时，暂无妖孽的了！”

话至此处，业已十分明白，但西门红仍自变色问道：“这样说来，我万俟碧二弟是伤在你手下的了？”

萧瑶笑道：“‘伤’在我的手下？你说得太轻松了，应该把‘伤’字改成‘死’字，才算符合事实！”

西门红听说万俟碧已死，身形一震，摇头说道：“我不信，人死有尸，我万俟碧二弟的尸身在何处，难道你杀人以后，还把尸吃掉？”

萧瑶伸手指着壑下说道：“万俟碧的尸身就在这绝壑之下，你若和他感情太好，不忍分离，少时，我便成全你们，由‘西川双妖’变成‘壑下双魂’便了！”

西门红听得一挫银牙，目中狂喷怒火！

但她总算仍把这满腔愤怒暂时忍耐下来，目光凝注萧瑶，以一种冰冷的语音问道：“能杀我万俟碧二弟，当世中没有几个，你有这等功力，又身着一袭红衣，莫非竟是昆仑董夫人的两位义女之一，‘红衣昆仑’萧瑶么？”

萧瑶点头笑道：“你猜对了……”

一语未毕，西门红挑眉叫道：“好，高明当面，岂可失之交臂？便撇开那‘双重仇恨’不论，我也要向萧姑娘讨教上三招九式！”

掌随声发，在语音刚毕之际，西门红便欺身抢步，向萧瑶攻出三招。

她这三招是连环并发，一招套着三式，恰如其言，共是三招九式！

这三招九式不单捷逾电掣，猛似雷奔，而且其所挟各种变化，并奇妙绝伦，精奥无比！

萧瑶是大行家，一看就知道这“血光圣母”西门红看出自己厉害，竟把多半是留在最后施展的、压箱底的杀手绝学，颠倒为用，一开始便发了出来。她虽然艺高，却不敢怠慢，在对方漫舞掌影、狂卷掌风之下，也自施展出一招轻易不用的得意绝学！这招得意绝学，是董夫人自创，名叫“九现瑶台”，用来防身御敌，委实太妙不过！西门红所发掌影由一化三，由三化九，转眼间幻为千百，向萧瑶漫空飞袭！但无论是真是幻，只要有一双掌影攻到萧瑶身前，便会奇巧无俦地也有一双掌影飞起接住！

“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

虚招无声，实响九记！换句话说，西门红这三招九式，全被萧瑶挥掌硬接硬架！

西门红仇火焚心，加上又猜出对方是董夫人的义女“红衣昆仑”萧瑶，自然全力施为，不仅在招术上用出了最奇诡的手法，并在每一招、每一式间，都凝足了十一成的内劲！

如今，在掌式变化上未占上风，全被对方接住！

内劲方面又如何呢？

因为萧瑶未傲敌大意，接架间全以十一成左右的内力施为，故而在这一面，也仍是萧瑶略为显出优势！

声停，掌住，人影一分。

萧瑶气定神闲，宛若没事人一般，但西门红的胸前却在不停起伏！

萧瑶微微一笑，向西门红扬眉叫道：“西门红……”

西门红接口喝道：“你少得意，再尝尝我这成名之物的厉害程度！”

说完，一拍腰下所悬的一只特制革囊，立时有血红的烟光从囊口喷射而出！

萧瑶天不怕，地不怕，就是怕毒！

她一见这血红的烟光，便秀眉略皱，向后退了几步！

当空血光越来越浓！

萧瑶心中倒也有点略觉怙懈！

因为西门红号称“血光圣母”，由此得名，足见这霾空如血、浓得不见人影的红色光雾，不是蕴有奇毒，便是别具什么特殊厉害之处。

自己不知其奥妙所在，究应静观其变，抑或不再等待，立即攻击！

萧瑶心念电转之下，觉得自己在武学造诣方面既有胜过西门红的把握，还是静观其变，相机应付，来得稳妥一点！

萧瑶主意既定，又深恐血红光雾中蕴有奇异毒质，故而不肯过份靠近，脚下微滑，向后退了几步。

这时，血红光雾中突然发出“嘶嘶”的锐啸！

萧瑶因有主见，认为西门红由于“双重仇恨”，必对自己全力出手，一死相拼！

常言道：“蜂蚕之毒，往往甚于螭蛇。”何况这位确实具有一流身手的“血光圣母”？她经过布置以后所发的“嘶嘶”锐啸，必非凡物，可以想见！萧瑶为了持重，并不轻视对手，遂再度闪身，退出三丈多远，准备看清那“嘶嘶”锐啸究竟是什么东西以后，再定应付策略！

说来奇怪，那罩数丈方圆的一大团红色雾影中，虽闻“嘶嘶”锐啸，却不见有甚物件飞出？

萧瑶目光凝注，心中有点莫明其妙？

她暗忖，西门红适才所发，只闻声而不见形之物，究竟是什么东西？看来这位“血光圣母”不愧“西川双妖”之名，着实有点妖里妖气！

念动之间，那团血红光雾似已渐淡。

萧瑶越发奇诧，不懂西门红弄的是什麼蹊跷？

她边自双掌护胸，提防任何袭击，边自移步向前，高声叫道：“西门红，你有甚本领尽管施为，莫要这等鬼鬼祟祟，弄得人好不耐烦！”

萧瑶语音落后，雾影中并不答话。

萧瑶心中一动，又向前抢了两步，功力暗凝，对那浓度似乎越来越淡的雾影中，试探性地劈空击出一掌。

掌风排空卷荡，自然把那已薄的雾影吹得更薄。

萧瑶目光凝注，这才发现雾影中空荡荡，哪里还有什么“血光圣母”西门红的踪迹？

萧瑶心中恍然，不禁暗对那位“血光圣母”的狡猾知机，颇为佩服！

她悟出西门红是把所有功力完全放在一开始的三招九式之中，对自己全力一击！

那等凌厉的攻势，被自己用“九现瑶台”的身法予以接架拆解以后，西门红便知决无胜机，报仇之事既告绝望，则如何安然脱身，便成为当务之急！

于是，她使用那种血红光雾故弄玄虚，虚张声势！

自己过份持重，一退再退，西门红却倚仗红雾蔽目，身上衣服的色泽又是血红，遂一步一步的悄悄退后，绕过峰角逃之夭夭！

研判至此，敌情已明，萧瑶举袖猛拂，一阵罡风起处，把那些残余的红雾，驱散得干干净净！

红雾虽散，萧瑶胸中感慨却又丛生！

她不知“血光圣母”西门红此次逃走之后，是偃旗息鼓，从此安份？抑或还要兴风作浪，图雪今日之耻？

假如她能安份，从此回头，自己也一本得饶人处且饶人之旨，不会再作追究！

但若西门红兴风作浪，仍到处为害江湖，下次相逢，自己定必在一见面之下，便立下绝情加以剪除，不容她再弄狡狴！

这是感慨，感慨以后的却是惶惑！

因为“西川双妖”虽已一死一逃，但顾朗轩却人踪何在？

自己好不容易运用胆识暨言语技巧，从西门红口中骗她说出机密，又从万俟碧遗尸的衣扣之内寻得“夺魂芒”的独门解药，顾朗轩却突然失踪，不知被谁掳去？

假如他是被自己所猜测的“黑心鬼”李华掳走，则李华必报盟弟黄深、孔民之仇，顾朗轩必遭惨死！

假如他是被其他不相干的闲人掳走，又因顾朗轩身中“夺魂芒”奇毒，

非有独门解药不能救治，亦属毫无生望！

想来想去，不管从什么情况推断，顾朗轩都是决无幸理！

萧瑶对这位“紫竹书生”一往情深，不禁失声悲啼，连连顿足，玉颊上满布纵横泪渍！

就在这“红衣昆仑”心念如潮、柔肠寸折之际，突然“格登”一声！

这是弓弦响声，跟着便是“嘶”然箭矢破空声息！

萧瑶诧然抬头，面前寒光电闪！

她看得准，这一箭不是射向自己，是射向身左三四尺处！

故而，萧瑶闻言抬头，却业已稍微迟了片刻，只能闻声，不能见人，但萧瑶仍可断定这发箭之人藏在对壑高崖半腰的什么隐秘处所！

她注目搜索半晌，见发箭人不现踪迹，这才眼神略偏，向左侧方扫了一瞥！

适才凌空那箭，是射在她左侧方四尺处的一株大树干上。

箭虽寻常，但箭尾上却附着一条衣襟。

萧瑶伸手将那白衣襟取下，只见上面有焦木书写的字迹，写的是：“想救心中人，请来双树镇，于今日黄昏，酒馆一会。”

萧瑶看完字迹，不由在几已绝望的心情之中，又泛起了一丝希冀！

所谓“心中人”，显然指的是顾朗轩，难道冥冥中当真福善祸恶，吉人确有天相？

但这“天相”是怎样相法？射书者又系何等人物？仍然均是隐秘！

要想揭开这种隐秘，只有一种办法，就是准时前往“双树镇”的酒馆赴约！

好在萧瑶来时曾路过“双树镇”，知道离此不过二三十里路。

而这小小山镇之中，也只有一家“酒馆”。

二三十里路，在萧瑶来说，简直是视如无物。

故而她在申牌时分，便已赶到“双树镇”上那家小小酒馆之中。

因刚刚下过一阵疾雨，镇上居民又少，酒馆之中，遂别无其他酒客。

萧瑶选了张对着店门的桌位坐下，一面自斟自饮，一面双眉愁皱。

她皱眉之故，不是为了未曾见着要找之人，因一来时间还早，未近黄昏，二来他人既专程把自己约来，必然不会爽约。

萧瑶皱眉，是为了顾朗轩忧急，经过了这长时间，顾朗轩所中毒力若是发作，岂非性命危殆？

万一……

她眉头皱得更紧，酒馆门外影儿微晃，走进来一位酒客。

这人身上披了一大块油布，权充雨衣，几乎连整个脸面全给遮住。

萧瑶认为此人八成就是自己所等之人，遂目光凝注，看他是不是走向自己？

谁知这人入店以后，虽走向自己，却在旁边另一桌上落坐，并把身上所披的油布脱下。

萧瑶起初略觉失望，但目光一注，便自扬眉叫道：“江湖中风萍偶聚，总是前缘，尊驾何不移席同饮？”

原来，那人除去身披油布，脸色青惨惨的，使萧瑶一望而知，他是在脸上戴上有人皮面具。

果然，萧瑶语音才落，那人便起身走过，抱拳笑道：“老婆婆既加宠召，

在下便不揣冒昧的了！”

萧瑶见他业已坐下，仍不提约会之事，只得旁敲侧击说道：“尊驾请随意饮用，我再命店家添酒添菜，如今天色不早，已近黄昏！”

那面色青惨之人点头笑道：“不错，不错，天色已将黄昏！”

萧瑶觉得对方有点装腔作势，不禁皱眉问道：“尊驾怎样称谓？”

那面色青惨之人含笑道：“在下姓王名恩，吴郑王之王，国恩家庆之恩，老婆婆的尊名上姓，怎样称呼？”

萧瑶从这句“老婆婆”，突告恍然大悟！

自己适才与“血光圣母”西门红动手之际，是本来面目，如今在途中又恢复化装，莫非此人竟有所误会，不曾认出？

想到此处，遂不曾回答对方询问姓名之语，只是淡然说道：“王朋友，你的箭法不错，纵不能百步穿杨，也可以隔壑穿树！”

这两句话儿，把那自称“王恩”之人听得大吃一惊，向萧瑶投注过诧异的眼色？

萧瑶知道所料不误，遂口中微吟道：“光阴似箭催人老，朝起红颜夕白头！”

王恩闻言一惊，目注萧瑶，口中期期说道：“老……老婆婆，你你……莫非姓……姓萧……”

萧瑶点头说道：“人是姓萧，地是酒馆，天是黄昏，王朋友有何见教？”

王恩又向萧瑶盯了两眼，缓缓问道：“萧……萧……萧……”

他因想不出究应对萧瑶称以“萧姑娘”，或“萧老人家”？竟连连说了几个“萧”字！

萧瑶猜出他语音吞吐之故，低声说道：“叫我萧老人好了，此时再若改装，未免惊世骇俗！”

王恩点了点头，低低说道：“萧老人家是否要想知道那位‘紫竹书生’顾朗轩的下落？”

萧瑶心中关切，但却把表面神情尽量放得冷漠些，嗯了一声问道：“我顾朗轩兄现在何处？”

王恩笑道：“顾大侠是落在我一个朋友的掌握之中！”

萧瑶双眼一瞪，目中神光电射，森森逼人！

王恩摇手笑道：“萧姑……老人家不必动怒，在下早知道老人家神功盖世，若想杀我，王某引颈就戮，绝对不敢抗拒！”

萧瑶晒然道：“你不必害怕，我杀你则甚？……”

王恩不等萧瑶话完，便即接口笑道：“对了，杀王恩微不足道，但若影响顾大侠的安全，却是抱憾终身之事，萧老人家是聪明绝顶的人物，绝不会出此下策！”

萧瑶怫然叱道：“少要对我威胁，我问你，你们知不知道顾朗轩身中‘夺魂芒’的奇毒？”

王恩笑道：“萧老人家放心，我们知道……”

萧瑶怒道：“知道有什么用，那‘夺魂芒’是‘绿袍秀士’万俟碧的独门暗器，你们没有解药……”

王恩接口说道：“有……有……我们有解药，萧老人家不必为顾大侠的安危担忧！”

萧瑶疑惑地向王恩看了一眼道：“少胡说，你们怎会藏有‘绿袍秀士’

万俟碧的独门解药？”

王恩笑道：“萧老人家有所不知，我那朋友跟随‘西川双妖’多年，是‘绿袍秀士’万俟碧的心腹手下。”

萧瑶听他这样说话，方始有点相信，举杯饮了一口酒，目注王恩问道：“你们劫持我顾朗轩兄，用意何在？”

王恩微笑说道：“‘劫持’二字多么难听？我那朋友不知萧姑娘会寻得解药，因恐顾大侠毒发不救，才特意将他抱走，准备用独门解药加以疗治！”

萧瑶哼了一声，向王恩冷然问道：“你别说得好听，既然如此，为何还不放人？”

王恩笑吟吟地挟了一块牛肉，边吃边答道：“我那朋友突然想起有桩事儿要拜托萧老人家，又怕你不肯答应，只得冒犯一些，来个挟功以请！”

萧瑶冷笑说道：“你倒真擅词令，把‘挟人以胁’，改成了‘挟功以请’！”

王恩笑道：“随便老人家怎样看法，反正你只要对我那朋友所作要求能够办到，便包管还你一个鲜龙活跳的‘紫竹书生’顾大侠就是！”

萧瑶问道：“假若我不愿意答允你那朋友的要求，或是无法办得到呢？”

王恩道：“办不到么……”

说了一句，便不再说，而代之以一阵极具阴森意味的“嘿嘿”怪笑！

这阵阴笑，自然比用言语答复更来得阴森刁狠！

萧瑶恨得银牙一挫，但又无可奈何，只好向王恩叫道：“说吧，你们打算向我所提的是什么要求？”

王恩应声答道：“为民除害！”

这“为民除害”四字，着实大出萧瑶意料之外，把她听得一怔？目注王恩道：“你……你说什么？我是问你们向我所要求的，是……”

王恩不等萧瑶话完，便自怪笑说道：“‘西川双妖’是不是黑道巨擘？‘血光圣母’西门红极为淫凶狠毒，算不算西川人民的一桩大害？”

萧瑶点了点头，王恩又含笑说道：“既然认可，我们要求萧老人家趁此机会，把西门红加以诛戮，彻底荡灭‘西川双妖’，免得纵虎啸林，又生后患，岂不是‘为民除害’么？”

萧瑶嗯了一声，目中流露出奇诧的神色，问道：“奇怪，你那朋友既是‘西川双妖’的心腹手下，为何又要求我杀死西门红呢？”

王恩嘴角微掀，皮笑肉不笑地缓缓问道：“萧老人家必须问原因么？这要求你是答不答应？办不办得到呢？”

萧瑶道：“西门红已走……”

王恩不等她再往下说，便即怪笑接道：“她并未走远，被我那朋友设计绊住，萧老人家若肯应允，我立即告知那西门红藏身之处！”

萧瑶目光一凝，神情毅然地点头答道：“好，这要求我可以答应，但原因却必须从实说出，不许有任何隐瞒，你若虚言搪塞，休想骗得过我！”

王恩略加沉吟，也自点了头说道：“可以，我可以丝毫无隐他说出其中原因……”

语音至此略顿，举杯饮了一口酒儿，继续说道：“因为‘西川双妖’在西川某处有一宝库，其中财宝几堪敌国，西门红若是被诛，这宝库秘藏便可归我那位朋友所有，而在下也也……可沾光一些，从此吃穿不尽！”

萧瑶静静听完，一挑双眉，向王恩问道：“你那位朋友叫什么名字？”

王恩欲答不答，神情有点尴尬！

萧瑶喝道：“说，快说，不许对我有丝毫隐瞒！”

王恩似乎无可奈何，只得乖乖说道：“他……他……他叫‘黑心鬼’李华！”

萧瑶冷笑道：“名副其实，‘黑心鬼’果然‘黑心’，但我认为你那位朋友不叫李华！”

王恩闻言一怔，双眉微蹙，诧然问道：“萧……萧老人家，此……此……话怎讲？”

萧瑶双目之中电闪神光，轩眉答道：“他既系‘西川双妖’的心腹手下，如今却在危急之时出卖西门红，贪图财富，他应该叫做‘忘恩’！”

王恩把“忘恩”听为“王恩”，指着自己的鼻尖说道：“他是‘王恩’，我……”

萧瑶冷笑道：“他是‘忘恩’，你是‘负义’，我大概把你叫成‘黑心鬼’李华，也不会有错！”

她一面说话，一面电疾伸手，向王恩脸上抓去。

王恩听得萧瑶指他就是“黑心鬼”李华，正自一怔之间，突觉脸上一冷，所戴人皮面具已被萧瑶抓裂，现出了本来面目！

果然，萧瑶料事如神，这自称王恩之人，正是“黑心鬼”李华。

李华见身份败露，不禁大惊欲遁。

但他身形微闪，萧瑶便自沉声喝道：“站住，你不要怕，你比万俟碧、西门红等‘西川双妖’如何？我若想要杀你，可说易如反掌折枝，不费吹灰之力！”

李华无可奈何，只得站住不动，满面尴尬神色。

萧瑶指着原来的座位，冷冷说道：“坐下，我有话要问你。”

李华不敢不坐，蹙手蹙脚坐下，向萧瑶陪笑问道：“萧老人家，你……你不怪我故……弄狡狴？”

萧瑶晒然道：“我早就看出你是‘黑心鬼’李华，如今我要问你，我那顾兄究竟是否落在你和王恩等二人手内？”

李华低声下气地陪着笑脸答道：“萧老人家圣明，我和王恩倘若手中没有顾大侠生死安危作为把柄，怎敢飞蛾投火、自寻死路地约你来此一会？”

萧瑶嗯了一声，向李华点头说道：“说得有理，看来你并非胡扯！”

李华道：“绝非胡扯，句句都是实言！”

萧瑶目光炯炯，宛如冷电一般，盯在李华脸上，沉声说道：“你们是‘西川双妖’属下，如今在他们一死一败之下，居然与敌方勾通，想把西门红置于死地，是否忘恩？”

李华满面愧色，不得不点了点头。

萧瑶又道：“你们与‘黑面鬼’孔民是同盟之好，如今竟忘了义弟之仇，是否负义？”

李华脸上更红，无话可答。

萧瑶目光凝注，嘴角微披说道：“就为了‘西川双妖’那点宝藏，你们就甘心为世不齿，忘恩负义？”

李华涎着脸儿，笑嘻嘻地说道：“常言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那笔宝藏委实富堪敌国，我和王恩为了后半身的安乐享受，也就顾不得什么忘恩负义，贻骂江湖的了！”

萧瑶冷笑一声，点头说道：“好吧，这桩生意我准备和你作了，西门红

与王恩如今藏在何处？”

李华伸手向西一指，低声说道：“萧老人家，你知不知距此约莫十数里的一片荒山之间，有一座规模不算太小的废庙？”

萧瑶点头道：“我知道那是一座僧侣尽被凶人屠杀，戾气太甚，传说闹鬼，因而渐渐荒废的‘法云禅寺’！”

李华道：“对了，对了，就是‘法云禅寺’……”

萧瑶放下酒杯，轩眉笑道：“走，我们立刻就去！”

李华摇头说道：“不，不，萧老人家不能现在便去，我要先为你安排安排，才好使西门红无所遁逃，一举就歼！”

萧瑶问道：“你要我何时前去？”

李华抬头向窗外看看天光，略一沉吟说道：“我的安排时间不需太多，萧老人家约莫在二更之前赶到‘法云禅寺’，便一切不碍事了！”

萧瑶道：“我到了‘法云禅寺’，是否于一见‘血光圣母’西门红便立即动手？”

李华点头说道：“当然，越快越好，最好是一下便把那老妖婆置于死地，免得夜长梦多，又生变化！”

萧瑶注目问道：“你怎么只要我杀死‘血光圣母’西门红，我顾大哥呢？”

李华陪笑说道：“萧姑……萧老人家放心，只要你杀死西门红之后，我与王恩两人，便立即把顾大侠所中奇毒解去，使他丝毫无损地交还给你！”

萧瑶眉梢一剔，从目中闪射出炯炯寒光，向李华厉声说道：“李华，你千万莫要搞鬼，须知我的……”

李华接口笑道：“老人家何出此言，我当然晓得你的厉害，此事，我与王恩志在求财，连负义忘恩都在所不惜，又何必对你有所食言背信？倘若我弄了花样，你必将天涯海角，苦苦搜索，我和王恩便获得敌国财富，也终日食不安席，睡不安枕的了！”

萧瑶静静听他说完，微微颌首，从鼻中冷哼一声，说道：“你懂得其中利害就好，你先走吧，我于二更之前，一定赶到‘法云禅寺’！”

李华宽心大放，满面笑容地站起身形，向萧瑶抱拳一礼，告别而去。

李华走后，萧瑶心中倒也颇觉宽慰！

因为她所担心的，除了顾朗轩的去向踪迹以外，还有顾朗轩所中的“夺魂芒”剧毒未曾解祛之事！

假如顾朗轩落在别人手中，纵被自己追踪救下，也恐由于时延毒发，性命难保。

如今这“黑心鬼”李华久随“西川双妖”，藏有“夺魂芒”独门解药之语，必非虚言，看来顾朗轩似可死里逃生，侥幸度过这一劫！

常言道：“事不关心，关心则乱。”虽然，萧瑶业已觉得顾朗轩不致遭祸，但关切个郎，牵肠挂肚，仍有点心乱如麻！

在这种心情之下，萧瑶哪里还饮食得安？闷坐片刻以后，也自结了酒帐，走出小店。

时间还早，她不必施展轻功身法，只是顺着山道，信步西行。

此刻，萧瑶心内百绪如潮，除了顾朗轩，义母董夫人、妹子萧琪，甚至于南宫敬、辛东坡等身影，也一一在她的脑海心湖之中，倏隐倏现！

义母和妹子的行踪，南宫敬心神被迷、身在群凶手中的可虑情况，辛东坡师叔为了解救南宫敬的被迷心神，前往终南山“忘忧谷”中寻找神医诸葛

老人之事，不知可否如愿……

这一切可虑可忧的复杂错综事儿，构成一面巨网，罩在萧瑶心头，使这位一向冷静睿智的“红衣昆仑”，也不禁迷迷惘惘！

就在这迷迷惘惘之中，山村更鼓已敲一响！

一更鼓敲醒萧瑶的迷惘心神，她暗吃一惊，自忖约定需于二更之前赶到“法云禅寺”，怎么只在这山村左近信步闲荡？

念动身驰，云飘电疾！

还算好，萧瑶功力太高，虽然把这不太好走的十来里崎岖山路赶完，一看天光，仍然未至二鼓。

眼前，是黑压压的一片荒山，荒山脚下，则是黑压压的一片房舍。

“法云禅寺”的这大片房舍，虽然已然荒废，却并未十分颓败。

萧瑶到了寺外，便自凝神侧耳。

不听还好，一听之下，不禁把萧瑶听得愕然！

因为她用内家极上乘的“大静神功”倾耳聆听之下，居然不曾从“法云禅寺”之中听得半丝声息？

这种现象表示寺中无人。

是那王恩留不住“血光圣母”西门红，业已被她知机走脱？……

还是“黑心鬼”李华有意说谎，诱自己前来，上他什么恶当？……

萧瑶心中惊疑之下，开口发话叫道：“西门红，你在这寺院中么？快快请出，彼此再作一搏！”

连叫两次，寺中寂静无声，萧瑶遂以内家“传音入密”功力，再度叫了一遍。

第三遍叫罢，仍无回音，萧瑶遂不再等待，飘身越墙，进入这山门紧闭的“法云禅寺”。

寺中范围不小，她必须一处处的逐屋排搜。

搜到“大雄宝殿”之前，萧瑶心中一动，觉得殿中定有蹊跷！

因为别的殿宇都是门户洞开，蛛网尘积！

这“大雄宝殿”却不单殿门紧闭，门厅石阶之上并留有显然可辨的男男女女的进出脚印！

萧瑶低头注目，细一察看，看出是人殿的脚印，新鲜可辨。

根据这种迹象，可以断定“血光圣母”西门红暨“黑心鬼”李华、王恩等人，尚在这“大雄宝殿”之中。

由于适才以传音功力所发的话儿，必为殿中之人听见，萧瑶遂不再发话，只是卓立殿前五六尺处，暗聚神功，向殿门虚推一掌！

这“大雄宝殿”殿门显属虚掩。

萧瑶的掌风才到，殿门应手呀然而启！

萧瑶双掌护胸，方欲闪身入殿，突然发现殿前两侧均有白影一闪！

这白影竟是两具骷髅白骨，既似往前倒下，又似神态狰狞地向萧瑶扑来！

萧瑶以为是西门红等所设的埋伏，冷哼一声，抬袖便拂！

一来萧瑶功力深厚，所发袖风威势太强，二来那两具骷髅白骨又似毫无抵抗之力，竟一下便拂得凌空飞起，砰然跌得裂成无数碎骨！

萧瑶冷然叫道：“西门红，快出来吧，你也是当世武林中成名人物，何苦徒劳无功，貽笑大方，弄这种狡狴伎俩？”

殿中仍是一片黑暗，一片沉寂！

萧瑶心中微诧，并弹指生火，立把佛前油灯点起。

灯光一亮，方看出殿中无人！”

正面佛龕中黄幔低垂，神案两侧则放着一口陈旧的棺木，萧瑶目光微扫，突然发现棺边地下还有血渍。有此发现，萧瑶不禁心中一动，嘴角微现冷笑。她以为对方或许有甚变故，才会在陈旧棺木之外现有新鲜血渍。萧瑶作了如此判断，遂悄悄走到左边那口棺木之前。她侧耳一听，觉得棺内并无动静，遂向棺盖挥袖一拂！棺盖果是虚掩，一下便被萧瑶所发的袖风挥出老远！“蓬”的一声，碎木四飞，跟着萧瑶鼻中便嗅得一片极浓的血腥气息！她目光一注棺中，不觉好生诧异！原来棺中所盛既不是人，也不是尸，却是一具全身赤红的人形怪物！幸亏萧瑶身为侠女，胆量极大，对这具颇为可怖的赤红人形怪物，仔细加以注目，才看出所以然来。这赤红怪物仍然是人，一个死人——一个被剥了皮的死人！由于全身人皮惨被剥去，才变成一具赤红色的人形怪物！萧瑶双眉一皱，转身走到神案右边那具陈旧棺木之前，也把棺盖揭开。这口棺木的棺盖也属虚掩，棺木也和左边那口棺木完全一样，盛着一具惨被剥去人皮的赤红尸体！萧瑶定了定神，把殿中所见略为归纳！转瞬之间，她便有了归纳结论。

自己入殿之时，所击碎的两具白骷髅，是两口陈旧棺木中原本所盛之物！枯骨被搬走，置于殿门之后，棺中易以剥皮人尸，可见此人既知自己要来，更对惨被剥皮之人深恶痛绝。由此可见，剥人皮之人，多半便是“西川双妖”中的“血光圣母”西门红！

被剥皮之人，多半是“黑心鬼”李华和王恩两个！

看来李华去与自己勾结，想杀死西门红、夺取藏宝的毒计凶谋，定已败露，才害人不成反害己，落得如此下场！

既然如此，西门红究竟是人已离去？抑或藏在何处？顾朗轩是否又落入她的手内？

西门红走或不走？萧瑶不太关心，但对于顾朗轩的安危，她却太以关切！

萧瑶久经大敌，智珠甚朗，知道越是这种凶险复杂的场面，越是必须镇定，必须以缜密的心思应付！

故而她有了归纳结论，立即暂摒百虑，镇定心神，以两道炯炯目光，把这座“大雄宝殿”仔细扫视一遍。

等到扫视全殿以后，萧瑶突朗声发话道：“西门红，你不必再藏头露尾，请出来吧！”

她这几句话儿是面对佛龕，缓缓说出。

因为萧瑶目光电扫之下，觉得除了这黄幔低垂的佛龕内可以藏人以外，殿中别无藏人处所。

但她语音发后，佛龕中寂然如死，并无任何回答？

萧瑶连问三次，见龕中仍无回答，遂双眉微挑，伸手虚空一抓！

这不击而抓之举，是萧瑶心细之处。

因万一这佛龕之中藏的竟是顾朗轩时，自己若冒冒失失一掌击去，岂不聚铁九州，铸成大错？

那佛龕黄幔在萧瑶以内家“大接引神功”猛抓之下，“唻”的一声，凌空飞向她的手内。

黄幔一去，佛龕中的情况自便一目了然！

龕中只有佛没有人，但那佛像却也是看来怖人的血红色泽！

萧瑶注目之下，不禁一怔！

她身形微纵，飘到神案之上，向龕中看个仔细。

这靠近注目一看，萧瑶才借着那并不太亮的佛前灯火看清、佛像并非血红色泽，只是龕中蒙着两张新剥的人皮，并在佛像头顶之上，用指蘸血写了“叛逆者死”等四个草字。

萧瑶看见这“叛逆者死”四字，对于目前情事，便已了然！

这显然是“黑心鬼”李华与王恩两人算计西门红的阴谋不慎败露，遂被西门红加以处置，剥皮惨死，足见自己适才的料想，丝毫不错！

萧瑶对于李华、王恩的无耻叛逆行为早就不齿，虽目睹他们双双身遭惨死，也毫无怜悯之意。对于“血光圣母”西门红，因已不知逃往何处？只有日后遇上再算之意，并无立即追寻诛戮之心！

她所关切的只是顾朗轩，这位已使自己对他爱意深切的“紫竹书生”，安危着实可虑！

假如顾朗轩不是落在“黑心鬼”李华手中，李华怎能把他中毒受伤等一切来龙去脉说得那等清楚？

假如顾朗轩真是落在李华、王恩手中，则此处为何不见踪迹？莫非被“血光圣母”西门红掳劫而去？

不会，萧瑶觉得不会，她认为西门红与自己之间结有双重仇恨，她若发现顾朗轩时，何必多添累赘，自然只“杀”不“掳”！

想到一个“杀”字，萧瑶不禁全身微颤，毛骨悚然，从脊缝中冒起一股冷气！

萧瑶悚然之下，目光四扫，又在这大殿之内，带着一颗“怦怦”直跳的芳心，细细搜索！

她一面搜索，一面心跳之故，是生恐真如所料，会搜出一具顾朗轩惨死的尸体？假如，真是那样？……

萧瑶不敢想了，因为再想下去，她会四脚发软，弄得心神无主！

还算好，业已上上下下搜遍全殿，她所担心的事并未出现。

换句话说，也就是自己关心的顾朗轩，并未被西门红杀害，惨死在这“法云废寺”的“大雄宝殿”之中！

萧瑶提至噪眼的一颗“怦怦”芳心，总算放了下来！

但心虽放下，却仍充满着一片迷惘！

所谓“迷惘”，自然是惑于顾朗轩的吉凶祸福，和他的踪迹去向？

八荒莽莽，四海茫茫，叫自己怎样去寻？何处去追……

念犹未尽，萧瑶蓦然电旋凝息，凌空弹指！

她这凌空弹指之举，只是袭灯，不是袭人，指风微啸之下，佛前灯火立告熄灭！

原来，萧瑶正在迷惘寻思之际，突然听得这“法云寺”外，有夜行人奔驰之声！

萧瑶生恐是有关的人，可能会追入这“法云废寺”？遂灭去灯火，期望免于惊动对方，才好藏在暗中，查出些蛛丝蚂迹！

灯火才灭，“飕飕”两响！

果然有两个江湖人物进入这“法云废寺”。

萧瑶是大行家，一听对方行动时所带的声息，便知这两人居然武功不弱，均属上乘身手！

她正猜测对方身份之际，院宇中突响起一声极为柔媚的女子，娇笑道：“我们已赶了不少路了，她们定必无从追寻，且借这荒废的禅寺歇息一宵，明日再走好么？”

萧瑶心想这女子的语音太以娇媚迷人，定是个殊色尤物……

想至此处，院宇中又响起个男子口音说道：“香姊，我既已跟你同行，自然一切都听你的，由你作主！”

这几句话儿听在萧瑶耳中，不禁使她那颗刚刚平静下来的芳心，又有点

“怦怦”作跳！

因为语音太熟，这发话的男子，竟有点像是身中迷神邪药、陷于脂粉阵中、大享风流艳福的南宫敬模样？

萧瑶大吃一惊，诧然忖道：“难道是南宫兄弟？他……他怎会……”

心思被步履声息打断，那一男一女相偕向这“大雄宝殿”走来！

萧瑶身形一起，平拔两丈，悄无声息地藏于殿内巨梁之上。

“刷”的一声，那一男一女在“大雄宝殿”之外便晃着了所带的火折。

萧瑶借着火光，略一注目，看出男的果是南宫敬，但脸色苍白，显然是陷身脂粉魔劫，沉溺欲海淫壑所至，女的却是一位妖艳绝伦的青衣美妇。

两人走进殿内，方点燃佛前油灯，南宫敬便揽住那青衣美妇的腰儿，涎着脸儿道：“香姊，我……”

青衣美妇打了南宫敬的手一下，轻轻推开他，笑道：“你猴急什么？我们且暂谋一饱，并把神案上收拾干净，再图彼此享受，也还不迟，好在我们这一溜走，便海角天涯，相依为命，南宫敬戚小香已成长久夫妻，一切恩爱风流，都无需急迫，大可从容享受的了！”

萧瑶听得果如自己所料，这青衣美妇正是“三绝妖姬”戚小香，不禁眉头更蹙。因为戚小香之夫穆超元与南宫敬之父交称莫逆，他们之间若是有了苟且，未免荒唐得太不像话。

虽然南宫敬神智被迷，非出本性，上次连对自己都想荒唐无礼，他和戚小香在魔巢中想必早就有了不干不净，但自己也决不能亲眼目睹，听任他们男贪女爱、凤倒鸾颠，在神案上演出无边春色……

念方至此，戚小香业已把神案略略收拾，并取出所带干粮酒水，与南宫敬互敬饮食。

南宫敬仿佛欲火高腾，只啃了两口干粮，饮了几口酒儿，便俊脸通红地向戚小香道：“香姊，我……我想……”

戚小香白了他一眼，媚笑道：“你想什么？刚才我还告诉你，我们从今后便是长久夫妻，不必猴急，这种风流妙事，最忌草草急就，应该于醉饱之后，从容就乐……”

话方至此，这位“三绝妖姬”戚小香突然大吃一惊，从神案上飘身跃起！她闪出七八尺后，方双掌护胸，目光电扫四下。

原来戚小香发话之间，突然发现南宫敬只说了那句“香姊，我……我想……”之后，便自不动，失神呆立。

这种现象，颇像被人用“豆粒打穴”，或“弹指通神”等极高功力，点了穴道，却叫戚小香怎的不惊？

但经她仔细目光电扫以后，这“大雄宝殿”之中，依然静悄悄的，不见丝毫人迹！

戚小香满怀惊诧地向南宫敬连叫道：“敬弟……敬弟……敬弟……”

她空自连叫三声“敬弟”，南宫敬仍如泥塑木雕，不加理会，连他坐在神案上，伸臂欲搂戚小香的那副姿态，也未丝毫改变！

显然，戚小香始料不差，南宫敬确是被人点了穴道。

戚小香秀眉一挑，冷然发话说道：“哪位高人在此，请赶快现身，否则，戚小香便将出口不逊了！”

她的话音刚落，突从“大雄宝殿”的横梁之上，飘下一条人影！

这条人影，自然是那位白发飘萧，看来老态龙钟，但身法却敏捷无比的

“红衣昆仑”萧瑶。

萧瑶足尖尚未沾地，面前紫黑光芒便接连两闪！

萧瑶左手微探，撮住了两根色呈紫黑、非竹非木的小小刺儿，向戚小香冷笑叫道：“穆夫人，你的心肠太毒，彼此无怨无仇，你为何用这见血追魂的‘仙人刺’向我暗下辣手？”

仅仅“穆夫人”三字，便把戚小香听得一怔！

跟着再听对方叫出自己所用暗器“仙人刺”之名，戚小香更是失惊问道：“尊驾何人？怎么知道我……”

萧瑶接口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穆夫人背负尊夫穆超元大侠，偷走所有‘仙人刺’，投奔‘五毒香妃’木小萍，与那些下流凶邪沆瀣一气，是早已流传江湖，我老婆子怎的不知，怎的不晓？”

戚小香银牙一挫，指着南宫敬道：“你既说彼此无怨无仇，却为何暗加算计，制住我的南宫兄弟则甚？”

萧瑶笑道：“穆夫人，这是什么所在？”

戚小香怔了一怔答道：“是‘法云废寺’中的一座‘大雄宝殿’？”

萧瑶继续问道：“南宫敬呢？他是什么身世？”

戚小香虽未猜出对方问话的用意，但仍应声答道：“他是北天山隐世大侠‘紫竹先生’南宫老人之子。”

萧瑶又道：“南宫老人与穆超元大侠是否至交好友？”

这一回，戚小香不曾答话，只是脸色微红地点了点头。

萧瑶哼了一声，冷冷说道：“穆夫人请想，论身世你与南宫敬辈份不配，论地点，这是清静佛门，我是应该制住南宫敬，不让他在举措之上过份荒唐，还是应该让你们秽亵神灵，污损彼此人格，看场风流好戏？”

戚小香正被她问得张口结舌，萧瑶语音更冷地沉声又道：“何况，你与‘五毒香妃’木小萍互相勾结，潜上北天山，用‘五毒掌’和‘仙人刺’暗算南宫老人，与南宫敬结有不共戴天的杀父之仇，怎可……”

话犹未了，便把戚小香惊奇得连退几步，瞪目凝注萧瑶，戟指失声问道：“你……你……你到底是谁？”

当然，她之所以震惊，是因为直到如今，连南宫敬自己也不知其父南宫老人已死，与凶手就是“五毒香妃”木小萍和“三绝妖姬”戚小香等情事。

萧瑶答道：“我对于你‘三绝妖姬’不算陌生，你对我大概也闻名已久，只是尚未会过。来来来，我给你看件衣服，你便可以明白的了！”

说完，解开外着的衣服，露出里面那件令人夺目的鲜艳红衣。

戚小香目光注处，想起一人，神色更是吃惊，失声问道：“你……你不是老婆婆，你……你……你是‘红衣昆仑’萧瑶？……”

萧瑶点头道：“你总算……”

她头儿才点，“你总算”三字刚刚出口，戚小香双袖挥处，萧瑶面前已密布电闪寒芒！

戚小香擅用暗器，她在萧瑶去接那两根“仙人刺”之际，便已暗中准备。

等到知道“红衣昆仑”萧瑶的真实身份以后，更因心惊胆怯，把握时机，立即发难！

十来道电闪寒芒中，有针、有钉、有镖、有箭，当然更有“仙人刺”在内。

除了“仙人刺”外，无论针、钉、镖、箭，也均见血封喉，喂有剧毒！

这多暗器，这近距离，又是这快发难，萧瑶纵有通天本领，也难及时闪躲。

萧瑶也妙，既然不及闪躲，便索性傲立不动！

眼看十来道闪电寒芒完全打中了萧瑶胸腹头脸等要害，戚小香不禁得意狂笑。

“哈……她喉中方笑出一声“哈”来，连一个“哈哈”都未发出，便自止声不笑！因为那针、钉、镖、箭，以及“仙人刺”所化的十来道电闪寒芒，虽然打中萧瑶的胸腹头脸等处，萧瑶却仍巍然卓立，连动都不曾动上一下。萧瑶并非金钢不坏之身，怎会不怕这些喂毒暗器？并非她不怕暗器，而是这些暗器，根本未打着她。说也奇怪，眼看那十来道闪电寒芒，在即将打中萧瑶的刹那之间，突然自行消失，变得无影无踪！其实，并非无影无踪，倘若细心观察，可以看出在萧瑶身前脚下，多了一些细细粉末！戚小香不是外行，一看便知是萧瑶以罡气护身，布起无形韧网，把自己所发的暗器完全震碎！

内功到了相当火候，能以罡气护身，但在如此仓卒之下，仍能施为得这等灵妙，怎不把戚小香震惊得倒抽一口冷气！萧瑶虽未受伤，但也对于“三绝妖姬”戚小香的阴毒手段深恶痛绝！故而，她乘着戚小香震惊失色之际，左手也自一翻！第一次被她接得的那两根“仙人刺”，便向戚小香胸前飞去！

戚小香既无萧瑶那等功力，可以用罡气护身，更也因变生仓卒，距离太近，而不及闪避。

于是，两根“仙人刺”便均打中戚小香的前胸！

戚小香也不像萧瑶那样能岸立不动，她是被打得哼了一声，双手抚胸，脚步踉跄地退出“大雄宝殿”。

萧瑶知道自己用了九成真力左右，这两根“仙人刺”纵然不透背而出，也将深深打入戚小香的肺腑之中！

换句话说，萧瑶认为戚小香踉跄几步以后，便将倒毙殿外！谁知，她的判断居然完全不对！戚小香身形刚一踉跄退出“大雄宝殿”之外，抚胸双手便翻！又是十来道闪电寒芒出手！第一次既未成功，第二次若是暗算萧瑶，定必仍是白打！故而，戚小香这次的十来道电闪寒芒不是打向萧瑶，而是向被萧瑶点了穴道的南宫敬打去！这一手着实阴毒厉害！萧瑶大吃一惊，赶紧全力施为，双掌齐扬，从横侧方，向那十几道电闪寒芒加以截击！情势本来绝险，但一来戚小香仓卒出手，劲力稍差，萧瑶所发的掌风罡气，又因功行关系，威势太强，总算把十来道电闪寒芒一齐击得向外偏飞，为那穴道被点、不能行动的南宫敬，消弭了一场劫数！但等萧瑶放下心来，转回准备处置那阴毒无比的“三绝妖姬”戚小香时，“大雄宝殿”外仅月色如银，万籁寂然，哪里还有戚小香的丝毫踪迹？萧瑶摇了摇头，自语叹道：“这妖妇又刁又猾，既已脱逃，只得暂时放过她，以后再若相遇，是绝不轻饶的了！”其实以萧瑶的功力脚程而论，纵让戚小香先驰百里，也照样能够追赶得上！但脚程方面虽无问题，方向方面却有问題，西北东南，茫茫四顾，应该向何方追赶？何况，萧瑶为了南宫敬的安危，也不能远离此处，去苦苦追赶戚小香！

有了这两种原因，萧瑶遂被戚小香逃生，根本未动追赶之念。

她人虽未曾出殿，却倾耳加以细听。

萧瑶功力一凝，以“天耳通”的神功细听之下，听得这“法云废寺”周围，委实绝无人踪。

于是，她便转身走向神案，含笑自语道：“这真叫‘失之东隅，得之桑

榆’，想不到此来未能救得顾大哥，却误打误撞地使南宫兄弟离了魔掌，得脱脂粉地狱！”

她一面自言自语，一面走到神案之前，伸手将南宫敬被点的穴道拍开。

萧瑶是惊弓之鸟，有了经验，她准备南宫敬再若像上次那样对自己有无礼举措之际，便掴他两记耳光，把他好好教训一顿！

穴道拍开，南宫敬只对萧瑶怔怔相看，并未有任何荒唐举措。

萧瑶蓦然想起，自己如今是扮成一副鸡皮鹤发、老态龙钟的模样，当然不会引起南宫敬的兴趣。

果然，南宫敬向她怔望几眼以后，用一种极不客气的语调叫道：“老太婆，你是从哪里来的？我的香姊姊呢？”

萧瑶听他对戚小香称呼得那等亲热，对自己又这等没有礼貌，不禁皱眉说道：“南宫敬……”

“南宫敬”三字才出，真把南宫敬吓了一跳，瞠目接舌说道：“我又不认识你这老太婆，你……你怎么知道我叫南宫敬呢？”

萧瑶沉声叱道：“不许叫老太婆，要叫老人家！”

南宫敬挑眉道：“我偏要叫，老太婆……老太婆……老太婆！……”

萧瑶真想把他掴上两记，但终于忍住，只对南宫敬不加理睬。

南宫敬见萧瑶不加理会，只得软化下来，改口问道：“老太……老……老人家，我的香姊姊呢？”

萧瑶道：“不许叫‘香姊姊’，要叫‘戚小香’！”

南宫敬的牛性又发，傲然说道：“我偏要叫，香姊姊……香姊姊，香姊姊！”

“拍！拍！拍！”

南宫敬每叫一声“香姊姊”，萧瑶便忍无可忍地赏他一记脆生生的耳光！

南宫敬只是被厉害的邪药迷失心神，忘却前事，一身武功却并未打了太大折扣。

他自然不肯挨打，要想闪躲。

但萧瑶手法太快，委实疾如电掣，南宫敬刚叫出“香姊姊”三字，颊上便挨了一记。

南宫敬不服，边自闪身后退，边自扬眉再叫。

第二声“香姊姊”出口，萧瑶跟踪追到，玉手扬处，南宫敬的颊上，再度“啪”然脆响！

第三声再叫，第三度再打！

无论南宫敬怎样展尽身法加以闪躲，终仍未能躲开，又复挨了一记！

三记耳光挨过以后，南宫敬的左颊又红又肿，并顺着嘴角流下血水！

由这情形看来，萧瑶在这三掌之上，蕴力虽不太重，却也不太轻。

萧瑶打得南宫敬顺口流血之意，并非气恼他的甘居下流，沉溺色欲！

因为萧瑶知道南宫敬并非本性如此，他只是中了邪毒，灵明完全昧蔽！

她给予南宫敬三记不太十分重的掴击，是有双重用意！

第一种用意，是想试探试探，南宫敬经此震荡之下，会不会神智清醒？

第二种用意，是想把南宫敬打服，使他对自己生出畏惧之心，今后便可少出一点花样！

果然，南宫敬前两次似还不服，但挨了第三记耳光之后，却手抚红肿的左颊，双眉紧蹙，凝视萧瑶，从目光中流露出畏怯的神色！

萧瑶一看便知，自己的第一种用意虽仍成空，但第二种用意却已实现。

南宫敬手抚左颊，向萧瑶注视片刻以后，剑眉双皱说道：“你……你这个老太婆，好厉害啊！”

这句话儿，差点把萧瑶逗得忍俊不禁地笑出声来！

但她仍绷着脸儿，向南宫敬厉声叱道：“叫你叫‘老人家’，你就叫‘老人家’，你若再敢叫我‘老太婆’时，我就把你满嘴牙齿，一齐打掉！”

说到后来，玉掌微扬，又作出欲对南宫敬加以掴击之势！

南宫敬委实被她打得有点心惊胆怕，一面退了两步，一面摇手叫道：“老太……老……老人家，你……你不要这样野蛮好么？”

萧瑶冷然说道：“你要我不对你野蛮，你自己便须听我的话，放乖一些！”

南宫敬目光四扫，找不着戚小香的踪迹，遂又向萧瑶问道：“老……老人家，我那香……”

“香”字才出，萧瑶便接口叱道：“你又想挨耳光么？不许叫‘香姊姊’，要叫她‘戚小香’！”

南宫敬无可奈何，只有遵从萧瑶之命，苦着脸儿，皱眉问道：“戚小香呢？”

萧瑶道：“被我杀了！”

这异常简单的四字，却把南宫敬听得全身一颤，向萧瑶投过诧异的眼色？

萧瑶冷冷说道：“你不曾听清么？那‘三绝妖姬’戚小香，业已被我杀了！”

她如此说法，是想使南宫敬断了念头，不再对戚小香有所想念！

南宫敬闻言之下，牙关一咬，目中泪光闪烁，对萧瑶投射过怨毒的眼色！

萧瑶发现他如此神情，先是略一皱眉，然后又展颜微笑。

皱眉之故，是因看出南宫敬对戚小香迷恋极深！

展颜之故，则是因为南宫敬既对戚小香迷恋，可见他情性尚未全灭，或可设法疗治，使其恢复常态！

想至此处，萧瑶又想改用怀柔策略，换了一副笑脸，向南宫敬温言问道：“南宫敬，我杀了戚小香，你恨我么？”

南宫敬钢牙一挫，毫不隐讳地点头答道：“当然恨你，我简直恨你入骨，要想剥你之皮，食你之肉！”

萧瑶听了这两句恨毒之语，也不禁毛骨悚然，打了一个寒噤。

刚才，她用两根“仙人刺”，以九成真力，打中了戚小香的前胸，以为纵不穿胸透背，也必深入脏腑，使那“三绝妖姬”立即毙命！

谁知戚小香虽然中刺，却似并未受伤，竟悄然逃去？

萧瑶对于这个原因，颇加猜测，如今因想起一事，业已获得答案！

因为她想起南宫敬有件防身宝衣“七孔天孙锦”落在戚小香手中，自然获得答案，明白了那位“三绝妖姬”何以中刺不死之故？

想出其中原委，萧瑶便试探性地向南宫敬和声含笑问道：“南宫敬，你为什么这样喜欢那‘三绝妖姬’戚小香呢？”

南宫敬异常简单地一扬双眉，应声答道：“她待我好！”

萧瑶笑道：“怎样好法？”

南宫敬立即答道：“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萧瑶嘴角微掀，晒然说道：“我为什么好处？原来仍不过是欲海沉迷而已！我来问你，你只知道戚小香对你好，可知她对你坏么？”

南宫敬摇头道：“她何曾对我坏过？”

萧瑶道：“戚小香在大洪山金钟崖的‘七松坪’上，曾打过你一根歹毒无比的‘仙人刺’，又抢走你的家传至宝‘七孔天孙锦’，你难道一点也不记得？”

南宫敬摇头说道：“戚小香对我好得很，她既舍不得打我，也不会抢我东西，我也根本就没有什么‘七孔天孙锦’！”

萧瑶见他果把往事忘得干干净净，不禁银牙一咬，厉声喝道：“南宫敬，你知道么？戚小香与‘五毒香妃’木小萍互相勾结，用‘仙人刺’和‘五毒掌’暗施算计，杀了你的父亲！”

萧瑶因辛东坡是否能把诸葛老人请来，尚在未定之天，故想行险侥幸，吐露隐情，看看是否能对南宫敬起甚重大刺激？

她的语音一毕，南宫敬茫然问道：“你说什么？”

萧瑶双眉一挑，凝气行功地缓缓答道：“我是说戚小香和木小萍狼狈为奸，去往北天山‘紫竹林’，用戚小香的‘仙人刺’和木小萍的‘五毒掌’，潜施算计，杀害了南宫老人！”

她一字一字，缓缓说出，但却凝气行功，使字字化为暴震春雷一般，送进南宫敬的耳内！

南宫敬仍旧毫无感触地茫然说道：“南宫老人是谁？”

萧瑶叱道：“你这个该死的东西，竟连你生身老父也都忘记了么？”

南宫敬被她骂得翻了翻白眼，摇头说道：“老太……老人家你何必骂我，我是孑然一身，四海飘零，哪里有什么生身老父？”

萧瑶业已用尽方法加以刺激，却仍勾不起南宫敬的丝毫回忆，不禁眉头深蹙，付诸废然一叹！

就在她无可奈何地废然长叹之际，南宫敬忽然目注殿外，欢声叫道：“香姊姊……”

“香姊姊”之称入耳，萧瑶自然以为是那“三绝妖姬”戚小香有了什么仰仗，竟敢卷土重来！

她冷笑一声，身躯电转，口中并晒然叫道：“戚小香，你吃了什么熊……”

一句“熊心豹胆”，仅仅吐出一个“熊”字，萧瑶便倏然住口，知道“阴沟之内翻大船”，自己居然上了南宫敬的恶当？

因为目光到处，“大雄宝殿”之外空荡荡的，哪有丝毫人影？

萧瑶才一发觉上当，南宫敬双掌的指头，业已搭上她的后背！

跟着南宫敬掌心一竖，竟以“小天星掌力”猛加捶击，口内并厉声喝道：“贼老太婆，你还我香姊姊的命来！”

“蓬”然一声巨响，萧瑶的娇躯硬被震得飞出几步，撞在殿门之上，颓然落地不动，嘴角并沁出血渍！

南宫敬得意已极，“哈哈”大笑道：“老太婆，你如今不凶了吧？我又叫你老太婆了，你能把我奈何？老太婆……贼老太婆……臭老太婆……烂老太婆！……”

他是一面破口大骂，一面向萧瑶身前，缓步走去。

刚刚骂出“烂老太婆”，萧瑶右手突扬！

南宫敬“吭”的一声，便又怔然不语！

萧瑶已缓缓从地上坐起身形，举袖拭去唇边血渍，目注南宫敬，冷然说道：“南宫敬，我一发觉殿外无人，便知上了你的恶当，但时间匆迫，闪避

已自不及，只得一面以真气护心，一面顺着你的‘小天星掌力’向外纵身，总算卸却了三成真力！……”

南宫敬穴道被制，木然呆立，口虽能言，却也未曾答话。

萧瑶又道：“故而我挨了你九成真力一掌，虽也受伤不轻，却还未到不能转动，无力制你的地步！嘴角血渍，也只是故意装出，使你志得意满，心神懈怠，容易受制而已！”

南宫敬叹息一声道：“老太婆，你真够机警厉害，你杀了我吧！”

萧瑶摸出一粒丹药，自行服下，目注南宫敬道：“你还敢叫我‘老太婆’，不怕打么？”

南宫敬剑眉双挑，傲然冷笑道：“我连死都不怕，还怕打么？你便把我打死，我也要叫你‘老太婆’，决不会再稍加屈服，叫你‘老人家’了！”

萧瑶笑道：“老太婆就老太婆吧，看来你对于我这老太婆业已恨入骨髓！”

南宫敬道：“‘不成比翼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你把我香姊姊害死，我当然恨你入骨！”

萧瑶喝道：“不要叫‘香姊姊’！……”

南宫敬确实已拼一死，高声接道：“我偏要叫，香姊姊……香姊姊……你这恶老太婆，便把我锉骨扬灰，我也非叫她香姊姊不可！”

他边自倔强发话，边自激动情感，从双目之中，垂落了两行泪珠！

萧瑶见南宫敬对于“三绝妖姬”戚小香如此钟情，起初心中极气，但念头转处，却又心中微喜。

因南宫敬这种情况，显示他只是遗忘往事，并非完全心神丧失，成为一个冷漠无情之人。

如此看来，只要辛东坡师叔能够请来诸葛老人，多半可以设法治疗，使南宫敬恢复常态！

思忖至此，南宫敬又自叫道：“老太婆，我已被你再度制住，你为何还不快点下手杀我？”

萧瑶笑道：“我杀你则甚？少时我还要替你解开穴道，带你走呢？”

南宫敬道：“带我走？你要把我带往何处？”

萧瑶答道：“带你去找医生！”

南宫敬诧异道：“我又没有生病，你要带我去找医生则甚？”

萧瑶不去理他，只顾行功调息，使气血舒通，发挥药力，治疗适才挨了那记“小天星掌力”所受的内伤。

南宫敬等了一会儿，不见萧瑶答话，又自问道：“你要替我解开穴道，怎么还不解呢？”

萧瑶仍不理睬，直等把气血调匀，觉得药力发散，内伤已无大碍之后，方站起身形，向南宫敬缓缓说道：“刚才我虽把你那记‘小天星掌力’略为消解，但脏腑间仍旧略受伤损，倘不先行服药调息，怎能凝劲施功，解你穴道，并……”

萧瑶说到“解你穴道”之际，果然轻轻一掌，替南宫敬将被制穴道解开！

但说到“并……”字之际，却又在南宫敬的背后、腋下，运指如风，接连点了两点！

南宫敬打了一个寒噤，觉得身形已可转动，遂转身向萧瑶问道：“老太婆，你……你已替我把穴道拍开，却又多点两指则甚？”

萧瑶笑道：“常言道：‘人无害虎心，虎有伤人意。’又道是：‘一朝

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我既要把你带在身边，总得妥加防范！”

南宫敬先是一怔，旋即恍然有悟，“哎呀”一声，向萧瑶皱眉问道：“老太婆，你……你封闭了我……我的内家真气？……”

萧瑶点头答道：“对了，这是我的独门手法，旁人无法能解，也不能自行运气冲穴，故而在我设法替你治好怪病，解开禁制之前，便不必再顾虑你会对我施展那种颇为恶毒的‘小天星掌力’

了！”

南宫敬一试之下，果然无法提聚真气，施展内力，不禁气得顿足骂道：“鬼老太婆……贼老太婆……臭老太婆……”

萧瑶失笑道：“我已经想通，你是神志不清的病人，再骂得恶毒一点，我也绝不生气！”

南宫敬苦着脸儿道：“你这老太婆，真是活见鬼了，开口闭口都说我是个病人，我分明好端端的，哪里有什么疾病？”

萧瑶目视南宫敬，缓缓说道：“我方才业已说过，你的神志不清，是得了迷神丧心的健忘之症！”

南宫敬不服怒道：“胡说，我是神志不清，刚刚怎能用计使你上了恶当，挨我一掌？”

萧瑶想说“正因你竟用计打我，才是神志不清”，但转念一想，南宫敬邪毒未消，神智未复，此刻对他这样说法，何异对牛弹琴？

故而，只向南宫敬笑了一笑，岔开话头道：“你不必多问，我们走吧，我带你找一位极高明的盖世神医，自然会替你把病治好，使你恢复记忆，还诸原来！”

南宫敬问道：“你所说的盖世神医是谁？”

萧瑶道：“他复姓诸葛，单名一个仁字，号称‘妙手天医’，一般人士因对他尊敬，都称之为诸葛老人。”

南宫敬又道：“这诸葛老人住在何处？”

萧瑶答道：“诸葛老人住在终南山的‘忘忧谷’内！”

南宫敬剑眉略轩道：“既然如此，我们如今便去终南山‘忘忧谷’么？”这一问，倒把萧瑶问得怔住！

因为计算时日，辛东坡若是请来“妙手天医”诸葛仁，此刻应在途中，或已到达太岳山“千鬼壑”内？

辛东坡若是请不来这位性情怪异的诸葛老人，则自己纵去终南山“忘忧谷”，也必白碰钉子！

由此可见，要想带领南宫敬寻找诸葛老人求医，便非前去“千鬼壑”不可，但如今顾朗轩神秘失踪，生死成谜，只剩下自己一人，力量太以孤单，万一照料不周，岂不把刚刚脱离虎口的南宫敬，又复送入虎口？

南宫敬见萧瑶闻言之下，只是皱眉沉吟，遂又向她讶然问道：“老太婆，你怎么不说话了？我们是不是此刻便去终南？”

萧瑶无可奈何，只得从实说道：“诸葛老人已离终南，我们若要寻他，须去太岳山摩云峰下的‘千鬼壑’内！”

“千鬼壑”三字，把南宫敬听得惊叫一声，悚然退了两步。

萧瑶看他一眼，扬眉问道：“你惊些什么？莫非不敢前去‘千鬼壑’么？”

南宫敬怔了一怔，从目光中流露出迷惘的神色，“喃喃”说道：“我……我有点想去，又有点怕去！”

萧瑶不解问道：“怎么又是想去，又是怕去？既是想去，便不应该怕去，既然怕去，便不应该想去，你这种自行矛盾的原因何在？”

南宫敬答道：“‘千鬼壑’中有‘氤氲仙姬’皇甫婷，和我双飞双宿，真所谓朝朝美食，夜夜元宵，享尽人间艳福，我怎么不想回去？”

萧瑶叹道：“原来你想去‘千鬼壑’的原因，仍是沉迷于无边欲海之中，既然如此，为何又怕去呢？”

南宫敬眉头微蹙，忧容满面地答道：“因为我觉得‘三绝妖姬’戚小香对我更好，在床第之间，也比‘氤氲仙姬’皇甫婷来得更有风情，遂连‘五毒香妃’木小萍都顾不得等，便和戚小香结侣私奔

萧瑶听至此处，接口问道：“照你的说法，被群邪奉为首脑的‘五毒香妃’木小萍尚未到达‘千鬼壑’么？”

南宫敬摇头道：“木小萍还没有来，她是在一处秘密地方，练一种奇异功力，据说还要三五日工夫，才告功行圆满！……”

语音至此略顿，又接着适才的话头，向萧瑶说道：“老太婆你想想看，我和戚小香结伴私奔，岂不把皇甫婷气个半死，我若再回‘千鬼壑’，那位相当厉害的‘氤氲仙姬’，未必能饶得了我呢？”

“你怕去‘千鬼壑’，原来为了此事？”

南宫敬皱眉说道：“女人最会吃醋，平时我因周旋于戚小香、皇甫婷二女之间，她们已此长彼短，闹得互生心病，如今……”

萧瑶不等南宫敬话完，便接口问道：“那位‘赤尸夫人’聂玉倩呢？难道她度量稍宽，不会吃醋？”

南宫敬笑道：“聂玉倩不是度量宽宏，而是因为并未和她有进一步的关系，她便想吃醋也无从吃起！”

萧瑶诧异道：“你与聂玉倩竟还干干净净的么？据我看来，她虽有‘赤尸夫人’之号，仍是一位不守妇道的荡妇淫娃，你又被药物所迷，丧失本性，深坠欲海，哪得不奉送那‘黑管神君’白笑天一顶绿帽子的呢？”

南宫敬本性被迷，廉耻尽丧，竟颇为得意地扬眉点头说道：“老太婆你猜得对，聂玉倩别有一种成熟的风情，相貌也生得甚美，我对她委实蛮有胃口，可惜一来皇甫婷、戚小香二女不肯让利权外溢，把我钉得甚紧，二来聂玉倩本身又有烦恼，心情不佳！……”

萧瑶想起自己前此所定的“驱虎吞狼”妙计，遂插口问道：“聂玉倩本身有甚烦恼？莫非有人去往‘千鬼壑’中找她麻烦？”

南宫敬点头道：“对了，她丈夫‘黑管神君’白笑天嫌聂玉倩不守妇道，带了个小老婆，前来大兴问罪之师！……”

萧瑶边自暗喜自己所定的妙计生了效用，边自失笑说道：“白笑天带了小老婆来责怪大老婆不守妇道之举，真所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了。”

南宫敬道：“白笑天的大小老婆之间闹得不可开交，他的小老婆功力居然十分了得，与聂玉倩订了连斗十夜之约，如今业已斗到第五夜，仍然秋色平分，并无什么显著胜负！”

萧瑶方自哦了一声，南宫敬剑眉双轩，又复往下说道：“我和戚小香便是利用皇甫婷为聂玉倩凝神掠阵的机会，才悄悄逃出‘千鬼壑’，如今，你若带我回去，我委实有点心惊胆战，又想又怕的呢！”

萧瑶把南宫敬的这番话儿略为归纳，获知了几桩重要情事：

第一、群邪奉为主脑的“五毒香妃”木小萍，因练功未竟，如今尚未到达“千鬼壑”中。

第二、“氤氲仙姬”皇甫婷与“三绝妖姬”戚小香之间，由于争爱南宫敬互生醋意，已有裂隙！

第三、白笑天兴师问罪“千鬼壑”中，如今是多事之秋！

由于第一点和第三点，萧瑶觉得如今去往“千鬼壑”，就近等待辛东坡和诸葛老人，正是比较安全、必须把握的绝好机会！

由于第二点，萧瑶考虑应该加以利用，使群邪之间的矛盾裂隙，越加扩大越好！

南宫敬话完，见萧瑶兀自皱眉深思，遂有点不耐地注目问道：“老太婆，你对我问了半天，究竟想要怎样？是否前去‘千鬼壑’呢？”

突然间，萧瑶灵机一动，主意已定，向南宫敬笑了一笑，缓缓说道：“当然要去‘千鬼壑’，我还考虑恢复你的功力，再让你回到皇甫婷的身边，去享享风流艳福！”

南宫敬不敢相信地把两道分明因色欲惧丧、神光不太充沛的眼神盯在萧瑶脸上，讶声问道：“老太婆，你……你有这……这样好么？”

萧瑶笑道：“我不单有这么好，也并不这么老，来，我把我的本来面目给你看看！”

话完，遂把化装除去，消去了老态龙钟，恢复了天姿国色！

南宫敬觉得眼前一亮，向萧瑶盯了几眼，以茫然的神色皱眉说道：“你……你……你到底是谁？我……我好像认识你嘛？”

萧瑶心中一喜，以为南宫敬将要恢复记忆，急忙含笑问道：“南宫兄弟，你想想看，是否想得起来，你是怎样认识我的？”

南宫敬剑眉紧蹙，不住苦苦思索！

萧瑶在旁加以鼓励，向他含笑说道：“南宫兄弟，你好好地想想看，一定可以想出，我们以前曾在……”

一语未毕，南宫敬突然挑眉叫道：“我想起来了……”

萧瑶大喜欲绝，赶紧向他接口说道：“敬弟想起来了么，我是瑶姊姊，和你顾……”

“顾大哥”的“大哥”两字，尚未出口，南宫敬突从双目之中射出淫邪的光芒，盯在萧瑶那绝代娇颜之上，摇了摇头说道：“我记不得什么瑶姊姊，窑姊姊的，我只记得上次在那破庙之内，把你衣服剥光，只剩一条贴身裤子……”

萧瑶以为南宫敬记忆将复，正自心中高兴，突又听得他“剥得只剩一条裤子”之语，不禁宛如凉水浇头，气得全身发抖！

南宫敬说着说着，色心又动，带着满面邪恶的笑容，走向萧瑶，并欲张臂搂去！

萧瑶忍无可忍，玉腕倏扬，向南宫敬一掌掴去。

“啪！”

这记耳光又脆又重，把南宫敬的身形打得凌空飞起，“砰”然撞在神案之上！

南宫敬跌得呲牙咧嘴的，爬起身来，目光注视萧瑶，以一种惊惧的神情，喃喃说道：“你作老太婆的时候那样凶法，如今作了小姑娘，怎么也这样凶呢？”

萧瑶被他弄得又好气又好笑地妙目一瞪，厉声叱道：“这一路之间，你替我放老实点，倘若再有这样不规矩的举措，非被我把牙齿打掉几枚不可！”

南宫敬皱眉问道：“什么叫‘不规矩的举措’？”

萧瑶道：“就是要你非礼勿言，非礼勿行，非礼勿视，非礼勿动！”

南宫敬茫然道：“你说了这么多‘非礼’，可把我听糊涂了，到底这所谓‘礼’字，究竟是什么东西？”

萧瑶无法在匆促之下，替南宫敬开讲“礼记”，只得根据事实，扬眉说道：“这道理和你一时也讲不通，像方才你想张臂抱我之举，就是‘非礼之行’，下次决不许再犯类似错误！”

南宫敬道：“奇怪，我想抱你，有什么不好？你难道不懂得男女之间，有阴阳开阖的无上乐趣！”

萧瑶厉声叱道：“你再敢胡说，莫非又想找打！”

南宫敬委实被她打怕了，一伸舌头，苦着脸儿，连摇双手说道：“我不说了，我不说了，我们前去太岳山‘千鬼壑’吧！”

萧瑶伸手入怀，摸出一副人皮面具，递向南宫敬，扬眉说道：“这样前去麻烦太多，你替我把这副人皮面具戴上再走！”

南宫敬向那具猥琐不堪的人皮面具看了一眼，苦笑道：“这人皮面具有多难看？……”

萧瑶叹道：“我是带你去找医生，不是带你去相亲，丑点有什么关系？”

南宫敬虽然接过人皮面具，仍一副愁眉苦脸之状，未肯立即戴上。

萧瑶喝道：“快戴，不戴我就再打，我今后对你，只有像对待顽劣小孩一般，只要不听话，立刻就一巴掌！”

南宫敬剑眉双蹙，向萧瑶盯了一眼，默默戴上面具。

萧瑶见他把面具戴好，遂也恢复了“北岳神姥”的打扮，率领南宫敬，走出“法云废寺”。

才出寺外，萧瑶便忍不住眉头紧皱，叹了一口气。

南宫敬向她诧然注目，似乎有话想问，但却欲语又止，未曾出口。

萧瑶猜出他是在称呼方面有了迷惑，遂对南宫敬说道：“今后你在我未化装之际，叫我瑶姊，化装之后，叫我老人家。”

南宫敬道：“你呢，你又叫我什么？”

萧瑶想了一想道：“我叫你敬弟容易露出马脚，就叫你‘蓝老弟’吧。”

南宫敬如言问道：“老人家，我已听你的话儿戴上面具，你为何还要叹气？”

萧瑶叹道：“我不是为你叹气，是为顾朗轩。”

南宫敬一怔道：“顾朗轩是谁？”

萧瑶把两道锐利的目光盯在南宫敬脸上，凝聚足以振聋启聩的上乘“狮子吼”神功，向南宫敬专注发声，缓缓说道：“顾朗轩就是‘紫竹书生’，也就是‘活钟馗’上官奇，你难道对他毫无印象，忘了和他在伏牛山‘双松谷’口所结的‘生死之盟’？”

南宫敬眉头动了一动，目光凝望远天，似在苦苦思忖……

萧瑶等他想了好大一会，方意寓希冀地含笑低声问道：“蓝老弟，你对于我所说的话儿，想出些端倪了么？……”

话方至此，南宫敬已摇头说道：“在我不去想它之际，那些顾朗轩、上官奇、紫竹书生和生死盟等事，倒似有点影子？但仔细想时，却什么也想不

出来，只是模模糊糊的，一片茫茫空白！”

萧瑶皱眉说道：“北天山‘紫竹林’和南宫老人呢？一处是你的安乐之家，一个是你的生身之父，总该印象深些，容易勾起记忆吧？”

南宫敬沉思有顷，摇头答道：“和刚才一样，乍一闻之下，仿佛若有所知，似曾相识，但细一寻思，这点淡薄印象，却又如雾如烟，飘然消失！”

萧瑶叹息一声道：“‘氤氲仙姬，皇甫婷等所用的迷魂药物确实厉害，看来除非找着那位‘妙手天医’诸葛老人，是无法使你恢复记忆的了！”

南宫敬望着萧瑶道：“你开口闭口都说我丧失记忆，为什么我却记得曾经在一所破庙之内，把你脱得精……”

萧瑶不等他把“脱得精光”一语的最后“光”字说出，便怫然叱道：“住口，那是你丧失记忆以后的事，不是你丧失记忆以前的事！”

南宫敬目光迷茫地说道：“以前，以前究竟有些什么事情被我忘掉了？”

萧瑶灵机一动，含笑说道：“你忘了也没关系，我便从头再说一遍给你听听，等于是使你恢复记忆！”

说完，果然把顾朗轩和他订交之事，对南宫敬说了一遍。

南宫敬静静听完，扬眉问道：“还有什么北天山‘紫竹林’的南宫老人，又……又是怎么回事？”

萧瑶觉得到了这种地步，不必再作任何隐瞒，遂率然应声答道：“木小萍与戚小香所作的‘紫竹血案’，就是在北天山‘紫竹林’中杀了南宫老人，不是在伏牛山‘紫竹林’中杀了顾朗轩，顾朗轩因恐你纯孝成性，骤闻老父噩耗，心神方面所受的打击太大，遂把北天山的血案，移到伏牛山来，伪称自己遇害，并化装上官奇的身份，引你到‘双松谷’口，生死结盟，表面上是使你激发义愤，矢志为盟兄报仇，事实上却是他在帮助你报复老父遇害的不共戴天之恨！”

南宫敬一面聆听，一面不住点头。

萧瑶见了他这种态度，高兴得扬眉问道：“南……蓝老弟，你你这连连点头之意是……”

话犹未了，南宫敬便已接口说道：“我是在赞美你所编的这段‘生死盟’的故事相当高明，倘若真实不假，听来确可令人感动！”

这些话儿，宛如向萧瑶兜头浇下了一盆冷水，气得她皱眉问道：“你……你……你说什么？你竟不相信我的话儿？认为这是虚构的故事，不是真实情事？”

南宫敬笑道：“空言无凭，根据何在？倘若不需凭据，我可以立刻编造一百个更美丽、更动人的故事！”

这真成了对牛弹琴，任凭你费尽苦心，它也声不入耳，无动于衷！

萧瑶空自气得乱翻白眼，却也无奈他何，只好携带这业已易容的南宫敬，前往太岳山摩云峰下的“千鬼壑”附近，期望能与辛东坡和“妙手天医”诸葛老人相遇！

当然，萧瑶的芳心之中最悬念的，还是那位凶多吉少、生死未卜的“紫竹书生”顾朗轩，但一来顾朗轩踪迹渺然，无从追寻，二来南宫敬心神迷乱，必须妥为应付，故而萧瑶也只好强以定力，暂摒相思，不敢老是把顾朗轩的安危之事挂在心上！

到了太岳山，尚未接近摩云峰之际，南宫敬突然止步不走，用鼻连嗅！

萧瑶诧道：“你嗅些什么？”

南宫敬笑道：“你的鼻子难道坏了？竟不曾嗅出此处有种氤氲的香味？”萧瑶皱眉道：“山壑之间，香花馥草甚多……”南宫敬不等萧瑶话完，便接口说道：“这不是花草之香，这是‘天香’！”萧瑶不解其意，注目问道：“‘天香’？‘天香’是什么香呢？”南宫敬忽然极为高兴地扬眉笑道：“你要知道什么是‘天香’么？这事极为容易，我且唱两句儿歌给你听听！”说完后，立即高声唱道：“四海归心崇五毒，八荒低首拜天香……”萧瑶虽然听出这两句歌儿，定是群邪编来自张声势之用，但仍未完全了解南宫敬的用意，遂挑眉冷笑说道：“你念了这两句歌谣，我仍不知道所谓‘天香’……”话方至此，南宫敬便自狞笑接口说道：“老太婆，你的鼻子失灵了么？怎不嗅嗅如今的氤氲香味，是否比适才又浓了一点？”萧瑶并不计较南宫敬的称呼又改，态度恶劣，闻言略一吸气，果然觉得周围的氤氲香味，比适才略为浓冽！她是聪明绝顶的人物，眼珠略动之下，恍然有悟，点头说道：“我明白了，你话出有因，‘五毒香妃’木小萍或‘氤氲仙姬’皇甫婷，必有一人藏在近处！……”南宫敬尚未答话，已有一个银铃似的女子口音说道：“你这老太婆的见识倒还不错，可惜我却猜不透你是哪路神佛？”随着这银铃般的语音，有个看去约在二十八九的绝美玄衣少妇，从壁间一个洞穴之中，缓步走出。这玄衣少妇才一出现，空中的氤氲香味，仿佛又浓了一点？根据对方的年貌神情，以及遍体香风的特殊来势，无疑便是那兴风作浪、扰乱江湖的“五毒香妃”木小萍了。

萧瑶心中一惊，知遇劲敌！一来，“氤氲仙姬”皇甫婷之技，已与自己仿佛，这“五毒香妃”木小萍身为群邪之首，定比皇甫婷还要厉害！

二来，适才对方藏入洞中，距离不远，竟未使自己有丝毫觉察，足见功力深厚！

三来，木小萍先前不见出面之故，据说是闭关苦练恶毒功力，如今既已来到太岳山，必已功成，更为棘手难斗！

有了这三种原因，萧瑶遂不敢像对付寻常凶邪那般掉以轻心，而把全副精神注意对方，扬眉问道：“尊驾就是最近结群结党，在武林中兴风作浪的‘五毒香妃’木小萍么？”

玄衣少妇点头笑道：“不错，木小萍就是我，你是谁呢？年龄虽老，神态却相当……”

话犹未了，南宫敬业已扯去所戴的面具，向木小萍高声叫道：“木姊姊，你可想煞我了……”

他边自发话，边自向那美艳撩人、遍体异香的木小萍扑去！

萧瑶见状，怎肯让南宫敬重入凶邪的掌握？大吃一惊，赶紧飞身拦阻！

但她的身形才闪，木小萍也已飘身，挡住萧瑶追截南宫敬之势，两人并在空中互相击了一掌！

这一掌萧瑶不敢怠慢，约莫凝聚了十一成左右的真力出手！

木小萍则因这老婆婆不见经传，只用了九成左右真力！

九成力对十一成力，居然来个半斤八两，秋色平分，掌风合处，各自震得凌空飘退三尺！

换句话说，这位“五毒香妃”木小萍的功力，要比“红衣昆仑”萧瑶高出了两成光景。

就这样，也使木小萍大大吃了一惊，首先目注南宫敬那俊美的容颜问道：“你是谁？竟会唱‘五毒天香’歌谣，并嗅得出我身上的香味，叫我‘木姊姊’”

姊’呢？”

南宫敬此时已与木小萍并立一处，剑眉双扬，含笑说道：“小弟南宫敬，于皇甫婷婷姊暨戚小香姊姊等口中，渴慕木姊姊的姿容，已非一日！”

木小萍恍然说道：“原来是你！但你怎会一人跑出‘千鬼壑’来？这位功力相当不俗的老太婆又是谁呢？”

南宫敬对于第一项问题避而不答，只是手指萧瑶，扬眉说道：“木姊姊，她不是什么老太婆，而是偷偷潜来‘千鬼壑’，想把我掳走的‘红衣昆仑’萧瑶！”

萧瑶见南宫敬一见美色，立告迷神，不禁秀眉双蹙，摇头一叹！

木小萍听了南宫敬之语，呀了一声，目光凝注萧瑶，轩眉笑道：“原来尊驾竟是木小萍心仪已久，‘昆仑’董夫人座前的‘红衣昆仑’萧瑶，难怪适才竟能接得住我约莫九成功力的一记掌力！”

萧瑶适才与木小萍对掌之际，只知秋色平分，未显胜负，却不知对方是用了多少功力？

如今听得木小萍只用了九成功力，不禁心中怵懾，知道这魔女名不虚传，果有绝学，自己非她敌手！

但常言说得好：“兵不厌诈。”萧瑶虽已自知不是木小萍的敌手，却也不能不虚张声势一番，免得对方胸有成竹，锐气太甚！

故而，她静等木小萍话完，冷冷一笑，以一种极为高傲的神情说道：“木神妃果然名不虚传，倘若换了皇甫婷、聂玉倩那些手下败将，她们便绝对接不住我方才八九成功力的随手一掌！”

又是“八九成功力”，又是“随手一掌”，再加上“红衣昆仑”的震世大名，果然使得那“五毒香妃”木小萍心怀戒慎，不敢存半点轻敌之念！

她秀眉双挑，从脸上绽放了娇媚无伦的迷人甜笑，向萧瑶说道：“萧姑娘，我们尚是初会，木小萍有桩请求……”

萧瑶道：“木神妃有何话儿？尽管直说！”

木小萍笑道：“风闻‘红衣昆仑’与‘白衣昆仑’萧氏姊妹，不单武功卓绝，在容貌方面，也美得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不知可否允许我瞻仰瞻仰？”

萧瑶略一沉吟，觉得自己身份已泄，无须化装，遂点头说道：“可以！”语音了处，果即把自己扮作“北岳神姥”那种白发飘萧的化装除去。

木小萍觉得眼前一亮，闪动目光，向萧瑶细一打量，“啧啧”赞道：“‘昆仑双美’名不虚传，我还有一项请求，也希望萧姑娘能够接纳！”

萧瑶向这“五毒香妃”木小萍看了一眼道：“还有请求？你的请求未免太多了一点！……”

语音至此微顿，双眉一轩，继续说道：“好，你且说吧，请求不请求在你，答不答应，权却在我！”

木小萍把娇躯微微扭动一下，当空又飘动香风，含笑说道：“在说明我这项请求之前，必须先说明我的一项愿望！”

萧瑶道：“你的愿望大概是奴役江湖，独霸武林！”

木小萍笑道：“不是‘独霸’，是‘七霸’！”

萧瑶莫明其妙，惑然问道：“什么叫做‘七霸’？”

木小萍抬眼望天，仿佛是在回忆往事，双眉微挑，缓缓说道：“当年，我初出江湖之际，便中了厉害迷药，被七人轮奸，后来嫁了‘震天神君’，也是作为他的第七房姬妾！……”

萧瑶诧异道：“你向我叙述此事，却是何意？”

木小萍不回答她的问题，只向萧瑶看了一眼，又复往下说道：“随后在峨眉金顶，我丈夫‘震天神君’又被‘武林七老’联手所诛，萧姑娘请想一想，这个‘七’字，是否对我极为不吉？”

萧瑶听出兴趣，点头说道：“果然对你不吉，请说下去！”

木小萍目闪精光，挑眉说道：“木小萍生平执拗，偏爱逆天，我自得‘五毒真经’，便苦练‘七种绝艺’，并打算结交七位功高貌美的姊妹，来霸视江湖，号令武林！”

萧瑶哦了一声，说道：“‘七霸’之意原来是要以七姊妹霸视江湖，木神妃可以把你这些姊妹的芳名告诉我么？”

木小萍叹息一声道：“七姊妹可真难找，因为貌美者功未必高，功高者貌又未必美，找来找去，找到如今，也不过是我和皇甫婷，聂玉倩、戚小香等而已！”

萧瑶笑道：“有了四个，还差三个。”

木小萍媚笑道：“萧姑娘冰雪聪明，玲珑剔透，如今你该猜得出我所想向你提出的要求是什么了吧？”

萧瑶从对方语气之内略为听出端倪，看着木小萍，微带惊讶问道：“你总不会是想请求我参加你们的七姊妹吧？”

木小萍笑道：“不单想要请你参加，并想请你妹子‘白衣昆仑’萧琪也一齐加盟，这样一来，七姊妹之数，便只差一位了！”

萧瑶方一扬眉，木小萍又复笑道：“萧姑娘请别急于答话，让我先把条件说说清楚！我不单获得一册武学秘笈‘五毒真经’，并获得如山宝藏，敌国财富，故而才有力量经营了好多基地，‘千鬼壑’不过是其中之一，你若肯参加七姊妹，不单武功与共，财富与共，权力与共，连情爱也不分彼此！……”

说至此处，指着南宫敬，又向萧瑶笑道：“换句话说，对于这位南宫兄弟，你也可分尝一脔！……”

话犹未了，萧瑶沉声叱道：“住口，你不必白费唇舌，我也不愿听这种无耻之言！……”

木小萍仍不动怒，含笑说道：“萧姑娘不必冲动，我希望你考虑一番，再作答复，只要‘昆仑双美’与我同盟，天下武林谁敢抗手？……”

萧瑶截断她的话头，冷然叫道：“木神妃别作梦了，‘红白昆仑’姊妹，便是与你抗手之人，江湖中具有侠肝义胆之人，也决不容许你创立邪派，为祸天下！”

木小萍闻言，柳眉剔处，目注萧瑶问道：“听萧姑娘这样说法，是必须与我放手一搏的了？”

萧瑶道：“你对我注意已久，我也久仰‘五毒香妃’大名，今日在此巧遇，倘若仅仅对了那么一掌，未免也太似不够意思！”

这时，南宫敬也向木小萍叫道：“木姊姊，你快点把这不识好歹的萧瑶打跑或是擒住，我们好回转‘千鬼壑’中，与皇甫婷姊姊等寻快活去！”

木小萍白了南宫敬一眼，转过面来，向萧瑶含笑扬眉说道：“萧姑娘，以你我的武学修为，若是动手拼搏，大概非斗上一千招，否则无法分出胜负，故而不妨来个文斗，并加上一点彩头便了！”

萧瑶道：“木神妃是打算比斗玄功？”

木小萍笑道：“萧姑娘若是不同意，我们便另换……”

萧瑶怎甘示弱？接口说道：“不必改换，我是询问木神妃，打算在这比斗玄功之上，加点什么赌注？”

木小萍向南宫敬看了一眼，扬眉笑道：“既称彩头，自然最好是双方需用，并彼此希冀之物，我看萧姑娘对于我这南宫兄弟极为看重？”

萧瑶接口答道：“当然……”

“当然”二字才出，木小萍便嫣然笑道：“萧姑娘既对南宫敬看重，我就把他当做赌注，不知萧姑娘意下如何？”

说至此处，又复媚眼流波地侧顾南宫敬道：“南宫兄弟，我要拿你当作赌注，你不生气么？”

南宫敬目光紧盯在木小萍的如花笑靥之上，摇了摇头，含笑说道：“我不会生气，因为我知道木姊姊一定能赢得这场赌赛，不会把我输掉！”

萧瑶闻言之下，长叹一声，竟秀眉双蹙地向木小萍摇头说道：“木神妃，我不同意你把南宫敬当作赌注。”

木小萍“咦”了一声道：“你为何突然又不看重他了？”

萧瑶苦笑道：“这位武林世家之子南宫少侠，如今已丧失灵性，毫无价值，我还要他则甚？”

木小萍笑道：“原来萧姑娘取瑟而歌，意在言外，你是否要我把南宫兄弟和我的独门迷神解药一并作为赌注？”

萧瑶挑眉道：“倘若如此，我确实有些兴趣，否则，我不是与你们一丘之貉的欲海淫娃，却要这样一个丧了廉耻、没了骨气的‘脂粉奴’有何用？”

木小萍看了南宫敬一眼，娇笑叫道：“南宫兄弟听见没有，萧姑娘骂你是无廉耻、丧骨气的‘脂粉奴’呢！”

南宫敬目光仍然露出迷恋木小萍姿色的欲火，淫光说道：“我还是不生气，臭骂由她臭骂，‘脂粉奴’我自为之，像她这种未经人道的黄花女儿，哪里懂得作‘脂粉奴’的销魂乐趣？”

木小萍笑了一笑，目注萧瑶说道：“好，我决定以南宫敬连带本门解药，一并作为赌注，你呢？”

萧瑶略一沉吟，扬眉说道：“寻常赌注，哪里看得在你这位富堪敌国的‘五毒香妃’眼中？你不是想要我和我妹子萧琪一同加入你意图统治武林的‘七艳盟’么？”

木小萍大喜道：“萧姑娘是说我只要赢得了你，便可以达成这项愿望？……”

萧瑶伸出一根手指，缓缓说道：“不是达成这项愿望，只是达成一半，另一半还要你继续努力！”

木小萍先是微微一怔，但眼珠略转，思索片刻以后，便自恍然笑道：“我明白了，你大概还要我设法去赢得你妹子‘白衣昆仑’萧琪？”

萧瑶点头说道：“不错，‘红白昆仑’萧瑶萧琪姐妹，永远步调一致，你除非能得其二，否则，便一个也得不到！”

木小萍闻言，刚向萧瑶看了一眼，萧瑶便又复娇笑扬眉说道：“但我妹子不单功力比我更高，性情也比我更傲，故而即令你在今日这场玄功比斗之中能够胜我，我妹子也不会甘心屈服！”

木小萍静静听完，轩眉笑道：“萧姑娘，我相信你说的全是实情……”

萧瑶接道：“当然全是实话，你可以打听打听，‘红衣昆仑’从来不曾

说过半句虚言！”

木小萍颌首说道：“好，我们就如此决定，你若赢了这场比斗，便把南宫敬带走，我并奉赠独门迷神解药，使他完全恢复原状……”

萧瑶以眼角余光偷觑南宫敬，只见他仍是一副色迷迷的样儿，把两道目光直勾勾地盯在木小萍妖艳撩人的窈窕身躯之上！

木小萍继续说道：“倘若我若侥幸获胜，便去找你妹子萧琪，只要再把萧二姑娘斗败，你们‘红白昆仑’萧氏姊妹，便是‘七艳盟’中的同心人了！”

萧瑶笑道：“赌注方面，虽已双方同意，但不知却以何种方法实行赌斗？”

木小萍嫣然笑道：“在这太岳山中，我居主位，萧姑娘乃是客位，还是由你来出题目吧！”

萧瑶正待谦推，耳边突然听得一丝他人无法与闻、细若游丝的人语之声说道：“贤侄女，不必推辞，且向这妖妇出个需时甚久始分胜负的比斗题！”

这种“蚁语传声”本难细辨语音，但萧瑶却从“贤侄女”的称呼之中，确定是自己正欲找寻的辛东坡师叔在对自己暗作密语！

她既知来人身份，正待遵命向木小萍出题之际，耳边密语又道：“贤侄女在与木小萍赌斗之前，先把她秘害南宫老人之事，再提一下。”

萧瑶闻言，遂向木小萍点头笑道：“好，我不推辞了，就让我来想上一个题目，向你领教领教，但在出题之前，却必须先向你这位‘五毒香妃’略致佩服之意！”

木小萍诧异道：“彼此之间尚未开始赌斗，你为何便对我表示佩服了呢？”

萧瑶笑道：“我是佩服你的独门迷神药物太以具有灵性，居然能使南宫敬忘却你杀害他父亲的不共戴天之仇，而和你们……”

话犹未了，木小萍便恍然有悟，摇了摇头，晒然接口笑道：“萧姑娘，你不必再动心机，便算你能舌生青莲，也休想我这南宫兄弟会相信你片言半语！”

萧瑶笑道：“木神妃委实太多疑了，我既知声不入耳，怎会对牛弹琴？我确实是对于你的这种独门药物觉得佩服，也觉得有点可怕！”

木小萍把嘴角掀了一掀，露绽出迷人笑靥，目注萧瑶问道：“萧姑娘，你的比斗题目，业已想好了么？”

萧瑶点头答道：“我早已想好了，如今请木神妃选上两块大小、厚薄、质地相同，比较平坦的巨大青石。”

木小萍笑道：“这种巨石此处太多，就用那边松下并置的两块如何？”

萧瑶目光一注，点头说道：“可以，可以，如今木神妃在这两块巨石之中，再请随意选上一块！”

木小萍笑道：“我要左边那块，萧姑娘叫我选石，莫非要在这两块大小厚薄均差不多的青石之上，比较比较彼此的指掌之力么？”

萧瑶摇头说道：“向石挥拳，未免太俗了一点，我也不敢以这愚蠢的方法，对木神妃妄加亵渎！”

木小萍把两双媚得迷人的水灵灵的妙目转了一转，扬眉含笑说道：“我无法猜得出了，萧姑娘且请直言讲明如何？”

萧瑶笑道：“既要比玄功，我想索性来上一个比较新鲜、比较文雅、用不着手舞足蹈的‘无形化物，坐石留痕’！”

木小萍闻言，向那两块巨大坚硬的青石看了一眼，双眉微挑，失惊问道：“萧姑娘是要彼此坐在石上，手不舞，足不蹈，静静以‘无形罡气’透体生威，把大石坐成齏粉？”

萧瑶目光一亮，轩眉说道：“木神妃是有意谦虚？还是对萧瑶有所轻视，认为我办不到呢？”

木小萍道：“我既不敢轻视萧姑娘，也不会妄自菲薄，只是觉得……”

萧瑶见她语音沉吟，遂含笑接道：“木神妃有何高见，尽管直说，你要是不同意我所提出的这种比斗题目，我们便……”

木小萍摇手道：“我不是不同意，只是觉得要想把那两块坚厚的青石坐

成碎粉，恐怕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萧瑶点头说道：“对，我也有与木神妃所说的同样顾虑，故而只说是‘无形化物，坐石留痕’，没有说‘无形化物，坐石成粉’！”

木小萍笑道：“既然‘坐石留痕’，是否需要加上一个时间方面的什么限制？”

萧瑶颌首说道：“那是当然，到了规定时间，双方飘身离石，再检查‘石上留痕’，以痕深者胜，痕浅者败！”

木小萍目注萧瑶，连连点头笑道：“萧姑娘出得好题目，我同意了，但不知以多少时间为限？”

萧瑶略一寻思，扬眉答道：“以罡气透体坐石，与寻常凝劲击物不同，时间若是太短，恐怕无法见效，时间若是太长，又嫌冗慢无聊，我们便限上半个时辰如何？”

木小萍微笑道：“半个时辰，虽然长短合适，唯嫌没有明确标准，容易使双方离石之际，略有参差，则胜负之判，未必十分公允？”

萧瑶问道：“木神妃这样说法，定有更理想的……”

木小萍不等她话完，便取过一根树枝，在地上划了一道长线，扬眉娇笑说道：“我们看日影吧，日影一至此线，彼此飘身离石，料来恰好是半个时辰左右！”

萧瑶暗暗佩服，点头笑道：“好，木神妃这以日影为度的方法，委实相当有效，想得高明！”

木小萍道：“萧姑娘无须太谦，我们便开始比较这项‘无形化物，坐石留痕’吧！”

萧瑶略一点头，两条婀娜人影同时凌空飞起，落向松下大石。

木小萍在左，萧瑶在右，两人一到石上，便各自立即盘膝行功，高手过招，谁也不敢丝毫怠慢！

因为她们双方都心中明白，对方是自己生平所遇的最大劲敌，必须全力相拼，谁若念杂心分，稍一怠忽，谁就可能把这场赌约输掉！

尤其是萧瑶，她明知木小萍的修为功力高过自己，故而越发一志凝神，默默施为，连适才所闻辛东坡的传音密语，也一齐暂置度外！

神功默运，日影渐移！

但日影才移寸许，却已有意外事变！

南宫敬本是背倚古树，坐在树下一块巨石之上，为木小萍凝神掠阵，静看双方情况的。

如今，却蓦然怪叫一声，从石上跳起身来！

木小萍虽然一意行动，心如止水，但对于南宫敬的这声怪叫，也不免为之分神！

她目光注视处，只见南宫敬似是中了什么暗器？在左太阳穴的部位，流下了一缕鲜血！

木小萍不知他伤势如何？大吃一惊，正待出声发问，南宫敬业已一声厉吼，目注萧瑶，恶狠狠地叫道：“萧瑶，四外无人，定是你这妖女对我暗算，你替我拿命来吧！”

边自说话，边自右手一扬，便有三四线紫黑光芒，向萧瑶凌空射去！

就在南宫敬对萧瑶发难之前，辛东坡的“蚁语传声”又在萧瑶耳边响起，

悄悄说道：“贤侄女不必再和木小萍有所比斗，你且找个机会收招退去，在东南方五里以外等我！”

辛东坡的密语才了，南宫敬所发的三四线紫黑光芒，恰好电掣飞来！

萧瑶把握这绝好机会，真气一提，全身凌空，向后飘退八尺！

她一面避过那三四线可能是“仙人刺”的紫黑光芒，一面向木小萍冷笑叫道：“木神妃，今天不必比斗了，改天找个无人打扰的安静环境，你我之间再好好一较高下。”

她是边自发话，边自向东南驰去，等到语音了处，业已人影渐杳。

南宫敬咬牙怒目，仍想追赶，木小萍却向他摇手含笑叫道：“南宫兄弟，不必追萧瑶了，让我看看你的伤势如何？”

南宫敬伸手摸摸适才左太阳穴的流血部位，摇头苦笑说道：“伤势倒不要紧，可说十分轻微，但萧瑶那丫头竟暗算伤人，未免太以可恨！”

木小萍走到南宫敬身边，细看他左太阳穴部位，果见伤痕极浅，似是被甚尖锐之物轻轻划了一下，流血并已止住。

她看清南宫敬伤势无妨，宽心顿放，遂摇了摇头，向南宫敬含笑说道：“南宫兄弟，你弄错了，萧瑶与我比斗玄功，知遇劲敌，正在全力施为，决没有对你施甚暗算？”

南宫敬诧异道：“不是她么？那却是谁呢？”

木小萍道：“南宫兄弟，你且仍以适才姿态，坐在遭受暗算之处！”

南宫敬委实乖顺听话已极，立即遵从木小萍之话，走回树下，坐在大石之上。

木小萍则走到南宫敬身后，展目向四下一望，口中惊“咦”道：“奇怪，四下果然无人，却究竟是谁在对我南宫兄弟暗加算计的呢？”

语音才了，蓦然双掌翻处，发出一股“呼”然生啸的劲力掌风，向南宫敬身后那株枝叶极茂的古树树顶，宛如波涌涛翻，凌空击去！

就在木小萍发掌的同一时候，树顶上也有一股奇强的掌风，“呼”然下击！

两股掌力凌空相会，顿时狂风四卷，劲气如潮，并起了一声“砰”然巨响！

木小萍身形未动，马步未摇，只是所着的衣裳一阵猎猎飘拂！

树顶上则一声狂笑，凌空腾起一条矫捷的人影！

木小萍目光一注，看得清楚，那是一个手执竹箫的虬髯雄健的汉子！

那虬髯汉子纵足当空，并未扑向木小萍，却是不再动手，驰往西南，口中并歌唱道：

“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

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

木小萍静听歌声，目送对方飘然而逝的雄健背影，双眉深蹙，默然不语。

南宫敬问道：“木姊姊，你……你怎么不追？”

木小萍摇头道：“此人功力比我弱不多少，他既借我掌劲趋势飘身，要追也未必追赶得上？何况，我若追去，留你一人在此，又可能再度落入对方手中！”

南宫敬点了点头，指着那虬髯汉子背影所消失的西南方向，扬眉问道：“木姊姊，你……认得这虬髯汉子，是什么来路？……”

木小萍道：“不知道，如今我们所获的资料，只是此人年约四十，身材雄健，满腮虬髯，身怀上乘武功，并在临去之时，唱了一阕南宋词人辛弃疾的名作‘南乡子’而已！”

说至此处，微叹一声，摇头说道：“八荒四海之中，未为世晓的好手仍多，看来我实现组织‘七艳盟’以统驭武林的心愿，颇要大费一番心力！”

话完，握着南宫敬的手儿，换了副异常妖媚的笑容说道：“南宫兄弟，你久钦我的月容花貌，我也久钦你的风神俊朗，今日既得相逢，何必再谈其他扫兴之事？来来来，我们回转‘千鬼壑’，与你皇甫姊姊、戚姊姊、聂姊姊长枕大被地寻快活去吧！”

南宫敬仿佛为木小萍遍体散发的异香所迷，一面依偎领略，一面与木小萍并肩同行，昵声笑道：“木姊姊真是天香国色，绝代倾城，我……我……”

语音更腻，人影渐杳！

南宫敬与木小萍，肩儿相并、手儿相携，回转“千鬼壑”之时，正是萧瑶独自徘徊、心神不定之际。

这是距离萧瑶与南宫敬相遇处东南五里左右的一片小林，也正是辛东坡以“密语传声”嘱咐她在此等候的指定地点。

萧瑶虽然遵嘱行事，但心中却不知这位辛师叔的葫芦之内，究竟卖的是什么药？

首先，她猜不出辛东坡是单独前来？抑或已从终南山“忘忧谷”中，把那位“妙手天医”诸葛老人请得一同来此？

其次，她弄不懂辛东坡既然在侧，为何不帮助自己救回南宫敬，却仍弄甚玄虚？听任“五毒香妃”木小萍仍把他带回“千鬼壑”去！

更其次，她也不明白辛东坡要自己与木小萍佯作比斗，并对牛弹琴地向南宫敬重提他父亲惨遭不测之事则甚？

多种茫然之下，心头警兆忽生！

萧瑶仿佛觉得有个人从林外掩来，而且此人举动间极为轻灵，显然身具上乘功力！

她又猜了，来人是谁？

是跟踪追来的“五毒香妃”木小萍？还是来此赴约的辛东坡师叔？

疑念未毕，劲风突啸！

来人竟从背后发掌，对萧瑶暗加袭击！

这一来，来人的身份虽尚难以猜准，却至少可以确定是敌非友！

萧瑶最恨这种举措阴毒之辈，遂提足神功，蓦然转身发掌，迎着来势击出！

一来，她心中厌恶对方，二来又恐来人可能是那厉害无比的“五毒香妃”木小萍，故而萧瑶既不客气，也不怠慢，足足凝聚了十二成功力！

掌力发出，身形翻转，自然看见对方。

目光一注之下，萧瑶才知自己完全把事儿料错！

原来，来人并非“是敌非友”，居然“是友非敌”！

雄躯虎额，盈颊虬髯，不是被萧瑶称为师叔的武林奇侠辛东坡，还是哪个？

萧瑶发现来人竟是辛东坡，但也不敢遽行收敛所发的劲力！

因为辛东坡掌风不变，来势极为猛厉，自己若是临时卸却劲力，非受严重内伤不可，或许更当时致命，都说不定！

万不得已之下，萧瑶只得凝劲不卸，与辛东坡糊里糊涂地拼了一掌！
掌风合处，劲气如涛！

近处树林，被四卷的劲气撞折几根，远处树木，也多半都被震得树身摇摆，簌簌落叶有声！

两人的身形却因功力悉敌、秋色平分之故，谁也不曾受甚损伤，只是各被震退两步而已！

萧瑶噘着嘴儿，向辛东坡娇嗔叫道：“辛师叔，你……你怎么了？我背后未长眼睛，你……你，师叔难道竟也认不出我么？”

辛东坡根本不理会萧瑶的问话，只是目光深注地向她正色道：“瑶侄，你在适才一掌之上，凝聚了几成劲力？”

萧瑶被他问得有点摸不着头脑，先是怔了一怔，然后苦笑答道：“辛师叔何出此问？我已经尽了全力，否则，哪里接得住你这突如其来的千钧一击？”

辛东坡闻言之下，眉头立皱，发出一声长叹，目注萧瑶说道：“瑶侄，这帮凶邪委实不可轻视，大破‘千鬼壑’之事，务宜从长计议，切忌鲁莽，因为‘能人背后有能人’，你这‘红衣昆仑’的修为功力，居然比‘五毒香妃’差一筹呢？”

萧瑶这才恍然大悟，苦笑叫道：“辛师叔，原来刚才那一掌，竟是你故意施为，要试试我的功力！”

辛东坡道：“我吃了木小萍的苦头，当然要找机会，把你们二人的修为，从客观方面比较一下！”

萧瑶吃了一惊道：“辛师叔吃了什么苦头？”

辛东坡笑道：“苦头吃得不大，因为我比较知机，是借了她的掌力顺势腾身，不过脏腑间略受震荡而已！”

萧瑶听得辛东坡并未受什么伤损，这才心中一宽，面带微笑说道：“其实辛师叔纵然不加测验，我也知道那位‘五毒香妃’木小萍比我高明很多，所高明的程度，似乎还不止一筹，约莫在两筹左右！”

辛东坡目注萧瑶道：“瑶侄这样说，是认为你妹子‘白衣昆仑’萧琪也斗不过木小萍了？”

萧瑶正色答道：“琪妹比我略强，但强得极为有限，故而我认为她在火候方面，仍弱于‘五毒香妃’木小萍呢？”

辛东坡道：“‘红白昆仑’联手破敌如何？”

萧瑶苦笑道：“联手对敌，纵胜亦无光彩，何况木小萍还有结义姊妹聂玉倩、皇甫婷、戚小香等，其中仅仅‘氤氲仙姬’皇甫婷一人，便功力与我仿佛，她们如联手，大概难应付得了！”

辛东坡闻言，双眉深皱，有所思索？

萧瑶忽然想起自己尚忘了询问最重要的事儿，遂向辛东坡急急问道：“辛师叔，你终山‘忘忧谷’之行的成绩如何？到底把那位‘妙手天医’诸葛老人请来没有？”

辛东坡叹息一声道：“没有请来。真所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萧瑶听得吃了一惊，接口说道：“辛师叔此话怎讲？莫非那位诸葛老人竟天年已满，解脱尘世……”

辛东坡摇头道：“诸葛老人并非寿元已终，只是身攫二竖，为病魔所扰

而已！”

萧瑶皱眉道：“他是‘妙手天医’，精于岐黄之术，难道竟治不了自己的病魔么？”

辛东坡笑道：“替别人治病易，替自己治病难，瑶侄不要忘了‘治得了病，治不了命’之谚，倘若精于医道，便免病痛，则华陀扁鹊之流，岂均非长生不老的了？”

萧瑶闻得辛东坡并未将诸葛老人请来，不禁又复愁锁双眉，忧形于色说道：“辛师叔既未将诸葛老人请来，为何适才对我那等传音嘱咐？我好不容易在机缘凑巧之下，才将南宫敬救了下来，今日似应全力拼斗，不能听任他轻易地又落入‘千鬼壑’中的那群妖女手内！”

辛东坡道：“瑶侄不要着急，南宫敬反正已沦欲海，便让他在欲海中去妖女斗一番，或许会有更大作用？”

萧瑶瞪着两只妙目，满面疑讪的神色，向辛东坡皱眉诘声问道：“辛师叔你说什么？在那种旦夕荒淫、胡天胡地的欲海之中，南宫敬只有沉迷，哪里还能有所奋斗？”

辛东坡微笑道：“我拿他作了一项试验，这项试验若是成功，足够木小萍等头痛的呢！”

萧瑶越听越觉惊奇，以两道诧异莫解的目光盯在辛东坡的脸上，急急问道：“辛师叔，你……你拿我南宫兄弟，作了一项什么试验？”

辛东坡笑道：“我去到终南山‘忘忧谷’中，寻着‘妙手天医’诸葛老人，他虽因卧病在榻，不能随我同来‘千鬼壑’，但却仍有指教处置……”

萧瑶接口问道：“诸葛老人是如何指教？怎样处置？”

辛东坡取出酒葫芦来，“咕嘟嘟”饮了几口，轩眉说道：“诸葛老人先问清南宫敬的迷神变性情况，然后在榻上开方，替我炼制了一根小小药刺……”

萧瑶静听至此，忍不住又向辛东坡插口问话，扬眉叫道：“辛师叔，我只听说过药丸、药膏，却从来尚未听过‘药刺’，这名称着实新鲜得很，但不知应该怎样使用？”

辛东坡道：“诸葛老人因南宫敬落在‘千鬼壑’凶邪手中，怕我们一时之间无法救出，自然难于喂他服食药丸药粉等物，遂特别为我炼制了一根药刺，叫我在遇见南宫敬时，当作暗器使用，打他一下，只要一丝见血，整根药刺便会化去，把药效渗入南宫敬的身体内部！”

萧瑶恍然说道：“刚才南宫敬满面血渍，莫非是被辛师叔以药刺所伤？”

辛东坡点头道：“我行至此处，因饮酒过量，遂醉于那株参天古木的浓枝密叶之中，谁知一觉醒来，你们竟互相在此巧遇，起了争斗，我听清究竟，知道那少年就是南宫敬，又恰好人在树下，便把握这千载一时的良机，用诸葛老人所炼的药刺，给他来了一下！”

萧瑶皱眉说道：“诸葛老人既有‘妙手天医’之号，岐黄仁术盖代无双，他所炼的药刺怎会失灵呢？”

这回可轮到辛东坡莫明其妙起来，抬头目注萧瑶，诧声问道：“瑶侄，你怎么知道诸葛老人的药刺失灵？”

萧瑶道：“南宫敬中了药刺，仍企图向我行凶，并甘与木小萍同流合污，岂不是足以见得那药刺未生效用？”

辛东坡哦了一声，失笑说道：“这是我未曾叙述清楚，也难怪瑶侄误会，

诸葛老人所炼的那根药刺，一经使用以后，并非当时生效，而是渗入被害人血液之中，慢慢化解迷神变性毒素，约莫过了十天半月，当事人再遭受什么大量刺激后，方可能使他憬然觉悟，恢复本来！”

萧瑶想了一想，又自问道：“既非当时生效，辛师叔何必传音指示，要我向南宫敬提起他父亲南宫老人被害之事呢？”

辛东坡道：“瑶侄请想，南宫敬所遗忘的，是中毒以前之事，关于中毒以后所发生的各种情况却仍记得，你如今对他提起北天山‘紫竹林’血案，他虽因被毒药迷神，不肯相信，但若诸葛老人所炼药刺之力一旦生效，南宫敬便会把木小萍、戚小香等枕席情人，都当作不共戴天之仇人了！”

萧瑶妙目之中微闪精光，点头说道：“倘若真有这种情况，木小萍、皇甫婷等功力虽高，却因变生仓卒，难免会受严重伤害，但……”

辛东坡见她说到后来，双眉愁皱，语音微顿，不禁讶然问道：“瑶侄，你想些什么？怎不说将下去？”

萧瑶答道：“我觉得木小萍、皇甫婷虽然难免受到伤害，但南宫敬本人恐也难逃劫数？”

辛东坡摇头说道：“那倒并不见得，因为南宫敬也是智慧如海之人，他只要迷药一解，神志一清，必有报仇保身的自全之道。”

萧瑶叹道：“但愿如此，否则，大恶纵除，英雄亦逝，南宫一脉也从此绝了香烟，仍然是千古憾事！”

辛东坡忽然想起一事，向萧瑶投过一瞥诧异的目光，扬眉问道：“瑶侄，你为何落了单呢？那位‘紫竹书生’顾朗轩，又到哪里去了？”

萧瑶一听提起顾朗轩来，双眉更蹙，幽幽一叹，苦笑说道：“为了抢救南宫敬，丢了顾朗轩，为了寻找顾朗轩，却又救得南宫敬，如今终于把南宫敬再度被木小萍掳去，顾朗轩也未寻着，真所谓错综复杂，波谲云翻，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了！”

这番话儿，把位辛东坡听得如坠五里雾中，目注萧瑶，摇头说道：“瑶侄，你这样一说，真把我听糊涂了，‘紫竹书生’顾朗轩是多么足智多谋、精明强干之人，怎会好端端的丢掉了呢？”

萧瑶苦笑道：“事情是这样，辛师叔，你听我说……”

跟着便把怎样巧遇“绿袍秀士”万俟碧和“血光圣母”西门红等“西川双妖”，顾朗轩怎样误中“夺魂芒”，自己怎样杀死“绿袍秀士”万俟碧，战败“血光圣母”西门红，却失去中毒昏迷的顾朗轩踪迹等情，向辛东坡仔细说了一遍。

在萧瑶意料之中，辛东坡听完这些情形以后，定也忧形于色！

谁知辛东坡静静听完，脸上竟未露出什么忧急的神色，只是双目一闭，有所思索？

萧瑶见了他这副神情，不禁有点莫明奇妙，咦了一声，叫道：“辛师叔，你……你在想些什么？”

辛东坡不理萧瑶，又复沉思有顷，方自睁开双目，向萧瑶含笑说道：“瑶侄，你说顾朗轩已经不是本来面目，特意重加改扮了么？”

萧瑶点头答道：“他如今扮得可难看呢，外号叫做‘独眼鬼见愁’……”

一语未毕，辛东坡已自取出酒壶，饮了两口酒儿，“呵呵”大笑，接口说道：“瑶侄，我来说给你听，顾朗轩所扮的‘独眼鬼见愁’是不是这么一副形相？……”语音至此顿住，果把顾朗轩易容化装后的形相，向萧瑶加

以描述。

萧瑶听辛东坡讲得一丝不错，不禁大为惊奇，向他诧声问道：“辛师叔，你说得一点不错，委实太以神奇，因为若从‘独眼鬼见愁’的外号之上加上推测，你最多只能判断出我顾朗轩兄在脸上戴了一只眼罩而已！”

辛东坡又饮了两口美酒，扬眉笑道：“瑶侄，你赞我推测神奇，大概急于知道我这种神奇推测是怎样成立的吧？”

萧瑶点头道：“侄女当然是想请教，因为我不相信辛师叔能有这等捏指一算，便知分晓的慧业神通！”

辛东坡笑道：“‘慧业神通’四字谈何容易？连你义母那高的修为，也不过只能在有重大事变发生之前，心灵中略生感应而已，我却怎能……”

萧瑶不等辛东坡话完，便自秀眉双蹙，咦了一声，接口问道：“辛师叔既无前知慧觉，却是怎会把我顾朗轩兄改扮‘独眼鬼见愁’后的穿着打扮，说得宛如目睹，半丝都不差错？”

辛东坡目注萧瑶，点头说道：“瑶侄，你猜对了！”

这一句“你猜对了”，又把位一向玲珑剔透、聪明绝顶的“红衣昆仑”萧瑶，听得宛若丈二金刚，摸不着脑袋似的，向辛东坡茫然问道：“辛师叔，你……你……你这‘我猜对了’之语，却……却是怎样解释？”

辛东坡笑吟吟地说道：“瑶侄不是说我对于顾朗轩老弟改扮‘独眼鬼见愁’的穿着打扮，宛如目睹么，故而我说是‘你猜对了’！”

萧瑶几乎不敢相信地瞪着两只妙目，把目光盯在辛东坡的脸上，失声叫道：“辛师叔，你……你是说曾经看见过改扮为‘独眼鬼见愁’的顾朗轩兄？”

辛东坡微笑道：“不错，瑶侄这份神情，莫非还怀疑我这作师叔的向你说了谎话？”

萧瑶从辛东坡的目光之中看出确是实言，并非作耍，遂皱眉问道：“辛师叔是在何处看见我顾朗轩兄所扮的‘独眼鬼见愁’呢？”

辛东坡道：“巧得很，巧得很！天下事往往出乎意料之外，奇巧无伦，我看见顾朗轩老弟所扮的‘独眼鬼见愁’之处，就是你和‘五毒香妃’木小萍为了南宫敬而互起争斗的同一所在！”

萧瑶又道：“是什么时间？”

辛东坡笑道：“约莫比看见你早了半个时辰，换句话说，就是我在酒醉之前，看见顾朗轩所扮‘独眼鬼见愁’行经此间，在酒醒之后，又看见你与‘五毒香妃’木小萍起了争斗！”

萧瑶知道辛东坡决不会骗她，委实听得芳心中又是惊奇，又是喜悦，摇头苦笑说道：“我当然相信辛师叔不会骗我，也不会看错，但顾朗轩兄却是怎样逃出‘血光圣母’西门红的掌握，他所中的‘夺魂芒’剧毒，又怎样祛解的呢？”

辛东坡微微一笑，向萧瑶缓缓说道：“瑶侄，我方才听你叙述别来经过之后，不是曾闭目思索过么？”

萧瑶点头道：“当时，我曾问辛师叔想些什么？师叔却未曾加以答复。”

辛东坡笑道：“我是就你所说，在推断顾朗轩中了‘夺魂芒’、毒发人昏后的可能遭遇！”

萧瑶问道：“辛师叔，你对于这种推断，有了结论没有？”

辛东坡点头笑道：“有了，虽然在未曾见着顾朗轩老弟，问清究竟之前，不敢说是‘结论’，但我颇有自信，所作推断，定也距离事实不远！”

萧瑶自然关切，立即问道：“辛师叔认为顾朗轩兄是被谁所救？”

辛东坡满面笑容，先饮了两口美酒，又打了一个“哈哈”，手指萧瑶答道：“你！”

这个“你”字，答复得过于简单，也太出萧瑶的意料之外！

故而闻言之下，这位“红衣昆仑”的如花娇靥之上，再度布满了诧异的神色。

辛东坡继续笑道：“瑶侄，据我看来，顾朗轩老弟根本就未落入‘血光圣母’西门红的手中，你只是上了‘黑心鬼’李华的一个莫大恶当而已！”

萧瑶茫然问道：“辛师叔，你……你把我塞入闷葫芦之中了，能不能请你说得明白和详尽一点？”

辛东坡笑道：“好，我把我对这件事儿所作的推理分析，和你研究一下！”

萧瑶急道：“辛师叔请抒高论！”

辛东坡道：“首先，我觉得顾朗轩误被‘夺魂芒’所伤，身中奇毒之事，应该无可置疑，必属千真万确！”

萧瑶点头道：“当然，我顾朗轩兄根本毫无必要，也决不会对我有所动作，佯作受伤中毒！”

辛东坡道：“受伤是实，中毒也是事实，但那柄‘通天犀角’所制的匕首确是罕世武林奇宝，具有祛解这种极为厉害的独门剧毒的灵验效用！”

萧瑶听得辛东坡这样说法，不禁秀眉双挑，目闪神光说道：“原来辛师叔这番论断，是认为我把‘通天犀角’匕首柄端塞在顾兄口中之举，生了效用？”

辛东坡微笑道：“除了这种原因之外，我想不出另外还有什么理由，可以使顾朗轩老弟逃脱这场劫数？”

萧瑶叹道：“我当时真被‘绿袍秀士’万俟碧的垂死之言唬住，以为除了他独门解药以外，再无其他药物可以法除‘夺魂芒’所蕴的剧毒！”

辛东坡道：“其实万俟碧曾经露出一项破绽，大概瑶侄见了顾老弟身中奇毒，心情太过紧张，才未加注意而已！”

萧瑶皱眉道：“辛师叔认为万俟碧曾经露出过什么破绽？”

辛东坡道：“根据瑶侄所说，你在告诉万俟碧身有‘通天犀角’以后，万俟碧一面宣称除了他独门解药外，别无任何药物可祛解‘夺魂芒’所蕴的剧毒，一面又作垂死前的阴辣手段，向顾朗轩老弟暗加袭击！”

萧瑶点头道：“当时情况确实如此。”

辛东坡笑道：“瑶侄请想，倘若‘夺魂芒’的剧毒当真无药能解，则顾老弟必遭惨祸无疑，万俟碧又何必再对顾老弟暗加袭击，显然自速其死呢？”

萧瑶呀了一声，妙目中闪射奇光，连连点头，说道：“对极，对极，这是矛盾，也是一桩显明漏洞，可笑我当时怎会不曾注意及此？”

辛东坡含笑道：“既然刺激得万俟碧宁甘速死，而对顾老弟再加袭击，可见得‘通天犀角’对于‘夺魂芒’所蕴的剧毒，必有奇妙的克制作用！”

萧瑶苦笑道：“我当时方寸已乱，眼看顾兄剧毒将发，只得死马当活马医，把‘通天犀角’匕首柄端让顾兄含在口中，也并未立见灵效……”

辛东坡接口道：“‘通天犀角’只是灵药，并非仙丹，怎么可能立竿见影？它的效用自然是慢慢发挥，把顾老弟所中的剧毒，慢慢祛解！”

萧瑶想了一想，恍然说道：“我明白了，在我与‘血光圣母’西门红相斗之时，顾兄口含‘通天犀角’匕首，静静躺在乱石堆中，药力便慢慢发作！”

辛东坡点头一笑，并目注萧瑶，加以补充，向她扬眉说道：“对了，等瑶侄从西门红口中套出实情，把她骗走，再去往千寻绝壑之下，打算从万俟碧遗尸之上搜寻独门解药时，顾老弟恰好毒解醒转！”

萧瑶微摇螭首，叹息一声道：“太巧了，这时间怎么凑合得如此巧法？”

辛东坡举起手中酒壶，饮了两口美酒，摸摸嘴唇，微笑说道：“天下之事，往往是巧不可解，比这更为凑巧的事儿，还多得很呢！”

萧瑶皱眉道：“顾兄也是的，他既然毒解醒转，怎不在乱石堆中等我，却偷偷跑掉，害得我几乎急煞。”

辛东坡看了萧瑶一眼，摇头笑道：“瑶侄，你对于顾老弟的这种怨语，真是嗔怪得毫无来由！”

萧瑶不解问道：“怎么毫无来由？难道辛师叔认为他应该偷偷溜掉，让我着急？”

辛东坡失笑道：“话应该这样来说，顾朗轩老弟便是为了怕你着急，才匆匆离开那乱石堆中。”

萧瑶茫然道：“辛师叔，你……你此话……”

“此话怎讲”的最后“怎讲”二字，尚未说出，辛东坡已自笑道：“瑶侄不妨试想，顾朗轩老弟毒解醒来，发现口含‘通天犀角’匕首，身卧乱石丛中，四外一片打斗迹象，你又不见踪影，他的心内却是如何想法？”

萧瑶正自寻思，辛东坡在饮了一口酒儿以后，又复向她问道：“瑶侄，顾老弟当时会不会猜出，你正在深壑之下，于万俟碧的遗尸之上搜寻解药？”

萧瑶道：“他又不是神仙，怎能猜想得到？”

辛东坡道：“根据四周迹象显示，顾老弟会不会以为你是追敌而去，并在匆忙之中，把柄‘通天犀角’匕首塞在他的口内！”

萧瑶目光一转，点头答道：“不错，他的确会有这种想法！”

辛东坡扬眉说道：“既然如此，顾朗轩既担忧你孤身追敌，可能涉险，又知你对他中毒以后的安危关怀，自必赶紧离开那乱石堆中，去找你了！”

萧瑶苦笑道：“我是在绝壑之下，他……他……他到哪里去找？”

辛东坡含笑说道：“那我就无从推测的了，反正他是乱找，甚而可能顾老弟找你不着以后，又曾回到原处，只不过瑶侄已被‘黑心鬼’李华骗往酒店，以致彼此错过！”

萧瑶连连点头道：“辛师叔所作的推断完全合理，但那‘黑心鬼’李华却又怎能……”

辛东坡“哈哈”一笑，截断萧瑶的话头，向她注目叫道：“瑶侄，你怎么聪明一世，懵懂一时，连这种显明的道理都想不出来么？”

萧瑶被辛东坡说得面泛红霞，于略一寻思之后，恍然说道：“我……我明白了！”

辛东坡向她看了一眼，笑道：“瑶侄是冰雪聪明、玲珑剔透之人，当时想因过于关切顾朗轩老弟的安危，以致有点忧令智昏，如今冷静下来，再一细加思索，自然应该明白！”

萧瑶道：“我与‘血光圣母’西门红相斗之际，那‘黑心鬼’李华定已藏在一旁，他既看见顾朗轩兄毒解走去，又看见我从壑下回转，苦苦寻找顾

兄的情况，遂突起毒心，约我于酒店相会，编造了一套谎言，想骗我杀死西门红，他便可独吞‘西川双妖’所遗的巨大财富！”

辛东坡静静听她说完，微笑赞道：“瑶侄果然是智者不惑，一点就透，你这种猜测，包管完全合于事实！”

萧瑶呀了一声，玉颊之上又绽放出刚刚收敛的两片红霞，赧然笑道：“辛师叔，你莫把话儿说得太以尖酸促狭，这‘智者’两字，会使我听得脸红的呢！”

辛东坡道：“常言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瑶侄偶然上次当儿，根本无足挂怀，如今我们应该研究一下行动步骤了！”

萧瑶笑道：“我们的行动步骤，似乎无须研究，因为本来的第一要务，是抢救南宫敬，如今辛师叔既已用‘妙手天医’诸葛老人所赠的药刺在他身上作了手脚，则第一要务，便变成先与顾朗轩兄会合，然后再根据情况拟定对策。”

辛东坡道：“瑶侄说得不错，但顾朗轩老弟如今何在，却也相当……”

萧瑶接口笑道：“顾朗轩兄的踪迹如今极易推测，因为他既由此经过，必是前往‘千鬼壑’！”

辛东坡目光一注，问道：“瑶侄的神色如此泰然，顾老弟单独前往魔窟，你好像并不担心？”

萧瑶嫣然笑道：“只要顾朗轩兄是安然无恙地来到此处，他便不会轻身涉险，最多仅在‘千鬼壑’附近探探讯息，我们略一寻找，即可相遇。”

辛东坡点头道：“有理，顾老弟的确是识得大体、老成持重、深沉睿智的青年，但话虽如此，我们还是快点去寻着顾老弟，互相见面才好！”

萧瑶道：“那是当然，顾朗轩兄虽然识得轻重，不会孤身犯险，深入‘千鬼壑’下，但群邪之首‘五毒香妃’木小萍既已功成返此，则整座太岳山必然邪势甚盛，到处都是危机，我们还是早点与顾兄会合比较稳妥！”

两人的意见既然相同，遂立即离开这片小林，准备走向“千鬼壑”左近，寻找顾朗轩的踪迹。

辛东坡边行边向萧瑶笑道：“瑶侄，你如今还要不要扮作什么‘北岳神姥’的龙钟姿态？”

萧瑶摇头笑道：“年轻人扮成老年人，委实太难过，何况我已和木小萍照过相儿，似乎不必再如此小家子气了！”

辛东坡点头道：“我也觉得不必作甚装扮，但顾老弟于这‘千鬼壑’左近，必是藏在隐秘所在，应该如何寻找？……”

萧瑶不等辛东坡的话完，便自娇笑一声，向他扬眉说道：“这事极为容易，只要请辛师叔挂起你的招牌，顾朗轩兄便会不寻而现的了。”

她这几句话儿倒使辛东坡听得一怔，目注萧瑶，皱眉问道：“挂起我的招牌？我有什么招牌？瑶侄怎的打起禅机哑谜来了？”

萧瑶娇笑答道：“辛师叔的招牌，不是苏东坡和辛弃疾么？只要你凝凝真气，把东坡词或是稼轩词随意吟上一阙，我顾朗轩兄岂不循声寻至？”

辛东坡“哈哈”笑道：“还是瑶侄聪明，由你选地方吧，你认为何处适宜，我便高吟一阙词儿，来招寻顾朗轩老弟。”

萧瑶目光扫处，伸手指着右前方数十丈外的一座峰头，嫣然笑道：“那座峰头的对面便是摩云峰，摩云峰下便是‘千鬼壑’，辛师叔不如去到峰头

朗吟，即令以佳曲仙音传达九幽，惊动了‘千鬼壑’下的群邪，我觉得也无所谓！”

辛东坡被她说得豪情勃发，衣袖一飘，便向右前方数十丈外的峰头赶去。

萧瑶紧紧追随，并闪目打量四外。目光到处，只见群山寂寂，暗影沉沉，慢说看不见顾朗轩所扮“独眼鬼见愁”的身影，便连木小萍手下的群邪也未显露踪迹。到了峰头，萧瑶发现有株枝叶甚茂的参天古木，遂向辛东坡笑道：“辛师叔，我且躲在树上，等顾朗轩兄来时再突然出现，给他个意外的惊喜！”话完，娇躯微闪，一式“长箭穿云”，便已高拔数丈，藏入那株参天古木的枝叶之中。辛东坡见萧瑶业已藏好，遂取出酒壶，盘膝坐在峰头，边自饮酒，边自朗声吟道：

“落日塞尘起，胡骑猎清秋！汉家组练十万，列舰耸层楼。谁道投鞭飞渡？忆昔鸣？血污，风雨佛狸愁。季子正年少，匹马黑貂裘！今老矣，搔白首，过扬州。倦游欲去江上，手种橘千头。二客东南名胜，万卷诗书事业，尝试与君谋：莫射南山虎，直觅富民侯！”一阙辛稼轩的“水调歌头”吟罢，不单未见顾朗轩寻来，四外空山寂静，也未闻得什么应答声息？辛东坡眉头方蹙，萧瑶已在参天古木之上向他传声笑道：“辛师叔，你这招牌才挂了半块，何不把另外半块也一并挂上，再吟一阙东坡词罢。”辛东坡闻言，只得依照萧瑶所说，又复吟道：

“孤馆灯青，野店鸡号，旅枕梦残。渐月华收练，晨霜耿耿，云山摛锦，朝露团团。世路无穷，劳生有限，似此区区长鲜欢。微吟罢，凭征鞍无语，往事千端！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樽前！”这一阙苏学士的“沁园春”，刚刚吟罢，萧瑶又向他传音叫道：“辛师叔，峰下有人来了，但来的恐怕不是顾朗轩兄，而是别人，师叔妥为应付，我还是不到必要之时不出面。”

辛东坡适才因在凝功运气，朗声高吟，遂略为影响耳力。

如今他一倾耳，果然听出有人上峰，来势并还绝侠，显然功力不弱！

他微微一笑，不加理会，仍自凭崖饮酒。

片刻过后，“唰”的一声轻响，峰头出现了一条白衣人影。

辛东坡这才微一偏头，目光注处，看出是个年约三十出头的白衣书生。

此人相貌十分俊美，唯目光甚嫌阴毒，双眉也太浓太黑，显然是个色欲之徒。

那白衣书生见辛东坡向他偏头注目，遂一挑双眉，冷冷说道：“好一个‘袖手何妨闲处看’，阁下既明此理，怎不去袖手偷闲，却来此罗嗦则甚？”

辛东坡“哈哈”一笑，目注那白衣书生，摇了摇头说道：“我在此饮酒吟词，坐观风光山色，足下怎责以‘罗嗦’二字？”

白衣书生仍然寒着一张脸儿，目光冷瞥辛东坡，沉声说道：“饮酒无人干涉，吟词也无人管你，但你却把内家真气融入词韵之中，是不是显本领呢？”辛东坡笑道：“荒山野岭，四顾无人，我显本领给谁看呢？难道是自找麻烦，要去招惹那些正欲择人而噬的山精木魅，魑魅魍魉么？”

白衣书生道：“阁下似乎话中有刺？”辛东坡佯作怔了一怔以后，方打了一个“哈哈”，纵声笑道：“‘话中有刺’，此语怎解？难道尊驾如此一表人才，竟甘以‘山精’自居？”白衣书生摇头道：“我不是‘山精’，却是‘木魅’！”

这回却把辛东坡当真听得一怔，双眉微蹙，向那白衣书生茫然问道：“你是‘木魅’？竟有这等漂亮、这等通灵的木魅，那你定是纯阳老祖座前的‘千年柳树精’了！”

那白衣书生听得从脸上露出一丝阴冷笑意，点了点头说道：“你猜对了一大半，我姓柳，名洞宾，外号叫做‘青阳木魅’！”

辛东坡笑道：“尊驾虽然号称‘青阳木魅’，仍是武林人物，只可惜我的见闻浅陋……”

他才说到“见闻浅陋”四字，那白衣书生便冷笑一声说道：“如今你虽不知，但最多半年以后，我们‘五行传人’必将威震天下！”

辛东坡愕然道：“‘五行传人’？当世武林之中，好像从未听说过有这‘五行’一派？”

白衣书生道：“不要往现在想，要往以前想，你知不知道约莫一百年前，有位‘五行老祖’？”

辛东坡从未听说过“五行老祖”之名，正待摇头，耳边突然听得萧瑶以“蚁语传声”功力向自己悄然发话道：“那‘五行老祖’昔年在阿尔金山绝顶被‘昆仑三仙’所诛，辛师叔请尽量套问这柳洞宾的功力来历，及其所谓‘五行传人’是些什么东西？”

辛东坡一面聆听，一面佯作皱眉思索，等到萧瑶话完，方似苦思有得，口中哦了一声，向那柳洞宾注目问道：“柳朋友说的是约莫一百年前，被‘昆仑三仙’诛于阿尔金山绝顶的‘五行老祖’么？”

柳洞宾诧道：“阁下何人？”

辛东坡因自己的姓名向来不为世晓，遂照实答道：“辛东坡，辛稼轩之‘辛’，东坡居士之‘东坡’。”

柳洞宾道：“怪不得辛朋友适才吟了一阕稼轩词，但请恕在下耳拙，当世武林有头有脸的人物之中，似乎没有……”

辛东坡笑道：“柳朋友无须奇诧，一来我并非有头有脸，二来四海八荒之间，奇人逸士太多，柳朋友年岁不高，也未必见闻得尽？”

柳洞宾道：“辛朋友是昆仑一脉？”

辛东坡摇头笑道：“在下风尘飘泊，孑然江湖，不属于任何宗派，只是偶然于武林前辈口中，听他们谈起过‘五行老祖’之事，但……”

说到“但”字，故意装出有所碍难地顿住话头，不说下去。

柳洞宾果然欲知究竟地接口问道：“辛朋友有何难言之隐，怎不说将下去？”

辛东坡又向柳洞宾看了两眼，方自故作迟疑地继续说道：“根据那些武林前辈所言，‘五行老祖’似乎并无弟子，柳朋友如今却怎自称‘五行传人’？”

柳洞宾狞笑道：“‘五行老祖’当时虽无传人，但却于阿尔金山赴约之前，把至宝‘五行真经’分裂为‘金、木、水、火、土’五篇，交给一位至友，为他主持长远复仇大计！”

辛东坡不解问道：“什么叫‘长远复仇大计’？”

柳洞宾道：“‘五行老祖’自知以寡敌众，难免为‘昆仑三仙’所害，故而预留遗嘱，要他那老友负责于一百年后为他复仇，难道还当不起‘长远’二字么？”

辛东坡皱眉道：“我弄不懂为何不当时报仇，竟要把报仇之期拖到百年之后？”

柳洞宾道：“这有几项原因，第一，‘五行真经’中‘金、木、水、火、土’各篇之内的主要口诀，俱是梵文，‘五行老祖’要他那老友先设法一一译出，才好使这派武学益发发扬光大！”

辛东坡点头道：“有道理，但仅仅翻译梵文，似乎用不了百年之久，定必还有其他因素！”

柳洞宾道：“第二，‘五行老祖’要他那至友代觅五位资禀优异之人，分传‘五行真经’。不许合练，只许专精，然后再五人同心，联手施为，必可倍增威力！”

辛东坡赞道：“好主意，好主意，由五人分练，自然比由一人独练来得容易生效，只是专找五个资禀优异之人，也用不了一百年吧？”

柳洞宾目光一闪，扬眉答道：“自然还有原因，其中关键，在于‘火候’两字！”

辛东坡一皱眉，柳洞宾又复说道：“当时，‘昆仑三仙’合收了一名弟子，名叫董双双，虽年仅八岁，因资质太好，传授太高，更幼服‘九叶仙芝’，已是一流人物，‘五行老祖’觉得他那至友纵然得获良材，练成绝艺，但在火候方面，却仍必非董双双之敌，故而严嘱务将报仇之期延为百年，也就是要等到董双双‘英雄老去’之后！”

辛东坡听至此处，不禁长叹一声道：“厉害，厉害，这位‘五行老祖’的心机好深！……”

柳洞宾道：“辛朋友如今该懂得‘长远复仇’之意了吧？”

辛东坡笑道：“听柳朋友的语意，莫非认为替那‘五行老祖’的复仇之期已到？”

柳洞宾目闪凶芒，傲然答道：“当然，我如今把这种内情毫无隐瞒地说出，便是神功已成，要向‘昆仑’挑战，使‘五行传人’威震当世！”

辛东坡笑道：“要向‘昆仑’挑战，只凭阁下这‘青阳木魅’柳洞宾一人，恐怕还不够吧？因为‘昆仑三仙’的再传弟子、‘红衣昆仑’萧瑶和‘白衣昆仑’萧琪，也不是好惹的呢？”

柳洞宾道：“我想找这两个丫头试上一试，何况我还有‘五行同门’？”

辛东坡问道：“柳朋友既号‘青阳木魅’，所习定系‘乙木神功’，其余精擅‘庚金、癸水、丙火、戊土’神功的贵同门又是些什么人物？”

柳洞宾苦笑道：“对于这些同门，我尚不完全认识，目前只认识一位。”

辛东坡道：“这位贵同门怎样称谓？他是精于‘庚金、癸水’？还是擅用‘丙火、戊土’呢？”

柳洞宾答道：“他是……”

但“他是”二字才一出口，突然顿住话头，寒着脸儿，向辛东坡沉声问道：“辛朋友，你故意套……套问我‘五行’一派门户中的情况则甚？”

辛东坡晒然一笑道：“什么‘五行’、‘昆仑’，都和我风马牛毫不相关，我要套问你们门户中的情况有何用处？柳朋友要不敢说，我也不一定想听，只是因你提起这桩‘五行老祖’深谋远虑、计划长远复仇的武林轶闻，才随口问及而已！”

话完，又自行饮酒，佯装出一副不甚感兴趣的漠然闲适的神色。

柳洞宾吃他一加僵激，果然忍不住高剔双眉，傲然说道：“我为何不敢说？朋友便是‘昆仑三仙’门下的同路人物，向我刺探情况，我也不怕！我

如今所认识的一位同门，是精于‘庚金’功力的‘太白金翁’李子西。”

辛东坡道：“‘太白金翁’？从这外号听来，这位贵同门李子西，是个老头子嘛？”

柳洞宾点头道：“不算太老，只有六十二岁，‘五行老祖’嘱托他那至友，只是代寻资禀优异之人，并没有规定性别男女，和年龄老少！”

辛东坡笑道：“既然无拘男女，则贵同门中定有身怀绝技的巾帼女英雄了！”

柳洞宾道：“当然，据我知名而未识的，便有一位‘离明火姬’呼延霄……”

辛东坡屈指计道：“乙木柳洞宾，庚金李子西，丙火呼延霄，已经有三位了，其余癸水、戊土……”

柳洞宾不等辛东坡把话说完，便自摇了摇头，接口轩眉笑道：“其余精于癸水、戊土的两位同门，我不单未识其人，连姓名也不知道。”

辛东坡失笑道：“彼此既不相识，如何共敌‘昆仑’？贵同门虽有五人之多，可惜……”

柳洞宾接道：“什么可惜？我们同门之中虽互不相识，却均接‘五行大令’，集中待命，最多一个月内，便可在太岳山中会齐了呢！”

问至此处，显已别无什么可以探问的重要事情。

辛东坡正想把柳洞宾遣走，或是想甚法儿脱身，以便寻找顾朗轩之际，耳边突又听得萧瑶以“蚁语传声”功力悄然说道：“辛师叔，请你设法替我掂掂这‘青阳木魅’柳洞宾究竟有多少斤两？”

有了这番耳边密语，辛东坡自然便目内精芒微闪，向柳洞宾叫道：“柳朋友，你既欲重振‘五行’声威，是否要我把这桩武林轶闻，替你在江湖中宣扬宣扬？”

柳洞宾点头道：“只要辛朋友有此兴趣，无妨尽量宣扬，能传到‘昆仑’人物的耳中更好！”

辛东坡笑道：“既然要我替你宣传，柳朋友便得给我一点宣传资料才好。”

这句话儿，使柳洞宾听得一怔，目注辛东坡，愕然挑眉问道：“辛朋友怎么还向我要甚宣传资料？我刚才不是已把‘昆仑三仙’与‘五行老祖’如何结怨，‘五行老祖’怎么计划长远复仇之事，都对你说明了么？”

辛东坡道：“故事我当然会说，但怎样叫我宣扬你们‘五行绝学’的厉害程度，却尚茫无所知，故而，我要的是实质性的资料。”

柳洞宾听至此处，方恍然说道：“原来辛朋友是叫我显些手段？”

辛东坡笑道：“柳朋友既号‘青阳木魅’，总得让我看看‘木魅’的厉害之处，我才好传扬出去，教‘昆仑’人物听得心惊胆战！”

柳洞宾点头道：“这事有何不可？辛朋友要我怎样施展……”

话犹未了，辛东坡含笑接道：“随你的便，柳朋友便拿我试手，亦无可……”

柳洞宾连连摇手，截断他的话头，傲气腾眉，目闪精芒说道：“不行，不行，我的‘乙木真气’何等厉害？几乎出必伤人，辛朋友还要帮我四海宣扬，我怎能使你伤在我的掌下？”

说至此处，皱眉想一想，指着一株粗如海碗、枝叶青葱的大树说道：“这样好哪，我就用这株大树，让辛朋友见识见识‘乙木真气’的厉害程度！”

柳洞宾说话之际，把右掌心贴上树干，等到把话讲完，便把右手掌缩回。

辛东坡笑道：“柳朋友在这片刻之间，已把这株大树用‘无形罡气’震断了么？”

柳洞宾道：“辛朋友眼力不错，我不但以气断脉，并且还以‘乙木真气’使木中生热，穷竭资源，使这株大树的所有木叶，在片刻之后，均将枯叶飘茫！”

辛东坡赞道：“柳朋友真好功力，但我却想对你这‘乙木真气’了解得更复实际一点！”

柳洞宾诧道：“更实际一点？辛朋友此话之意，莫非是你要和……和我……”辛东坡不等他话完，便即点头接道：“对了，我想和柳朋友接上三掌，便可大概知道你的‘乙木真气’，是否可以震倒昆仑了？”柳洞宾双眉略蹙，脸上现出为难的神色。辛东坡笑道：“柳朋友不要担心，常言道得好：‘没有三分三，不敢上深山。’又道是：‘不是猛龙不过江。’我既然敢要接你三掌，则我这几根肋骨，自必尚堪略当高拳，不至于一击便散！”柳洞宾听他这样说法，只好点了点头，目注辛东坡，正色说道：“辛朋友既欲如此，请你准备！”辛东坡道：“柳朋友尽管出手，我早就准备好了！”柳洞宾双眉一轩，右掌微扬，在相隔六尺开外，向辛东坡作势推出！辛东坡大袖一扫，口中“呵呵”大笑，以一种揶揄的语气说道：“柳朋友是存心应战，抑或技止于此呢？这种强度的‘乙木真气’，慢说震倒昆仑山，只怕连昆仑山上的一根草儿都吹不动呢！”柳洞宾被他激嘲得傲气高腾，双眉剔处，“呼”然便是一掌！这一掌虽从无形转为有形，但因柳洞宾自视太高，仍然只用了九成左右，不到十成功力！辛东坡边自挥掌吐劲，接住柳洞宾所发的劲气狂飚，边自点头含笑说道：“这一掌倒还有点意思，但是要想撼动昆仑，却还是不太够劲！”柳洞宾这时方把两道目光紧盯在辛东坡的脸上，沉声说道：“辛朋友，我走眼了，你是位绝顶高人！”辛东坡摇头笑道：“‘绝顶高人’四字，原封璧还，我怎当得起这等称呼，我是在江湖之中名不见经传的呢？”柳洞宾道：“辛朋友，这第三掌也就是最后一掌，我以全力施为，向辛朋友竭力请教！”话完，双掌合什当胸，凝神蓄劲，倏然翻出！

果然，这一掌的掌风狂啸之声，宛如天风海雨，摄人心魄，带着满地沙尘，来势威猛已极！

辛东坡不敢怠慢，也以十二分功力，双掌齐翻，迎接而上！

两股掌风凌空会合，起了一声宛如晴天霹雳的巨大震响！

并因劲气狂飞之故，震倒了不少周围的树木，沙石之属更是四卷狂扬，漫天飞舞！

但威势虽如此猛烈，辛东坡与柳洞宾的身形却均未摇晃，足下也不曾移动半步！

换句话说，也就是这两人内力真气方面，约莫是斤两悉称，旗鼓相当！

柳洞宾目注辛东坡道：“辛朋友，这第三掌的滋味怎样？”

辛东坡笑道：“滋味相当不错，但要强过‘红白昆仑’等萧氏双姝，恐怕柳朋友还得再加锻炼，添上一些火候！”

柳洞宾傲然接道：“不必再加锻炼，只要‘五行’门下会齐，五种高精掌力一经合连，便至少要威势倍增……”

语音至此略顿，双眉略挑，目闪精芒，继续傲然说道：“慢说‘五行’合连威势倍增，就是我‘乙木神功’与‘戊土神功’相合施为起来，也可增强三成以上威力。”

辛东坡道：“‘乙木’能与‘戊土’相合？‘五行生克’之中，不是‘木克土’么？”

柳洞宾笑道：“对外相克，对内相生，何况‘戊土’居‘五行’中央，可以与其余‘金木水火’等任何一行配合，故而，我们‘五行’同门中，以这位专攻‘戊土’功力之人，最为重要……”

话到此处，辛东坡又听得萧瑶以“蚁语传声”功力向自己悄然说道：“辛师叔，请再套问对方，看看这柳洞宾是否已与‘五毒香妃’木小萍等凶邪勾结一处？”

辛东坡听完耳边密语，把两道目光盯在柳洞宾的脸上，含笑说道：“柳朋友已给了我实际资料，从如今开始，我便要替你义务宣扬，教你‘五行门’的长远复仇大计不至落空。”

“倘若辛朋友能替我们把‘昆仑’人物引来，免得‘五行’门下远跋西行，柳某自有重谢！”

辛东坡乘机笑道：“这座太岳山的范围甚广，倘若‘昆仑’人物来此，恐怕未便相寻，柳朋友可有什么固定住所？”

柳洞宾点头道：“有，我这住的所在十分有趣，是在前面摩云峰旁的‘千鬼壑’内！”

听了“千鬼壑”三字，别的话儿业已无须多问，辛东坡遂向柳洞宾笑道：“柳朋友请吧，我尽力为你宣扬，包管在最近期间，便会使你达到与‘昆仑’门下争胜之愿！”

柳洞宾略一抱拳，果然转身遁去。

辛东坡倾目细听，听出柳洞宾确实下峰去远，方对上叫道：“瑶侄，请下来吧，事情更复杂了，我们要好好商议商议！”

萧瑶飘身下树，向辛东坡笑道：“辛师叔，天下事往往出乎意料，想不到你高吟了一阕稼轩词和一阕东坡词，不曾引来意料中的‘紫竹书生’，却引来意料外的‘青阳木魅’……”

辛东坡道：“这也不算是没有收获，否则，你们‘昆仑派’人物，哪里会知道‘五行老祖’所定的百年复仇大计？”

萧瑶问道：“辛师叔适才所作试探结果如何？这‘青阳木魅’柳洞宾，究竟有多少斤两？”

辛东坡摇头叹道：“厉害，厉害，真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一辈新人换旧人’，掌法兵刃方面不得而知，但仅仅内力真气方面，便比我决不逊色的了！”

萧瑶道：“辛师叔在第三掌上是显露了十成真力，抑或十一成真力？”

辛东坡赧然道：“我已尽力而为，施为到十二成了，尚且未能占得半点便宜，可见柳洞宾那厮的内力修为在我之上，最低限度，也是个平分秋色的局面！”

萧瑶笑道：“柳洞宾如今在内力方面虽与辛师叔互相伯仲，但过了三月两月，或周年半载之后，你却会强过于他！”辛东坡不解道：“瑶侄此话怎讲？柳洞宾是少年人，他应该是越来越强才对，瑶侄，你好像说反了呢？”萧瑶微笑道：“我不会说反，因为彼此所处的环境不同，辛师叔不会退步，柳洞宾功艺虽成，但他是住在‘千鬼壑’下，却必会随着时日迁移，慢慢退步！”

辛东坡起初还不明白，但在略一思索之后，恍然点头说道：“哦！我明白了。”

萧瑶绝无世俗女孩儿家的忸怩之状，异常倜傥大方地继续笑道：“‘千鬼壑’下有‘五毒香妃’木小萍、‘氤氲仙姬’皇甫婷、‘三绝妖姬’戚小

香、‘赤尸夫人’聂玉倩等荡妇淫娃，无异是‘销魂窟’、‘蚀骨窝’，柳洞宾目光散乱，眉色太浓，分明是酒色之徒，在这种众香群艳的环境中，他能不退步么？‘春色浓时秋色淡’，过了一段时日，他再想与辛师叔在内力真气方面来个‘平分秋色’，便未必办得到了！”

辛东坡点头说道：“瑶侄虽然说得有理，但柳洞宾之言也更不虚，倘若他们五个专精‘五行功力’的同门会齐，威势必将倍增，相当可虑！故而……”

萧瑶见他语音忽顿，似有未尽之意，遂含笑扬眉地接口问道：“辛师叔，你这‘故而’两字之下，似乎有甚文章，何未径行说出？”

辛东坡正色道：“我觉得瑶侄方才应出面，乘着‘五行’门下尚未会齐之前，先除掉一个‘青阳木魅’，便可减弱这群东西的不少威力！”

萧瑶摇手笑道：“不好意思……”

辛东坡接口道：“有什么不好意思？瑶侄乃睿智之人，应该分得出事情的缓急轻重，在这种卫道降魔的大前提下，细节方面无妨从权……”

萧瑶听辛东坡要她从权达变，先除去“青阳木魅”，不由笑道：“即令从权达变，我们也不必急于收拾这‘青阳木魅’柳洞宾呀！”

辛东坡问道：“瑶侄此话怎讲？不急于收拾柳洞宾，却急于收拾谁呢？若能使‘金木水火土’中少去一人，则其‘五行’的威力，必会减弱不少！”

— 四

萧瑶妙目之中精芒微闪，秀眉双挑，看看辛东坡，含笑说道：“辛师叔怎的忘了，适才柳洞宾业已透露机密，‘五行’之内，‘戊土’居中，只有精研‘戊土神功’之人，才可与其他四人互相配合，增强所学的威力！”

辛东坡哦了一声，点头说道：“我明白了，瑶侄是想先收拾那‘五行’门下专精‘戊土’功力之人？”

萧瑶道：“我就是这种想法，难道不对？‘五行’门下若是缺少‘中央戊土’，便将群龙无首，配合不灵的了！”

辛东坡笑道：“话虽不错，但我们又不认识那精于‘戊土’功力之人，根本不知他是老？是少？是男？是女？”

萧瑶道：“柳洞宾适才曾说他们同门已奉‘五行密令’，最多一个月内，均将在太岳山中会齐，我们只消时常巡视摩云峰‘千鬼壑’左近一带，若是发现陌生可疑之人，便加试探，或许有所巧遇，也说不定？”

辛东坡想了一想，颌首说道：“瑶侄的这种主意确实可行，因为我们既来此处，便不会轻易离开……”

萧瑶正自含笑倾听，突见辛东坡住口不言，遂讶然注目问道：“辛师叔，你怎么突然住口，不把话儿说完？”

辛东坡苦笑道：“我是想起顾朗轩老弟，我分明看见他向这方面走来，奇怪，怎的又突然消失不见了？瑶侄所作顾贤侄必潜伏在‘千鬼壑’左近等待我们的判断，想必不会有错，但为何两度高吟，都未曾引得他来此相见呢？”

萧瑶皱眉道：“辛师叔是否看错人了？”

东坡道：“绝对没有看错，我记得非常清楚，顾老弟在脸上带了一只黑色眼罩，与你所说的那位‘独眼鬼见愁’打扮完全一样！”

萧瑶沉吟道：“既然是他，又已来此，偏偏不见踪迹，着实有点奇怪？他究竟是另外遇上岔事，抑或轻身涉险，进入‘千鬼壑’了呢？”

辛东坡双眉一蹙，略加思索说道：“两者都有可能，本来我认为顾朗轩老弟是相当沉稳、睿智之人，不会去往‘千鬼壑’中轻身犯险，但如今想起另外一种原因……”

萧瑶问道：“辛师叔想起了什么原因？”

辛东坡向萧瑶看了一眼，含笑说道：“‘情’之一字，魔力无边，倘若顾老弟顾虑到你可能来此寻他而陷身魔窟，便会不顾一切，前去‘千鬼壑’了！”

萧瑶被辛东坡一言提醒，呀了声说道：“辛师叔说得对，我倒没有想到这一点上，倘若顾兄有了如此想法，他委实极可能甘心涉险，前往‘千鬼壑’中一探！”

辛东坡苦笑道：“这只是一种可能，无法加以决断，故而我们也无法拿定主意，究竟是先在别处寻找顾老弟？抑或应去往‘千鬼壑’中，为他打个接应？”

萧瑶这回倒是毫不迟疑，立即一轩秀眉，目闪神光，说道：“辛师叔，你认为这桩事儿无法拿定主意，我却认为容易拿定主意。”

辛东坡问道：“瑶侄拿的是什么主意？又是怎样运用智慧加以权衡判断的呢？”

萧瑶答道：“我不是判断正谬，只是权衡轻重，辛师叔，我是问你，假若顾朗轩兄是在别处，我们慢点寻他，有何严重影响？”

辛东坡把眼皮翻了一翻，摇头说道：“没有什么严重影响，不过是彼此间迟点相会而已！”

萧瑶又道：“倘若顾朗轩兄是进入‘千鬼壑’，而我们未能及时前往加以接应呢？”辛东坡应声道：“那当然严重得多，会有性命……”

说至此处，顿住话头，连“性命之虑”的“之虑”二字也未说完，便自目注萧瑶，点头笑道：“我明白了，瑶侄权衡轻重之下，是觉得我们应该走趟‘千鬼壑’了！”

“辛师叔认为我的这种权衡有点道理没有？”萧瑶问道。

辛东坡笑道：“岂只有道理，委实太有道理，我们立刻去吧，也让我见识见识这‘千鬼壑’下究竟有些什么牛鬼蛇神，是个什么样的人间地狱？”

萧瑶颌首笑道：“‘人间地狱’之称，可说半点不差，因为‘千鬼壑’下，诸如‘望乡台’、‘奈何桥’、‘血污池’、‘枉死城’等，全都应有尽有，至于‘牛鬼蛇神’四字，更是用得允当，上次我同顾兄下壑，所见‘大头鬼、小头鬼、牛头、马鬼、夜叉、黑白无常’等鬼物，真是洋洋大观，维妙维肖……但辛师叔在前往‘千鬼壑’之前，最后再表演一次……”

辛东坡愕然问道：“表演什么？”

萧瑶笑道：“辛师叔忘了我所说的‘再表演’的‘再’字，我想请你再以传声朗吟一阕辛稼轩的绝妙好词，作为最后一试！”

辛东坡自然不便推辞，略聚真气，便即传声及远，含笑吟道：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

吟方至此，萧瑶突然秀眉双挑，面带喜色地向辛东坡摇手叫道：“辛师叔请住口，你听……”

辛东坡住口不吟，倾身细听，果然听得远方也起吟朗之声，唱的正是自己适才所吟辛稼轩“减字木兰花”小令的下半阕：

“……如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辛东坡听清之后，目光凝注萧瑶，意表嘉许，点头微笑说道：“瑶侄要我再试一遍，果有道理，这吟词相和之人，定是顾朗轩老弟了？”

萧瑶嫣然笑道：“一点不错，正是他和声相吟，辛师叔再唱两句，为他引路，我还是先藏起来，给顾兄一个意外惊喜！”

话完，娇躯一闪，翩若飞鸿地拔身数丈，再度隐入古木枝叶之内。

辛东坡目送萧瑶，展颜一笑，如言再度高吟，不过如今所吟的不是东坡词，而是苏学士颇为后世传诵的三首“陌上花”绝句：

“陌上花开胡蝶飞，江山犹是昔人非。

遗民几度垂垂老，游女长歌缓缓回。

“陌上山花无数开，路人争看翠辇来。

若为留得堂堂去，且更从教缓缓回。

“生前富贵草头露，身后风流陌上花。

且作迟迟君去鲁，独歌缓缓妾回家。”

辛东坡把这三阕“陌上花”绝句吟完，业已听得有人疾步上峰的声息。

他目光注处，扮作“独眼鬼见愁”形相的顾朗轩，果然现身峰

头。

顾朗轩一见辛东坡，立即抱拳恭身，深施一礼，语音惶急地说道：“小侄顾朗轩，参见辛师叔，瑶妹业已陷身‘千鬼壑’，请辛师叔赶紧搭救！”

辛东坡闻言之下，向顾朗轩招了招手，以一种神秘的语音悄然说道：“顾老弟，请你走近前来，我有件极大的机密事儿要告诉你！”

顾朗轩一面如言上步，走近辛东坡身前，一面诧然问道：“辛师叔有何要事，此地又无旁人……”

话犹未了，辛东坡接口笑道：“顾老弟，请你伸出右手。”

顾朗轩越发莫明其妙，皱起眉头，但又不便多问，只得如言伸手。

谁知他的手儿才伸，便被辛东坡闪电般的一把抓住，把“脉门”扣得紧紧！

顾朗轩不禁大惊，骇然叫道：“辛师叔，你这……这……这是作甚？”

辛东坡的两道目光宛如冷电一般盯在顾朗轩的脸上，沉声说道：“朋友，如今你插翅难逃，任何鬼蜮伎俩也施展不出了吧？”

顾朗轩听了这两句话儿，如坠五里雾中，双眉深蹙，向辛东坡叫道：“辛师叔……”

辛东坡冷笑道：“还敢叫我辛师叔，你以为我真不知道你是什么东西变的？”

语音方落，左手电伸，把顾朗轩脸上的化装完全都给除去。

等到化装去尽，辛东坡不禁目瞪口呆，满面都是惭愧神色！

因为在他意料之中，这位扮作“独眼鬼见愁”之人，定是凶徒冒充顾朗轩身份，来对自己有所图谋，施展什么阴毒鬼计？

谁知化装一去，所料不然！

此人正是货真价实的“紫竹书生”顾朗轩，丝毫不假！

顾朗轩见了辛东坡目瞪口呆之状，不禁双皱剑眉，茫然问道：“辛师叔，你到底是怎样了？你以为我是什么凶徒化装假冒的么？”

辛东坡发现自己的一只右手还紧紧扣在顾朗轩的脉门之上，遂耳根发热，赶紧松了开来，苦笑说道：“顾老弟，我虽怀疑错了，但怀疑得决非没有原因！”

顾朗轩想了一想，自以为想通究竟地哦了一声，点点头说道：“我明白了，辛师叔不知小侄扮作‘独眼鬼见愁’之事，才……”

辛东坡截断顾朗轩的话头，向他苦笑两声摆摆手儿说道：“不是为此起疑，是为了顾老弟初上峰时，向我所说的瑶侄失陷在千鬼壑中之语。”

顾朗轩急急说道：“这有什么可疑，瑶妹业已失陷于‘千鬼壑’中，是千真万确之事！”

辛东坡听他仍在坚持这种显然错误的说法，不禁失声一笑。

顾朗轩被他笑得好生迷惑，深深皱起两道剑眉，愕然问道：“辛师叔还在笑些什么？难道疑心小侄是故作谎言，‘千鬼壑’下凶险太甚，瑶妹失陷其中，小侄业已急得六神无主，辛师叔，你……你……”

辛东坡道：“顾老弟，瑶侄失陷于‘千鬼壑’中之事，可是你亲眼所睹？”

顾朗轩道：“虽非我亲眼所睹，也是我亲耳所闻，并且听的是背后之言，绝对不会虚假！”

辛东坡见他着实形变于色，愁眉苦语，遂微微一笑，向顾朗轩注目问道：“顾老弟，我来问你，‘亲耳所闻’与‘亲眼所睹’，哪个比较真实可靠？”

顾朗轩不明辛东坡问话之意，毫不迟疑地应声扬眉说道：“那还用问，自然是‘耳闻不如目睹’！……”

话方至此，辛东坡含笑说道：“顾老弟，你知道‘耳闻不如目睹’，我

就让你来个目睹，以去除由于耳闻引起的心中疑惑便了！”

说完，仰首低啸一声。

顾朗轩犹不知辛东坡葫芦之中究竟卖的甚药，正自心头诧异，一条婀娜红影，突从辛东坡背后参天古木的浓枝密叶之上，飘然飞落！

顾朗轩目光一注，不禁几乎怔住，惊呀了一声，失声说道：“瑶妹！”

萧瑶向顾朗轩秋波凝注，送过一瞥妩媚白眼，嫣然微笑说道：“顾兄，我为了你身中‘绿袍秀士’万俟碧的‘夺魂芒’奇毒，又复失去踪迹之事，苦苦找寻，几乎急煞！你怎么反倒好端端的咒诅我陷身于‘千鬼壑’了呢？”

顾朗轩笑答道：“瑶妹，你到处找我，我又何尝不是心急如焚，在到处找你？……”

萧瑶笑道：“你所中的‘夺魂芒’剧毒是怎样祛除的？难道真如辛师叔所料，是我塞在你口中的‘通天犀角’匕首发挥了祛毒灵效？”

顾朗轩茫然答道：“究竟如何，我也不知，由于我是自行苏醒，当时手中又正捻着‘通天犀角’匕首的柄端，故而瑶妹适才所说，大概不会有错。”

辛东坡听至此处，向顾朗轩、萧瑶看了一眼，扬眉叫道：“顾老弟，瑶侄，你们怎么尽说些不要紧的话儿，关于往事方面，一时……”

萧瑶接口笑道：“往事至此已明，可以撇过，辛师叔的意思，认为我应和顾兄说些什么样的要紧话儿呢？”

辛东坡正色说道：“我认为顾老弟适才所说之话，来源可疑，‘千鬼壑’中木小萍等妖邪，似乎没有在背后造谣，诈称你失陷魔巢的必要。”

萧瑶哦了一声，秋波流注顾朗轩面上，娇笑扬眉问道：“顾兄，关于我失陷在‘千鬼壑’中之事，你是怎样听人说的？”

顾朗轩脸上一红答道：“我毒解苏醒以后，遍寻瑶妹不得，忽想起你与辛师叔有约，必来此处，遂匆匆赶到，打算在‘千鬼壑’附近等待讯息……”

萧瑶静听至此，向顾朗轩看了一眼，双现梨涡，嫣然笑道：“顾兄的这种打算极为正确，但适才辛师叔第一次用真气传声，吟诗示意，你却未曾答理，到第二次时才有回音，你跑到哪里去了？”

顾朗轩道：“我起初便在这峰腰的一片林木之中静待讯息，但等了一段时间以后，突然又起顾虑！”

辛东坡笑道：“老弟起了什么顾虑？是不是顾虑你瑶妹先你而来，孤身犯险，去往‘千鬼壑’中，受了什么挫折？”

顾朗轩连连点头答道：“正是如此，小侄一想到瑶妹可能犯险，心中便更自难安，决定摸进‘千鬼壑’去探探消息，万一瑶妹真出了问题，便将不顾一切，立予援救！”

辛东坡取出酒壶，喝了一口，目注萧瑶，向她扬眉说道：“瑶侄听到没有，我的判断，居然十分正确，顾老弟果是为了对你关心……”

萧瑶不等辛东坡话完，便向他递过一瞥妩媚的白眼，含笑接道：“辛师叔别得意了，我们还是听听顾兄叙他怎样获得那桩不确实的消息吧。”

顾朗轩双眉微蹙说道：“木小萍等群邪，因认为‘千鬼壑’中好手云集，实力太强，故而在‘千鬼壑’外防范甚松，并未设甚桩卡萧瑶颌首说道：“这是意料中事，‘千鬼壑’我们已经去过，慢说群邪毕集，好手如云，就是仅凭地险，外人也太难侵入，木小萍委实不必再在壑上多设桩卡，剑拔弩张地显得小家子气了！”

顾朗轩继续说道：“我到了‘千鬼壑’那入口秘洞左近，正蹉跎徘徊，

拿不定主意究竟应否冒险入壑之际，突然发现有两人走来。”

萧瑶问道：“那两人是谁？是生人还是熟人？”

顾朗轩道：“可以算是熟人，一个是‘氤氲仙姬’皇甫婷，一个是‘赤尸夫人’聂玉倩。”

萧瑶道：“这两人都不好惹，尤其是皇甫婷更为厉害，功力与我仿佛！”

顾朗轩叹了一口气，点头说道：“我便因知道这两个丫头太不好惹，才不敢打草惊蛇，轻举妄动，否则，我早就设法下手，擒住一个，仔细盘问盘问！”

辛东坡道：“老弟是否从这两个妖女口中听得瑶侄失陷于‘千鬼壑’中之讯？”

顾朗轩颌首答道：“正是，皇甫婷与聂玉倩边行边谈，她们谈的是‘千鬼壑’中近日有一桩扫兴之事，也有一桩令人高兴之事！”

萧瑶目光一闪，扬眉问道：“什么事儿会使这干凶邪为之扫兴？她们的气焰高得很呢！”

顾朗轩道：“据我所闻，是木小萍筹组的‘七艳盟’人选尚未凑足，其中已有一个‘三绝妖姬’戚小香，悄然离群逸去！”

萧瑶恍然笑道：“原来所谓使群邪扫兴的就是这件事儿，则所谓得意之事，定是擒着我了！”

顾朗轩道：“皇甫婷刚说完扫兴之事，聂玉倩便笑称无妨，她说如今戚小香虽走，却擒着‘昆仑’董夫人的义女而兼弟子，倘能使她改变性情，加入‘七艳盟’，不比戚小香强得多么？……”

语音至此略顿，叹息一声又道：“我听了此讯，不禁亡魂俱冒，正待不顾一切入洞进壑，耳边突然间有人用真气传声，朗吟辛稼轩那阙‘落日寒尘起，胡骑猎清秋’的水调歌头！”

萧瑶笑道：“顾兄是否一听吟声，便想到辛师叔的法驾到了此处？”

顾朗轩道：“当然一听便知，否则，我此刻定已尾随皇甫婷、聂玉倩二女，进洞下壑，难以脱身，吉凶难卜的了……”

说至此处，目光偶瞥，发觉萧瑶脸上的神情突然变得十分凝重，眉宇间深罩忧虑之色！

他不禁大吃一惊，向萧瑶失声问道：“瑶妹，你……你……怎么神色突变？”

萧瑶未加答理，转过面去，向辛东坡双眉愁皱地苦笑叫道：“辛师叔，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恐……恐怕大……大事不……不妙……”

辛东坡因萧瑶一向胆大心细，作事沉稳，如今竟这等神色激动，语音断续，不禁愕然问道：“瑶侄此语何来？你有什么不祥的预感？”

萧瑶暂时未答，又把两道深带忧虑的目光盯在顾朗轩的脸上，扬眉问道：“顾兄，你在偷听皇甫婷与聂玉倩的谈话之际，有否被她们发觉踪迹？”

顾朗轩道：“绝对没有，我当时极为小心，瑶妹不妨想想，皇甫婷与聂玉倩等两个妖女，是何等骄狂凶恶之人，她们倘若发现我的踪迹，会肯放过我么？”

萧瑶越听脸色越凝重，向辛东坡叫道：“辛师叔，你从顾兄所说的这段话儿之中，听出些什么端倪？”

辛东坡想了一想道：“这显示顾老弟所听得，是无心背后之言，好像在真实性方面比较……”

萧瑶接口叹道：“辛师叔，这不是什么真实性比较大小，可能是绝对真

实！”

“绝对真实”四字，把辛东坡听得一怔，目注萧瑶，皱眉问道：“瑶侄此话，我就不懂了，你好端端的安然在此，皇甫婷与聂玉倩却说你失陷‘千鬼壑’中，怎么还可能‘确对真实’？……”

萧瑶叫道：“辛师叔，你应该弄清楚，皇甫婷与聂玉倩等两个妖女，并没有指名说我‘红衣昆仑’萧瑶落在她们手内……”

话方至此，顾朗轩接口说道：“怎么没有指名？她们分明说所擒之人是‘昆仑’董夫人的义女而兼弟子，还想设法使其改变情性，参加木小萍所欲倡组的‘七艳盟’呢！”

萧瑶叹道：“顾兄，你怎么聪明一世，懵懂一时，怎不想想：我义母董夫人的义女而兼弟子，又不止我‘红衣昆仑’萧瑶一人！”

听了萧瑶这样一说，才使辛东坡与顾朗轩悚然吃惊地联想到萧瑶之妹‘白衣昆仑’萧琪身上，辛东坡不禁失声说道：“瑶侄，你是说失陷在‘千鬼壑’群邪手中的，是你妹子‘白衣昆仑’萧琪？”

萧瑶忧形于色地点头说道：“我义母身边，除了我们姊妹，没有第三人了，不是琪妹，却是谁呢？”

顾朗轩道：“瑶妹，我记得你对我说过，琪妹的功力比你还高，机智才略也决不在你之下！”

萧瑶颌首道：“她一切都比我强，甚至于人也长得比我漂亮，自己的同胞姊妹，我不会对她嫉忌，也不会有甚过份捧场的溢美之词！”

顾朗轩道：“既然如此，琪妹哪里会被‘千鬼壑’中群邪轻易擒去，瑶妹千万莫要胡思乱想……”

话方至此，萧瑶摇头叹道：“倘若对阵交锋，就以群邪之首‘五毒香妃’木小萍目前的成就而言，也未必准能胜得琪妹，但常言道得好：‘明枪易躲，暗箭最难防。’琪妹若是中了什么鬼蜮暗算，情况就难说了！顾兄，你我身经不少，对方群邪各种厉害阴毒的手段，应该已有相当体会！”

顾朗轩被萧瑶说得默默无语，也自面含忧色，愁锁眉梢！

辛东坡比较镇定，于是一寻思之后，双眉高挑，点头说道：“瑶侄的这种看法大有可能，我们如今来研究研究应采取的对策及步骤。”

顾朗轩在一旁叫道：“没有第二种对策，也没有第二种步骤，我们应该赶快下壑驰援，绝不能让木小萍等从容施展改变性情的恶毒手段，把‘白衣昆仑’萧琪又变成第二个南宫敬！”

说至此处，神色更为凝重地又叹道：“尤其……”

这时，他只说了“尤其”二字，便似有所碍难地顿住话头，不再接说下去。

萧瑶已明白顾朗轩有所碍难之意，叹息一声。点头说道：“顾兄，你说得对，尤其琪妹是女孩子，与南宫敬不同，南宫敬干些风流韵事还无所谓，琪妹倘若被群邪移情变性，便一失足成千古恨了！”

辛东坡听萧瑶如此说法，倒也不敢再表示沉稳，双眉微蹙说道：“好，我们立即下壑驰援，瑶侄与顾老弟上次去过壑中，请你们斟酌情形，决定采取明攻，抑或暗入？”

顾朗轩皱眉道：“‘千鬼壑’天然奇险，是一夫当关，万夫莫过之地，‘暗入’已十分困难，‘明攻’更……”

萧瑶好似突然触动灵机，秀眉一挑，目闪神光，接口说道：“有了，我

们无须“明攻”，也不必“暗入”……”

这两句话儿，把顾朗轩听得一头雾水，目注萧瑶，茫然问道：“瑶妹，既不‘明攻’，又不‘暗入’，我们却怎样下这‘千鬼壑’呢？难道能叫‘五毒香妃’木小萍等拿轿子把我们抬进去么？”

萧瑶点头笑道：“顾兄猜对了，我正是打算大摇大摆地来个‘明入’！”

顾朗轩惑然道：“‘明入’？木小萍那群凶邪，对瑶妹能欢迎么？”

萧瑶笑道：“当然欢迎，木小萍正极于寻找七个貌美功高的妖姬荡女组织‘七盟艳’，我去参加，她哪有不大大加欢迎之理？”

辛东坡也被她弄得糊涂起来，向萧瑶看了一眼，扬眉问道：“瑶侄是打算以什么身份去参加‘七盟艳’？木小萍虽曾向你劝驾，但目前总还不宜用你‘红衣昆仑’的本来面目，否则，群邪必起戒心，再想暗中救人，可就不容易了！”

萧瑶娇笑说道：“当然不用‘红衣昆仑’的身份去救‘白衣昆仑’，辛师叔应该猜得出我动的是什么脑筋才对？”

辛东坡摇头道：“瑶侄的智慧如海，难测高深，我是莫名其妙！”

萧瑶道：“我来给辛师叔一点提示，要使‘千鬼壑’下群邪只知其名、不识其貌的身份，才是上上之选！”

辛东坡想了一想，苦笑摇头说道：“蠡难测海，蛙难观天，慢说是什么‘上上之选’的身份，便是‘中中’、‘下下’，我也猜不出来！瑶侄爽快说出，不要打哑谜了！”

萧瑶从一双妙目之内闪射慧光，高轩秀眉，娇笑说道：“我想冒用我们‘昆仑’的强仇大敌，‘五行老祖’所觅的‘五行传人’中的‘离明火姬’呼延霄的身份，辛师叔认为使得使不得呢？”

辛东坡想起那“青阳木魅”柳洞宾所说对“离明火姬”呼延霄只识其名、未见其面的说法，不禁连声称赞地抚掌笑道：“使得使得，这‘离明火姬’呼延霄的身份，委实太以适用，真亏瑶侄想得出来！”

顾朗轩道：“瑶妹可以扮作‘离明火姬’呼延霄，我和辛师叔却怎么办呢？”

萧瑶把柳洞宾所说之事，约略向顾朗轩讲了一遍，嫣然笑道：“反正柳洞宾与李子西又不知道他们的‘五行同门’是谁，辛师叔和顾兄，干脆扮作精于‘癸水’功力暨‘戊土’功力之人便了！”

辛东坡道：“他们所接的‘五行密令’，是在一月以内于此聚齐，我们倘若三人同去，未免太以凑巧，容易露出马脚！”

萧瑶笑道：“马脚迟早会露，最主要的难处，便是辛师叔、顾兄和我，却不精于什么‘戊土’、‘癸水’和‘丙火’功力，故而我们混进‘千鬼壑’的最高理想，便是能在马脚败露之前，顺利救出琪妹，合四人之力，给它来个软进硬出，甚至于索性把这群凶魔巢，搅得天翻地覆……”

说至此处，秀眉双挑，想了一想，目闪神光，继续笑道：“为了逼真起见，我们把方法略为变更，由我先行单独下壑，见了‘太白金翁’李子西和‘青阳木魅’柳洞宾，就说在途中曾遇‘戊土’同门与‘癸水’同门相偕来此，然后，辛师叔与顾兄再向‘千鬼壑’下传声求见，便比较不太突然，容易使群邪相信！”

顾朗轩点头道：“这样一来，便于通过，自然较好，但瑶妹单独先入虎

穴，却务须特别小心……”

萧瑶笑道：“我又不是没有尝过木小萍的厉害，何况如今又已加了李子西、柳洞宾等人，自然会特别小心，顾兄无须担忧，你与辛师叔约莫过上两个时辰以后再向壑下传声，不要来得太早！”

顾朗轩道：“时间方面，我们自会拿捏，但我和辛师叔的姓名外号却得另外编上两个，近于‘癸水’、‘戊土’才好！”

萧瑶突向辛东坡抱拳恭身，深施一礼。

辛东坡道：“屈下于人，必有所求，瑶侄大概又要找我什么麻烦的了？”

萧瑶微笑说道：“的确要找点小麻烦，我是要辛师叔变得比较年轻漂亮一点！”

辛东坡愕然道：“苏东坡虽有‘莫道人生难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之句，但功行修到返老还童者，浊世中能有几人？瑶侄却叫我怎样变得年轻？变得漂亮？”

萧瑶正色说道：“木小萍等均刁钻异常，对她们使用人皮面具暨寻常易容手段，无非弄巧成拙，何况辛师叔生具异相，难于遮掩，我是要你把脸上的虬髯刮掉，再略加化装，群邪便认不出来了！”

辛东坡想不到萧瑶竟要他剃去虬髯，先是怔了一怔，旋即点头笑道：“好，为了应付这种非常局面，我就剃掉虬髯，扮扮俊茂，姓名和外号呢，瑶侄想好没有，我是长于‘戊土’？还是精于‘癸水’？”

萧瑶妙目一转，微笑说道：“‘戊土’为五行之中，最为重要，请辛师叔屈就装扮，你就暂时叫做‘后土神君’黄在中吧。”

顾朗轩赞道：“妙极！妙极！瑶妹真是锦心绣口，这‘后土神君黄在中’七字名号，起得多么适合身份！”

辛东坡笑道：“顾老弟，还有你呢，看她为你起个什么样的好名外号？”

萧瑶心思极快，早就成竹在胸，闻言之下，扬眉娇笑说道：“顾兄是装扮精于‘癸水’功力之人，你就叫个‘潇湘水客沐寒波’如何？”

“这？”顾朗轩接口讶问：“好，好，这‘潇湘水客沐寒波’的名号起得也好，但瑶妹曾与‘五毒香妃’木小萍照过面，你的化装方面必须特别精巧……”

萧瑶不等顾朗轩的话儿讲完，便即轩眉一笑，接口摇手叫道：“顾兄尽管放心，我身边现有极上乘的易容药物，立刻扮给你看，包管像极‘离明火姬’的呢！”

说完，背转身去，取些药物，便自开始易容。

等她易容完毕，回过头来，顾朗轩与辛东坡不禁“啧啧”称赞！

原来萧瑶莹白如玉的那张娇美的脸庞，如今业已变成了一种淡红色泽。

不单脸色变红，连眉眼等处也略加易容，但却化装得天衣无缝，看不出有任何痕迹！

萧瑶见辛东坡与顾朗轩不住“啧啧”称赞，遂微扬双眉，娇笑问道：“辛师叔，顾兄，我这样装扮，可以瞒得过‘五毒香妃’木小萍了么？”

顾朗轩笑道：“瞒得过了，就拿我来说，除了这件衣服以外，业已认不出眼前这位肤色淡红的娇艳绝世的女郎，便是‘红衣昆仑’的了。”

萧瑶道：“这件衣服木小萍曾经见过，为免露出马脚起见，我还是换下了吧！好在我身边还带得有一件呢？”

顾朗轩自然知晓萧瑶身边所带的是什么衣服？遂笑说道：“瑶妹另外那

件衣服也是红的，只不过式样方面略有不同而已。”

萧瑶嫣然笑道：“式样略有不同便行，‘红色’绝无关系，因为呼延霄既称‘离明火姬’，她也应该爱穿红色衣服才对。”

辛东坡恍然赞道：“瑶侄的心思真快，原来你是想到呼延霄所擅‘丙之’功力，才把肤色变为淡红颜色。”

萧瑶方一点头，顾朗轩忽有所感地双眉略蹙，目注萧瑶叫道：“瑶妹你脸上肤色虽变淡红，但手上……”

他的话犹未了，萧瑶便伸出一双柔荑玉手，向顾朗轩接口笑道：“顾兄不必担忧，我这种易容药是内服外擦，双重运用，大概还不至于露出什么破绽。”

顾朗轩见她双手肤色果已改变，方始放心下来，点头说道：“瑶妹如此机警小心，便是虎穴龙潭也能安然往返，你换件衣服，可以去了，常言道：‘救人如救火。’倘若真是琪妹误中毒计，陷身魔窟，着卖令人忧虑，你是得快点。”

萧瑶闪身在石后，一面换衣，一面含笑说道：“琪妹是我同胞手足，她若有难，自然我最焦急，但一来琪妹练有一种独特的防身功力，二来语云：‘事急则债，事缓则图。’虽然情况险恶，我们仍应见机行事，设法应付，不宜徒自慌忙失所，乱了步骤！”辛东坡向顾朗轩笑道：“顾老弟听见没有，你这位瑶妹不单人品是上上之流，武功是上上之选，便是这份机警，这份沉着，也罕世难寻，确实令人折服。”顾朗轩心中既佩又爱，连连点头，这时萧瑶已换好衣服，从石后走出，向辛东坡抛过一个妩媚的白眼，佯嗔挑眉叫道：“辛师叔，你又在和顾兄鬼鬼祟祟地编排我什么不是？”

辛东坡笑道：“我们是赞你机智沉着，罕世无俦，不是骂你，你这‘离明火姬’的疑心既大，火气也复不小。”

萧瑶嫣然一笑道：“我要走了，你们过上两个时辰再来，辛师叔不要忘了你‘后土神君’黄在中的身份，并必须忍痛牺牲，把你那一腮宝贵胡子刮掉。”

说完，刚一转过脸来，目光移到顾朗轩的脸上，顾朗轩便含笑说道：“瑶妹不必嘱咐，我记得我那‘潇湘水客’沐寒波的名号身份。”

萧瑶笑道：“既号‘潇湘水客’，顾兄不妨便扮得潇洒俊朗一点，去到群雌粥粥的‘千鬼壑’下，必然大受欢迎，饱享风流艳福，不让你南宫贤弟专美于前的了。”

话完，红衣一飘，宛如流水行云般，独自向摩云峰驰去。顾朗轩目送萧瑶的背影，摇了摇头，向辛东坡皱眉苦笑说道：“瑶妹这张嘴皮子真够厉害，她单人独自，深入龙潭虎穴，太以令人担心，我们还是赶紧随后接应，辛师叔快刮胡子吧！”

辛东坡摸摸自己盈腮的虬髯，微笑说道：“下决心刮胡子难，动手刮胡子却极容易，但此事不宜心急，我们去得太早，反而会……”

顾朗轩道：“小侄知道不宜去早，但心中系念瑶妹安危，委实太以着急……”

辛东坡摇手笑道：“老弟不必着急，你难道没有发现你瑶妹的脸上并未现甚晦色？”

顾朗轩俊脸微红，摇了摇头。

辛东坡含笑说道：“老弟既然心急，我便立刻刮胡子，彼此先易容化装，

然后再去往摩云峰左近，见机行事便了！”

顾朗轩连连点头道：“好，辛师叔请刮胡子，我们便开始扮成‘后土神君’黄在中和‘潇湘水客’沐寒波吧。”

不说辛东坡与顾朗轩化装之事，且说萧瑶前往“千鬼壑”所遭遇的情事。

萧瑶到了摩云峰下昔日来过的洞穴之前，先服了一粒“变音丸”，然后略凝真气，方待传音，忽然想起不对，暗忖：“所谓‘五行密令’不过是要‘五行传人’到这太岳山相会，未必会把‘千鬼壑’这幽秘的地方写得清清楚楚？自己若是直接向洞中传音，岂非一开始便会引起群邪疑窦？”

想至此处，萧瑶便不向洞中传音，转身驰上摩云峰的近峰顶处，凝聚功力，高声吟道：“八荒四海，五行为尊，相生相合，撼倒昆仑……”

这四句话儿是萧瑶杜撰，也是根据从“青阳木魅”柳洞宾口中所闻的情况加以编拟。

萧瑶不单想令“千鬼壑”中群邪听得自己的吟声，寻来相接，也希望这吟声能传入辛东坡、顾朗轩的耳内！

因为她深知无论辛东坡抑或顾朗轩，都是聪明绝顶之人，只要听得吟声，便可体会自己不直接往“千鬼壑”的用意，以免在他们来时犯了同样的错误，露出马脚！萧瑶反复吟了十来遍后，略为停顿片刻，再复高声朗吟。

在她第二次朗吟到七八遍时，便听得有人向这“摩云峰”上赶来。

萧瑶估计在对方将到之际，霍然转身。

果然，从峰下纵上一位年约三十左右的白衣书生。

此人不认识萧瑶，萧瑶却认识他就是自己隐身树顶，曾经见他与辛东坡答话的“青阳木魅”柳洞宾。

柳洞宾向萧瑶上下打量几眼，一抱双拳，含笑发话问道：“请教姑娘，你方才所吟的词儿是……”

萧瑶装出一副居傲的神色，冷然答道：“尊驾问它则甚？我方才吟的是：八荒四海，五行为尊，相生相合，撼倒昆仑！”

柳洞宾面露喜色，再度抱拳问道：“请教姑娘芳名？”

萧瑶故意把双眼一瞪，皱眉说道：“彼此风萍不识，你为何如此噜嗦，我复姓‘呼延’，单名一个‘霄’字！”

柳洞宾呀了一声，面带微笑地说道：“原来是呼延师妹，小兄连日都在等候师妹芳驾光临……”

萧瑶接口叱道：“住口，你是何人，竟敢叫我师妹？须知我的师门来历十分隐秘，江湖之中，甚少有人知晓的呢？”柳洞宾道：“师妹请勿误会，我当然知道，呼延师妹是否精于‘丙火神功’，有个外号，叫做‘离明火姬’？”

萧瑶故作一怔，柳洞宾又复笑道：“小兄柳洞宾，洪老人家于发那‘五行密令’之际，难道不曾把小兄名号告诉过师妹吗？”

萧瑶总算又从柳洞宾口中套出那“五行老祖”所托的老友姓洪，遂呀了一声，换了一副笑容说道：“你就是‘青阳木魅’柳师兄吧？洪老人家不单对我说过师兄的名号，连其余几位师兄的名号也一并告诉小妹了！”

柳洞宾大喜道：“呼延师妹请说出来听听，因为洪老人家作事太以隐秘，处处小心，以致还有两位同门的名姓我不知晓。”

萧瑶遂乘机卖弄，含笑说道：“根据洪老人家所说，我们五位同门之中，年龄最长的是精于‘庚金’功力的‘太白金翁’李子西

柳洞宾连连点头道：“对对，李师兄也已到了这太岳山中，如今只差‘戊

土’、‘癸水’两位同门的了，他们不知何时才到，名号为何？”

萧瑶不等柳洞宾再往下说，便自面含娇笑地截断他的话头，说道：“到了，到了，他们两位与小妹已在途中相逢，因有事略为耽搁，约莫再有两三个时辰，便可赶到太岳山内？”

柳洞宾喜道：“洪老人家所发的‘五行密令’限时一月，想不到我们‘五行’同门这快便已会合……”

语音至此略顿，目注萧瑶笑道：“呼延师妹怎么还未把另外两位同门的名号告诉小兄，免得少时相逢，小兄有失礼数。”

萧瑶笑道：“倘若论年叙齿，除了‘太白金翁’李子西师兄外，便得数精擅‘戊土神功’的黄师兄，他是姓黄，名在中，号称‘后土神君’。”

柳洞宾道：“这位黄师兄论年龄排在第二，论功力恐怕要排在第一？”

萧瑶点头笑道：“那是当然，‘戊土’为五行之中，我们五行绝学，除了全数会齐，五行合运以外，只有‘戊土’神功才可与其他四种功力配合，加强威力，这位‘后土神君’黄师兄的修为功力，自然要比我们其余几个略高一筹的了！”

柳洞宾问道：“还有一位精于‘癸水’绝学的同门叫做什么？是我师兄？抑或是我师弟？”

萧瑶向柳洞宾脸上看了两眼，略一沉吟，扬眉娇笑说道：“恐怕是你师兄，他叫做‘潇湘水客’沐寒波。”

柳洞宾点头道：“闻其名可见其人，这位沐师兄定然甚为潇洒？”

萧瑶送他一顶高帽，嗯了一声，嫣然笑道：“沐师兄着实相当英挺潇洒，与柳师兄可说是‘一时瑜亮’！”

柳洞宾果被捧得颇为高兴，笑吟吟地说道：“照呼延师妹如此说法，我在本门师兄妹中，是排行老四……”

萧瑶接口道：“老四有什么不好，我还叨陪末座，是个小幺妹呢？”

柳洞宾向摩云峰下望，手一指道：“呼延师妹请吧，我不单在这太岳山中寻得一个绝好的栖身之处，并交了不少好朋友呢？”

萧瑶佯作不知问道：“什么栖身之处？哪些朋友？柳师兄请道其详。”

柳洞宾遂将“五毒香妃”木小萍等群邪，以及“千鬼壑”中的景色，向萧瑶略加描述。

萧瑶等他讲完，故作颇感意外地目注柳洞宾，面现惊容说道：“这‘千鬼壑’既然如此幽秘，少时‘后土神君’黄师兄和‘潇湘水客’沐师兄来此，怎样寻得着呢？小妹自编四句歌词，到处高吟，才好不容易地引得柳师兄赶来相晤。”

柳洞宾笑道：“呼延师妹不必担忧，回转‘千鬼壑’后，我请木神妃派上几名手下，在这山中迎候黄、沐两位师兄，接应前去便了。”

萧瑶听他如此说法，便与柳洞宾同下摩云峰，并娇笑说道：“柳师兄，你认为我那句‘八荒四海，五行为尊，相生相合，撼倒昆仑’的歌词，编得好么？”

柳洞宾赞道：“编得好极，以后不妨就用这四句歌词，作为我们‘五行门’的隐语表记！”

萧瑶笑道：“柳师兄比我早出江湖，可曾遇见过‘昆仑’人物，和对方有所较量？”

她目的在问是否妹子“白衣昆仑”萧琪业已失陷在“千鬼壑”下，却从远远绕来，才不着丝毫痕迹。柳洞宾道：“‘昆仑三仙’只有董夫人一个传人，董夫人也只收了‘红衣昆仑’萧瑶、‘白衣昆仑’萧琪姊妹两个徒儿，故而，我们的仇家人数不多，但听说十分厉害！”

萧瑶挑眉道：“只要有一个，我们便有了替祖师报仇的对象，但不知这‘红衣昆仑’、‘白衣昆仑’萧氏姊妹，是蛰居昆仑？还是在四海走动？柳师兄可曾设法调查过她们的行踪么？”

柳洞宾笑道：“不必调查，我们只要这在‘千鬼壑’中守株待兔便可！”

萧瑶知道自己转弯抹角之下，业已把柳洞宾引诱得即将讲上正题，遂不肯有所放松地一扬秀发，接口问道：“‘守株待兔’，此话怎讲？”

柳洞宾狞笑道：“萧氏姊妹中，一个业已擒在‘千鬼壑’，另一个不久也将前来，我们只消在此以逸待劳，岂不是守株待兔么？”

萧瑶想起“五毒香妃”木小萍与自己过招时，尚未提到妹妹被擒，不禁微起疑窦，目注柳洞宾，皱眉问道：“萧瑶、萧琪姊妹中，是哪个被擒？这是何时发生之事？”

第一问，有点问得多余，是萧瑶故意如此，第二问，才是主题所在。

柳洞宾道：“是姊是妹我不清楚，时间则是我适才离壑之前，木神妃发现有人潜入‘千鬼壑’中，遂暗施‘无形迷香’，将其擒住！”

萧瑶问道：“既然擒住仇人，定必被李师兄或柳师兄杀却泄恨，先立头功的了？！”

她素来沉稳，但因姊妹情深，问至此处，也不禁心中“怦怦”连跳。

柳洞宾嗯了一声，点头说道：“当然，‘五行门’与‘昆仑三仙’有关人物，业已衔恨百年，好不容易才有此机会，怎会不把那丫头碎尸万段，以泄心中积愤！”

听至此处，“白衣昆仑”萧琪分明已身遭惨死，萧瑶姊妹连心，怎得不百脉僂张，五内如焚，她几乎全身都镇定不住的起了轻微颤抖！

就在她悲怒已极，准备不顾一切地先把“青阳木魅”柳洞宾立毙掌下，为妹子报仇之际，柳洞宾又复长叹一声说道：“谁知那丫头命不该绝，正当我举刀待杀之际，突然来了两个救星！”

萧瑶一闻此言，不禁狂喜，赶紧吸了一口清气，略定心神，然后才目注柳洞宾，面含微笑地扬眉问道：“柳师兄，你不是说过‘千鬼壑’下全是‘五毒香妃’木小萍的手下同路人么？怎会突然来了救星，这两个所谓‘救星’，又是谁呢？”

柳洞宾笑道：“两个所谓‘救星’之一，便是‘千鬼壑’的领袖人物，‘五毒香妃’木小萍。”

萧瑶听得妹子“白衣昆仑”萧琪之能不死，竟是木小萍所救，不由为之怔住！

柳洞宾继续笑道：“呼延师妹，你且慢惊奇，还有一个所谓‘救星’的姓名，你听了定会更觉吃惊，那就是我们‘五行门’中的大师兄，‘太白金翁’李子西！”

萧瑶果然有点目瞪口呆地凝望着柳洞宾，向他皱眉问道：“柳师兄，李子西李师兄也要救那丫头么？他……他此举有何理由？我们‘五行门’师兄妹，想杀‘昆仑’人物还来不及呢？”

柳洞宾道：“李大师兄认为倘若趁那丫头在神志昏迷、无法反抗中将其

碎尸万段，只等于杀了一个普通人，对‘五行门’的威誉不能恢复，在祖师爷的英灵之前也无法交代。”

萧瑶目闪神光，点头笑道：“果然不愧我们‘五行门’中的大师兄，他这几句话儿，确有些心胸见识！”

柳洞宾道：“李大师兄之意，是要我们师兄妹找个公众场所，以‘五行绝艺’斗败‘昆仑双姝’，然后再将她们斩杀复仇，则祖师爷英灵有知，必会泉下含笑。”

萧瑶连连点头道：“光明，正大，我拥护李大师兄的这种见解……”

语音至此，略略一顿，又复目光中微带惑然神色地向柳洞宾问道：“柳师兄，李大师兄暂饶萧家丫头不死，虽有原因，但那‘五毒香妃’木小萍为何也要做她的救星，我就想不通了。”

柳洞宾含笑说道：“木小萍要找寻七位武功卓绝，年轻貌美的俏佳人，组织‘七艳盟’，把整个武林均置诸红粉统驭之下，她遂对那……”

萧瑶恍然领悟地截断柳洞宾的话头，向他一转双眉，接口说道：“我明白了，木小萍莫非想把那萧家丫头吸收入‘七艳盟’中？”

柳洞宾点头道：“正是如此。”

萧瑶皱眉道：“恐怕办不到吧？风闻‘红白昆仑’萧家姊妹全是颇有风骨之人，彼此门户不同，她怎肯轻易屈志，等于是顺降木小萍呢？”

柳洞宾笑道：“木神妃当然知道对方是富贵难淫、威武不能屈之人，但她却有她的独特办法。”

萧瑶道：“什么独特办法？”

柳洞宾道：“木神妃认为要使一个顽强之人屈于威武，淫于富贵，必先粉碎他的意志……”

萧瑶说道：“意志还能粉碎得了么？……”

柳洞宾狂笑一声，目闪凶芒说道：“不能粉碎意志，可以粉碎贞操……”

“粉碎贞操”四字，宛如一枚千斤铁椎，猛然重击在萧瑶的心灵之上！

柳洞宾嘴角微掀，狞笑又道：“那丫头已为木神妃‘无形迷香’所迷，夺取她的贞操如反掌折枝，等把生米煮成熟饭，那丫头意志瓦解，无法再坚定立场，只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了！”

萧瑶心中宛如刀绞，但却不得不强装镇定地点头说道：“高明，高明，木神妃的这项高明措施实施没有？”

她口中虽然赞美，心中却企望仍像先前那样，突然会来甚“救星”？

但这回她的企望却告落空，柳洞宾点了点头，阴恻恻地笑道：“业已实施，如今是一锅生米，煮成熟饭！”

萧瑶心中一酸，欲哭无泪，暗咬银牙，竭力保持语音平静，冷冷问道：“把生米煮成熟饭的厨师是谁？”

柳洞宾应声答道：“南宫敬。”

这“南宫敬”三字，宛如一支利箭，射入萧瑶心窝，使她有种既觉难过，也略有安慰的奇异感觉！

难过的是，自己本想为南宫敬与妹子撮合良缘，谁料想得到，他们竟是在这种情况之下结合一处？

安慰的是，幸亏破坏妹子贞操之人是南宫敬，若是其他凶邪？……

萧瑶不敢想下去了，目光略注柳洞宾，向他含笑挑眉道：“柳师兄，这项美差怎会落在南宫敬的头上，南宫敬又是谁呢？”

柳洞宾先把南宫敬是谁，向萧瑶略加解释，然后又苦笑说道：“是李子西师兄向‘五毒香妃’木小萍建议，由南宫敬去破坏那丫头的贞操。”

萧瑶尽力运用冷静理智，平淡抑压住悲怆的心情，咦了一声说道：“奇怪，李子西师兄怎么反而帮着外人？不让柳师兄去享享这飞来艳福？”

柳洞宾道：“这有两项理由，第一，当时我外出山中有事，不在‘千鬼壑’下，木神妃认为应把握时机，立即行动，免得夜长梦多；二来，李子西师兄认为南宫敬与木小萍、皇甫婷、戚小香等均有特殊关系，既系拉拢萧家丫头参与‘七艳盟’，便由南宫敬担任‘破节降心’之人，比较更为适当！”

萧瑶一挑双眉，目光电闪问道：“李师兄与柳师兄均赞成萧家姊妹参与‘七艳盟’么？”

柳洞宾听出她话中有话，目光凝注萧瑶，向她诧然问道：“听呼延师妹的言中之意，莫非你不赞成？”

萧瑶故意板着脸儿，冷冷说道：“柳师兄，你与李师兄请莫忘了我们武功的来源，以及百年之前，‘昆仑三仙’共同伤害‘五行祖师’的那场深仇大恨……”

语音至此顿住，嘴角间微露笑容，向柳洞宾一抱双拳，歉然叫道：“柳师兄，小妹已习‘丙火神功’，以致性如烈火，言语中若有开罪之处，尚望柳师兄要多多担待，并向李师兄先行说明我的性格才好！”

柳洞宾笑道：“彼此是同门至谊，呼延师妹何必作此客套之语，师妹适才所责甚是，但我和李师兄不是忘了师门重仇，而是想用另一种高明手段，实现报仇愿望！”

萧瑶诧道：“柳师兄此话怎讲？”

柳洞宾从嘴角隐泛起一丝狞恶的笑容，目注萧瑶，阴恻恻地说道：“呼延师妹请想，萧瑶、萧琪姊妹若是对‘昆仑’变节，改与木小萍等沆瀣一气，成为‘七艳盟’中骨干，岂不把那已有‘地仙’之称、厉害无比的董夫人活活气死，‘昆仑’血脉至此可断，萧氏双姝又复投入我们的怀抱，岂不是比徒恃武力复仇来得更高明么？”

萧瑶把嘴角披了一披，向柳洞宾抛过一瞥妩媚的白眼，扬眉说道：“这主意确实不错，但也显示李师兄与柳师兄，都是好色之徒……”

说至此处，“噗哧”一声娇笑，又道：“柳师兄少年风流，犹有可说，但李师兄号称‘太白金翁’，春秋已高，怎还这样不老实起什么倚翠偎红之念？”

柳洞宾涎着脸儿说道：“常言道：‘风流谁不爱？’对青年人来说，是‘人不风流枉少年’，对于老人来说，则是‘老尚风流是寿徵’，我不信像呼延师妹如此倾国倾城的美人儿，就不爱‘风流’二字？”

萧瑶知道柳洞宾觊觎自己的姿色，暗作挑逗之语，遂故意吊吊他的心火，冷笑一声说道：“‘风流’二字，虽然人人皆爱，但基本看法方面，我与你不同，你们主张乱爱，我却主张专一，朝秦暮楚之辈，最使我为之齿冷！”

柳洞宾道：“呼延师妹教训得是，愚兄今后保证‘专一’，决不‘乱爱’，但不知呼延师妹是否允许我……”

萧瑶连摆双手，截断柳洞宾的话头，但又妙目流波地向他嫣然笑道：“柳师兄，我们虽是同门师兄妹，但今日尚系初见，交浅不可言深，有什么进一步的话儿，应该过上几天，彼此略有了解再说。”

柳洞宾见这“离明火姬”呼延霄十分俏丽动人，对自己更是词色不恶，

不禁心中暗喜，以为所望必遂，含笑点头说道：“好！过上几日以后，我再和师妹互动倾心深谈，如今我且告诉你一个笑话。”

萧瑶不愿对柳洞宾略假词色之意，便是想在这“青阳木魅”口中，查出有关“千鬼壑”群邪的重大秘密，故而闻言之下，立即追问道：“什么笑话？”

柳洞宾笑道：“我们那位‘老尚风流’的‘太白金翁’李大师兄，如今正在相思欲绝！”

萧瑶哦了一声问道：“他在想谁？是‘五毒香妃’木小萍，还是想‘氩氫仙姬’皇甫婷呢？她们不是都抱定博爱主张，门户开放，来者不拒的么？李师兄怎会想不到，而有‘相思欲绝’之语！”

柳洞宾道：“李师兄既不想木小萍，也不想皇甫婷，他是久闻‘三绝妖姬’戚小香工于内媚之名，对她颇有染指的欲念！”

萧瑶恍然道：“李师兄既相思欲绝，难道戚小香不在壑中？”

柳洞宾点头道：“李师兄来得不巧，他到此之时，戚小香已引诱南宫敬双双出走，如今……”

萧瑶笑道：“如今什么，柳师兄为何语音忽顿，不直接说将下去了……”

柳洞宾道：“如今木小萍虽已命手下到处追寻戚小香，声明不咎既往，但寻得着，寻不着，暨令寻着，戚小香肯不肯听话回来，还成问题，看来李师兄的这场相思梦，恐怕还有得作呢！”

萧瑶娇笑说道：“看来李子西师兄也是位情感专一、不肯乱爱之人，否则‘千鬼壑’中有的的是倾国倾城的荡妇妖姬，李师兄怎不在戚小香未回之前，随意找上一位消消遣呢？”

柳洞宾道：“李师兄毕竟是老头子，在情场之中无甚便宜可占，遂有自知之明，索性老实一点！”

萧瑶欲对柳洞宾加以利用，遂向他抛过一瞥风眼，娇笑说道：“柳师兄，听你言中之意，你是风流倜傥的少年英雄，定必大有便宜可占，一向不老实的了！”

柳洞宾脸上一红，赧然说道：“我不敢瞞哄呼延师妹，因来此不久，只在‘赤尸夫人’聂玉倩的身上占过一次便宜，但从今以后，保证绝无此事，任凭它弱水三千，我也只取瓢饮！”

萧瑶笑道：“柳师兄快别这样，我不会管你的事，你若当真如此，岂非‘如入宝山空手回’，有点太吃亏了？”

柳洞宾把两道充满情欲的目光盯在萧瑶娇靥之上，低声说道：“无论吃多大亏都没有关系，只要呼延师妹明白愚兄的一番心意便可！”

萧瑶虽在故意勾引柳洞宾，但在他言语露骨，欲向自己倾诉爱意之际，却又异常刁滑地设法把话题岔了开去，目光四扫问道：“我们业已下了摩云峰，柳师兄所说的‘千鬼壑’入口却在何处？”

柳洞宾指着前面说道：“到了，转过前面那方巨石，峰壁下有个深黑的洞穴便是，呼延师妹尚是初来，我传声通知，令他们派些鬼卒抬轿迎接。”

说完，便从喉中传出一声低沉的啸音，显已功力凝聚，传送颇远。

柳洞宾发出啸声之后，又向萧瑶含笑注目，缓缓说道：“呼延师妹，‘千鬼壑’下马上便会派人抬轿来接，我们且在大石上小坐，等待片刻便了。

他边自说话，边自轻伸右臂，想搂住萧瑶的纤腰，同坐于大石之上。

萧瑶为了探听讯息，利用柳洞宾，虽于言语方面对他略假词色，但在举动方面，却仍不愿被这“青阳木魅”占了便宜。

故而，柳洞宾的手儿伸处，尚未搂着，萧瑶业已飘身闪出数尺，把脸一沉，向柳洞宾冷冷说道：“柳师兄，我是‘离明火姬’呼延霄，不是‘赤尸夫人’聂玉倩，你可要放尊重些！”

柳洞宾因自觉与这呼延师妹谈得十分投机，遂有点得意忘形，举动略涉轻薄，如今碰了这个钉子，不禁涨得满脸通红，穷于应付。

萧瑶也不愿把事情弄僵，遂嫣然一笑，神态十分刁蛮地扬眉说道：“柳师兄，男女之事，必需用时间培植感情，则所结的果实才甘香甜美，珍贵可爱，否则，轻易草率，却与禽兽何异？柳师兄，你……你且放温存些，待彼此先了解了解，不要操之过急好么？”

柳洞宾正自窘得无法下台，闻得萧瑶如此说法，遂一抱双拳，陪笑说道：“呼延师妹说的是堂皇正理，愚兄自知鲁莽失礼，敬向师妹陪罪。”

萧瑶知道他碰了这个钉子以后，暂时必然不敢再复荒唐胡闹，遂又大大方方地在那块大青石上坐下，并指着身边笑道：“柳师兄，你不是要坐下等轿子吗？怎不坐呢？我们师兄妹不算外人，难道柳师兄还要客气？”

她一嗔一嘻，全是绝代风华，不禁把个柳洞宾看得心中又爱又怕！

等到萧瑶话完，柳洞宾只好讪讪地在石上坐下，但却保持一点距离，不敢与萧瑶坐得太近。

萧瑶心中好笑，目注柳洞宾道：“柳师兄，你说这‘千鬼壑’中什么样的希奇鬼物都有？”

柳洞宾道：“既名‘千鬼壑’，自然千鬼毕集，不过都是江湖人物扮成极为酷肖的各种鬼物而已。”

萧瑶笑道：“这样说来，连抬轿子的轿夫也是鬼了？”

柳洞宾道：“当然是的，轿夫属于贱役，大概是‘千鬼壑’中最普遍的，也就是等于喽罗或壮丁身份，皆相貌狰狞、头上开岔的‘夜叉鬼’。”

萧瑶上次与顾朗轩同来，在“望乡台”上赴宴之时，其实早对“千鬼壑”中的各种鬼物有所见识，但仍佯作惊奇地挑眉笑道：“这种环境，人与厉鬼为邻，倒也别具奇趣，但胆量稍小之人，岂不要吓得全身发抖？”

柳洞宾看着萧瑶问道：“呼延师妹平素怕不怕鬼？”

萧瑶娇笑说道：“女孩儿家多半都怕蛇怕鬼，但既知是人所扮，也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等到了‘千鬼壑’下，柳师兄应该带我去把那些‘枉死城’、‘望乡台’、‘鬼门关’等活人难睹的新奇事物，一一瞻仰瞻仰！”她哪里是想瞻仰，只是想借着游览之便，查探妹子“白衣昆仑”萧琪的下落，以便设法加以搭救。柳洞宾哪里想得到其中还有这么多事情？自然连连点头，含笑说道：“那是自然，我初来此处，也满心好奇地央人相导，到处看看。”萧瑶问道：“柳师兄的导游是谁？”柳洞宾欲语还停，顿了一顿，方自脸上微赧，低声答道：“是‘赤尸夫人’聂玉倩。”萧瑶知晓柳洞宾已与聂玉倩有过合体之缘，遂故意轩眉笑道：“昔日是聂玉倩为柳师兄导游，如今却是柳师兄为我导游，那位‘赤尸夫人’会不会打翻醋坛子呢？”柳洞宾赧亟笑道：“不会，不会，‘千鬼壑’中人物，对男女关系看得十分平淡，譬如聂玉倩的丈夫，就根本不干涉她任何行动，而且自行另求发展！”萧瑶听得柳洞宾如此说法，便知被自己设法气激得来此寻仇的“黑曹神君”白笑天，定已甘心作睁眼王八，参与“千鬼壑”群邪的行列，只不知他那位如夫人、“铁心红娘”崔小莺的情况怎样？

她如直接询问，容易引起柳洞宾的疑窦，遂哦了一声，晒然说道：“那

位‘赤尸夫人’聂玉倩也有丈夫么？”

柳洞宾笑道：“若无丈夫，怎么会称为‘夫人’？只不过这位夫人有些不安于室而已！”

萧瑶道：“这种自甘作睁眼王八的毫无骨气之人，定然不是什么知名之士……”

她这反激之语，果然收到了预期的效果，柳洞宾听至“定然不是什么知名之士”之际，便自摇了摇手，含笑接口说道：“呼延师妹，你猜错了，聂玉倩的丈夫相当有名，就是东海‘金钟岛’的岛主‘黑眚神君’白笑天，在当世武林的黑道群雄中，也算是一流人物呢！”

萧瑶故作诧异，略为一愣说道：“是‘黑眚神君’白笑天么？我确实听人提过他的名头，想不到这位‘金钟岛主’竟会如此没有骨气，甘心戴上绿头巾……”

柳洞宾因白笑天戴上绿头巾之事与自己有关，遂赧然说道：“这也不能全怪聂玉倩，因为他们夫妇反目分居多年，白笑天又弄了一位‘铁心红娘’崔小莺作如夫人，聂玉倩遂也不甘寂寞了！”

萧瑶顺着柳洞宾的话头问道：“如今，他们夫妇和好了么？白笑天是否也在‘千鬼壑’下？他的那位如夫人‘铁心红娘’崔小莺，又怎么样了呢？”

柳洞宾笑道：“不算和好，白笑天是闻得自己有帷薄之羞，特地前来问罪，却被‘五毒香妃’木小萍斗败，输了赌约，故而与崔小莺一同归顺在‘千鬼壑’下，总难免有点心有未甘的呢？”

萧瑶闻言，觉得“黑眚神君”白笑天与“铁心红娘”崔小莺似乎还有利用价值，遂暗暗记在心内。

这时，壁下暗洞中已有灯光传出，并听得步履之声。

柳洞宾笑道：“轿子来了，呼延师妹不妨欣赏，不管你从未见过如此奇特有趣的队伍……”

话方至止，一些大头鬼、小头鬼、吊死鬼、溺死鬼、牛头、马面，以及抬着小轿的夜叉鬼等，已从黑洞中钻了出来。

其实，萧瑶上次与顾朗轩同来，业已见过这群鬼的队伍，如今不得不佯装吃惊地悚然起立，向后退了一步。

柳洞宾笑道：“呼延师妹莫怕，我已对你说过‘千鬼壑’中人物全是这样打扮。”

萧瑶伪装出一种赧然神色，点了点头，向柳洞宾含笑说道：

“柳师兄，我知道这些都是木神妃手下武林人物，但他们装扮得太以维妙维肖，令人一见之下，仍不禁有点毛骨生寒的呢？”

柳洞宾笑道：“呼延师妹请上轿吧！等到了‘千鬼壑’下，我再引导你游赏那些此世难见的奇异景色。”

萧瑶飘身上轿，柳洞宾也坐了一乘，由四名“夜叉鬼”各抬一乘，缓缓走向洞内。

虽然，假借“离明火姬”呼延霄的名号混入“千鬼壑”之事，显然未露破绽，业已成功，但萧瑶却仍胸怀深忧，心中忐忑不定。

忐忑之故，自然是为了她的同胞妹子“白衣昆仑”萧琪。

关于萧琪失身于南宫敬一事，萧瑶倒不觉怎样严重，因为自己早就有了为妹子与南宫敬撮合之意，只不过先行交易，未择吉开张，有点略违礼教而已。

但自己的这种意念萧琪却不知情，她生性又颇刚烈，万一发觉失身于人，羞愤之下，竟……

萧瑶想得一身冷汗，不敢再想下去，略一偏头，向柳洞宾问道：“柳师兄，木神妃在请南宫敬与那萧家丫头同在一起之前，曾否先以独门迷药迷乱她的本性？”

萧瑶问话之故，是期望妹子萧琪曾先行中了迷药！

因为倘若先行中了迷药，本性已移，萧琪遂不会对失身之事过于羞愤而起甚轻生之念。

否则……

念头刚刚传到“否则”之际，柳洞宾已在另一乘小轿中连摇双手说道：“没有先施迷药，木神妃只是暂时封禁了她那一身上乘功力而已！”

萧瑶闻言，心中不禁又是一个疙瘩，暗忖妹子的上乘功力虽然暂时被禁，但倘若来个嚼舌自绝，或是掌震天灵，却任何人都可办到。

“万一……”这“万一……”之下，便是萧瑶最不愿想、最不敢想之事，但又不容不想……就在这不愿想，不敢想，而又不容不想之际，那些鬼卒业已走完幽洞，到达那满目都是酆都鬼域景色的“千鬼壑”下。轿儿停在“望乡台”下，有名红衣判官向柳洞宾低声数语。

一五

柳洞宾闻言，向萧瑶笑道：“呼延师妹，壑中主脑人物正在木神妃寝宫集会，只有李子西师兄与‘千鬼壑主’索明在‘望乡台’上设宴待客，我们上台去吧！”

萧瑶一面与柳洞宾拾级登台，一面嫣然娇笑地扬眉说道：“今后都是自己人，不必计较什么江湖俗礼，那位‘千鬼壑主’……”

语音至此微顿，以一种诧异不解的神色，向柳洞宾讶声问道：“柳师兄，照你对我所说，这‘千鬼壑’中的主人，应该是‘五毒香妃’木小萍、‘氤氲仙姬’皇甫婷、‘赤尸夫人’聂玉倩，怎又换了索明？……”

柳洞宾不等萧瑶往下再问，便哦了一声，接口微笑道：“原来呼延师妹是对此有所不解，索明壑主只是表面装扮‘阎罗天子’，号令群豪，实际上，他又承奉木神妃等号令……”

萧瑶点头笑道：“我明白了，木小萍、皇甫婷、聂玉倩等人，都是高于‘阎罗天子’的‘太上阎罗’！”

柳洞宾赞道：“呼延师妹这‘太上阎罗’四字，想得十分有趣，也非常适合木神妃的身份。”

萧瑶问道：“我们师兄妹呢？在这鬼气袭人的阴曹地府之中，算是什么身份？”

柳洞宾道：“我与李大师兄身份未定，暂时算是‘阴曹客卿’，呼延师妹或许会更上层楼，稍高一点……”

萧瑶说道：“我怎么会更上层楼呢？这楼儿是怎样上法？”柳洞宾笑道：“因为我料到木神妃一见呼延师妹的资质，定会邀你参加‘七艳盟’，你若答应，不也成了‘太上阎罗’之一，会比我们高一级么？”

萧瑶扬眉说道：“木神妃会如此作么？我的姿色功力，恐怕不够资格参与‘七艳盟’吧？”

柳洞宾向萧瑶盯了两眼，扬眉说道：“我认为一定够格，木神妃必会相邀，只看呼延师妹是否愿意参与而已了！”

萧瑶笑道：“木神妃倘真相邀，我定然答应，不会不识抬举，因为我认为在这‘千鬼壑’中作一位‘太上阎罗’，倒蛮神气有趣的呢？”

柳洞宾听她愿意参与“七艳盟”，不禁心中大喜，点头笑道：“呼延师妹有此想法最好，我们同门之中，若是出了一位‘太上阎罗’，委实极为光彩！”

萧瑶忽然觉得这是个离间的机会，遂向柳洞宾略一注目，嘴角微掀说道：“柳师兄，我看你一表人材，以为必然胸怀大志，谁知……”

语至“谁知”二字，她竟异常刁滑地故意顿住话头，不再说将下去。

柳洞宾果然双眉一挑，面露诧色地目注萧瑶，接口问道：“呼延师妹，你说什么？你难道认为我柳洞宾没有志气？”

萧瑶正色说道：“柳师兄，洪老人家代表‘五行祖师’向我们分传‘五行绝艺’的目的，大概不仅是为了向‘昆仑’寻仇。”

柳洞宾应声答道：“当然不止，除了向‘昆仑’寻仇，为祖师报仇之外，更主要的是光大五行门户。”

萧瑶点点头道：“既然如此……”

她目光微瞥，见拾级而登之下，距离那高高的“望乡台”顶业已不远，遂收了正常语音，改用“蚁语传声”功力，向柳洞宾说道：“既然如此，柳

师兄适才便不该有我们师兄妹中出了一位‘太上阎罗’委实极为光彩之语，你这样一说，岂非以依傍投靠‘七艳盟’为荣，还算有什么雄心？具什么大志呢？”柳洞宾啧了一声，说道：“呼延师妹，你的这种说法倒与‘太白金翁’李大师兄差不多！”

萧瑶问道：“李大师兄是怎样说法？”柳洞宾也改以“蚁语传声”功力，向萧瑶耳边悄悄专注说道：“李大师兄到了‘千鬼壑’后，认为此间奇险绝伦，极得地利，倘若用作‘五行门’的光大基地，着实极为理想！”

萧瑶想不到“太白金翁”李子西竟有这等心胸，赶紧接口问道：“柳师兄，你对于李大师兄的这种想法认为是对？是错？”

柳洞宾传音说道：“李师兄的这种想法具有雄心大志，当然是对，不过‘七艳盟’姊妹个个武功奇高，尤其那‘五毒香妃’木小萍，身怀多种绝学，我们定非其敌，在情况之下画虎不成，反类其犬，就太以不划算了。”

萧瑶传音道：“五行分运，或非其敌，五行合运，又便如何？”

柳洞宾悄道：“倘若我们五位同门完全聚合，并能彼此同心，自然另当别论！”

萧瑶传音笑道：“好，柳师兄记住这桩心愿，我也不妨暂时参与‘七艳盟’中，等‘五行门’下的师兄妹聚齐之后，再作缜密计较。”

柳洞宾连连点头，并向萧瑶递过一瞥招呼的眼色，然后扬声笑道：“呼延师妹，索壑主和李大师兄恐怕等得太久了，我们走快点吧！”萧瑶懂得柳洞宾那瞥招呼眼色之意，是要自己设法掩饰迟迟登台之事，遂毫不延缓地也自提高语音，应声娇笑道：“柳师兄，你不要催我好么？这‘千鬼壑’中的景色尘世难逢，是我生平初见，我要尽情欣赏，好好浏览浏览。”

柳洞宾暗赞这位师妹着实聪明绝顶，应对敏捷，大笑接口说道：“呼延师妹不要傻了，你既爱这‘千鬼壑’中景色，等去到‘望乡台’顶，把酒凭栏，不是看得更清楚，看得更舒服么？”

萧瑶嫣然一笑，向柳洞宾投过一瞥神秘的眼色，这才脚下加快，与他同登“望乡台”顶。

萧瑶如今脸上的笑容不是做作，而是自然而然地发自内心。

因为她发现“太白金翁”李子西也是有心人，如今只要真正的“离明火姬”呼延霄和那精于“癸水”“戊土”功力的两个“五行”门下，稍为延迟五六日到来，自己便可以对李子西、柳洞宾善加利用，再与辛东坡、顾朗轩配合，把这“千鬼壑”中闹个天翻地覆。

到了“望乡台”上，见有一位阎君装束之人和一位金袍老者，企立相待。

那位阎君装束的“千鬼壑”壑主索明，萧瑶因上次见过，自然一见便识。

至于另一位老者，只要从那件罕见的金袍之上，也可以断定是“五行门”下年岁最长、被称为“大师兄”的“太白金翁”李子西。

“望乡台”的中央设了一桌盛宴，但周围侍候之人，则仍是足令胆小者毛骨悚然的各种狰狞鬼卒。

柳洞宾为双方引介之后，萧瑶先抱拳恭身，对李子西参以师兄之礼。

索明则向萧瑶拱手笑道：“木神妃等正在集会，特命在下我迎接呼延姑娘芳驾，在这‘望乡台’上先以水酒洗尘，少时再于木神妃所居的‘九幽地阙’之中，盛筵款待。”

萧瑶笑道：“索壑主无须过谦，我们师兄妹在此打扰，已深为歉疚不安的了。”

那位身穿金色长袍的“太白金翁”李子西，向萧瑶含笑说道：“呼延师妹说得不错，木神妃与索壑主等，委实把柳师弟和我待若上宾，尤其听得我们同门之中竟有一位‘离明火姬’，更是极为高兴，渴欲见你，说不定还会邀请你参与木神妃所倡组的‘七艳盟’呢？”

萧瑶娇笑说道：“柳师兄也对我这样说过，小妹倒对木神妃所倡组的‘七艳盟’觉得蛮有趣味！”

索明肃客入席，柳洞宾想起萧瑶所告之事，向李子西轩眉笑道：“李师兄，还有一桩好消息向你禀告，本门中精于‘癸水’、‘戊土’功力的两位师兄也已赶到，大约再过上两个时辰，便可‘五行’齐集的了。”

李子西诧异道：“柳师弟，你这种讯息是从何处得来？”

柳洞宾指着萧瑶笑道：“呼延师妹已与另两位师兄相遇，他们去办一件事儿，办完便来此地。”

李子西把两道目光移注到萧瑶脸上，双眉微扬，含笑问道：“呼延师妹遇着我们另两位同门了吗？他们都是谁呢？”

萧瑶心中“怦怦”连跳，一阵紧张，暗忖：倘若李子西知道“五行”门下另两人的真实姓名，则自己的身份便绝对败露，而所谋之事，也必无法完成！

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萧瑶心中虽然不住打鼓，脸上却仍装得神情自若，在李子西话完之后，嫣然一笑，接口应声答道：“精于‘戊土’功力的同门师兄叫做‘后土神君’黄在中，精于‘癸水’功力的同门师兄叫做‘潇湘水客’沐寒波……”

说至此处，萧瑶心想，反正谎已撒出，何妨索性撒得大胆一点？遂向李子西问道：“李大师兄，你为何还来问我？关于黄二师兄与沐三师兄的名号，难道洪老人家竟不曾向你提起过么？”

李子西连连点头，微笑说道：“洪老人家忠于‘五行祖师’的嘱托，委实煞费苦心，在我们功力未成以前，完全保密，不告知同门的姓名，我是于‘庚金神功’练成之际，巧值洪老人家前来探望，才听他约略提起，但为时已久，记忆不清，如今经呼延师妹一说，我方想起另外两位同门，确实是‘后土神君’黄在中和‘潇湘水客’沐寒波了！”

萧瑶一面聆听，一面把两道目光紧盯在李子西的脸上，心中好生疑惑？

因为“后土神君”黄在中和“潇湘水客”沐寒波等两个名号，是自己临时所起，无论再怎么凑巧，也绝不可能起得与那两个的真实名号一字不差，完全相同。

如今，分明是假之事，却被“太白金翁”李子西加以证实，岂非荒谬绝伦？看来要么是李子西根本毫无所知，随口胡言，以提高他大师兄的身份，要么便是故意不想揭破自己的谎言，另怀有凶谋……

萧瑶心中怀疑，两道目光自也炯炯生威，分外来得凌厉。

这位“太白金翁”李子西仿佛被萧瑶看得有点神情忸怩，借着与“千鬼壑”壑主索明举杯饮酒，把目光移往别处。

萧瑶见状，不禁心中越发有点惊疑，秀眉双蹙，暗自忖道：“‘太白金翁’李子西的神情怎么没有‘青阳木魅’柳洞宾来得自然，有点说不出的鬼里鬼气……”

念方至此，索明向她举杯敬酒，含笑叫道：“呼延姑娘怎不饮酒？这‘千鬼壑’中的景物虽然鬼气森森，但饮食却相当清洁，尤其这儿的风味相当不

恶，我奉敬呼延姑娘一杯如何？”

萧瑶满心想询问有关妹子萧琪的讯息，苦于恐启人疑窦，不便出口，只得同索明干了一杯。

索明放下酒杯，异常高兴地向李子西、柳洞宾、萧瑶等“哈哈”大笑说道：“木神妃鸿福齐天，以‘七艳’联盟，霸主武林的雄心大愿，必然完成，因‘千鬼壑’中本已好手如云，再加贤师兄妹‘五行’齐聚的威力，慢说一般自称侠义之人和‘昆仑二女’，就是董夫人亲来，也将铙羽而归的了。”

萧瑶虽恨索明出语太狂，却不肯放过这插口的机会，急忙问道：“索壑主，我刚才听得柳师兄相告，木神妃不是已擒得‘昆仑’一女子么？”

索明笑道：“不错，这是她飞蛾投火，自取灭亡，才送上门来，被木神妃轻易擒住。”

萧瑶问道：“此女定是‘昆仑二女’中比较在江湖走动的‘红衣昆仑’萧瑶？”

萧瑶此语有其用意，并非多此一问，因为萧瑶问萧瑶，自可减少她本身便是萧瑶的可疑之处，万一机缘不巧，遇上真正的“离明火姬”呼延霄也自赶来，还可随机应变，信口胡扯地抵挡一阵。

她这种问话，自然获得预期的回答，那位“千鬼壑主”索明摇头笑道：“呼延姑娘猜错了，不是‘红衣昆仑’萧瑶，是比萧瑶更为厉害的‘白衣昆仑’萧琪！”

萧瑶剔眉道：“木神妃怎么不杀她？无论是就‘昆仑二女’与木神妃作对，抑或就她们的师门与我们师兄妹间的仇恨而论，都应该把这‘白衣昆仑’萧琪立即凌迟处死！”

这是萧瑶先从柳洞宾口中得悉木小萍的处置，才这样说，否则，她关切胞妹安危，深恐弄假成真，委实不敢讲此狠话。

索明等她说完，含笑说道：“呼延姑娘请不必急于师仇，这桩仇恨不妨慢慢报复，因为我家木神妃智慧超人，她想出了比对萧琪施以凌迟碎刚更为残酷之道。”

萧瑶说道：“比凌迟碎刚更残酷的却是什么刑罚？是施炮烙，上刀山，下油锅……”

索明笑道：“都不是，凌迟碎刚，炮烙、刀山、油锅等等，只能伤她的‘肉’，木神妃的办法，却要碎她的‘心’……”

萧瑶仍然佯作不知，并向柳洞宾送过一瞥眼色，秀眉微蹙问道：“碎她的心却是怎样着手？人若‘碎心’，早就死了，还会感觉痛苦吗？”

她这一瞥眼色送得甚为高明，使那“青阳木魅”柳洞宾心中十分高兴。

因为柳洞宾认为萧瑶这明知故问之举，是在替他掩饰——掩饰他在一见萧瑶之下便尽泄壑中机密的情事。

索明得意地笑道：“这就是木神妃与众不同的高明之处，普通碎心只是一时痛苦，这种特别的碎心，却是永久的痛苦，不单萧琪本人，连她姊姊萧瑶，以及义母而兼师傅的董夫人，也会一并永久痛苦。”

说完，便把木小萍命南宫敬破坏萧琪贞操，要她参与“七艳盟”之事，向萧瑶说了一遍。

这回，竟是柳洞宾代替萧瑶发话似的，向索明含笑问道：“索壑主，如今这丫头情况怎样？在生米煮熟饭之下，她应该不再倔强了吧？”

索明狞笑道：“木神妃处事一向稳重透彻，她认为仅仅把生米煮熟饭

还嫌不够，故而命令南宫敬要把生米煮成‘稀粥’！”

萧瑶不解道：“这名词有点新鲜，我弄不懂‘熟饭’、‘稀粥’的区别奥妙何在？倘就字面上看来，所谓‘稀粥’无非是在‘生米’之中多加点水，煮久一些而已。”

索明嘴皮微动，但在看了萧瑶一眼之后，却似有什么顾忌，欲言又止。

柳洞宾笑道：“索壑主，我这呼延师妹是女中丈夫，倘觉得很，索壑主无论有什么话，都尽管直说无妨。”

索明闻言，遂不再顾忌地含笑说道：“木神妃认为女子首次破瓜，多半惊羞痛苦，尚未领略人生真趣，遂命南宫敬服下‘和合万春丹’，于一昼一夜之间，不许离开‘鸳鸯阁’，要与萧琪尽量温存，抵死缠绵，非把个黄花贞女，变成欲海淫娃不可！”

萧瑶听得满面发烧，真是羞在脸上，恨在心头，但却把索明无意透露的“鸳鸯阁”三字，牢牢记住。

柳洞宾道：“一昼夜的时间还未满么？”

索明笑道：“要到明晚才满，那时萧琪的性情，多半必已改变，倘仍倔强，木神妃再饮以‘孟婆汤’，使她成为‘七艳盟’中的一员，命她到处残杀正派人物中老辈隐侠，并勾引年轻英杰，非把一向极为爱惜羽毛、自命清高的董夫人，活活气死不可！”

萧瑶听得好不心惊，暗忖倘若任凭木小萍此计实现，后果真是糟得不堪设想，自己纵然拼着丧失性命，也要把妹子救出火坑，不让师门贻羞，否则，自己却怎样对义母交待？

这时，那位“太白金翁”李子西目注萧瑶，向她含笑叫道：“呼延师妹，你来此途中，可曾遇见一位‘三绝妖姬’戚小香么？”

萧瑶当然不便直说戚小香差点儿死在自己手下，摇了摇头，讶然说道：“没有遇上，李大师兄怎的突然问此，戚小香不是‘七艳盟’的基本倡立人么？”

索明像是不愿他们多谈戚小香之事，忙向李子西含笑说道：“李兄怎么这样性急？戚仙姬因事外出，木神妃已然命人相寻，必然极快回转，只要她一回来，在下定为李兄撮合，戚仙姬大方博爱，一向雨露均施，包管不会令李兄失望就是……”

李子西听了索明这样说法，突然双目中闪射出一种奇异的精芒，扬眉说道：“索壑主，请你说明白些，什么叫‘大方博爱’，‘雨露均施’？”

索明笑道：“木神妃等对于男女之事，向极开明，戚仙姬更是此中健者，不吝以肉身布施，结缘无数，李兄明白了么？你的心愿，包在我身上就是！”

萧瑶笑道：“幸亏这位戚仙姬没有丈夫，否则，她丈夫的绿头巾戴得可不少。”

李子西突然目光一转，瞪向“望乡台”外远远矗立的一片陡峭的石壁。

萧瑶以为他有什么发现，赶紧随同注目，却见那片峭壁左近，并无什么动静？

这时，柳洞宾含笑道：“谁说戚仙姬没有丈夫，她的丈夫不是当代大侠穆超元么？”

李子西眉头一皱，向柳洞宾叫道：“柳师弟，不必再谈戚仙姬的事了，她也是此间主脑人物之一，柳师弟言多必失，索壑主会见怪的呢……”

索明“哈哈”一笑，接口说道：“李兄不要拘谨，木神妃等对此亦胸襟

甚为豁达，不太计较旁人说长道短。”

萧瑶听柳洞宾提起穆超元，觉得应该替这位无辜的老侠分辨分辨，遂向柳洞宾问道：“柳师兄，谁告诉你穆超元大侠是戚仙姬的丈夫呢？”

柳洞宾道：“我听得不少江湖人物说过，大概不会有错。”

萧瑶笑道：“柳师兄以为不会有错，却偏偏错了，据我所知，戚仙姬只是穆大侠的逐……逐妾，他们早就断了亲属的关系！”

李子西点头道：“对！对！呼延师妹说得对极，穆超元确实早就和戚仙姬断了关系！”

柳洞宾说道：“李师兄，呼延师妹，你们对于穆超元和戚仙姬的家事，是怎样知晓的呢？”

萧瑶知道业已略露马脚，引人疑窦，必须赶紧一语带过，莫再深谈，遂故意佯作娇嗔，向柳洞宾白了一眼，扬眉说道：“我们怎么知晓？还不是和你一样，都是从一般江湖人物口中听得来的……”

语音至此略顿，嫣然一笑又道：“有些人最是无聊，整日说张家长，道李家短，其实这些蜚语流言，多半均不可靠，我们何必管人家的闲事，还是痛痛快快地享受享受索壑主的这席‘阎罗大宴’吧！”

索明颌首笑道：“还是呼延姑娘说得有理，呼延姑娘是新来的贵宾，索明要奉敬三巨觥，以谢失迎之罪。”

萧瑶正欲岔开话头，遂故意呀了一声，皱眉摇手说道：“不行不行，三巨觥绝对不行，我哪里有这好的酒量，请索壑主减一些吧！”

索明笑道：“呼延姑娘脸有梨涡，分明是善饮之人，莫太谦抑，一觥如何？”

萧瑶道：“一觥仍多，我们饮上三小杯吧！”

索明不再勉强，取起酒壶，斟满了三小杯美酒，另外又斟了一巨觥，向萧瑶举杯笑道：“呼延姑娘，你饮三小杯，我饮一巨觥，这样姑娘总不吃亏了吧？”

萧瑶不再推托，把索明所斟的那三杯美酒，一一立即饮尽。

正在此时，有个黑无常打扮之人，突然抢上“望乡台”来。

索明见是自己所派的巡山使者之一，“勾魂使者”姜文宗，遂诧异问道：“我在此欢宴本壑新来贵宾，姜使者匆匆闯席，莫非有什么急事么？”

那位“勾魂使者”姜文宗向索明恭身一礼，陪笑说道：“启禀壑主，属下于奉命巡山之际，又迎来一位贵宾……”

索明道：“这位贵宾是谁？”

姜文宗道：“他自称是‘五行门’下的传人之一……”

萧瑶心中猛然一沉，紧皱双眉，静听姜文宗往下说道：“这位贵宾名叫沙应雄，号称‘神龙盲丐’！”

柳洞宾首先咦了一声，依然说道：“‘神龙盲丐’沙应雄？我们门下没有这么一号人物，他精的是什么功力，姜兄可问过么？”

姜文宗道：“属下问过，这位沙朋友自称精于‘癸水’功力。”

柳洞宾目注李子西，皱眉说道：“李师兄，这是怎么回事？我们精于‘癸水’功力的同门之人，不是叫做‘潇湘水客’沐寒波么？”

李子西点头道：“是啊！莫非竟有人冒打‘五行门’的旗号，意欲混入此间，有所图谋？”

萧瑶闻言，知道李子西、柳洞宾业以自己先人之言为主，不禁心中暗喜，

在旁淡淡补上一句，含笑说道：“奇怪，我曾经遇见过这位‘潇湘水客’沐师兄，是位丰神俊朗的人物，怎么如今变成一个盲目乞丐？”

索明瞿然说道：“李兄说得有理，本壑那些对头人物花样极多，真可能是冒名来此搅混……”

说至此处，侧顾“勾魂使者”姜文宗，目光一闪，冷冷问道：“姜使者，那‘神龙盲丐’沙应雄现在何处？”

姜文宗想不到其中竟有问题？神色一惊，深恐因此而获罪，垂头嗫嚅答道：“属下以为与李、柳两位一样，也是本壑贵宾，业……业已斗……斗胆把他带……到了‘望乡台’下！”

索明目闪凶光，冷笑着说道：“好，你且下去，把他带上‘望乡台’来，假如他真是冒名鬼混，我和李兄、呼延姑娘等，便会送他前往阴曹地府中真正的‘望乡台’了！”

姜文宗恭身领命，正待离去，索明又向他脸色一沉，厉声叫道：“姜使者，你要注意，‘神龙盲丐’沙应雄的行迹可疑，你不许多言，以致轻易泄漏了本壑之中的重要有关秘密！”

姜文宗“喏喏”连声，驰下“望乡台”，索明目注李子西，抱拳笑道：“李兄，那厮冒充贵同门的身份，少时到此，便由李兄主持审问便了！”

李子西点头道：“好，在下暂时僭越，因为这厮冒打我们‘五行门’的旗号，我要给他一个严厉惩戒，才好向木神妃交代，连带维护我们的门户尊严！”

在索明与李子西答话之间，萧瑶正皱眉思计。

她觉得不宜让李子西对那“神龙盲丐”沙应雄多作盘问，因为问来问去，沙应雄若是对答如流，岂不反而使自己露出马脚？

故而，萧瑶皱眉苦思的，是怎样才可阻止李子西向沙应雄作有限度的盘问？……

萧瑶的才思相当敏捷，她在李子西话音刚落之际，便想出一计来。

李子西刚把“维护我们的门户尊严”一语说完，萧瑶便挑眉说道：“李大师兄，这桩审问冒用我们师门旗号的恶徒之事，小妹想自告奋勇，讨个差使。”

李子西笑道：“呼延师妹想过‘问官’的瘾么？你打算用什么方法逼他吐供？”

萧瑶应声答道：“若用言语审问，容易胡扯狡辩，故而想以动作主审，对方便无所遁形的了！”

柳洞宾不解道：“什么叫‘以动作主审’？”

萧瑶笑道：“沙应雄来时，我逼他合掌较功，并暗暗从掌力中发出本门绝学‘离明真火’……”

柳洞宾骇然道：“你要把那沙应雄的骨髓煎干而死？”

萧瑶冷然道：“寻常人先用掌力吸住，再传度‘离明真火’之下，真可能把骨髓煎干，但沙应雄却应不怕，因为‘五行’之中，水能克火，他发觉掌心奇热之际，只消略运所精的‘天一癸水’神功，便可安然无事的了！”

柳洞宾笑道：“好主意，呼延师妹确是聪慧绝伦，沙应雄倘若真是精于‘癸水’功力的‘五行’同门，他便不惧‘离明真火’，否则，呼延师妹便可大发神威，把他一掌震落‘望乡台’下！”

萧瑶暗喜自己之计已售，又向李子西一抱双拳，含笑叫道：“李大师兄，

你认为小妹所想的这条以‘动作主审’之计，能行得通么？”

李子西点头道：“当然能行，呼延师妹乃玲珑剔透之人，你可以便宜行事！”

这时业已听得两人的步履之声走近“望乡台”，并有个沙哑的语音含怒说道：“姜朋友，你说这‘望乡台’上业已先有我三位同门在此？”

“正是……”

“正是”两字方出，那沙哑的语音复又相当气愤地哼了一声，说道：“既有我的三位同门，他们为何都这样大迈迈的，对我不太客气？”

萧瑶不肯放过机会，佯作怫然地一挑双眉，离座起立，向前走了两步，目注“望乡台”口，声音冷冰冰地发话说道：“沙朋友，你这‘神龙盲丐’四字并未驰誉江湖，能有多高身份，要我们对你怎样客气？”

“呼”的一声，从“望乡台”下窜上了一条人影。跟着那位“勾魂使者”姜文宗也自随后纵上。萧瑶注目看去，见首先上台之人，是个约莫四十来岁的盲目乞丐。

此人一身百结鹑衣，左手持着一根比寻常“报君知”稍粗一点的黑色铁杖，面目狰狞，一望而知不是善良之辈。

萧瑶起初还有点恐怕会误伤善良，如今看出沙应雄不是好人，方告心中一慰。

沙应雄虽然盲目，但盲者的听觉多半优于常人，他才一上得“望乡台”，便已知晓萧瑶所立的位置。

他翻着一双白果眼，面对萧瑶，扬眉问道：“女娃娃是谁？说起话来怎么这样难听？”

萧瑶朗声答道：“我复姓‘呼延’，单名一个‘霄’字，号称‘离明火姬’，你认为要怎样说话才算好听？”

沙应雄听得萧瑶报出假名假号，不禁愕了一愕，皱眉问道：“你就是‘离明火姬’呼延霄？你精于‘离火神功’，是洪老人家代师所传的‘五行’门下？”

萧瑶方自哼了一声，沙应雄又复指着自己的鼻尖，把称呼、语音都放得略为缓和一点，面含怪笑，扬眉说道：“呼延姑娘，你知道我是谁？”

萧瑶冷冷说道：“我知道，你自称姓沙，名应雄，号称‘神龙盲丐……’”

话犹未尽，沙应雄便怪笑接道：“呼延姑娘，从你的语音听来，你的年龄不大，我应该叫你‘师妹’，因为我蒙洪老人家代传‘癸水神功’，也是‘五行’门下！”

萧瑶淡淡说道：“是么？你的话儿叫我怎样相信？”

沙应雄想不到对方竟有此语，脚下退了半步，翻着白眼道：“你说什么？你不相信我的话儿？”

萧瑶道：“对了，常言道：‘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在江湖中行走，更是‘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我怎么会相信你所说的完全真实？”

沙应雄“哎呀”一声，皱眉说道：“这就难了，师门中一无信物，二无证人，洪老人家又不在此，我却用什么法儿方能使你们这些同门师兄妹来相信我呢？”

萧瑶笑道：“容易得很，‘五行门’下均有铁证，就怕你不肯拿将出来？”

沙应雄听出萧瑶的言外之意，哦了一声，双眉微蹙，问道：“呼延姑娘

的言中之意，莫非要和我过手较量，一分上下么？”

萧瑶挑眉道：“你是双目俱盲的残废之人，我不愿胜之不武地与你过手动招，只是简简单单地来个双方贴掌较功，好使你提出证据。”

沙应雄说道：“这贴掌较功之举，是怎样……”

萧瑶不等他再往下问，便即目闪精芒，朗声笑道：“我师门的‘离火神功’，威力十分强大，只有‘癸水神功’方可克制，故而双方贴掌，各运玄功之下，你便原形毕现，禁受得住我‘离火神功’的便是本门师兄，否则便系冒名欺骗，难以坐上这‘望乡台’了。”

沙应雄点头说道：“呼延姑娘说得有理，沙某便以所擅‘癸水’神功，接接你的‘离火’绝学。”

说完，便走前两步，伸出右掌。

萧瑶也伸出右掌和他掌心相贴，各自默运神功，传出内劲。

这时，柳洞宾双眉微蹙，口中连连低声自语：“奇怪……奇怪……”

李子西道：“柳师弟，奇怪什么？”

柳洞宾向那“神龙盲丐”沙应雄伸手一指，低声皱眉说道：“本门精于‘癸水’功力的同门，呼延师妹已然见过，是叫‘潇湘水客’沐寒波，则这‘神龙盲丐’沙应雄，分明是个冒牌货色！”

李子西点了点头，表示同一看法，柳洞宾遂以惊奇的神色继续说道：“但常言道：‘没有三分三，不敢上梁山’，‘不是真金，定怕火炼’。这沙应雄怎敢应战与呼延师妹对掌互证所学呢？”

李子西道：“或许对方是以为自己修为不弱，或许可以勉强支撑，度过这场考……”

“这场考验”的“验”字尚未出口，场中已生剧变！

所生剧变，是两人合掌较功，互传内劲，较量了一段时间以后，那“神龙盲丐”沙应雄突然脸上现出一片惊容，失声叫道：“你……”

一个“你”字才出，便又顿住话头，闭口不语。

这倒不是“神龙盲丐”沙应雄欲语不语，自相矛盾，而是萧瑶深恐他从掌力之上发觉自己的“昆仑”家数，有所揭穿，遂暗以“运指神通”把他隔空点了哑穴！

跟着萧瑶便发出一阵银铃似的脆笑，高挑双眉向沙应雄朗声叫道：“你叫些什么？饿花子是禁不住我的‘离火神功’，哀求饶命了吧？‘千鬼壑’开创武林霸业，是何等所在，岂容人胡乱窥探？‘五行门’的师兄妹们也不容人妄自冒充，这就叫‘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我送你下这‘望乡台’，去上阴曹地府中真正的‘望乡台’吧！”

说至此处，凝足内家真力，抖手往外一震。

这时，那位“千鬼壑”壑主索明突然想起了甚事，高声叫道：“呼延姑娘请留他一命……”

但他这话儿发得业已略迟一步，沙应雄不单被萧瑶以“太清神功”震碎肺腑，满口喷出鲜血，身形也凌空飞出丈许，竟如断线风筝一样，飞坠“望乡台”下。

萧瑶诛除了这位对自己的冒名任务威胁颇大的真正的“五行门”下，心中便告安定，回过头来，目注索明，歉然说道：“索壑主，你还为他这厮求情则甚？……”

索明接口笑道：“我不是为他求情，只是想请呼延姑娘留下活口，问问

他冒名混入‘千鬼壑’中之举，究竟是受谁指使，用意何在？”

萧瑶哦了一声，歉然说道：“原来如此，但索壑主发话太慢，那时我内劲已吐，收不住手……”

说至此处，语音略顿，目光一转又道：“何况即令收得住手，沙应雄也无生望，因这厮是个冒充货色，根本不会本门‘癸水’功力，以致无法抗拒我的‘离火神功’，他的五脏肺腑，在跌下‘望乡台’前，业已被我烤得乌焦，震得粉碎！”

“太白金翁”李子西听至此处，长眉略略一轩，嘴角微动，仿佛欲语未语？

索明向萧瑶举杯笑道：“呼延姑娘的绝艺神功委实高明，在下十分钦佩，我要敬你一杯。”

萧瑶饮了这酒儿，站起身形，向索明一抱双拳，含笑说道：“多谢索壑主，我酒已够，菜也饱了，因远路赶来，适才又与沙应雄对掌较功，略耗真力，觉得有点疲累，索壑主请赐个地方让我安歇，明晨再谒见木神妃吧！”

索明点头笑道：“好，好，我命人引导姑娘，去往‘迎宾馆’中安歇。”

萧瑶向“青阳木魃”柳洞宾看了一眼，秀眉微扬，娇笑叫道：“柳师兄，何必烦劳别人，就请你引我前去，不就得了。”

柳洞宾受宠若惊地连连点头答道：“好，好，恰巧我也住在‘迎宾馆’内，只不知索壑主是否把我们安排作邻居而已？”

索明看出柳洞宾对于萧瑶颇有企图，自然顺水推舟地点头笑道：“柳兄的右邻一室恰好空着，呼延姑娘且暂时委屈一下，等明晨与木神妃相见之后，她可能要呼延姑娘和她同住一起的呢？”

萧瑶闻言，向李子西抱拳一礼，笑道：“李大师兄，请与索壑主多饮几杯，小妹要柳师兄带我安歇去了。”

李子西也站起身，含笑说道：“我也送送呼延师妹……”

萧瑶慌忙摇手道：“不必，不必……”

李子西笑道：“呼延师妹是初来‘千鬼壑’，礼当如此，何况我又不送远，只送到‘望乡台’下，便回来与索壑主开怀畅饮，不醉无休。”

听他这样说法，萧瑶遂不便再复推托，与李子西、柳洞宾一同走向“望乡台”下，索明也亲自离座，送到“望乡台”口。

到了“望乡台”下，萧瑶力谢李子西止步，由柳洞宾充任向导，行往宾馆。

这时，因索明尚未下令，“神龙盲丐”沙应雄的尸首，仍自脑浆迸裂，横陈于地，未曾加以收理。

李子西目送萧瑶、柳洞宾二人的身形杳后，陡然从怀中拔剑在手，转身力劈。

“太白金翁”李子西的这种动作，并非发现身后来了什么仇敌，而是犯了江湖忌讳，去欺侮业告丧失抗拒能力的已死之人。

他回身一剑，竟把那“神龙盲丐”沙应雄的肚腹劈了开来！

肚皮一开，腹内的心肝肠胃，自然流了一地。

适才，“神龙盲丐”沙应雄那种脑浆迸裂、七窍流血的死状，已够凄惨，如今再加上腹破肠流，心肝涂地，真是越发不忍卒睹。

正在此时，一条人影从天而降。

那位“千鬼壑”壑主见李子西送客下台，似有耽误，遂下台观看。

他一见李子西劈开沙应雄的尸体，不禁咦了一声，诧然问道：“李兄，你与沙应雄结过什么梁子？竟到了‘戮尸发泄’如此深重的地步？”

李子西摇头答道：“我与这‘神龙盲丐’沙应雄风萍未识，何来仇恨可言？”

索明越发惊奇说道：“既无仇恨，李兄却戮尸则甚？”

李子西道：“我要看看那位呼延师妹的‘离火神功’练到了什么地步？”

索明颇感意外地诧然问道：“李兄要查看呼延姑娘的功力火候则甚？”

李子西叹息一声，手抚长髯，微挑双眉，向索明正色说道：“索壑主请想，‘五行门’中师姐妹所要对付的‘昆仑双姝’已极厉害，她们的义母董夫人，更传闻几乎有‘剑仙’之能！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应该一切谨慎，至少要把本身能力作一彻底了解？”

索明点头道：“当然，当然，兵法有云‘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李子西接口说道：“我身为本门大师兄，在呼延师妹初来之际，怎好意思询查她的功行深浅？只好对这死鬼沙应雄不起，从他肚腹之中，看个究竟？”

索明指着沙应雄流得满地的心肝肺腑，向李子西扬眉问道：“李兄，这样便可看出端倪了么？你认为呼延姑娘的‘离火神功’练到了什么境界？”

李子西目光凝注在那一地看来令人生怖的心肝肠肺之上，过了一会，缓缓说道：“以十二成的功力算是达到巅峰而言，呼延师妹的年岁虽轻，大概禀赋太好，成就却高，她已练到了十成稍强，十一成稍弱的上上火候！”

索明笑道：“我早就觉得呼延姑娘神采不凡，必负相当绝学，木神妃一见之下，必甚投缘，定会邀她参与‘七艳盟’，同掌‘千鬼壑’呢？”

李子西笑道：“这是呼延师妹的殊荣，不单我和柳师弟会尽力促成，呼延师妹自己定也会非常乐意地接受木神妃的这种见爱邀请……”

说至此处，指着那“神龙盲丐”沙应雄的遗尸，向索明含笑说道：“索壑主命属下把这沙应雄的尸身收拾掉吧！我们再上‘望乡台’去畅饮一番，喝酒倘若没有喝够，是最为扫兴之事！”

索明听他这样说，自然含笑点头，边自与李子西重上“望乡台”，边自问道：“李兄还有多少酒量？”

李子西道：“我嗜酒如命，大概还可喝个三五斤，索壑主呢？我知你量宏如海……”

索明不等李子西再往下说，便连连摇手，截断他的话头，含笑说道：“李兄的‘量宏如海’四字，小弟哪里敢当？但李兄既然酒兴正浓，我也只好舍命陪君子了！”

他们两人走上“望乡台”，重新喝酒之事不提，且说那去往宾馆安歇的萧瑶、柳洞宾方面。

萧瑶到了宾馆之中，便自欲擒故纵地向柳洞宾皱眉说道：“柳师兄，我已经相当倦了，多谢你殷勤接待，我们明日再见！”

柳洞宾虽然满腹绮思，但一来知道这位呼延师妹相当难缠，在“千鬼壑”上自己稍涉轻薄，便已碰过钉子，此时若再涎脸胡为，定讨没趣？二来彼此同居于此，日久情生，必是自己口中之食，遂未加纠缠，乖乖走出萧瑶的房间，回归自己的卧室。

过了片刻，柳洞宾正待脱衣就寝，突听隔室中响起了“笃笃”的叩壁之声！

柳洞宾问道：“呼延师妹，你莫非需要什么？”

萧瑶道：“柳师兄，我睡不着，来陪陪我好么？”

柳洞宾心中一喜，以为鸿鹄将至，赶紧走往隔壁，萧瑶嫣然笑道：“柳师兄，我也许是换了个新环境的关系，心中老是定不下来，你陪我逛逛这‘千鬼壑’中的特别景色，让我开开眼吧！”

闻言之下，柳洞宾虽然略觉失望，但也不便推辞，只得点头笑道：“只要师妹有兴，愚兄自然奉陪，但师妹刚才不是业已觉得有倦意么？”

萧瑶笑道：“倦虽然倦，睡不着更是难过，索性出去逛逛，逛得更倦一点，回来便可一觉睡到大天光了！”

柳洞宾道：“好！我们走吧，呼延师妹想要先逛何处？”

萧瑶的目的自然是想去妹子萧琪所陷身的“鸳鸯阁”，但因恐柳洞宾起疑债事，遂在想了一想以后，扬眉娇笑道：“据我推想，最精彩好看的地方，应该是‘枉死城’，我们便先去‘枉死城’吧！”

柳洞宾双眉微挑，目中电闪厉芒，向萧瑶点了点头，含笑说道：“呼延师妹想得不错，你在‘枉死城’中可以看到一些意外的人物！”

萧瑶知有蹊跷，遂与柳洞宾一同步出宾馆，走向“枉死城”，柳洞宾并取出一支小小的金色令箭递给萧瑶观看，向她扬眉笑道：“呼延师妹，幸亏聂玉倩给了我一支‘幽冥大令’，否则，我们还不一定能够走进‘枉死城’呢？”

萧瑶在听了“聂玉倩”三字之后，佯作醋心大发，一撇朱唇，嗔声说道：“又是聂玉倩，我不愿意再听她的名字，也不愿意让柳师兄把她送给你的东西藏在怀内！”

边自说话，边自把那支“幽冥令”揣向怀中，加以没收，并向柳洞宾抛过一瞥妩媚的白眼。

这个动作，作得相当俏皮，并顿收攻心之效。

因为“吃醋”是“爱情”的表现，萧瑶既不许柳洞宾收藏“赤尸夫人”聂玉倩所赠之物，足见对他有情，怎不令柳洞宾心中喜得颠倒？

故而，萧瑶虽没收了他的“幽冥令”，柳洞宾却毫不为意，只是含笑说道：“呼延师妹不许我收藏无妨，但到了‘枉死城’边，你却必须将这‘幽冥令’取出，否则便无法进去，守城鬼卒是不肯开门的呢？”

萧瑶一来想试试“幽冥令”的效用，二来也对柳洞宾适才之语起了好奇意念，想看看“枉死城”中究竟有些什么意外的人物？遂点头笑道：“那是自然，在守城鬼卒有所留难时，我自会取出来，但柳师兄不要妄想，聂玉倩送你的这件定情之物，我是不会还给你的了！”

柳洞宾脸上一红，摇头说道：“霄妹太以言重，聂玉倩只是给我一支‘幽冥令’，好让我在壑中各处通行无阻，并不能算作什么定情之物！”

这“青阳木魅”柳洞宾竟“打蛇随棍上”，又把“呼延师妹”之称改为“霄妹”，显得分外亲热一点。

萧瑶自然不会计较，让他尽量去占口头便宜，只是举目四瞩，扬眉问道：“木神妃等所居的‘九幽地阙’远在何处？我怎么除了‘迎宾馆’外，看不见其他华丽殿宇？”

柳洞宾指着前面不远的“枉死城”说道：“所谓‘九幽地阙’，就在这‘枉死城’下！”

萧瑶咦了一声，目中露出惊奇的神色，向柳洞宾诧声问道：“这‘千鬼

壑’业已低于地面甚多，难道那‘九幽地阙’竟还要达于地下？”

柳洞宾笑道：“木神妃有的是挥霍不尽的敌国金银，多花上一点儿钱，把宫阙造得幽秘一些，又有何妨？她的居处真是画栋雕梁，穷极绮丽呢！”

萧瑶道：“这‘九幽地阙’的对外交通，是……”

柳洞宾不等萧瑶再往下问，便自接口笑道：“‘枉死城’中有个‘九幽地穴’，这‘九幽地穴’就是‘九幽地阙’的出入通道。”

萧瑶佯作突然想起一事，目光凝注在柳洞宾的脸上，扬眉问道：“南宫敬与萧琪成亲的‘鸳鸯阁’呢？难道也是建在地下？”

柳洞宾道：“正是，‘鸳鸯阁’就在‘九幽地阙’之内，霄妹请想，木神妃好不容易才阴错阳差地逮住了‘白衣昆仑’萧琪，怎肯放心把她禁在别处？”

说话之间，业已走到了“枉死城”外。

守城鬼卒见了柳洞宾，倒是相当恭敬地一齐躬身施礼！

但在柳洞宾意欲走进“枉死城”时，为首的守城鬼卒却陪着笑脸问道：“请问柳相公，有没有木神妃的特别手谕，或是‘幽冥大令’？”

柳洞宾笑而不答，回头向萧瑶看了一眼。

萧瑶探手入怀，把那小小的金色令箭取出，向守城鬼卒的头目递去。

鬼卒头目接过令箭，略一观看，便恭恭敬敬地双手捧还，闪身让路，并陪着笑脸说道：“两位请进，属下奉命守城，对任何人都需要加以盘查，尚请柳相公莫加怪罪！”

柳洞宾笑道：“职责所在，理应如此，我对你们只有嘉勉，哪有怪罪之理……”

语音至此略顿，指着萧瑶，向那群守城鬼卒含笑说道：“我来为你们引介一位本壑贵宾，这是我师妹呼延霄，外号人称‘离明火姬’，木神妃多半要邀请她参与‘七艳盟’呢！”

末后一语，尤见力量，鬼卒们全向萧瑶极为恭敬地躬身行礼。

萧瑶向他们略为含笑点头，便与柳洞宾双双走进“枉死城”内。

进城一看，方知所谓“枉死城”，实际就是一个绝大监狱！

城中，除了设有无数囚笼之外，根本没有可以欣赏的任何灵奇景色。

萧瑶目光一扫，诧然说道：“柳师兄，‘枉死城’中毫无灵奇的景色，我们是来看些什么？”

柳洞宾道：“我们不是前来看景，只是前来看人，呼延师妹难道不曾发现这些笼中禁囚之人，都有些不平凡的身份？”

萧瑶被他这一提醒，方对囚笼仔细注目。

但见这些囚笼的门上各悬一块小小名牌，牌上写着笼中囚徒的姓名身份。

囚笼中十之六七业已有人，其余的十之三四，却还空着。

萧瑶先看那些有人的囚笼，只见笼外名牌之上，赫然写着：“黑虎门”掌门鲍俊，“九龙帮”帮主赖明扬，“峨眉派”掌教悟元大师，“点苍派”三大长老之一“回风剑客”云飞，“华山四杰”的老二“金沙手”卓毕……

她看至此处，愕然说道：“原来这些笼中囚徒，着实有不俗的身份，他们均是各门各派的首脑人物呢！”

柳洞宾笑道：“呼延师妹请看看那些空的囚笼！”

萧瑶目光再注，只见那空空的囚笼之外，也预先悬有囚徒的名牌，写的

是：“少林方丈”、“武当掌教”、“雪山掌门”、“丐帮帮主”……等等，自然，“昆仑”董夫人，萧氏双姝，以及穆超元、顾朗轩的名号，也统统在内。

萧瑶看完之后，嗯了一声，向柳洞宾点头含笑说道：“柳师兄，我明白了，木神妃建这‘枉死城’之意，是打算把各门各派的举世英豪人物，完全拘禁在囚笼之中！”

柳洞宾点头道：“木神妃神功已成，只等‘七艳盟’组织妥当，便将柬邀举世群豪来此聚会，凡是不甘在‘七艳盟’裙下低头者，一律均将遭受到同样的命运！”

萧瑶指着那些已在笼中的囚徒，微蹙双眉，向柳洞宾诧然问道：“柳师兄，木神妃的‘七艳盟’尚未组成，‘群雄大会’的请柬尚未发出，这些人物怎就先期入笼了呢？”柳洞宾笑道：“木神妃对于能击破者，先予各个击破，把这些稍为次要的人物擒来，以备在大会之上立威，镇慑举世群豪，期获攻心效用……”

萧瑶问道：“怎样立威镇慑，莫非木神妃不怕被人指摘，要诛尽笼内囚徒？”

柳洞宾点头答道：“除了甘心愿降者外，木神妃要在群雄大会之上把他们当众枭首，然后再煮成‘人头汤’分给与会群雄，每人一碗！”

萧瑶闻言，暗忖这“五毒香妃”木小萍委实狠辣绝伦，自己甘冒万险，拼着骨化形销，也要为武林之中除此巨害。

她心中一面暗忖，一面举目四顾，瞥见有栋房屋与众不同。

这“枉死城”中所有的房屋全是囚笼，只有这座房屋比较高大大华丽，牌坊形的大门之外，还站着四名狰狞的鬼卒。

萧瑶指着这幢高大华丽的房屋，向柳洞宾问道：“柳师兄，这幢房屋与众不同，门外又有鬼卒守卫，大概是‘枉死城’中主持人物的治事所在？”

柳洞宾摇头道：“呼延师妹，你猜错了，这房屋外表美丽，里面却四壁空空，只有一个巨大深黑的地穴而已。”

萧瑶想起柳洞宾适才所告之语，恍然说道：“我明白了，这就是‘九幽地穴’，也就是‘九幽地阙’的出口之处。”

柳洞宾道：“对了，‘千鬼壑’中，一切都是‘鬼趣’，但到了‘千鬼壑’下，却不单恢复‘人趣’，甚至于更进一步的充满‘仙趣’！呼延师妹明日与木神妃见面，便知她那‘九幽地阙’建造得美奂无侔，真如仙山楼阁一般……”

萧瑶笑道：“柳师兄，譬喻失当了吧？仙山楼阁怎会建于九泉之下？又怎会起甚‘鸳鸯阁’的名儿，表示‘难成比目何辞死，愿作鸳鸯不羡仙’？”

柳洞宾见萧瑶一面说话，一面往回路走去，不禁扬眉问道：“呼延师妹，你怎么往回走了？……”

萧瑶边自缓步走向“枉死城”外，边自向柳洞宾含笑说道：“这‘枉死城’中除了或空或实的无数囚笼以外，便只有一个‘九幽地穴’，我们均已看到，别无足资流连之处，不走则甚？”

柳洞宾笑道：“也好，我再带呼延师妹去看看‘奈何桥’、‘血污池’、‘孟婆亭’等……”

萧瑶摇手道：“我既来了‘千鬼壑’，定必久居，何需亟亟？如今我又有些倦了，还是回‘迎宾馆’中睡觉去吧。”

柳洞宾暗叹女人之心委实一会儿东，一会儿西的，太以善变，令人无法捉摸！

他必中虽然有此感触，却不敢说出口来，还要顺着萧瑶的口风点点头笑道：“是啊，游赏此间景物，不必急于一时，呼延师妹远来劳顿，加上以‘离火神功’震碎‘神龙盲丐’沙应雄肝腑，又消耗了相当功力，还是早点安歇了吧！”

萧瑶笑道：“我睡觉之时有桩毛病，尚望柳师兄委屈一些，能够合作才好？”

柳洞宾心中“怦”然一跳，暗忖她有什么毛病，难道非要男人陪伴不可？

他心中虽敢如此胡思乱想，口中却不敢说出，只向萧瑶抛过一瞥询问的眼色笑道：“呼延师妹请讲，小兄无不遵办，哪里谈得上‘委屈’二字？”

萧瑶道：“我这一睡下去，至少要睡到明日卯牌以后，希望柳师兄能约束‘迎宾馆’中诸人，不要吵我，纵有天大事儿，也等我睡醒再说。”

柳洞宾向萧瑶投过一瞥失望的眼光，点头说道：“呼延师妹安心睡吧，我不会让人来吵你！”

萧瑶闻言，向柳洞宾双现梨涡，抛过一瞥甜笑，扬眉说道：“多谢柳师兄，我们明天再见！”

说完，便把房门关上，并加闩死。

柳洞宾被她逗得心痒难熬，但又深知这位呼延师妹是朵有刺的玫瑰，不敢急色胡来，只得叹了一口气儿，闷闷不乐地独自回房安寝。

柳洞宾是真睡，萧瑶却是假睡。

她等听得柳洞宾确已睡熟之后，遂悄悄越窗而出，蹑足潜踪地离开宾馆。但离开宾馆后，萧瑶却双眉深蹙，觉得问题太多。

因自己重回“枉死城”究竟用何借口？方能骗过守城鬼卒，进入“九幽地穴”，而不使木小萍、皇甫婷等有所惊动？

何况“九幽地穴”之中的形势自己又完全陌生，所凭仗的，只是从柳洞宾手中取得的那支“幽冥大令”，是否真可通行无阻，尚……

萧瑶虽然明知前途太以艰险，却因救妹心切，仍往“枉死城”中奔去！

她是一面前行，一面心中想事，但在念犹未尽之际，却心中猛然她惊！

她心惊之故，是突然发觉有人在自己耳边施展“传音密语”。

在她这等第一流高手说来，“传音密语”不足为奇，萧瑶所吃惊之故，是对方在密语中对自己所用的特殊称谓！

那耳边密语是说：“萧姑娘，我在你右侧方两丈来外的一块靠壁巨石之后，请借一步说话。”

萧瑶以为自己假扮“离明火姬”呼延霄之举做得天衣无缝，连柳洞宾都被瞒过，正自十分得意，突闻有人叫她为“萧姑娘”，怎不惊讶欲绝？

尚幸这向她“传音密语”之人的语音不恶，又复约她到僻静处相见，至少此人还不像是木小萍手下的爪牙人物。

因对方若是木小萍手下爪牙，在看破自己身份之后，早就聚众下手，哪里还会有这等客气？

萧瑶心中电转，觉得对方纵属非友，亦必非敌，遂只略 踌躇，便如言向右前方两丈来外的一块倚壁巨石走去。

她边行边暗忖：这发话者究系何人？自己又是在什么地方露出了马脚？

忖度虽在忖度，却忖度不出个所以然来？……

等萧瑶走到巨石侧面，目光扫处，瞥见石后露出一角金色长袍，才想起一人，不禁大惊欲退。

就在萧瑶止步欲退，尚未转身之际，石后金袍人已转出，正是萧瑶所想起的“太白金翁”李子西。

对方既已出现，萧瑶不便再走，只得恭身一礼，抱拳说道：“小妹参见大师兄！”

李子西摆手笑道：“不敢当，我与‘昆仑’一派尚无渊源，怎能当得起萧姑娘‘师兄’的称谓？”

萧瑶一生聪明绝顶，如今却窘得耳根发热，不知道究竟应如何应对？

李子西笑道：“萧姑娘是否要想知道你假冒‘离明火姬’呼延霄之事，是怎么露了马脚？”

萧瑶心中一横，点了点头，目注李子西说道：“你说来听听也好！”

她心中决定，等李子西说完之后，索性一不作二不休地把这“太白金翁”也加以扑杀灭口！

李子西听得萧瑶询问原因，遂伸出三根手指，面含微笑说道：“共有三点理由，我一一说给你听，第一点是，据李子西所知，‘离明火姬’呼延霄是个奇丑的苗婆，不是萧姑娘所假扮的这等天姿国色！”

萧瑶闻言，不禁皱眉苦笑，李子西又复看着她缓缓说道：“第二点是，在我送你下了‘望乡台’以后，曾挥剑劈开‘神龙盲丐’沙应雄的肚腹，从脏腑间的伤势看出，你根本就不会什么‘离火神功’。”

萧瑶耳根间一阵灼热，正欲开口，李子西又复向她笑道：“由于以上两点，我只可知道你不是真正的‘离明火姬’呼延霄，至于断定你就是名满乾坤的‘红衣昆仑’萧瑶，却是由于另外的综合研判！”

萧瑶问道：“你是怎么综合？怎样研判？”

她一面发话，一面暗把内力玄功提到极致，准备觅机出手，把这“太白金翁”李子西一击立毙！

李子西笑道：“你在‘望乡台’上搏杀‘神龙盲丐’沙应雄时，所显示的功力太高，一般年轻女娃哪有如此成就胆识？再加上不时旁敲侧击，设法探问有关‘白衣昆仑’萧琪陷身的情况，遂使我恍然大悟，判断你不单便是‘红衣昆仑’萧瑶，并……”

萧瑶叫道：“并些什么，你说下去！”

李子西得意地笑道：“我并可从而推断出你所杀的‘神龙盲丐’沙应雄，是真正的‘五行门’下，而‘后土神君’黄在中和‘潇湘水客’沐寒波，才是假冒人物！”

萧瑶见自己所作的图谋，竟完全被李子西识破，不禁惊愧万分，准备立下杀手！

但就在她凝足功力，杀手将发未发的一刹那间，萧瑶脑中灵光突闪！

由于灵光突闪，萧瑶遂未发杀手，只是双眉颦蹙，凝神思索。

李子西笑道：“萧姑娘，你想些什么？是否想杀我灭口？”

萧瑶摇了摇头，缓缓说道：“不是，我只是觉得你遗漏了一件事儿！”

李子西道：“什么事儿？”

萧瑶双眉忽挑，一双妙目中神光如电，向李子西注目说道：“‘五行门’下还有一人被杀！”

李子西哦了一声问道：“还有一人被杀？这被杀之人是谁？是真正的‘离

明火姬’呼延霄么？”

萧瑶道：“不是，你应该想想，我若见过那真正的‘离明火姬’呼延霄，知她是个奇丑的苗婆，怎会扮成如今这副形相？”

李子西沉吟道：“另一被杀的‘五行门下’，既不是‘离明火姬’呼延霄，却……却是……”

他方自皱眉沉吟，萧瑶面含冷地哼了一声说道：“你不必装糊涂了，我来告诉你吧！另外一个被杀的‘五行门’下弟子，就是‘太白金翁’李子西！”

李子西闻言一愣，伸手指着自己的鼻子，向萧瑶诧声问道：“萧姑娘，你……你说什么？我不是好端端的在此，怎么说是业已被杀？”

萧瑶笑道：“你确实不曾，但你也不是真正的‘太白金翁’李子西，真正的‘太白金翁’李子西大概早就死在你手下？”

李子西目光凝注萧瑶，双眉微微一轩，慢吞吞地含笑说道：“萧姑娘大概不会在没有根据之下，平白作此惊人之语？”

萧瑶道：“我当然有我的根据，要不要说来给你听听？”

李子西笑道：“萧姑娘请讲，老朽愿闻其详！”

萧瑶挑眉说道：“这道理简单得很，你既知我是冒充呼延霄的身份来此有所企图之人，却不立刻揭穿，又任凭我把真正的‘五行门’下‘神龙盲丐’沙应雄杀以灭口，哪里还像是‘五行门’大师兄应有的态度？……”

李子西点头笑道：“这项分析似乎颇有道理。”

萧瑶继续说道：“何况我从柳洞宾口中，听出来你有撺掇他暗中觅机谋夺这‘千鬼壑’基业之心，更知你我纵非完全同路之人，目标也不会相差太远！”

李子西笑道：“好，分析得好，如今我承认我不是李子西，真正的李子西确如你所料死在我手中，但萧姑娘如此聪明，不知能否猜出我的本来面目？”

萧瑶点头道：“我大概猜得出来，因为你已在不知不觉间露出了蛛丝蚂迹！”

李子西惊道：“有这等事么？我单独深入龙潭虎穴，可以说处处小心，萧姑娘怎会一来就看出我的什么马脚？”

萧瑶笑道：“相貌容易模仿，动作却难，年龄方面更是极难返老为少，化少为老，譬如说，倘若叫我装扮一个七八十岁的老太婆，只消一不小心，就会露出破绽。”

李子西皱眉道：“你虽说得不错，但我本身便是老人，扮这‘太白金翁’应该适合身份！”

萧瑶听他自认亦系老人，心中便越发有谱，目注李子西，扬眉说道：“我知道你本身也是老人，‘老尚风流为春微’一语，不过是世俗谀人之语，像你这把年纪，不至于再沉迷欲海，作甚倚翠偎红之想！”

李子西点头道：“当然，当然，这‘千鬼壑’中虽然多的是荡妇妖姬，但我决不会自甘下流……”

话犹未了，萧瑶便目闪精芒，注视着李子西，并眉说道：“既然如此，你却对那‘三绝妖姬’戚小香表示魂梦相思，欲亲芳泽则甚？”

李子西嘴唇蠕动，想答话而不曾答出话来！

萧瑶笑道：“此事既有矛盾，必具原因，我从此推测，你并非对戚小香

魂梦相思，欲亲芳泽，而是不甘大戴绿帽，欲振家风，你多半便是住在王屋山丈人峰、与南宫敬之父‘紫竹先生’南宫老人结有深交的当代大侠穆超元了。”

李子西听得一怔，不知不觉地往后退了半步。

萧瑶继续笑道：“还有一点，就是南宫敬是你世侄，你才会促成他与我妹子萧琪同在一起！”

李子西点头笑道：“萧姑娘真够高明，我承认我就是你所猜测的穆超元。”

萧瑶摆手道：“没有什么高明，老人家刚才不也猜破了我的身份么？最多我们也只是半斤八两，略具眼光而已！”

穆超元道：“有件事儿必须请萧姑娘谅解，就是令妹萧琪已被木小萍用迷药擒住，欲将其破坏贞操，在我孤掌难鸣、无法抢救的情况之下，只有撮合南宫敬与令妹成就良缘，或许稍微好一点？……”

萧瑶接口道：“老人家处置甚当，这是没有办法中的最佳办法，何况我也早有为令妹与南宫敬撮合之意，萧瑶先谢过老人家的成全厚德。”

说完，果然向穆超元恭恭敬敬地深施一礼！

穆超元道：“萧姑娘夜离宾馆，是打算去往‘鸳鸯阁’援救令妹？”萧瑶点头道：“同胞姊妹，不无关心，这是当然之理，老人家难道认为我不该有此一举？”

穆超元道：“以情而言，应该如此，以理而言，则不该如此！”

萧瑶问道：“老人家何出此言？”

穆超元道：“柳洞宾有支‘幽冥大令’，大概业已被姑娘弄到了手？”

萧瑶得意道：“不错，‘幽冥大令’业已在我身边，适才我与柳洞宾并曾仗恃此令，去到‘枉死城’中转了一转。”

穆超元摇头叹道：“错了，萧姑娘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就怕萧姑娘急于援救令妹，会有这种错误举措，才特意隐伏在此，加以拦阻！”

萧瑶皱眉道：“错误举措？此话怎讲？老人家是……是认为我错……错在何处？”

穆超元道：“凭借那支‘幽冥大令’，可以通行‘千鬼壑’中各处，但‘九幽地阙’却属例外，人阙之人，非有木小萍的特别手谕不可，故而，萧姑娘欲进‘九幽地阙’，必先硬闯‘九幽地穴’，身份也必然败露。在这孤掌难鸣，木小萍、皇甫停等又个个功高强、厉害难敌的情况之下，多半不单救不出令妹，反而会把‘昆仑’的威名毁于一旦，姊妹二人，同遭不幸，老朽才有‘于情虽合，于理不该’之语。”

萧瑶起初尚秀眉双挑，目光连闪，似乎有点不服，但听到后来，却知穆超元的解说全是实情，只得脸上一热，向穆超元抱拳说道：“晚辈真不知‘幽冥大令’的效用，对于‘九幽地阙’仍属例外，在如今的情况下，究应怎样处置，尚请老人家加以指点！”

穆超元正色说道：“我认为令妹与南宫敬之事，反正是生米已成熟饭，她暂时并无危险，似乎应把救人放在第二，而把设法摧毁整个魔巢，放在第一……”

萧瑶不是不通情理之人，她双眉略蹙，微一寻思，便自点头说道：“我知道老人家的这项原则颇为正确，但‘千鬼壑’魔巢，组织庞大，好手如云，要想加以摧毁，却是如何下手？”

穆超元道：“第一要务，自然是增加力量，请问萧姑娘，你前此所说的

‘后土神君’黄在中和‘潇湘水客’沐寒波，究竟是什么人物？”

萧瑶照实答道：“是由我辛东坡辛师叔和顾朗轩兄所扮。”

语音至此略顿，又把辛东坡和顾朗轩的身份，向穆超元说了一遍。

穆超元认识顾朗轩，对辛东坡却是陌生，听清之后，大喜说道：“‘五行门’下五个传人来此向‘昆仑’寻仇一事，真给了我们混入‘千鬼壑’、摧毁魔巢的大好机会！如今我们先把辛、顾两位请来壑下，彼此仔细商量商量，再复见机行事。”

萧瑶憬然道：“我倒几乎忘了，辛师叔和顾师兄如今应该到了‘千鬼壑’上，穆老人家去接接他们……”

话犹未了，穆超元便接口说道：“我一人前去不好，我拉着柳洞宾，甚至于‘千鬼壑’壑主索明，一同前去！”

萧瑶皱眉道：“虽然沙应雄、李子西已死，但还有真正的‘离明火姬’呼延霄和精于‘戊土’功力之人，倘若他们也来了，却是怎生处置？”

穆超元道：“希望这两人来晚几天，若是凑巧赶来，也只好依照萧姑娘处置沙应雄的手段，把他们杀以灭口，好在‘五行门’下必非善类，又欲向‘昆仑’寻仇，我们虽然手段略欠光明，为了顾全大局，以及整个武林的祸福起见，也就管不了那许多了。”

萧瑶点头道：“好，计议既定，我不去‘枉死城’了，去叫柳洞宾吧！干脆一同往‘千鬼壑’上走走！”

萧瑶和穆超元才一跃登“迎宾馆”，柳洞宾便在室中沉声喝道：“什么人胡乱行动，莫要惊扰了我师妹呼延姑娘的……”

话方至此，萧瑶娇笑道：“柳师兄，你不要乱发脾气，我就是你师妹呼延霄呀！”

柳洞宾在室内中“咦”了一声，诧然说道：“呼延师妹不是在室中关门安歇了么？怎么……”

说至此处，业已开门走出，目光瞥处，见穆超元所扮的李子西，也在萧瑶身边，越发诧然问道：“大师兄也在，莫非出了什么事？”

穆超元还未答言，萧瑶已在一旁娇笑一声，接口扬眉说道：“我还是睡不着，又不好意思再多惊扰柳师兄，恰瞥见大师兄走来，遂迎向前去，问问李大师兄，是有何紧要事故？”

柳洞宾道：“是呀，大师兄这晚赶来，定然有甚急事，但不知

穆超元不等柳洞宾往下再说，便即扬眉一笑，接口注目说道：“柳师弟忘记了么？我们另外两位同门、‘后土神君’黄在中与‘潇湘水客’沐寒波，不是快到了么？这‘千鬼壑’地势特殊，陌生人不易寻找，我们似应上壑去迎接他们一下。”

柳洞宾点点头道：“当然应该去接，但有我和大师兄二人也就够了，呼延师妹可以休息休息……”

萧瑶道：“反正我也睡不着，一同上壑，去接黄、沐两位师兄吧！”

柳洞宾目注穆超元道：“大师兄，我们去接黄、沐二位师兄之事，要不要通知索壑主一声？”

穆超元道：“当然应该通知，我们虽受尊敬，在此总是客位，江湖中最忌喧宾夺主之情事，柳师弟要力避僭妄，处处站稳脚步！”

柳洞宾向周围景物略一扫视，叹了一口气儿，向穆超元点头说道：“小弟如今方知李师兄所说不错，这‘千鬼壑’若是我们‘五行门’的复兴基地，却有多好。”

穆超元佯作嗔容，向柳洞宾瞪了一眼，略皱双眉，低声叱道：“柳师弟莫要不识轻重，此话只能背人偷谈，千万不可……”

柳洞宾接道：“大师兄放心，此处只有我们师姐妹，否则，小弟决不会轻易说出感叹之语！”

萧瑶知道穆超元是暗暗刺激柳洞宾，准备大加利用，遂娇笑说道：“柳师兄，你去通知索壑主一声，我们便上壑去吧，免得黄、沐二位师兄在壑上徘徊寻找！”

柳洞宾点头驰去，萧瑶与穆超元缓步前行，边自低声笑道：“老人家认为这‘青阳木魅’能被我们加以利用么？”

穆超元道：“等辛东坡兄与顾朗轩老弟到后，人手已颇不少，加上敌明我暗，着实大有可为，但若争取柳洞宾共同效力，自然好一点。”

萧瑶问道：“老人家谋略定妥了么？是否等我辛师叔与顾朗轩兄到后，便立即开始行动？”

穆超元摇头道：“萧姑娘不要心急，常言道：‘事缓则圆。’我们首先要弄清楚令妹萧琪究竟是否与南宫敬一样，也被迷乱灵智？其次，便设法取得那种迷神毒物的独门解药，然后才能群策群力，扫荡魔巢，与木小萍、皇甫婷等决一死战！”

萧瑶点头说道：“对，老人家说得对，我赞同老人家老成持重的谋略计划。”

他们说话之间，瞥见前面灯光闪动，从殿宇中走出一群人来。

这群人便是那包含各种鬼卒的迎宾队伍，但“千鬼壑主”索明却也在其内。

穆超元抢前两步，向索明抱拳笑道：“我只命柳师弟向索壑主通禀一声，他怎又惊扰壑主，在这时光之下，亲自……”

索明笑道：“木神妃原命我对李兄等礼若上宾，何况黄、沐二兄到后，贵门中的‘五行’高手便俱已会齐，索明自应前去迎接。”

说毕，立命鬼卒以软轿抬起穆超元、萧瑶、柳洞宾等三人，一同往“千鬼壑”上走去。

“千鬼壑”上并无人影，但在左侧一片峭壁之后，却传来打斗的声息！

萧瑶双眉挑处，向穆超元叫道：“大师兄，我去看看，是否黄师兄、沐师兄遇见什么对头，正在壁后交手！”

话完，身腾，化成一朵红云，飞登峭壁。

到了壁顶，向下一看，发现壁后共有三人，两人动手，一人旁观，均是陌生不识。

萧瑶起初以为自己料错，但细一注目之下，发现动手的两人之一，身法类似顾朗轩，旁观的那人，除了少一部盈颊虬髯以外，眉目口鼻部位，都与辛东坡十分相像！

她想起自己曾有请辛东坡剃须之语，方始恍然，遂以“传音密语”向壁下问道：“壁下是辛师叔么？与顾兄动手之人是谁？看来招式精奇，功力还不弱呢？”

辛东坡目光微扬，看见萧瑶在壁顶，遂也用“传音密语”说道：“那就是‘五行门下’精于‘戊土’功力之人，瑶侄快想个法儿把他除掉，若凭真实功力拼斗，顾老弟即令功能毙敌，也会付出相当代价！”

萧瑶闻言，灵机一动，在壁顶提气高声，向壁下的交战双方叫道：“师兄，小妹‘离明火姬’呼延霄前来助你一臂之力，你就把这狂徒交给我吧！”

她是一面发话，一面业已长身扑处，像天仙下凡般，冉冉飘向壁下。

萧瑶这几句话儿说得极具技巧，使壁下交战双方，都以为来了帮手，心头一宽，戒备自然松懈。

顾朗轩心头雪亮，知道萧瑶已来，对方必然性命难逃，定遭惨祸！

与他交手的那“五行门”中精于“戊土”功力之人，也因萧瑶先报出“离明火姬”呼延霄的字号，遂认为一定是来帮助自己。

萧瑶身形扑处，又以“蚁语传声”功力，向顾朗轩耳边叫道：“顾兄，我假意向你袭击，你且闪出丈许，让我处置这厮，因为‘千鬼壑’壑主索明以及‘青阳木魅’柳洞宾等已到，没有时间再与对方按照正常打斗多作纠缠的了！”

语毕，式变，去势加疾，以一式“天河洗甲”，头下脚上，向顾朗轩猛扑而落！

顾朗轩即知来人是谁，又复得了暗示，自然让她，身形一飘，闪退丈许！

萧瑶身形落地，向那与顾朗轩相互动手的黄衫中年人，嫣然一笑。

那黄衫中年人目光微注萧瑶，也报以一笑，抱拳缓缓说道：“姑娘就是‘离明火姬’呼延师妹么？小兄……”

他虽欲报名号，但刚刚说道“小兄”二字，突觉肋下一麻，业已无法言动，被萧瑶隔空弹指，以极上乘的功力制住！

这时，索明、穆超元、柳洞宾三人，也已生恐萧瑶有失，一齐上跃壁顶。

柳洞宾鬼迷心窍，最对萧瑶关心，首先提气高声，向下问道：“呼延师妹，你在和谁争斗？”

萧瑶笑道：“这厮与‘潇湘水客’沐师兄起了冲突，大概与‘昆仑’有关，请问柳师兄，应该怎么处置？”

柳洞宾毫不考虑地应声笑道：“既与‘昆仑’有关，自然立杀无赦！”

萧瑶说道：“柳师兄你来杀吧！我要引介‘后土神君’黄师兄、‘潇湘水客’沐师兄，与索壑主、李大师兄相见。”

柳洞宾答应一声，身形纵处，向那尚未报出姓名的黄衫中年人飞扑而下。

他在纵身下扑之时，尚未看出那黄衫中年人已被萧瑶用“隔空点穴”的手法悄然制住。

等到了近前，见对方不言不动，木立当地，方看出此人已被制住。

柳洞宾生性凶恶，虽见对方已无还手之力，仍毫不客气地“蓬”然一掌，击中那中年人的前胸！

可怜这位精于“戊土”功力，在“五行门”下“五行合运”杀手中占枢纽地位之人，竟被他同门师弟击得满口喷血，五脏齐崩，尸飞数步！

萧瑶见自己利用“五行门”下兄弟相残，诛除了“五行门”下之人，心中自然十分得意！

她趁此机会，暗以“传音密语”，把“太白金翁”李子西就是穆超元大侠所扮之事，对辛东坡、顾朗轩二人略加说明。

辛、顾二人知道了这项秘密，自然均觉心宽，双双纵身上壁，与索明等人见礼。

穆超元早从萧瑶口中知道辛东坡、顾朗轩的真实身份，遂抢前两步，一手一个，把住辛、顾二人肩头，“哈哈”大笑说道：“黄师弟、沐师弟，你们这一来，‘五行门’下的五位同门便业已聚齐，可大事扫荡‘昆仑’，重振师门威望，并辅佐木神妃好好创建‘千鬼壑’万世不朽的武林霸业了！”

萧瑶趁着辛东坡、顾朗轩与索明寒暄之际，暗以“蚁语传声”功力，向穆超元耳边说道：“穆老人家，适才我命柳洞宾所杀，便是真正的‘五行’门下的‘戊土’传人，如今除了要小心那真正的‘离明火姬’呼延霄前来揭穿秘密以外，已无其他可虑之处的了！”

穆超元也以“蚁语传声”功力向萧瑶耳边专注悄悄说道：“为了整个大局，武林祸福，即令真正的‘离明火姬’呼延霄寻来，也只好仿照对付‘癸水’、‘戊土’传人之策，一并诛戮除去……”

萧瑶接道：“我们若在当场，自然如此处置，就怕呼延霄万一是在我们不在之际闯来，便令事情复杂，甚至于功败垂成！”

穆超元点头道：“萧姑娘虑得极是，反正我们如今人手已齐，找个适当机会，马上动手摧毁‘千鬼壑’，与‘五毒香妃’木小萍等见个真章……”

他们两人的“传音密语”刚刚讲到此处，突然听到两声“砰”巨响，隐隐由地底传上。

柳洞宾目注索明，诧然问道：“索壑主，这两声震响似乎发自‘千鬼壑’？难道壑下发生了什么事变？”

索明一怔，皱眉说道：“事难猜度，我们赶紧回去看看……”

萧瑶笑道：“倘若有变，便定是那‘红衣昆仑’萧瑶企图营救她的妹子！”

她把握机会，轻轻一语，又在索明面前替自己开脱开脱，减些嫌疑！

索明也不再坐轿，一面展步疾驰，从秘洞中奔回“千鬼壑”，一面苦笑说道：“萧瑶之来，原在木神妃意料之中，但‘千鬼壑’上下道路仅此一条，我们怎无丝毫觉察？莫非那萧瑶能如陆地神仙一般，平步摄虚，飞降那百丈壑下？”

他们疑诧之下，回到“千鬼壑”中，索明目光一扬，不禁惊得呆住！

原来适才在壑上所闻震响，竟是“枉死城”和“望乡台”倒塌的声息。

“五毒香妃”木小萍于灰尘如雾的“枉死城”颓垣中缓步走来，向索明冷冷问道：“你身为壑主，负责处理‘千鬼壑’一切事务，怎竟擅离职守，去了何处？”

这“擅离职守”四字，把索明听得一头冷汗，慌忙恭身答道：“因‘五行门’中的其余‘后土神君’黄在中、‘潇湘水客’沐寒波二位到来，属下遂与李、柳二兄和呼延姑娘等，一齐上壑迎接！”

木小萍哦了一声，立刻把脸色和缓下来，含笑点头说道：“原来如此，自然是迎接嘉宾比较重要，对于被敌人乘隙捣乱的这点小事，我就不怪你了！”

说完，立向辛东坡、顾朗轩、萧瑶寒暄，礼节甚是周到！

萧瑶见状，心中暗忖：“这木小萍真是一代妖女，居然还深明拢络用士之道！……”

就在此时，柳洞宾忍不住心中惊疑，向木小萍急急问道：“请问木神妃，适才是何敌人来此捣乱？”

木小萍道：“是我一向把她引为大敌的‘红衣昆仑’萧瑶！”

这种答复，大出穆超元、辛东坡、顾朗轩、萧瑶等意料之外，穆超元等首先问道：“是萧瑶么？木神妃可曾与她朝相动手？”

木小萍摇头答道：“我于‘九幽地阙’中赶出得迟了一步，但却看见了她那身红衣，认识她所独擅的昆仑‘云龙身法’！”

穆超元又复问道：“来人既是萧瑶，必系企图营救她妹子萧琪，但不知可……可曾被她得手？”

木小萍道：“‘鸳鸯阁’深在地下，萧大丫头不过倚仗剧烈的火器，炸倒了‘枉死城’和‘望乡台’，哪能得遂她营救萧二丫头之愿？但‘枉死城’中所囚的各派首脑，倒是被她顺手牵羊地救走几个！”

萧瑶心中虽然万般惊异，猜不透究是何人冒充自己身份，来此搅闹一番，但此举对于自己化身策反之事，却属有益无损，遂故意叹息一声，向辛东坡、顾朗轩二人说道：“黄师兄，沐师兄，可惜你们来晚一步，否则，岂不正好为‘五行祖师’复仇，让那‘红衣昆仑’萧瑶，尝尝我们师姐妹‘五行合运’的威力滋味！”

辛东坡道：“萧瑶虽已溜走，她妹子萧琪不是还留在此地么，正可作为我们报仇的对象！”

柳洞宾笑道：“黄师兄有所不知，木神妃在萧琪身上有更高明的打算，甚至于关系到整个霸业大局，我们向她报仇之念，只好暂且忍一忍了！”

穆超元又向木小萍问道：“请问木神妃，‘千鬼壑’陡立百丈，无可攀援，那萧瑶未经秘路，她是如何上下的？”

木小萍道：“她接了一根百丈长藤，更有同党在壑上接应提携，故而不

单她自己脱逃，并带走三名我费了不少心血才掳到此间、企图借以立威的重要人物！”

说至此处，目光一变，看着索明叫道：“索壑主，你虽是迎宾事大，但被外人闯入，毁却壑中美景，似仍难免有疏忽之责？”

索明全身一震，木小萍神色又转缓和，含笑说道：“索壑主莫要害怕，我不加责罚，只要你将功折罪如何？”

索明赶紧一抱双拳，恭身陪笑说道：“神妃请加指示，属下便肝脑涂地，亦必效命！”

木小萍风情万种地嫣然一笑，说道：“谁要你肝脑涂地？我只要你替我好好地招待嘉宾，免得我有慢客之罪！”

目光一扫辛东坡、顾朗轩、萧瑶三人，扬眉笑道：“由于萧瑶这样一闹，我更须亲自看守萧琪，非到明日晚间，决不离开‘鸳鸯阁’，黄兄、沐兄、呼延姑娘，请暂在‘迎宾馆’中安歇，莫怪木小萍礼遇欠周，有点怠慢嘉宾！”

辛东坡因木小萍对自己最为陌生，遂尽量抢先开口，一抱双拳，含笑说道：“木神妃说哪里话来，我师兄妹托庇麾下，已感荣幸万分，哪里还敢当木神妃的过份宠遇？”

木小萍微微一笑，侧顾索明说道：“索壑主，你一面替我款待嘉宾，一面还要立即督工，修复‘望乡台’，明日晚间，我要在台上以‘九幽大宴’，为‘五行门’师兄妹聚齐一事表示庆贺，一切都要恢复旧观……”

索明听得双眉深皱，木小萍看他一眼，嗯了一声，又道：“要在一日之间全复旧观，可能会使你为难？这样吧，‘枉死城’暂缓修复，只把断砖碎石移去，弄得干净一点，你就全心全力地替我先行修复‘望乡台’吧！”

索明连连点头，木小萍向众人含笑打了一个招呼，柳腰拧处，身形轻轻一转。

就这身形一转，未见任何作势，人已到了六七丈以外！

辛东坡失声赞道：“好轻功、好轻功，这是‘巧渡鹊桥’的‘银汉飞星’身法，武林之中绝传甚久，木神妃施展得已达炉火纯青的境界，难怪她能领导群雄，开创武林霸业！”

萧瑶笑道：“黄师兄，时已夜深，转瞬便将天明，我们且去‘迎宾馆’内安歇，养足精神，才好领受木神妃款待嘉宾的‘九幽大宴’！”

穆超元知道萧瑶是要避人商议，拟订行动策略，遂向索明含笑扬眉说道：“索壑主，由我带领我这几位师兄妹，自去‘迎宾馆’安歇，你不必去了，因为木神妃要你督修‘望乡台’，限时完成之责，是相当繁重的呢！”

索明连连颌首，一抱双拳，苦笑说道：“好，有劳李兄，彼此是自己人，我也不客气了。”

诸人分别以后，索明自去督工抢修“望乡台”，穆超元则与辛东坡、顾朗轩、萧瑶、柳洞宾等，一同走向“迎宾馆”内。

萧瑶边行边自忖道：“穆超元与辛东坡、顾朗轩必须计议拟妥今后扫荡魔巢的行动计划，但当中夹着一个柳洞宾，却极惹厌，要怎样设法把他遣开才好！”

想了一会，仍无良策，因若勉强把柳洞宾单独遣开，可能会引起他的疑心，影响大局，弄坏了得来不易的良好机会。

万般无奈之下，萧瑶只得暗以“蚁语传声”功力，向顾朗轩耳边悄然囑道：“顾兄，到了‘迎宾馆’后，我设法绊住柳洞宾，你和辛师叔、穆老人

家仔细商议商议，一来，要妥善拟定扫荡魔巢的行动步骤，二来，要推断推断，方才冒充我身份，毁却‘枉死城’，炸倒‘望乡台’，并救走数人的红衣女子是谁？她为何也会我们‘昆仑派’从不外传的‘云龙身法’？”

顾朗轩也以密语答道：“我知道了，这‘青阳木魅’柳洞宾既然惹厌，何不索性一并除去？”

萧瑶悄道：“不行，柳洞宾再遭不测，木小萍必对我们起疑，今‘五行传人’之中，一真四假，他虽惹厌，又有何妨？如留着这‘青阳木魅’，还有不少可资利用之处呢？”

顾朗轩自然不肯与萧瑶争辩，只是点了点头，表示听任她的意见。

到了“迎宾馆”中，穆超元目光一瞥萧瑶，向她含笑问道：“呼延师妹，你看我们师兄妹的住房顺序，应该怎样……”

萧瑶不等他话完，便自接口笑道：“李大师兄，这些小事，自然由你身为大师兄的全权作主，还要问我则甚？”

说至此处，目光一扫辛东坡、顾朗轩二人，嫣然娇笑道：“黄师兄、沐师兄，你们跟随李大师兄前去安歇吧！我要单独留柳师兄到我房内坐上一会。”

柳洞宾闻言，真是有点受宠若惊，等穆超元带领辛东坡、顾朗轩走后，便进入萧瑶房中，向她满面笑容，低声问道：“呼延师妹，你……你难道不想安歇么，要……要留我在此作甚？”

他所期待的答话，自然是萧瑶会说她孤枕难眠，特意留他共效于飞之语！

这种期望自然落空，萧瑶含笑答道：“柳师兄，我留你之故，是想占你一点便宜，换句话说，也就是要让你吃点苦头，卖点力气，你愿意么？”

柳洞宾色迷心窍，又把冬瓜缠到茄子里去了，喜心翻倒，连连点头说道：“愿意，愿意，呼延师妹若是要我效劳，柳洞宾不辞鞠躬尽瘁，愿为裙下……”

萧瑶不得不让他占些口角便宜，白了柳洞宾一眼，佯嗔顿足叫道：“柳师兄，你……你……你想到哪里去了？我只是今日连杀两人，用力过度，全身有些酸疼，想请你隔体传功，略耗内家真气，助我复原而已！”

柳洞宾虽大为失望，但仍觉有便宜可占，点头微笑说道：“好，呼延师妹是要我从‘脊心穴’上传功，还是由‘七坎穴’上传功？”

萧瑶摇头道：“我天性怕痒，这两个部位都不能容人触摸，柳师兄请与我盘膝对坐，以掌心相贴来传送真气便了。”

轻抚柔夷，一亲芳泽之望又告落空，柳洞宾再度失望，换了别人，柳洞宾或许会来个“霸王硬上弓”，但他也看出这位师妹相当厉害难缠，不敢造次，只得强忍心头欲火，与萧瑶面对面地盘膝坐下，互伸双掌，以掌心相贴，慢慢传送真气。

萧琪这种法儿想得极好，硬把柳洞宾绊住，好让穆超元、辛东坡、顾朗轩三人去从长计议。

穆超元先为辛东坡、顾朗轩找好房间，然后含笑说道：“黄师弟、沐师弟，你们若还不太累，便到我房内聊上一会，如何？”

辛东坡、顾朗轩自然点头，到了穆超元房内，关上房门，顾朗轩便起立恭身，口称“老人家”，对穆超元重新见礼。

穆超元摆手道：“老弟不必多礼，虽然木小萍尚未对我们起疑，但身在虎穴之内，到处都是敌人耳目，我们仍宜加强戒备，时时小心，否则，若身份暴露，功亏一篑，就太以辜负这大好机会的了！”

他在说这些话之时，仍以近乎“传音密语”、外人不得与闻的极低语声说出，可见态度慎重。

顾朗轩见他如此，自也不敢怠慢，遂索性以“蚁语传声”问道：“穆老人家，在这‘千鬼壑’下被木小萍用迷香擒住之人，是不是‘白衣昆仑’萧琪？她的情况如何？”

穆超元点头道：“正是萧琪，她如今在‘九幽地阙’中的‘鸳鸯阁’内，并已与南宫敬贤侄结为夫妇。”

说完，便就自己所知，把事件经过，对辛东坡、顾朗轩说了一遍。

顾朗轩静静听完，皱眉说道：“照老人家这样说来，我们暂时还不能冲进‘九幽地阙’去营救萧琪，只好听凭她与南宫贤弟……”

穆超元接口笑道：“‘九幽地阙’的形势太好，真所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入’，我们假若硬闯，反易误事，萧姑娘曾说她与顾老弟均有为南宫贤侄和萧琪撮合之心，如今之事，也不过使他们提前洞房花烛而已。”

辛东坡与顾朗轩虽觉这样的洞房花烛，未免太以荒唐，但目前情势所限，也只得如此自我安慰！

穆超元目光一扫二人，含笑又道：“今天之事太怪，辛兄与顾老弟认为那身着红衣，会用昆仑‘云龙身法’，来此炸倒‘望乡台’，震塌‘枉死城’，并放走几名重要武林人物的神秘女郎，究是何人所扮？”

顾朗轩道：“我们正想就此向人老家请教，因为假若我不是正与瑶妹同在一起，真会以为那位身怀绝技的胆大女郎就是‘红衣昆仑’萧瑶。”

辛东坡道：“在凭空设想下，恐难猜出是谁？须从假扮的动机方面推敲推敲。”

穆超元点头道：“辛兄说得对，我认为对方冒充‘红衣昆仑’萧瑶之意，不外二者……”

辛东坡道：“穆兄请抒高见。”

穆超元道：“第一种是此女虽身怀绝技，未享大名，遂想借重‘红衣昆仑’的身份……”

穆超元话犹未了，顾朗轩便摇头说道：“不对，不对，老人家的这种假设不太可能，因为来此救人的红衣女侠，并未自报姓名，仅是木小萍从她衣着的色泽和身法家数加以判断，认为定是瑶妹，如此情况，哪里会是企图借重身份？”

穆超元笑道：“我虽作此分析，但自己也觉得情事不符，只是说说而已。”

顾朗轩道：“老人家请往下讲，你的另一种假设情况，又是什么？”

穆超元轩眉说道：“第二种情况是对方知晓萧瑶姑娘化装为‘离明火姬’呼延霄深入虎穴之举，才特意来上这么一手，替她掩护掩护！”

顾朗轩点头道：“这种掩护之说比冒名之说近于情理多了，但对方既然意在掩护，必和瑶妹是极熟之人，否则，何必不辞艰险，来此帮她这个忙呢？”

辛东坡在一旁倾听至此，点了点头，目注顾朗轩，含笑说道：“老弟说得对，那假萧瑶不单是萧瑶的熟人，并也是立场正大的侠义人物，只看她单身独闯虎穴，震塌‘枉死城’，救出几名重要囚人之举，何等胆识、何等手段？换了你我，真还未必准能办得到呢？”

顾朗轩道：“奇怪，当世武林中，除了‘红白昆仑’萧氏姊妹外，我怎么未曾听说过有这等功力惊人的巾帼奇侠？”

穆超元叹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三山五岳、八荒四海中，奇人异

士多呢，我们任凭见闻再广，也未必准能完全知晓得尽？……”

语音至此略顿，目光一扫辛东坡、顾朗轩二人，继续说道：“关于那‘假萧瑶’一事，我们只能分析到‘她是侠义一道，并与真萧瑶是极熟之人’为止，究竟是谁？则如大海寻针，无法捉摸，故而只好放下，还是来研究怎样着手行动大破魔巢，比较来得实际一点！”

顾朗轩道：“老人家一来来此日久，对‘千鬼壑’一切比较熟悉，二来老谋深算，功力既高，阅历又富，自然由你来拟定下手步骤，我和辛师叔暨瑶妹均敬听差遣，奉命行事便了！”

穆超元替他们一人斟了一杯香茗，含笑说道：“顾老弟不要这么客气，长江后浪推前浪，尘世新人胜旧人，你们三人中，任何一位都比我高明多了，我且先把我的看法说出，彼此再细加研究，择善而行，才可把失误减低到最小限度！”

辛东坡道：“穆兄高见如何？”

穆超元道：“我认为此时尚难预定步骤，恐怕要各凭智力，在明夜的‘九幽大宴’之上，见机行事！”

辛东坡笑道：“穆兄是认为定法不是法？……”穆超元听了辛东坡这“定法不是法”五字，便摇头接口笑道：“我不是此意，是认为一切情况应等南宫贤侄与萧琪姑娘洞房花烛以后，看看变化，再作定夺，才较稳妥。”顾朗轩扬眉问道：“老人家是说南宫敬贤弟与萧琪姑娘也会参加明晚‘望乡台’上的‘九幽大宴’么？”穆超元笑道：“当然会参加，木小萍不知我们的本来面目，只以为我们是‘五行门’师兄妹，她怎会不在欢宴之时，把南宫贤侄与萧二姑娘一并弄来，炫耀她的成就！”顾朗轩端起茶杯，饮了一口，略作寻思，向穆超元扬眉说道：“老人家，我觉得我们虽等‘九幽大宴’之时见机行事，但在事前，却可先建立一项原则。”

穆超元道：“什么原则，老弟请讲！”顾朗轩正色道：“这原则就是一切都取决于萧二姑娘的精神状况，由瑶妹在宴上暗以‘蚁语传声’相试，她如未被迷魂，我们便在‘望乡台’上翻脸动手，只要制住木小萍，群邪无首，便将崩溃，万一她被迷魂，失却灵智，我们便须暂时忍耐，等设法取得解药后，再与群邪作正面拼斗！”

穆超元连连点头，含笑说道：“顾老弟的这项原则非常正确，我们就如此决定便了！”顾朗轩想起一事，向辛东坡叫道：“辛师叔，你用诸葛老人所赠的药针刺伤南宫贤弟，并见血化药之举，不知有无效验？若是及时生效，可能情况便大大改变？”

穆超元不知就里，诧然问故？顾朗轩遂把辛东坡终南求药，企图为南宫敬恢复灵智之事，向穆超元详细说了一遍。

说完，剑眉一轩，含笑又道：“穆老人家，倘若‘妙手天医’诸葛仁的药针生效，则我南宫贤弟灵智必复，就会辜负老人家的成全美意，与萧二姑娘的洞房花烛，也就只是虚应故事、空度春宵的了！”

辛东坡道：“假如南宫敬的灵智恢复，我们便又增加了一名好手，实力更强，对于大破魔巢之事，也越发有了把握！”

穆超元笑道：“不管南宫贤侄与萧二姑娘在‘鸳鸯阁’内是否虚度春宵？但他们经此一来，名份已定，顾老弟与萧大姑娘再在旁设法成全，还怕这段美满良缘，不会成为事实么？……”

话方至此，突然听得萧瑶以“传音入密”神功悄然叫道：“穆老人家，

你们商议完了没有？这柳洞宾目光中充满了淫邪，可能不怀好意，快点把他弄走，我对他还有利用之处，不想让他死得太早！”

穆超元听得密语，遂站起身形，向辛东坡、顾朗轩二人笑道：“原则已定，你们两位回房安歇去吧，我要前去救人！”

顾朗轩讶道：“老人家要去救谁？我们不是暂已决定……”

穆超元不等顾朗轩把话说完，便自微微一笑，截断他的话头说道：“我是要去救那‘青阳木魅’柳洞宾，倘去迟片刻，可能他会死在萧大姑娘手下？”

说完，便把顾朗轩和辛东坡送回所住室内，然后再向萧瑶的卧室走去。

穆超元尚未走到萧瑶卧室门前，已然听得房中响起“啪”的一声脆响！

穆超元闻声之下，方觉一怔，房门启处，柳洞宾匆匆走出，几乎与穆超元撞了一个满怀！

“柳师弟，你……你有何急事，如此匆忙？呼延师妹……”

柳洞宾不等穆超元话完，便满脸通红地接过话头，赧然说道：“呼延师妹正在行功未了，大师兄请进去吧，小弟有点事要先走一步。”

穆超元见了柳洞宾那种惶恐的神情，以及左半脸比右半脸色泽红些的情况，心中恍然顿悟，知道柳洞宾定是情欲冲动，图谋不轨，适才那声“啪”的脆响，多半是他挨了萧瑶的一记耳光？

柳洞宾也未进入他自己的卧室，身形飘处，驰出扁牖，穆超元遂走进萧瑶房内，向那位蛾眉微挑、脸上怒色犹存的“红衣昆仑”，含笑低声问道：“萧姑娘，你方才是否掴了柳洞宾一记耳光？”

萧瑶点了点头，“噗哧”一笑，脸上怒容，这才涣然消释。

穆超元道：“姑娘何必打他？此人或许还有点利用价值，为了大局起见，不妨忍耐一点……”

萧瑶听至此处，接口笑道：“我已经尽量忍耐，谁知这小子竟得寸进尺，越来越不像话，才不得不掴他一记，以示薄惩！……”

语音至此微顿，妙目一抬，向穆超元娇笑悄道：“老人家但且放心，我虽掴了柳洞宾，但这厮对我仍未死心，照样可以利用，要他为我效命！”

穆超元听她这样说法，遂不再提起柳洞宾，只把适才和辛东坡、顾朗轩互相商议所作的结论，对萧瑶仔细讲了一遍。

萧瑶静静听完，穆超元温言笑道：“萧姑娘好好歇息了吧，明夜‘九幽大宴’，可能彼此便动手翻脸，大起干戈，群邪实力极强，我们应该把精神养得足点！”

萧瑶微颌螭首，嫣然一笑，起身送出了穆超元，问好房门，和衣倚枕，要想睡上一觉。

但她虽倚枕阖目，却仍无法入睡，脑中思潮，不断起伏！

萧瑶不是思忖别事，是在猜度那被“五毒香妃”木小萍认作自己，混入“千鬼壑”，擅用昆仑“云龙身法”的红衣女子，到底是谁？

顾朗轩等所判断不错，此女来意必非冒名，而是出于为自己身入虎穴之举作高级掩护的策略！

既然如此，则此女必与自己关系异常密切，但放眼武林，除了恩师而兼义母的董夫人暨妹子萧琪之外，根本别无亲人与红妆密友，恩师不可能来，来了更不会如此作法，妹子又已身陷魔巢，那红衣女子，究竟……

萧瑶越想越觉离奇，也始终想不出个所以然来。

一直想到她神思倦极，才酣然入梦，而在梦境之中，仍继续忖度那红衣

女子的神秘身份！

次日，日高三竿，萧瑶一觉醒来。

她漱洗毕事之后，便走到柳洞宾房前，伸手轻敲房门。

柳洞宾在房中问道：“谁？”

萧瑶答道：“小妹呼延霄，柳师兄起身了么？”

柳洞宾对于萧瑶委实有点又怕又爱，开了房门相迎，脸上神色却仍讪讪的，不是滋味！

萧瑶一语不发，只是目注柳洞宾，忍俊不禁地面含娇笑。

柳洞宾被她笑得更窘，摇头说道：“呼延师妹，你……你太厉害了！”

萧瑶失笑道：“柳师兄，你说错了，不是我太厉害，而是你太心急，我早已对你说明，呼延霄葳蕤自守，身份不同，你不应该把我看成木小萍、皇甫婷和聂玉倩那等欲海妖姬一流的人物！”

柳洞宾满脸通红，向萧瑶抱拳长揖，苦笑说道：“好，好，算是我错，如今我向呼延师妹郑重赔礼如何？……”

萧瑶方自掩口葫芦，门外履声响处，穆超元已从隔室走来，含笑说道：“柳师弟，你对呼延师妹有何所求？竟恭恭敬敬地行此大礼？”

柳洞宾窘极，萧瑶反而替他解围，转向穆超元扬眉娇笑道：“大师兄，我要和你研究一项问题。”

穆超元道：“什么问题？”

萧瑶笑道：“木神妃款待我们师兄妹的‘九幽大宴’是在晚间，中午这顿饭，却……”

穆超元接口笑道：“呼延师妹不必担忧，索壑主定有安排，难道还会把你饿上一顿不成？”

柳洞宾笑道：“那也说不一定，因为木神妃限期修复‘望乡台’，今晚要在台上摆设‘九幽大宴’，索壑主督工甚急，定然忙得不可开交，或许会把我们午餐之事，忘记安排了昵？”

穆超元笑道：“即令索壑主忙得忘了特别安排，壑中膳食方面也有专人负责，决不会挨饿，最多是不太丰盛而已。”

柳洞宾目注穆超元道：“李大师兄，我们要不要前去‘望乡台’帮帮索壑主的忙？”

穆超元道：“索壑主是在督工赶修，我们能帮什么忙？是帮他搬砖，还是帮他抬土？”

这两句话儿，把柳洞宾问得一怔！

萧瑶却在一旁笑说道：“大师兄，我觉得柳师兄说得对，索壑主彻夜督工，定极辛劳，我们虽不必搬砖抬土，但站在一旁，为壑主提提精神，也是好的！”

穆超元知道萧瑶也要前去，定有含意，遂点了点头，笑道：“既然呼延师妹如此说法，我们便走趟‘望乡台’，看看索壑主去吧。”

果然在穆超元发话之间，耳边又听得萧瑶用“蚁语传声”悄然说道：“老人家，我们走趟‘望乡台’也好，因为我辛东坡师叔是初来此地，今夜恐有剧战，要让辛师叔看看‘望乡台’周围的环境，熟悉熟悉。”

柳洞宾听得萧瑶赞同他的意见，不由心中栩栩，忘却了夜晚被捆之事。

穆超元既知萧瑶要使辛东坡熟悉“千鬼壑”中的地势，遂含笑又道：“不知黄师弟与沐师弟起床没有？索性我们兄妹五人一同前

去……”

话方至此，辛东坡与顾朗轩二人全自室中走出，辛东坡并含笑问道：“李师兄，你要我们兄妹五人一同前往何处？”

穆超元道：“一同前往‘望乡台’，看看那位彻夜督工、备极辛劳的索壑主，两位师弟有兴趣么？”

辛东坡道：“当然愿意，我和沐师弟都是初来‘千鬼壑’，正好借此机会，领略领略壑中奇妙的景色！”

顾朗轩道：“好，我们一同去吧。”

由“迎宾馆”去往“望乡台”的一路之间，穆超元与萧瑶便尽自己所知，向辛东坡、顾朗轩两人指点壑中情势。

顾朗轩上次与萧瑶一同来过，留有印象，自然一点便透，容易记住。

辛东坡也是貌豪心细的绝顶聪明之人，领会出萧瑶的心意，遂于眺览之间，把一切有重要关系的位置、方位和出路，都默默记住。

到了“望乡台”下，索明已远远望见，飘身自台上纵落，举步迎来。

穆超元举目一望，诧然说道：“索壑主真有办法，就这一夜工夫，‘望乡台’居然即将恢复旧观了呢？”

索明得意笑道：“木神妃要于今夜在台上以‘九幽大宴’，为‘五行门’师兄妹聚齐贺喜，我只得拼命赶修，彻夜督工迄今，也是集中本壑所有人力施为，据我算计，因越高越难，所剩下的些许工程，约算在未未申初之际，便可全部告成，决不会延误‘九幽大宴’的了！”

萧瑶哦了一声，扬眉笑道：“奇怪，在台下看来，似已即将竣工，结果竟还要修到未未申初么？让我上去看看。”

话完，不等索明答话，红衣飘处，便向“望乡台”纵去。

到了台顶，她四处观望，又取过铁锤，亲自添了一些土石砖块，方飘身下台，向辛东坡笑道：“黄师兄，你是‘后土神君’，在本门绝艺中专攻‘戊土之学’，其实这抢修‘望乡台’一事，应该由你主持，至少，索壑主也该请你为高级顾问才对。”

索明闻言，忙向辛东坡笑道：“黄兄，对于修建‘望乡台’之事，你有什么高明指教？索明洗耳恭听。”

辛东坡笑道：“索壑主，呼延师妹只是一句戏言，你怎么当起真来，‘戊土神功’属于武学，哪里会对土木建筑方面有甚帮助？倘若真要循名责实，则李大师兄必将忙得不可开交，天下所有意图发财之人，都应该去找他这位‘太白金翁’的了！”

索明含笑说道：“‘望乡台’必可如限修竣，不会延误，我心中定了许多，且吩咐他们安排酒肴，与李兄等贤师兄妹，好好吃喝一顿。”

柳洞宾道：“索壑主通宵未眠，不必陪我们吃喝了吧，我看你还是找个地方睡上一会，由小弟代你监工，至少也可以休息上两个时辰……”

索明不等柳洞宾话完，便即面含苦笑地向他抱拳谢道：“多谢柳兄盛意，但监工之事，我却不敢劳动他人，因木神妃昨夜的神情业已极不高兴，若是再引起她的雷霆震怒，便弄得不好看了！”

说完，立即吩咐手下在“望乡台”下、“奈何桥”侧的“孟婆亭”中，准备酒菜，开上一席。

萧瑶娇笑道：“索壑主，你在‘孟婆亭’中设宴，该不会请我们喝什么‘孟婆汤’吧？”

柳洞宾失笑道：“‘孟婆汤’是木神妃最珍贵的药物，炼制极难，原料更不易寻觅，致而为量不多，哪里舍得轻用？这次连对‘白衣昆仑’萧琪都未使用，呼延师妹便可知木神妃对于这种独门灵药的珍视程度了！”

萧瑶顺着柳洞宾的话头，向索明问道：“索壑主，‘鸳鸯阁’中有消息传来了么？那‘白衣昆仑’萧琪的态度究竟怎样？”

索明摇头道：“如今尚无讯息传来，但于今夜的‘九幽大宴’之上，便可知晓了！”

这“孟婆亭”是建在峭壁之旁，萧瑶拍着那一削如砥的陡立山壁，扬眉笑道：“如此地势，委实飞鸟难度，昨日那位‘红衣昆仑’萧瑶竟能……”

萧瑶一语未毕，突然咦了一声，身形闪处，向“孟婆亭”外凌空飞出！穆超元、辛东坡等不知她此举何意？齐向“孟婆亭”外看去。

原来萧瑶向壑上一瞥之间，恰好瞥见有根似棍非棍之物在壑口垂空疾落。

她纵身亭外，接住一看，那似棍之物是段新折的树枝，但却被削去了一段树皮，并在枝上画有字迹。

萧瑶略一过目，双掌立搓，把那树枝搓得粉碎掷去。

柳洞宾问道：“呼延师妹，那树枝上写的是什么话儿，怎么惹得你怒气冲冲，脸上犹带愠色？”

萧瑶怒道：“这树枝又是那可恶已极的‘红衣昆仑’萧瑶所掷，枝上写的是她要来参加‘九幽大宴’，并指名要和我们‘五行门’师兄妹见一高下！”

索明冷笑道：“好狂妄的萧大丫头，我倒要看看她今夜是怎样来法？”

穆超元当然知道萧瑶此语是子虚之言，遂面含微笑地高叫道：“呼延师妹，你知不知道你又做错了一件事儿？”

萧瑶起初一怔，旋即理会出穆超元的言外之意，点头娇笑说道：“我明白了，小妹不应该擅自把那树枝毁去，应该交索壑主过目才对……”

说至此处，转过脸去，向索明才一抱拳，索明便向她摇手笑道：“呼延姑娘，你这位李大师兄多此一语，我们已是一家人，何须见外？枝上字迹你既看过，毁去无妨，不必再交我过目的了！”

萧瑶扬眉道：“多谢索壑主不加怪责，但我要向你讨支将令！”

索明问道：“萧姑娘要讨什么将令？”

萧瑶目闪神光，朗声答道：“由现在开始，直至‘九幽大宴’之前，由我们‘五行门’师兄妹轮班负责守卫秘道，盘查一切上下人物，倒看那‘红衣昆仑’萧瑶有多大神通，能够化身百变地混入‘千鬼壑’中？”

索明委实有点害怕那“红衣昆仑”萧瑶于自己监工未毕之前再来捣乱，故而听得萧瑶讨令之语，正中下怀，点头笑道：“能由贤师兄妹轮班警戒，自属万全，但无端劳动嘉宾……”

萧瑶笑道：“索壑主别客气了，你就传将令吧。”

索明果然探怀取出一只“九幽大令”递与萧瑶，含笑说道：“呼延姑娘，你得此‘九幽大令’，除了木神妃、皇甫仙姬、聂夫人等几位首脑之外，可对‘千鬼壑’中任何人物加以号令！”

萧瑶心中暗喜，遂接过“九幽大令”，向柳洞宾娇笑叫道：“柳师兄，你与黄师兄、沐师兄在这‘孟婆亭’中陪索壑主饮酒，我和李大师兄去往秘道守卫第一班吧！”

柳洞宾本想与萧瑶同值一班，闻言之下，不禁失意地皱眉问道：“多久

一班？既然每班两人，我们五个师兄妹，却又如何轮法？”

萧瑶笑道：“一个时辰一班，我和李大师兄值第一班，黄师兄与沐师兄接第二班，我再和柳师兄轮第三班，有这三个时辰下来，也就到了‘望乡台’修竣，‘九幽大宴’开始之时了！”

柳洞宾听得萧瑶仍愿和自己在那黑暗秘道中值上一班，不由心头稍慰，含笑说道：“这样一来，有点劳逸不均，呼延师妹不是多值一班了么？”

萧瑶笑道：“这件事是由我发起，当然我应该吃点亏儿，李大师兄，我们走吧！”

穆超元含笑起立，向索明、辛东坡等略打招呼，便与萧瑶一同走出“孟婆亭”，行向秘洞。

途中，穆超元用“蚁语传声”功力向萧瑶耳边悄然问道：“萧姑娘，刚才那根树枝是何人所发？上面究竟写些什么？”

萧瑶传音答道：“掷枝人不曾署名，那些字迹写的却是：‘离明火姬’呼延霄身份诡秘，恐非真名，应予严密查究！”

穆超元吃了一惊道：“有这等事么？此人究竟是谁？萧姑娘又是在何处露了马脚？”

萧瑶苦笑道：“对于这两项问题，我也不知应如何答复？故而向索明讨令，来担任这守卫的苦差！”

穆超元道：“萧姑娘讨令守卫，是何打算？”

萧瑶挑眉答道：“在‘九幽大宴’开始之前，我们不许任何人进入‘千鬼壑’，换句话说，也就是不允许任何人去向群邪告密，揭破我们的身份！”

穆超元点头笑道：“对，这差使讨得极好，足见萧姑娘应变机敏，颖悟过人，但对于你辛师叔和顾朗轩兄也应加以说明，才好使他们心中有个谱儿……”

萧瑶笑道：“老人家放心，我已把枝上之语暨讨令守卫之意，用‘传音密语’告知辛师叔与顾朗轩，他们心中有数，自会随时警戒，‘千鬼壑’中一有意外变动，便设法通报我们知晓！”

穆超元赞道：“萧姑娘真是顾虑得面面俱到，但愿我们于守卫期间，运气好点！”

萧瑶问道：“老人家这‘运气’二字，意属何指，要怎样才算好呢？”

穆超元道：“希望那向壑中投枝告密之人能够送上门来，自寻死路，岂非便可高枕无忧的了！”

萧瑶双眉齐蹙，苦笑说道：“那人恐怕不会闯来，否则，他大可当面向木小萍、索明等人揭穿，何必投枝告密，多此一举则甚？”

穆超元笑道：“话虽如此，但我们的运气方面一定会好，要不然那根告密的树枝，怎会那样凑巧地恰被萧姑娘接住毁去？”

萧瑶点头笑道：“这倒是真巧，那枝上告密之语若被索明看到，就是不相信，也必略为生疑，我们的处境便艰苦麻烦多了！”

两人走到秘门暗道之中，便有“千鬼壑”中所派的明哨迎向前来，对穆超元所扮的李子西恭身陪笑问道：“李老人家，是要出壑有事么？”

穆超元笑道：“我们不是出壑有事，是因恐有外人混入生事，才奉命特意来此，加强防务，严密盘查！”

说至此处，向萧瑶笑道：“呼延师妹，你把索壑主适才所给的‘九幽大令’给这头目看看！”

萧瑶取出“九幽大令”递过。

那头目不敢接取，连连陪笑恭身。

穆超元道：“我与我呼延师妹去往壑上看看，你暂时把‘玄阴鬼门’放下，封死道路，任何人要想进壑，必先经我和我呼延师妹的严密盘查不可！”

那头目连声应答，等穆超元与萧瑶走前几步后，便伸手向壁间按了一下。

一阵“阴阴”声息起处，有扇重达万斤以上的厚厚铁闸，从壁顶降下，把这秘洞隧道闸死！

穆超元向萧瑶笑道：“呼延师妹，这‘玄阴鬼门’业已放下，任何人也无法潜入壑中，我们且去壑上看看，有无敌人踪迹？”

萧瑶点头举步，穆超元又向那头目笑道：“你们在此处防守，等我和呼延姑娘前往壑上巡查巡查，立刻归来！”

那头目恭身抱拳，连连点头，表示遵从穆超元的一切嘱咐。

萧瑶在黑暗秘洞中缓缓前行，忽然灵机一动，向穆超元低声笑道：“老人家，我认为那企图向‘千鬼壑’群邪揭破‘离明火姬’呼延霄身份的可疑之人，既然‘投枝告密’，多半不会轻易闯来，故而我们要想根除此患，便须主动寻出他来……”

穆超元听至此处，含笑说道：“这主动找寻的原则，虽然十分正确，但太岳山万壑千峰，对方早已远颺，就算在近处，他悄悄藏起，我们也极难寻找的了！”

萧瑶笑道：“他若不想多事，何必向壑下投枝，由此可知，定然是在近处，未曾远颺，我们似乎可以骗他一骗，诱他自行出现。”

穆超元哦了一声道：“怎样骗呢？萧姑娘灵机既动，必有成竹在胸，请说出你的锦囊妙计好么？”

萧瑶道：“我认为我们可以使他产生错觉，以为他的投枝告密之举业已发生作用，或许对方喜令智错，自动现身送死？”

穆超元笑道：“萧姑娘请讲得详细一点。”

萧瑶含笑说道：“我佯作身份已被揭破，略受内伤，从‘千鬼壑’中仓皇逃出，穆老人家则以‘五行门’大弟子‘太白金翁’李子西的身份，随后追踪，在这‘千鬼壑’口绕上几圈，或有收获也说不定？”

穆超元大喜道：“萧姑娘这种妙计想得真好，但我们在追逐之间，恐怕还要互相过手，打上几招哩！”

萧瑶莞然笑道：“不单要打上几招，并要骂上几句，我相信老人家和我都还有这点机警，可以临机应变，无须先编上什么骂口以及打法的了！”

穆超元道：“好，我们且来试上一试，前面已近秘洞出口，彼此摒息凝神，施展‘天耳通’神功，仔细听听外面有何动静没有？”

萧瑶深以穆超元这种举措为然，两人遂施展“天耳通”神功，凝神细听洞外有何响动？

听了一会儿，穆超元以“蚁语传声”功力，对萧瑶悄然问道：“萧姑娘，我大概是人老耳衰，似无所闻，你听见什么没有？”

萧瑶隐隐约约听得一点极低微的声息，但一来拿不准是在什么地方，二来恐怕穆超元有所愧恧，遂索性摇头笑道：“我也没有听见什么。老人家，我们不必听了，且到洞外活动活动去吧！”

穆超元点头道：“好，我们在出洞之前，是否应该先弄点声息出来？情况才比较逼真！”

萧瑶笑道：“老人家恕罪，我要先骂你了！”

说完后，“呼”然一掌，击向空处，并提高语音，厉骂道：“李子西老匹夫，你不要与柳洞宾等倚多为胜，姑奶奶另外有事，我少陪了！”

讲到“我少陪了”一语之后，人已如红云电闪一般，窜出秘洞之外。

穆超元遂也跟踪出洞，高声叫道：“好个大胆丫头，竟敢冒充我‘离明火姬’呼延霄师妹的身份，混入‘千鬼壑’中，图谋不轨，你赶快说出真名实姓，俯首归诚，老夫可以请木神妃网开一面，贷你不死，否则，便将万劫不得超生的了！”

说话之间，两人业已追逐了不少路程。

萧瑶暗中忖度，觉得适才所闻的声息，似乎就在左近，遂故意止住脚步，向穆超元冷笑道：“李子西老匹夫，适才是你们倚多为胜，我方被柳洞宾的‘乙木真气’略为震伤，如今一个对一个，本姑娘还会怕了你么？”

穆超元笑道：“嘴巴厉害算不了什么，你若不怕，你接接老夫这‘追魂三掌’！”

语音甫住，绝学已施，“追魂三招”连发，运起一天掌影，把萧瑶的身形密密罩住。

萧瑶高声叫道：“慢说三掌，便是三十掌，三百掌，你姑奶奶又有何惧？且让你这老贼见见真章，看看颜色也好！”

话完，招变，硬加接架，口中并暗以“蚁语传声”功力，向穆超元说道：“点子好像就在左近，老人家让我一让，佯作不敌，看看对方会不会出面帮你？”

传音说毕，手下果然转守为攻，宛如狂雷电掣一般，绝招迭发，将穆超元逼得连连后退了约莫一丈三四左右，才略微稳住脚步。

穆超元知道萧瑶不会无的放矢，遂与她互相配合，一面后退，一面佯作惊奇地在口中啊了一声，诧然道：“你这丫头，心机居然甚深，适才在壑中竟未尽所能，留了一手！”

萧瑶冷笑道：“适才在‘千鬼壑’下，你们狐群狗党太多，姑奶奶才不得及早抽身，免得双拳不敌四手，如今以一对一，决无旁人帮你，我还怕你这‘太白金翁’则甚？李子西，你乖乖替我拿命来吧！”

语停，真力增加，奇招百出，果把穆超元圈入了一片如山掌影之内，现出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的窘迫情况！

穆超元佯作拼命支撑，并有几下险煞人的，只以毫厘之差从萧瑶掌下，险急地避了过去。

萧瑶边自继续攻击，边自以“传音密语”向穆超元耳边悄悄笑道：“老人家，你身边小林之中已有轻微变动，可能对方业已沉不住气，即将出现上当，老人家请索性再往左边退点！”

穆超元好生敬佩，他佩的是萧瑶在这等佯攻得极为紧张的情况之下，仍能分神听出自己所未听见的林中轻微声息！

敬佩之下，自然遵照萧瑶所说施为。

他避过了萧瑶“浮云蔽日”、“大雾笼江”等几招抢攻，以一式“铁板桥”功，仰身蹋地，足跟后蹬，倒窜一丈七八，到了左侧山林之外。

萧瑶跟踪疾追，故意给人可乘之隙，竟全身凌空，傲然叫道：“李子西，你还想逃么，姑奶奶上天追你到凌霄殿，入海追你到你水晶宫，此处已非‘千

鬼壑’，再想有甚魑魅魍魉替你撑腰，是作梦休想的了！”

她这“作梦休想的了”一语，刚刚出口，林中突然响起一声阴森的冷笑！在这阴森的冷笑之前，并先有七八线火红光芒从林中飞出，向萧瑶猬集射去！

萧瑶倘若当真得意追敌，狂傲得全身凌空之下，对于这七八线电掣的火红精光，还真不容易闪避！

但如今她是以身作饵，有备而来，情况当然不同！

火红精光才闪，萧瑶去势忽停，以“千斤坠”轻功，把身形立即坠下。

她应付得太及时，遂使那七八线火红精光全从头上飞过，在身旁丈许以外发出一阵轻爆，暨“轰轰发发”的奇异声响。

萧瑶侧头微偏，偷眼一瞥，只见一块山石之上，布满血红的火光，烧得那山石尚自“滋滋”作响！

萧瑶心中一动，目注小林之内，双剔秀眉，厉声发话问道：“林中是谁？竟敢对你姑奶奶发出这等有欠光明的无耻暗算？”

林中红影一闪，飘出一个年约三十四五，奇丑无比，却偏偏穿了一套红色宫装的中年妇人，直瞪着一双三角眼，倒剔着两条扫帚眉，嘻咧着一张血盆口，向萧瑶冷冷地问道：“你说什么？你说我有欠光明？”萧瑶暗自捉摸这中年丑妇的身份来历，点了点头，扬眉答道：“当然有欠光明，你以为你这样对人突施暗算，算得上是光明磊落？”

中年红衣丑妇把她鼻孔朝天的大蒜鼻耸了一耸，冷笑说道：“我当然有相当理由对你出手！”萧瑶道：“先说你的理由，说完再通名受死！”

中年红衣丑妇屈指计道：“第一，这位‘太白金翁’李子西是我师兄，师兄有难，师妹不能不救！第二，你无端假冒我的名号，我当然应兴问罪之师！第三……”

萧瑶不等她的“第三”出口，便目闪神光，失声叫道：“这样说来，莫非你就是‘五行门’弟子中真正的‘离明火姬’呼延霄么？”红衣中年丑妇狞笑遁：“对了，任凭多鬼魅，有佛在灵山，你这假呼延霄，遇到我真呼延霄，总该现出原形，听凭我加以处置，严厉惩罚了吧！”萧瑶见穆超元站在那真正的“离明火姬”呼延霄背后，已将有所动作，遂向他暗施眼色，示意穆超元暂缓发难，并含笑说道：“谁惩罚谁？此时尚说不定，我还有两句话儿要想问你。”呼延霄尚未答话，穆超元却已猜出萧瑶的心意，在一旁接口答道：“有甚话儿，要问快问，问完了，我好送你这不知死活的丫头上路。”萧瑶以两道充满智慧、清澈如水的目光，盯在呼延霄脸上，问道：“呼延霄，适才向‘千鬼壑’中抛枝告密之人，就是你么？”呼延霄狞笑道：“当然是我，除了我这真正的‘离明火姬’之外，还有谁能揭破你这冒牌货色的阴谋诡计？”萧瑶问道：“你怎么会知道我假冒你的名号，混入‘千鬼壑’之内的呢？”

呼延霄笑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我在来此途中，听得‘千鬼壑’派遣出外的办事人员谈话，说是木神妃霸业当成，高手云集，连‘五行门’的师兄妹都全已来到壑中，由此可见，最低限度，其中的‘高明火姬’呼延霄必是冒名假货！”

萧瑶道：“既然如此，你为何不去‘千鬼壑’中当面揭穿，却要鬼鬼祟祟地投枝告密则甚？”

呼延霄冷笑道：“因为我对‘千鬼壑’中的情况太不熟悉，又不知你有

多少党羽？万一进入壑中，反而被你陷害，岂非太划不来……”

穆超元不等呼延霄再往下讲，便自接口笑道：“没有了，她根本没有党羽，‘五行门’师兄妹中，只有她一人是假冒的身份！”

呼延霄闪动着她那双三角眼，以目光斜瞥穆超元，扬眉问道：“李师兄怎能断定除了她之外，其余都是真的呢，常言道：“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或许其余的三位同门中，也有……”

穆超元笑道：“身份可以假冒，功力无法假冒，我们自接呼延师妹的投枝密告之后，业已集众考较本门特有神功，才发现只有这丫头一人是假，遂予以格杀。”

呼延霄闻言，得意笑道：“既然她没有余党，李师兄就和小妹共同出手，送这丫头上路，或是把她擒回‘千鬼壑’中，交由木神妃发落如何？”

穆超元点头笑道：“好，但江湖处事，最忌夜长梦多，还是把这丫头斩草除根，来得干脆一点！”

萧瑶知道穆超元这几句话儿是讲给自己听的，遂颌首微笑，进步欺身，逼向呼延霄，右掌猛扬，一式“惊涛拍岸”，当胸倏然推去！

呼延霄一来未曾尝过萧瑶的真正厉害，二来又倚仗有穆超元所扮的“李子西”在旁相助，遂不肯闪避，冷笑一声，挥掌硬接！

但她右掌才挥，后腰眼上突觉一麻，便告全身无法动转，被穆超元点穴制住！

萧瑶见穆超元以“隔空点穴”的手法将呼延霄制住，但一只右掌仍伸往呼延霄的后心，不禁诧然问道：“老人家，你……你这是作甚？”

穆超元笑道：“当机不断定，夜长梦必多！有关‘五行门’之事，除了‘青阳木魅’柳洞宾尚可暂加利用之外，这呼延霄是最后一根祸苗了，我要把她连根拔掉！”

话音未了，指头业已搭上呼延霄后心要害。

萧瑶想起一事，向穆超元叫道：“穆老人家，慢点……”

她这“慢点”二字，是稍微说得“慢了一点”，因为穆超元杀意早决，指尖才一搭上呼延霄的后背，掌心已同时顿出。

“噗”的一声，那“离明火姬”呼延霄被穆超元的“小天星”内家掌力震开被制穴道，但也立即口吐鲜血，尸飞四步！

这时，萧瑶的“慢点”二字，才刚刚送进穆超元的耳内，穆超元目注萧瑶，歉然问道：“萧姑娘是否还有什么要紧事儿？我……我下手得似乎太……太快一些？”

呼延霄既已死去，萧瑶不愿再埋怨穆超元，遂摇头含笑说道：“没有什么要紧事儿，只是想问问呼延霄，她还有同党没有？”

穆超元怔了一怔，含笑说道：“能问上一句，当然比较妥当，但我觉得‘五行门’师兄弟的人数已齐，呼延霄是一人在此，林内别无动静，或许没有什么同党……”

话方至此，林内突然传出“哼”的一声冷笑！

萧瑶反应既捷，身法又快，才一听得笑声，便见到一道红色电光闪进林内。

穆超元生恐对方奸诈太甚，萧瑶大意有失，遂赶紧随后跟去。

进入林内丈许以后，萧瑶却站在一株合抱的巨树之后，目光低垂，呆呆发怔！

穆超元诧异问道：“萧姑娘，你在看些什么？”

萧瑶叹息一声，答道：“老人家请过来看，真所谓不经一事，不长一智，这种意外情况，可太以令人惭愧！”

穆超元走过一看，只见树后地上躺着两具人尸，由那鬼魅装束之上，一看便知是“千鬼壑”中的喽罗人物，或所派的岗哨！

尸边地下，还有几行用树枝所写的草书，依稀可辨，写的是：“‘千鬼壑’下既然警戒森严，壑上岂无岗哨？故在诱杀呼延霄之前，先应除却暗岗，否则，机密照样泄漏，再回‘千鬼壑’时，不啻飞蛾扑火，自投罗网也，语云：‘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信然一笑！”

留字之后，并未署名，使萧瑶与穆超元根本无法猜测这位帮了他们大忙的武林奇侠，究竟是哪个？

萧瑶秀眉双蹙，诧声说道：“奇怪，这人是谁？穆老人家见高识远，是否猜得出来？”

穆超元向地上字迹细细看了一番，摇头苦笑，向萧瑶皱眉说道：“以树枝在地上草书划字，根本难辨笔迹，却叫我们怎样凭空推测？但不论此人是谁，所帮的忙委实不小，这两名在此轮值放哨的‘千鬼壑’中喽罗若不除去，必将归报与索明知晓，我们便难免原形毕露，大遭险厄的了！”

萧瑶叹道：“我也承认对方帮了我们大忙，但他为何如此神秘，连个姓名都不留呢？”

穆超元道：“萧姑娘，适才进林之后，可曾见着那留书之人的一些踪迹？”

萧瑶的如花秀靥之上，浮现出薄薄一片代表惭愧的淡红色泽，摇头说道：“我一听得冷笑一声，便飘身进林，自认来得绝不算慢，但到此只见树后遣尸和地上留字，却根本不见留字之人半点踪影！”

穆超元笑道：“如此说来，这位奇人除了智慧高绝以外，功力修为方面也相当惊人，至少在轻功一道之上，已到了能与萧姑娘互相颀颀的地步！”

萧瑶苦笑道：“常言道：‘强中更有强中手，能人背后有能人。’这话真是不差，这回我在‘千鬼壑’中可大大开了眼了！既有人假扮我的身份下壑救人，又有人为我们暗除……”

一语未毕，双眉忽挑，目中闪烁慧光，若有所悟地顿住话头，向穆超元叫道：“穆老人家，你说这先后两事，会不会是她一人所为？”

穆超元连连点头，含笑说道：“萧姑娘推想得妙，那位独入‘千鬼壑’，震倒‘枉死城’和‘望乡台’，救走几名重要囚人的红衣女郎，也是具有超群胆识和卓绝武功，委实与如今这位神秘人物有几分相似！”

萧瑶叹道：“不瞒穆老人家说，我姊妹自视甚高，尤其在巾帼英豪中，一向不作第三人想，但如今不单出了木小萍、皇甫婷等红粉魔头，又出了这位神秘女侠，真是……”

穆超元听萧瑶说至此，遂打断她的感慨之语，接口笑道：“萧姑娘，我们在此胡乱推测，也无法着甚边际，还是回转‘千鬼壑’，把经过告知你顾兄和你辛师叔吧！”

萧瑶颌首道：“好，我们回去，但在回去之前，是否应该把这两具喽罗的遗尸和‘离明火姬’呼延霄的尸体，加以收拾掩埋一下？”

穆超元略一寻思，摇头说道：“掩埋三具人尸颇费时间，故而我觉得这两具喽罗的尸体可以不必管它，只把呼延霄的遗尸投下幽秘山谷便了！”

萧瑶赞同穆超元这种意见，飘身出林，目光扫处，不禁惊得目瞪口呆！

原来适才被穆超元以“小天星”内家掌力震断心脉，狂喷鲜血而死的“离明火姬”呼延霄，业已失踪不见！

地上，血迹依然，但那伏地的人尸，却出人意料地不知何去？

萧瑶秀眉深蹙，目中神光炯炯，电扫四方，喃喃自语说道：“怪事年年有，没有今日多，居然连死尸都会自行溜掉，穆老人家，你刚才在那记‘小天星掌’上，到底凝聚的是几成功力？”

穆超元道：“我凝足了十二成功力，保证呼延霄的心脉震断，脏腑已碎，决无复生之理！”

萧瑶道：“既然如此，莫非呼延霄戾气难消，变成僵尸？但即令有此怪事，它也得吸收日精月华，慢慢成形，不会在血迹未干之下，便尸变而遁！”

穆超元笑道：“不会是变成僵尸，大概是我们在林中观看地上神秘留书之际，那位神秘人物却悄悄来到此处，又替我们消弭了这桩痕迹！”

萧瑶略有不服地轩眉说道：“我不相信，他在此弄走呼延霄的尸体，竟使我们听不到半点声息？”

穆超元道：“事实如此，不相信也不行，我这趟真是大开眼界，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像我这样一把老骨头，委实不足与后生俊彦争强斗胜的了！”

萧瑶无可奈何，苦笑一声说道：“好了，人家事事都替我们遮盖妥当，我们且回转‘千鬼壑’吧，但愿这位神秘女郎也能参与今晚‘望乡台’上的‘九幽大宴’，让我拜手识荆，并和那‘五毒香妃’木小萍，异常精彩地斗上一阵！”

穆超元点头笑道：“这事大有可能，我们且冷眼旁观，倒看这位神秘女郎，是怎样进入戒备森严的‘千鬼壑’，登上‘望乡台’的呢！”

萧瑶梨涡双现，含笑说道：“如今的‘千鬼壑’，确实不易闯入，但我对这位神秘女郎倒颇有信心，相信她必会施展极巧妙的办法，去往‘望乡台’上凑热闹！”

穆超元起初听得不断点头，但随后却也勾起感慨地咬牙说道：“正邪双方，今夜可能便到了决战关头，但戚小香那贱婢却还未曾转来，我如不能手刃此女，怎消心头之恨！”

两人一面轻声对谈，一面走回秘洞。

秘洞之中，仍被那道极为厚重、决非人力能开的“玄阴鬼门”闸死！

穆超元走到“玄阴鬼门”之前，朗声叫道：“值班头目，老夫李子西，与呼延姑娘业已回来，快把‘玄阴鬼门’启开！”

语音微顿，“玄阴鬼门”上先开启了一个小小圆孔，值班头目从小孔中向外张望，看清来者确是穆超元所扮的李子西及萧瑶所扮的呼延霄，遂笑着应门，按动机关，使那扇又厚又重的“玄阴鬼门”，缓缓往上升起。

穆超元与萧瑶走过这道关口，又向那头目说道：“我与呼延姑娘在壑上业已除去一名大敌，但‘千鬼壑’所派的两名岗哨，也告惨遭毒手！故而，你们仍应把‘玄阴鬼门’放下，不论有谁要想通过，都向壑中报告请示，我黄师弟与沐师弟轮值第二班，有甚事儿，你就先找他们便了！”

值班头目“喏喏”连声，穆超元遂向萧瑶笑道：“呼延师妹，我们轮值第一班的时间已到，且去‘孟婆亭’交班，由你黄师兄和沐师兄来轮值吧！”

萧瑶点头随行，等避开这些岗哨喽罗以后，方对穆超元压低语声，悄悄说道：“穆老人家，少时到了‘孟婆亭’内，你与索明找话闲谈，让我有机会把壑上之事，用‘蚁语传声’向辛师叔暨顾兄说明。”

穆超元笑道：“好，我编造一套假话，向索明陈述，萧姑娘便可利用机会，向辛兄、顾老弟述说陈情。”

说话之间，他们业已走出秘洞，到了那鬼气森森的“千鬼壑”下。穆超元、萧瑶目光注处，见索明仍与辛东坡、顾朗轩、柳洞宾等在“孟婆亭”上饮酒，“望乡台”的修建工作，也已到了接近完成的阶段。

索明一见穆超无、萧瑶走来，便举杯行至“孟婆亭”口，含笑叫道：“李

兄和呼延姑娘辛苦了，快来饮上几杯，我想秘道之中大概不至于有甚事变吧？”

穆超元边自走入“孟婆亭”，边自向索明摇了摇头，扬眉说道：“索壑主猜得不对……”

“不对”两字才出，索明便吃了一惊，双眉剔处，目射厉芒，诧声问道：“李兄这样说法，莫非秘道之中已生变故？如今的情况

穆超元接口笑道：“不是秘道之中生变，而是壑口有了情况，因为我与呼延师妹放心不下，索性去往‘千鬼壑’上，在左近周围，巡查一遍。”

索明道：“李兄与呼延姑娘太以贤劳，但不知发生了什么情况。”

穆超元暂不置答，笑向萧瑶道：“呼延师妹，关于壑上的情况，是由你叙述？还是由我向索壑主陈报？”

萧瑶心中雪亮，懂得穆超元这样说法之意，是通知自己准备开始向辛东坡、顾朗轩“传音密语”，遂一扬柳眉，娇笑说道：“大师兄还向我客气则甚？当然是由你对索壑主说明经过。”

穆超元举起杯来，先饮了一口酒儿，向索明注目扬眉，朗声叫道：“索壑主，你大概意料不到，当我和呼延师妹到了‘千鬼壑’上，四周巡查之际，竟发现本壑所派的两名暗哨，业已遭人毒手！”

索明哦了一声道：“有这等事么？李兄与呼延姑娘可否发现杀害本壑所派暗哨之人，是何等来路？”

李子西道：“发现了，是一个红衣女子！”

索明失声道：“红衣女子？是否曾来本壑捣乱，炸倒‘枉死城’，震塌‘望乡台’，救走几名重要囚徒的‘红衣昆仑’萧瑶？”

穆超元道：“不是！”

索明问道：“李兄怎知不是？莫非你认识‘红衣昆仑’萧瑶？”

穆超元笑道：“根据江湖传言，‘红衣昆仑’萧瑶似乎不单技高，并且貌美！”

索明点头道：“‘技高貌美’四字，半点不差，决非江湖人物信口过誉！”

穆超元微笑说道：“便因如此，我才断定那红衣女子不是‘红衣昆仑’萧瑶，因为她不单奇丑如猪，毫无美感，一身技艺也算中平，无甚特别之处。”

索明道：“李兄与那红衣女子业已交手，并大展神威，将她击败了么？”

穆超元摇头道：“那红衣女子正在杀害本壑两名暗哨，呼延师妹欲加抢救，已告不及，但两人交手，不到百招，便为呼延师妹的‘离火神功’所败！”

索明点头道：“那大概不是‘红衣昆仑’萧瑶，因萧瑶的功力，与木神妃相差甚微，恐怕决非呼延姑娘力所能胜，李兄已否将她擒回讯问……”

穆超元不先等索明说完，便摇头笑道：“我虽想擒她讯问，可惜此女性烈，在身受呼延师妹‘离火神功’重伤之下，竟自行纵落深谷，粉身碎骨、绝命而死！”

索明哦了一声，点头含笑说道：“虽然未能把对方擒回来拷问，但呼延姑娘将其逼得跳崖自尽，也是一件大功，来来来，索明借酒致谢，且奉敬呼延姑娘三杯！”

穆超元生恐萧瑶还在对辛东坡、顾朗轩“传音密语”，被索明看出蹊跷，却是不妙。

但目光到处，却见萧瑶仿佛业已把密语说完，手持酒杯，向索明娇笑说道：“多谢索壑主，三杯不必，一盅足矣！”

说完，饮尽酒儿，又自目注索明，秀眉双扬地嫣然叫道：“索壑主，壑上所设两名桩卡，已为那红衣女子所杀，你应该再派两名才对。”

索明摇头笑道：“秘道之中的‘玄阴鬼门’既告放下，壑上是否再派巡哨桩卡，已无所谓，何况我还另派了两名暗桩，藏在外人绝难发现的极为奥秘之处，他们自会把重要讯息随时报我！”

萧瑶闻言，与穆超元交换了一瞥眼色，两人心中均颇紧张！

因为索明另外还派遣了两名暗桩，倘若他们藏在暗处，看见自己杀死真正的“离明火姬”呼延霄的经过情形，向索明密告，则这局面却是如何收拾？

正在此时，突然有个夜叉鬼卒捧着一只巨大的皮囊，走入“孟婆亭”中，向索明恭身禀道：“启禀壑主，壑上暗桩有重要密报到来，据称这具皮囊要壑主亲自开启！”

萧瑶与穆超元闻报之后，不禁眉头双蹙，同自心神一震！

两人心中虽均吃惊，但外在表现却仍然不同。

穆超元暗自深思，考虑究应怎样应付目前这异常尴尬的险恶局面？

萧瑶则笑哈哈地向索明叫道：“索壑主，壑上暗桩既有密报到来，你怎还不开囊，我也想看看他们所呈报的是什么秘密大事？”

索明接囊在手，略一掂量，以一种怀疑的神色，双眉微蹙说道：“奇怪，他们若有大事密告，一纸信笺已足，为何要送来这大一只沉重的皮囊呢？”

萧瑶笑道：“索壑主这样猜疑有何用处？你只要打开皮囊，不就可以明白了么？”

萧瑶脸上虽笑容可掬，但心中早动杀机，把“太清神功”暗聚双掌！

她准备只要一发现囊中密告果是揭破自己与穆超元、辛东坡、顾朗轩等真实身份之际，便立发杀手，左掌震毙柳洞宾，右掌杀却索明，然后便把这“千鬼壑”中闹它个天翻地覆！

索明江湖经验十分老到，何尝不觉得这只皮囊有点可疑，遂于开囊之际，也已暗聚功力，防范有任何突发变化。

皮囊一开，血腥气味刺鼻，一看之下，竟是两颗新鲜人头！

索明倾出一看，脸上勃然变色！

萧瑶见了他这种神色、便自瞧科几分，心中一宽，散去所聚功力，扬眉问道：“索壑主气恼则甚？难道这两颗人头，就是你所说的暗桩？”

索明方一点头，萧瑶便向他举杯笑道：“来来，索壑主，如今该我敬你一杯！”

边自说话，边自起立持壶，替索明杯中斟满了琥珀美酒！

索明不解其意，愕然问道：“呼延姑娘这向我敬酒之举，却是何意？有点把我弄迷糊了！”

萧瑶笑道：“适才索壑主夸我杀敌有功，曾经敬我一杯……”

索明点头道：“不错……”

“不错”两字才出，萧瑶便双现梨涡，嫣然微笑，接口说道：“如今杀敌未净，怎能邀功？常言道：‘无功不受禄。’我无法把适才那杯酒儿吐出，只得回敬索壑主一杯了！”

语毕，便把那杯酒儿，一倾而尽！

索明只得也饮尽酒儿，摇头说道：“呼延姑娘不能这样说法，敌暗我明，除非他们敢现身列阵，与我们放手一搏，互拼生死以外，却是如何搜杀得尽？”

萧瑶目光一转，侧顾辛东坡、顾朗轩二人，挑眉娇笑说道：“黄师兄、沐师兄，如今该你们接班了，希望你们再费些精神，去往壑上搜查，若能为木神妃多建一点微功，我们‘五行门’师兄妹在‘九幽大宴’之上，脸面才好看一点！”

辛东坡答应一声，接过萧瑶所递的“九幽大令”，与顾朗轩刚刚起身，举步欲待走出“孟婆亭”时，萧瑶忽又叫道：“黄师兄、沐师兄请慢点，我瞥见那具盛人头的皮囊中，好似还被人血粘着一张纸条，你们且等看完究竟再走！”

这时，索明将皮囊丢在地上，闻言拾起看时，果然从囊中取出一张人血所粘的纸条。

纸条上满是血污，但尚可看出上面写的是：“闻木小萍今夜以‘九幽大宴’饕客，送上人头两颗，稍加庖治，即可权充席上嘉肴！”

末后署名，赫然是“红衣昆仑”四字。

萧瑶又向辛东坡叫道：“黄师兄、沐师兄，我们的师门大仇‘红衣昆仑’萧瑶现在壑上，我们‘五行门’师兄妹要不要联手同去与她斗上一阵？”

辛东坡故意傲然一笑，摇头答道：“不必，‘五行合运’的杀手是用来对付董夫人的，小小的‘红衣昆仑’萧瑶，大概最多与我斗个平手，再有沐师弟施展‘癸水神功’在场相助，业已可占八分胜面了！”

萧瑶笑道：“黄师兄的‘戊土神功’是五行中枢，小妹自然信得过你的功力，但萧瑶为人十分刁猾，两位师兄纵在绝对优势之下，仍应多多注意！”

辛东坡正在点头，耳边突又听得萧瑶以“传音密语”悄然说道：“辛师叔，这冒用我身份之人，来历用意均甚奇怪，你与顾兄请费点心神，去往壑上找她一找，替我查看查看。”

辛东坡连连点头，向萧瑶朗声说道：“呼延师妹放心，愚兄一定会去壑上，找着这‘红衣昆仑’萧瑶，看看她究竟有多大能耐，是个什么东西变的？”

萧瑶笑道：“好，小妹在此等候佳音，我先预敬黄师兄、沐师兄一杯得胜酒吧！”

辛东坡与顾朗轩闻言，遂双双饮了一杯酒儿，一同走出“孟婆亭”外。

他们一面缓步走向秘道，辛东坡一面以“蚁语传声”向顾朗轩叫道：“顾老弟，你既足智多谋，又对中原人物十分熟悉，可猜得出那假扮你瑶妹身份的神秘红衣女侠究竟是谁么？”

顾朗轩苦笑说道：“猜是太以难猜，但我却有个希望，只不知这希望能否变成事实？”

辛东坡笑道：“什么希望？顾老弟不妨说来听听！”

顾朗轩道：“我认为冒充瑶妹身份之人，用意甚善，绝对是友非敌！”

辛东坡点头道：“这是当然之理。”

顾朗轩道：“依这当然之理，再加推测，似乎可以断定那神秘女侠，与我们定是关系密切，否则，她不会如此惹人注意地一再相助！”

辛东坡道：“老弟这进一步的推断也颇合理，如今该听你加以结论的了。”

顾朗轩扬眉说道：“与我们有密切关系，而又具有高明身手的巾帼奇英不多，‘白衣昆仑’萧琪陷身‘九幽地阙’的‘鸳鸯阁’内，‘红衣昆仑’萧瑶则扮作‘离明火姬’呼延霄，现在‘孟婆亭’中，故而，我便希望那红衣神秘女侠，会是我以前的红妆密友林傲霜了！”

辛东坡静静听完，双眉轩了两轩，似乎要想说甚话儿，却忍住不曾出口。

顾朗轩道：“辛师叔，你有什么话儿要说？是否不以我的推测为然？”

辛东坡笑道：“林傲霜姑娘是极具智慧的‘罗浮’高足，她虽然对老弟在情感上有了误会，但总会明白事实，赶来暗助，事实相当合理，问题只在于她是否精于‘昆仑’独擅的‘云龙身法’？”

末后一语，把位“紫竹书生”顾朗轩问得目瞪口呆，双眉深蹙！

辛东坡见状，知道顾朗轩相当失望，也可从这种表情之上，看出他对以前的密友林傲霜怀念犹深，确实有一种真实情感！

常人如此，不足惊骇，但顾朗轩已获功力比林傲霜更高、姿容比林傲霜更美的绝代侠女“红衣昆仑”萧瑶倾心相爱，仍对旧侣情深，却是十分难能可贵之事！

辛东坡有所感触，目注顾朗轩，连连点头，加以赞许说道：“老弟虽获瑶侄青睐，却仍对林姑娘眷念不忘，足见真是至情至性之辈，古人‘但闻新人笑，不闻旧人哭’之句，不足对你咏叹的了！”

顾朗轩长叹一声，苦着脸儿说道：“不单我对于林傲霜相思难忘，觉得负疚太多，连瑶妹也有同样的感触。瑶妹除了武功精绝以外，更是一位知情明理的绝代红妆，她未必会喜欢一个喜新忘旧的薄幸之徒……”

说至此处，业已走入秘道，到了那道守卫森严的“玄阴鬼门”之前。

鬼卒头目遥见人走来，遂肃立躬身，抱拳一礼问道：“两位是……”

辛东坡不等那头目询问，便取出萧瑶所移交的那支“九幽大令”，含笑说道：“我是‘后土神君’黄在中，这位是我师弟‘潇湘水客’沐寒波，我们是来接替李子西师兄和呼延霄师妹，担任这秘道之中的特别警戒职务！”

鬼卒头目一见“九幽大令”，神态越发恭敬，陪笑说道：“黄神君有何指示？”

辛东坡笑道：“现在敌人出没无常，请你把‘玄阴鬼门’启开，我和沐师弟再到‘千鬼壑’之上去巡查巡查！”

鬼卒头目看了“九幽大令”，自然遵命办理，立即按动机纽，使那扇“玄阴鬼门”缓缓升起。

辛东坡与顾朗轩通过秘道，到了“千鬼壑”上，举目四望，即见空山寂寂，哪里有丝毫人踪？

顾朗轩皱眉说道：“瑶妹给我们的这桩任务恐不易达成，那位红衣女侠神秘异常，若不自动现身，却叫我们漫山遍野，怎样寻找？”

辛东坡双眉一挑，突然纵声朗吟：

“一叶舟轻，双桨鸿惊。水天清，影湛波平，鱼翻藻鉴，鹭点烟汀。过沙溪急，霜溪冷，月溪明。重重似画，曲曲如屏。算当年，虚老严陵。君臣一梦，今古空名。

但远山长，云山乱，晓山青。”

顾朗轩听出辛东坡以真气传音，高吟及远，遂点头笑道：“对了，辛师叔吟完这阙东坡词后，再吟一阙稼轩词吧，把你这块特别的招牌挂将出来，或许会引得那位神秘女侠出现？”

辛东坡点了点头，又传声及远，引吭高吟，吟的是：

“唱彻阳关泪未干，功名余事且加餐。浮天水送无穷树，带雨云埋一半山。今古恨，几千般，只应离合是悲欢？江头未是风波恶，别有人间行路难！”

辛东坡吟完这阙辛弃疾的“鹧鸪天”后，好似有甚警觉地倏然回身。

他是回身目光投往一片小小松林，而这小小松林，大概还远在辛东坡与

顾朗轩所立足之处的七丈之外！

就在辛东坡这略一回头之际，忽有一线白光从松林之中飞了出来，向辛东坡电掣疾射而至！

辛东坡觉得这线白光来势虽疾，但却不似暗器，遂伸手将其接住。

白光才一人手，辛东坡的口中便自低低咦了一声。

顾朗轩惊道：“辛师叔惊咦则甚，莫非这件暗器之上，淬有可以入手伤人的剧毒？”

辛东坡笑道：“这线白光并非暗器，只是短短的一段丝织衣带而已。”

顾朗轩愕然说道：“一段短短的丝织衣带，能打出七丈以外的距离，并来势如此快捷，化为一线白光，此人的玄功内力，太以高明了！”

辛东坡向手中那段长约三寸的白绫衣带看了一眼，扬眉说道：“老弟说得不错，此人的功力确颇玄奇，但这衣带之上还有十二个字儿，恐怕更玄奇得令人难解呢……”

他边自说话，边自将接在手中的那段衣带向顾朗轩递去。

顾朗轩接过一看，果见衣带上有十二个黑色小字，写的是：“尸非尸，鬼非鬼，皇非皇，英非英！”

顾朗轩看完以后，苦笑道：“这位高人也未免太以神龙见首不见尾了，真教我们莫测高深，无从捉摸！”

辛东坡道：“老弟聪颖过人，对于这衣带上的十二个字儿，有何看法？”

顾朗轩又仔细看了两眼，摇头说道：“这‘尸非尸、鬼非鬼、皇非皇、英非英’等四句话儿，真比经典梵文还要难懂！我们要不要前往松林之中，寻……”

一个“寻”字方出，辛东坡便摇了摇头，接口苦笑说道：“不必，不必，老弟请想，对方若肯和我们见面，何须还‘飞带传书’，露上这么一手则甚？”

顾朗轩也颇以辛东坡所说为然，向松林远望一眼，点头叹道：“辛师叔说得对，我们即令赶去松林，伊人也必鸿飞冥冥，不见踪迹的了！”

辛东坡指着顾朗轩手中的那段衣带，双扬浓眉含笑说道：“常言道：‘求人不如求己。’我们这一班的任务，反正有一个时辰光阴，且来个大海寻针，也未尝不是消遣之策！”

顾朗轩苦笑道：“大海寻针，如何下手？辛师叔既有此议，莫非已有甚高明见地？”

辛东坡道：“我们把各种已知情况，尽量加以归纳分析，不论获得一鳞片羽，都把它记将下来，或许会一但豁然旁通，随意顿悟，也未可知？”

顾朗轩道：“好，我们先格物吧。这段白绫衣带，定属女服所有，是不是我们可以认为林中‘飞带传书’之人，就是假冒瑶妹身份的那位神秘女侠？”

辛东坡道：“此点我完全同意！”

顾朗轩苦笑道：“格物因物宾所限，只能到此为此，如今该猜谜了。抽丝剥茧，顺序而为，应该先研究四句玄奥偈语中的‘尸非尸’三字！”

辛东坡道：“这三个字儿令人相当头痛，‘尸’是什么？‘非尸’又属何指？恐怕非到情况发生之时，无法预加推断！”

顾朗轩道：“辛师叔之意，是对第一句‘尸非尸’放弃推敲，而先研究第二句‘鬼非鬼’么？”

辛东坡摇头道：“第二句‘鬼非鬼’更是无从捉摸，因为‘千鬼壑’中

到处是鬼，大头鬼、小头鬼、无常鬼、僵尸鬼、吊死鬼、溺死鬼等，触目皆见，我们怎知哪一个‘鬼’，才是这衣带偈语中的‘鬼’呢？”

顾朗轩道：“好，第二句‘鬼非鬼’也暂时放弃研究，第三句‘皇非皇’和第四句‘英非英’呢？”

辛东坡目中神光一闪道：“我对于这两句话儿，倒有一种想法，不知顾老弟是否觉得有点意思？”

顾朗轩道：“我觉得这两句话儿更难索解，因为‘皇非皇’中的‘皇’字，尚可认为指的是‘阎王爷’、‘千鬼壑主’索明，或‘氤氲仙姬’皇甫婷……”

话方至此，辛东坡便面含微笑地接口说道：“老弟对‘皇非皇’一语中的第一个‘皇’字想得颇妙，皇甫婷是合其姓，索明是切其位，但下面的‘非皇’二字，又应怎么解释呢？”

顾朗轩苦笑说道：“晚辈便因无法体会，才说‘更难索解’。‘皇非皇’一语中，还勉强可以揣测第一个‘皇’字，‘英非英’一语中，却连第一个‘英’字也根本摸不着边际，不知它意属何指？”辛东坡笑道：“这大概是老弟过于从字面着眼所致，倘若换个方向，从意义上试加推测，或许有所收获，也说不定？”顾朗轩皱眉道：“怎样从意义上来推测，辛师叔请加明教！”辛东坡道：“一个‘皇’字和一个‘英’字，倘分开来看，确实义极难解，但若合起来看，并在‘皇英’之上各加一字，情况便立即不同了！”

顾朗轩略一寻思，恍然叫道：“辛师叔，你要在‘皇英’之上各加一字，莫非是变成‘娥皇女英’么？”

辛东坡点头笑道：“正是，但只是广义的‘娥皇女英’，不是狭义的‘娥皇女英’！”顾朗轩一怔问道：“‘娥皇女英’四字，还分什么‘广义’、‘狭义’？”

辛东坡笑道：“当然要分，广义的‘娥皇女英’是指姊妹二人，狭义的‘娥皇女英’则不仅指姊妹，还要同事一夫！”

顾朗轩本是聪明绝顶之人，自然一点便透，微轩双眉笑道：“照辛师叔的高明看法，所谓‘娥皇女英’，是指‘红衣昆仑’萧瑶和‘白衣昆仑’萧琪姊妹的了？”

辛东坡道：“我的意见，不一定对，但我们不妨暂时照此假设，试加推解推解。”

顾朗轩道：“好，我们照此试试，‘娥皇’是姊，当然指的瑶妹，‘皇非皇’一语，似乎可以解释为在‘千鬼壑’中露面，炸塌‘枉死城’，震倒‘望乡台’的‘红衣昆仑’萧瑶，只是假冒，并非真人实货！”

辛东坡从怀中取出他那从不离身的酒瓶，喝了一口，扬眉笑道：“这种推解，可以说是与事实完全相合，老弟再分析分析下一句‘英非英’吧。”

顾朗轩皱眉说道：“‘女英’应该是指萧琪，这‘英非英’一语，难道竟说如今失陷在‘鸳鸯阁’中，与我南宫敬贤弟成亲的‘白衣昆仑’萧琪，竟不是真的？”

辛东坡“呵呵”笑道：“这事当然也颇有可能，老弟怎么竟深表怀疑呢？我当初便认为萧琪侄女的机智功力，比她姊姊还高，哪会轻而易举地落在群邪手内？”

顾朗轩闻言之下，双眉深蹙，默然不语地陷入了沉思的状况！

辛东坡见他如此沉思，不禁愕然问道：“顾老弟，你在想些什么？是不

是不以我这种‘英非英’的看法为然？”

顾朗轩摇头道：“不是，不是，我不是不以辛师叔这种看法为然，而是觉得若把辛师叔这种看法假设属于事实的话，则除了一桩疑点以外，所有想不通、猜不透的哑谜，都可以迎刃而解，获得答案！”

辛东坡道：“老弟这样说来，定有更进一步的高明看法！”

顾朗轩笑道：“倘若与南宫敬贤弟在‘鸳鸯阁’上成亲的‘白衣昆仑’萧琪不是真人，则独闯‘千鬼壑’，炸塌‘枉死城’，震倒‘望乡台’，救走几名重要囚人的‘红衣昆仑’，定是‘白衣昆仑’所扮，也就难怪‘五毒香妃’木小萍会发现来人精擅‘昆仑’独有的‘云龙身法’，并深信不疑，而使扮作‘离明火姬’呼延霄的真正‘红衣昆仑’，在潜伏魔巢的各种工作上，都获得相当便利！”

辛东坡笑道：“这种解释果然合情合理，但愿能成事实，那才是极具妙趣的一段武林佳话！”

顾朗轩皱眉道：“事情未必能如此合于理想？何况其中还有一个关键疑点，使我无法想通！”

辛东坡问道：“什么关键疑点？”

顾朗轩道：“就是假如‘鸳鸯阁’中的萧琪是假，则这‘假萧琪’又是何人所扮？真萧琪是否知晓？是否授意那‘假萧琪’故意如此？以及这种假假真真、变幻百出的化身方法，用意究属安在？”

辛东坡道：“老弟这一连串的问题，确实是当前如谜局面的关键所在，可惜我连一个问题也答不出来！”

顾朗轩皱眉道：“除了这些属于基本性的关键问题外，对那‘尸非尸，鬼非鬼’二语，我们也瞠目难测，故而，依晚辈之见，不必在此逗留，还是回转壑下，与瑶妹等共同研究，如今距离‘九幽大宴’的开宴时刻已近，正邪双方可能决斗即起，我们要把人员集中，千万不可分散实力……”

辛东坡点头道：“不单‘九幽大宴’即将开始，在‘鸳鸯阁’中欢度春宵的南宫敬，与那不知真假的萧琪，也将出面见人，目前局势，真是紧张万分，瞬息百变，我们要以最冷静的态度，郑重应付，决不可冲动冒火，以致一着棋错，满盘皆输呢！”

两人边自商量，边自又从那秘洞之中，回转“千鬼壑”下。

由于索明不敢有违“五毒香妃”木小萍的限令，不眠不休，亲自督工之故，业已把“望乡台”修筑得重复旧观。

辛东坡与顾朗轩回到“千鬼壑”内，索明等人则业已离却“孟婆亭”，到了“望乡台”上。

萧瑶见他们从秘道之中走出，便高声叫道：“黄师兄、沐师兄，索壑主业已督工把‘望乡台’修竣，你们上台来吧！”

辛东坡、顾朗轩上台一看，索明已然命人在“望乡台”中央陈设了一桌盛筵，等待“五毒香妃”木小萍亲自从“九幽地阙”之中来此，主持欢迎“五行门”师兄妹齐聚的“九幽大宴”。

萧瑶见辛东坡等上了“望乡台”，遂向索明笑道：“索壑主，黄师兄、沐师兄的第二班已然值毕，如今该我和柳师兄轮值第三班了”

索明摇手笑道：“‘望乡台’业已修竣，特别警戒已可以取消，不必再劳动柳兄和呼延姑娘了。”

柳洞宾本来认为自己与萧瑶同在黑暗甬道之中值班，或许会有甚甜头？

闻言之下，不禁有点失望。

萧瑶笑道：“取消轮值也好，我正好有桩‘五行神功’中‘水火相济’的疑义，要向精于‘癸水’功力的沐师兄请教一下。”

说完，秋波转递，向顾朗轩娇笑叫道：“沐师兄，有关壑上巡查之事，由黄师兄代表向索壑主报告即可，你请到这边来，小妹刚才突然发现一桩本门功力上‘水火相济’的疑义，要想向你请教请教！”

顾朗轩点了点头，遂和萧瑶走向“望乡台”的东面角上，低声密谈。

柳洞宾看了萧瑶与顾朗轩的亲密神情，有点眼红，但知道这位“呼延师妹”太厉害，只好气在心中，翻腾醋波，而不敢形诸于色。

萧瑶把顾朗轩拉到台角，以其他人无法得闻的语声，悄然问道：“顾兄，你和辛师叔这次去往‘千鬼壑’上，可有什么收获？”

顾朗轩笑道：“收获不小，有位神秘女郎，不肯与我和辛师叔相见，只给我们猜了一个极难猜的哑谜！”

萧瑶愕然问道：“哑谜？什么样的哑谜？顾兄说来听听，我生平对于猜谜暨参究禅机偈语，最感兴趣！”

顾朗轩道：“好，我说给你听，但愿瑶妹不要觉得头痛才好！”

说罢，便把那“尸非尸、鬼非鬼、皇非皇、英非英”等十二个字儿，告知萧瑶。

萧瑶果也听得秀眉深蹙，沉思片刻以后，便面含苦笑地摇头说道：“的确是个极难猜的哑谜，这十二个字儿，有点令人摸不着头脑！”

顾朗轩笑道：“瑶妹摸不着头脑，我和辛师叔倒摸着了一点点，认为这十二个字儿之中，有你在内！”

萧瑶哦了一声，目注顾朗轩，秀眉双扬，含笑问道：“居然有我在内么？辛师叔与顾兄以为我是‘尸’还是‘鬼’呢？”

顾朗轩道：“我和辛师叔一致认为瑶妹是‘皇’！”

说至此处，又把“娥皇女英”的联想研判所得，向萧瑶说了一遍。

萧瑶静静听完，点头说道：“辛师叔和顾兄的这种猜测，倒也颇合情况，但在‘鸳鸯阁’中假扮我妹子萧琪之人是谁？她如此作法，用意又属何在？”

顾朗轩苦笑道：“我和辛师叔就是对这一点尚未想通，辛师叔要我问问瑶妹，看瑶妹可有什么高明独到的见解？”

萧瑶摇头答道：“我如今如坠五里雾中，业已头昏脑胀，哪里还会有甚高明独到的见解？此事倘果系琪妹所为，将来见面时，我非骂她一顿不可，为何如此故弄狡狴，使我们大伤脑筋，莫明其妙？”

顾朗轩笑道：“琪妹此举高妙异常，瑶妹怎还怪她？她使我们大伤脑筋，莫明其妙，木小萍等群凶自更莫测高深，遂可在里应外合之下，大破魔巢、扫荡群邪的了！”

萧瑶嫣然一笑，螓首微颌说道：“顾兄这种说法倒也有理，我们且善为配合，看看琪妹究竟能玩出一些什么花样？……”

话儿至此，远远传来一片“叮……叮……叮……”的清越钟鸣！

柳洞宾朗声叫道：“呼延师妹，你向沐师兄请教完了没有？‘九幽地阙’中的‘惊魂钟’已响，木神妃等即将来此，主持欢迎我师兄妹聚合的‘九幽大宴’了呢！”

萧瑶闻言，举步走过，向柳洞宾白了一眼，佯嗔低声问道：“柳师兄，你叫些什么？莫非我向沐师兄请教几句话儿，你便看不顺眼，吃甚飞醋？”

这未后的“吃甚飞醋”一语，仿佛别具韵味，使柳洞宾听得颇为受用，涎着脸儿笑道：“呼延师妹会错意了，我是因这‘九幽大宴’，乃木神妃专为欢迎我‘五行门’师兄妹聚齐而设，我们感谢她的殷勤深意，似应在这‘望乡台’上恭候……”

萧瑶接口道：“我们不是业已在此恭候么？难道必须恭恭敬敬地坐在这里，不许随意言动……”柳洞宾慌忙摇手说道：“不是……不是……”他两句“不是”才出，已有人走上望乡台。柳洞宾方一回首，萧瑶便含笑说道：“柳师兄不要看，来人脚步沉重，仿佛负有物件，决不是木神妃、皇甫仙姬和那位劳你眷顾的聂夫人等。”柳洞宾听得萧瑶又以“赤尸夫人”聂玉倩之事来对自己戏谑，不禁眉头深蹙。

他皱眉之故，是怕聂玉倩少时见了自己之时，万一有甚亲热举动，自己若加推拒，未免当众使聂玉倩难堪，若不推拒，则亲近呼延霄之想，恐怕从此便告绝望？

这时，那沉重的足声业已走到“望乡台”上，果是四名鬼卒，抬着一具长形木箱。

索明见状，向那四名鬼卒诧然问道：“这具木箱之中盛的是‘打穴铜人’以及铁砂、棉纸等练功应用之物，你们抬到上来则甚？”

为首一名鬼卒恭身答道：“启禀壑主，适才木神妃的贴身侍婢到库中传谕，说是木神妃在‘九幽大宴’之上需用几件东西，命我等收拾妥当，送来此处，并加以陈设。”

索明“哦”了一声，点头说道：“既是神妃传谕，你们便快点加以陈设，大概再有片刻，神妃便将驾到‘望乡台’上，亲自主持这‘九幽大宴’的了！”

那四名鬼卒闻言，赶紧开启木箱，把箱中用具，一一装置陈设。

萧瑶目光微注，看见那些鬼卒所陈设的是一具高约五尺四五的“打穴铜人”，一段径尺的树桩，一只巨大的火炉，炉上并放着一只铁锅，锅中所盛，却不知何物？

柳洞宾首先咦了一声道：“这些东西好像都是些显示玄功的用具，莫非木神妃在这‘九幽大宴’之后，还要安排些余兴节目？”

萧瑶笑道：“我看不是余兴。”

柳洞宾问道：“呼延师妹有何高见？”

萧瑶伸手指着那些铜人，木桩火炉，扬眉娇笑说道：“柳师兄请看，除了黄土可就地取材以外，金、木、水、火各物俱全，我猜是木神妃对于我们‘五行门’师兄妹的能力方面表示怀疑，要在‘九幽大宴’之上，来场硬碰硬的当面考试！”

辛东坡道：“我赞同呼延师妹的见解，木神妃定是有面试我师兄妹之意……”

索明生恐他们有所不悦，把事情弄僵，遂在听得辛东坡如此说话之际，急忙陪着笑脸说道：“黄兄请莫误会，木神妃决非有‘考试’之意，但她对‘五行门’中的绝艺一向钦迟，或许会请黄兄等于宴后略为施展，使我们有所瞻仰，借开眼界，作为盛会余兴……”

顾朗轩笑道：“‘五行门’艺逝已久，如今甫出江湖，即令果有所出，别人也无从‘钦迟’，索壑主适才之言，恐怕未必是由衷之言吧？”

索明脸上方自一热，顾朗轩又复笑道：“要说钦迟，我们师兄妹对于木神妃的绝艺神功，才真是钦迟颇切，木神妃如肯不吝施为，我们师兄妹也不

妨抛砖引玉的了！”

索明笑道：“这件事情容易，少时木神妃驾临，我定把沐兄之意向她转达，请木神妃有所施为便了。”

他们正在笑谑之际，突然有一阵芬芳的香气，飘扬在“望乡台”上。

萧瑶用鼻一嗅，首先叫道：“咦，好香好香，这种香气是哪里来的？”

索明肃然起立，含笑说道：“呼延姑娘，这便是我家木神妃的天生体香，神妃玉驾已到……”

“到”字才一离口，三条人影已如淡烟幻影一般，飘登“望乡台”上。

萧瑶注目看去，来的三人，全都认识。

最前面的一个，是群邪之首，系曾和自己一度交手，使自己略居下风的“五毒香妃”木小萍。

一个是也和自己一度交手，却是自己略占上风的“氤氲仙姬”皇甫婷。

另一个则是与顾朗轩有生死之盟的南宫敬。

但南宫敬如今却非以前那般有翩翩浊世的绝代风神，变得相当难看！

难看之故，不是日与这群欲海淫娃相处，旦旦而伐，羸瘦不堪，而是那张俊脸上，满布指爪伤痕，右眼上戴着一只灰色眼罩，左眼也时常呈半阖之状，仿佛睁不开来，眼皮上更有一道长约寸许、被指甲抓伤的红色血线！

柳洞宾一见之下，首先失声问道：“南宫兄，伤……伤，这是怎么……”

南宫敬不等柳洞宾往下再问，便皱眉苦笑道：“萧琪那小妮子太以不识抬举，被我破身开苞、施以雨露之后，竟大发雌威，把我连抓带咬，弄成这副模样！”

这几句话儿，听得辛东坡、顾朗轩，与萧瑶等人，心中好不嘀咕？

因照此看来，不单辛东坡所用诸葛老人的药刺无效，未能使南宫敬恢复灵智，消祛奇毒，“鸳鸯阁”中的那位“白衣昆仑”萧琪，也似不是假货？

穆超元知道萧瑶心中必甚挂念，遂接口发话，向南宫敬问道：“南宫老弟，那萧家丫头既如此不识抬举，你却怎样处置？把她杀掉了么？”

南宫敬摸着自己的满脸伤痕，恨恨说道：“这贱婢把我抓成这副模样，我怎肯一下便杀了她？我要慢慢把她尽情折磨消遣！”

说至此处，木小萍发出银铃似的娇笑之声，向穆超元叫道：“李老人家，恭喜五位贵同门均已齐聚，木小萍特以‘九幽大宴’表示欢迎，老人家为我引见引见好么？”

穆超元所扮之李子西闻言，遂指着辛东坡、顾朗轩、萧瑶三人，含笑说道：“这三位便是敝师弟‘后土神君’黄在中、‘潇湘水客’沐寒波和敝师妹‘离明火姬’呼延霄，木神妃从外号之上，便可听出他们是精擅何种功力。”

说完，又向辛东坡笑道：“这三位便是领袖群伦的木神妃、皇甫仙姬，和少年英发的南宫老弟。”

双方引见之后，便即入席，索明为了巴结，专意恭身稟道：“启禀木神妃，属下已命人加强戒备，放下‘玄阴鬼门’……”

话方至此，木小萍已连连挥手说道：“不必，不必，我已请聂夫人去命他们升起‘玄阴鬼门’，并前往‘千鬼壑’上看看‘红衣昆仑’可在，若在，便请她与她的同路之人一齐来此，参与‘九幽大宴’，故而，不单不必加强戒备，干脆一律撤防，显得大方一些……”

语音至此略顿，转向穆超元笑道：“李老人家请想，本壑实力原已十分坚强，再加上贵‘五行门’师兄妹又复齐聚此间，哪里还在乎任何敌对人物？”

萧瑶若来，正好与贤师兄妹一了昔年旧债，又可把‘红衣昆仑’一齐搁在‘千鬼壑’中，所谓业已不问世事的董夫人也必被引出，‘昆仑’人物便将整个瓦解冰消的了。”

萧瑶娇笑道：“木神妃……”

三字才出，木小萍便向她嫣然笑道：“呼延妹子，你不要叫我‘木神妃’，叫我‘木姊姊’吧，你功力既高，姿容又美，我颇想邀请你加入我们的‘七艳盟’呢！”

萧瑶立即改口笑道：“木姊姊说得对极，萧瑶、萧琪姊妹可能徒有虚名，未必有什么大了不起？小妹真想找机会，与‘红衣昆仑’放手一搏，让她们尝尝我‘离火神功’的滋味！”

木小萍道：“呼延妹子，所谓‘红衣昆仑’，确具实学，并非浪得虚名，因为我与萧瑶曾经交手，在双方未尽全力之下，不过胜她半筹，贤妹的‘离火神功’虽然精妙厉害，少时萧瑶若来，仍须全神应付，千万不可轻敌！”

萧瑶颌首道：“木姊姊金玉良言，小妹谨遵遵命，决不敢狂妄轻敌就是。”

木小萍转面向索明叫道：“索壑主，你命令秘道中所有的明岗暗哨，一律撤去，并通令全壑，呼延妹子业已参加‘七艳盟’，与我姊妹共掌九幽大业，与武林百派争雄！”

索明“喏喏”连声，暂去传令。

萧瑶向木小萍笑道：“木姊姊如此抬爱，小妹太以感激，但我就怕我自己姿陋技浅，不够份量！”

木小萍笑道：“呼延妹子不必太谦，我的一双眼睛尚称识人，绝对不会看错！来来来来，贤师兄妹请上坐，我们就开始‘九幽大宴’……”

穆超元道：“木神妃不是已请聂夫人去邀萧瑶了么？我们稍等一会再开宴吧！”

木小萍看了皇甫婷一眼，皇甫婷点头道：“李老人家说得有理，我们再等一会也好！”

皇甫婷这样说法，木小萍自然也遵从众意，嫣然一笑说道：“等是可以等，但不知这位‘红衣昆仑’是否真有勇气前来参与这场‘九幽大宴’？”

皇甫婷道：“萧瑶一向胆大狂妄，就以她潜入本壑，救走重要囚人一举而论，也不会胆怯不来，何况她妹子萧琪还在我们掌握之中，定必急于营救……”

话方至此，一声“轰隆”巨震，突然从地底传来，震得这座刚刚修峻的“望乡台”连摇几摇，险些又告倒塌！

皇甫婷变色而起，失声叫道：“这声巨震好似来自‘九幽地阙’之中，我们要不要回去看看是发生了什么变故？”

木小萍毕竟比较沉稳，只把秀眉微挑，目中略现杀气，冷笑说道：“萧瑶果然名不虚传，确实有些伎俩，我不懂她是怎样混入我‘九幽地阙’去弄手脚……”

语音略顿，侧顾皇甫婷道：“婷妹不必回去，只由索壑主派人去看看损失，归报我知晓便了，我不希望由于任何事件搅了这场宴会！”

索明派人去后，萧瑶向木小萍笑道：“木姊姊，‘九幽地阙’之中若被萧瑶侵入，则她便不在‘千鬼壑’上的了。”

木小萍皱眉道：“这件事儿使我有点困惑，因为萧瑶在外间搅闹之际，我们都在‘九幽地阙’之中，不论是她党羽或是她本人，却怎样能够不动声

色地通过壑中守卫，进入那戒备森严的‘九幽地阙’？”

索明满面惶恐的神色，恭声说道：“属下防范欠周，致使外敌侵入，敬向神妃领罪！”

木小萍摇头道：“这不怪你，因为‘千鬼壑’中防务虽然由你负责，但‘九幽地阙’之内却由我直接指挥，居然照样能被外敌侵入，此人神通着实不算小了……”

皇甫婷苦笑道：“适才那声巨震相当猛烈，不知‘九幽地阙’之中损失如何？”

木小萍银牙暗咬道：“损失必不在小，且听索壑主所遣的查看人员归报之后，便可明白，总而言之，萧瑶、萧琪姊妹今日纵不死在我手里，我也要找上‘昆仑’，把她们那‘三仙洞府’闹个天翻地覆！”

这时，索明派去查看的一名鬼卒业已从“九幽地阙”归来报道：“整座‘九幽地阙’几乎全被震塌，阙中人员大半惨遭活埋，如今正发动全力加以抢救！”

木小萍闻言道：“好！……”

一个“好”字才出，又有鬼卒匆匆驰上“望乡台”，恭身报道：“启禀木神妃，聂夫人已将‘红衣昆仑’萧瑶请来，现在‘望乡台’下！”

木小萍诧异问道：“在台下则甚？聂夫人怎不陪她上台？”

鬼卒禀道：“聂夫人闻得‘九幽地阙’失事，业已赶回去察看，命属下禀知神妃，另外派人迎接萧瑶上台赴宴！”

皇甫婷笑道：“‘黑管神君’白笑天现在‘九幽地阙’之中，难怪玉姊于闻讯之下，如此情急……”

木小萍不等皇甫婷再往下说，便自连摇螭首，双眉深蹙地说道：“不对，不对，你玉姊与白笑天名虽夫妇，但却毫无感情，她匆匆赶去‘九幽地阙’之举，决非为了抢救白笑天，多半别有其他含意！”

皇甫婷笑道：“不管玉姊此去用意如何，您得先去把萧瑶接来为要，否则定被这牙尖舌利的鬼丫头把我们连损带骂，大大讽刺一顿！”

说完，刚刚站起身形，木小萍便摆手叫道：“婷妹，不必下台，萧瑶业已来了！”

木小萍的话音方住，“望乡台”下已有一片银铃似的笑声接口说道：“无所谓，无所谓，我萧瑶最爱作非请自来的不速之客，又何在乎有人接我与否？只要木神妃多请我饮上几杯特制佳酿，便使我不虚此行的了！”

随着话声，红云飘处，有位一身火红、脸带红色面纱的窈窕女郎，业已站立在“望乡台”口。

木小萍站起身形，抱拳说道：“萧姑娘倒真是信人，来来来，请入席饮酒，木小萍并要为你引介五位与贵师门渊源极深的武林高人，也是木小萍的新交好友！”

那红衣女郎的两道目光从罩面红纱中透射而出，向柳洞宾等人略一扫视，点头笑道：“我知道了，木神妃所指，定是这五位‘五行门’中的精选传人！”

木小萍点头赞道：“萧姑娘的消息倒真灵通，既知‘五行门’业已精选传人，可知昔年‘昆仑三仙’与五行祖师所结下的那段过节么？”

红衣女郎笑道：“当然知道，常言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准备接受‘五行门’中精选传人的任何挑战就是！”

萧瑶假作火气大发、勃然起立，戟指那红衣女郎，挑眉叫道：“萧家丫头，你神气什么？我‘离明火姬’呼延霄且先斗你一阵！”

红衣女郎向萧瑶看了一眼，含笑说道：“呼延姑娘，你不要急，我既然来此，又已声明接受贵同门师兄妹的任何挑战，哪有怯阵之理？不过这样精致美味的一席‘九幽大宴’尚未开始，便要动手打架，岂不大煞风景，暴殄天物，也辜负了木神妃款待嘉宾的一番美意？”

萧瑶挑眉问道：“听你之意，是要等把这席‘九幽大宴’吃完，再复动手？”

红衣女郎笑道：“不一定要吃完，但也得等到酒过三巡、菜上五味以后，才比较适当一些，呼延姑娘练的是‘离火神功’，人也性如烈火，你不会等不及吧？”

萧瑶哼了一声，木小萍含笑说道：“好，好，我们边吃边谈，我对于萧姑娘竟敢单身独下‘千鬼壑’、来赴我‘九幽大宴’的壮志豪情，委实万分钦佩！”

说到“钦佩”二字，这位“五毒香妃”木小萍突然伸手一招！

她这招手之举，是施展内家“大接引神功”，把红衣女郎脸上的覆面红纱招得向木小萍倏然飞起。

但红纱仅仅飞起一半，便又自行垂落，恢复原状，显然那位红衣女郎也已运用玄功，对木小萍的“大接引神功”加以抗拒。

就这面纱微扬之下，也已使在席诸人，均瞥见红衣女郎的面貌，果与萧瑶一般无二，显见她易容之术精妙无比！

红衣女郎等面纱再垂，恢复原状之后，仍以极平静的语音，笑着向木小萍问道：“木神妃，你想揭我的面纱则甚？”

木小萍笑道：“我想看看，你到底是不是真的‘红衣昆仑’萧瑶！”

红衣女郎摇头失笑说道：“木神妃怎会聪明一世，懵懂一时？在座诸人谁不精于易容手段，真所谓‘装龙像龙，装虎像虎’，你能仅仅从面貌之上分辨出谁是谁么？”

木小萍脸上有点讪讪的，转移话头说道：“不管怎样，萧姑娘敢于单身犯险……”

话方至此，红衣女郎已摇手笑道：“木神妃你又错了，我不是单身前来，我在你这‘千鬼壑’中早就设有党羽！”

木小萍哦了一声道：“萧姑娘有党羽么？你的党羽何在？”

红衣女郎笑道：“普通党羽有何用处？若能把你心腹大员变为党羽，才……”

木小萍听至此处，冷笑一声道：“除了一二人出壑有事以外，我的心腹大员尽在于此，谁会是你党羽？萧姑娘不要痴人说梦，并想妄事挑拨！”

红衣女郎笑了一笑，伸手指着设在“望乡台”边的那具“打穴铜人”问道：“木神妃，你在‘望乡台’上陈设这些东西，莫非是想考较我么？”

萧瑶接口说道：“不是考你，这些东西是设来供我们师兄妹各展‘五行神功’，作为大宴余兴之用！”

红衣女郎抚掌笑道：“妙极，妙极，贤师兄妹能否施展绝艺，让我瞻仰瞻仰？”

萧瑶挑眉道：“单独由我们师兄妹施展有何意思？你何不一同练上两手？”

红衣女郎毫不推辞地点头笑道：“我知道你们少不得要找机会和我比划比划，好，我就借取木神妃所陈设的这几样东西，来领教领教贤师兄妹的‘五行绝艺’便了！”

说完，指着那具五尺四五的“打穴铜人”，笑着说道：“铜人属金，贤师兄妹哪一位精于‘庚金’功力？”

木小萍把嘴儿向穆超元努了一努，梨涡双现，娇笑说道：“就是这位号称‘太白金翁’的李子西李老人家，萧姑娘打算怎样与他比划？”红衣女郎笑着向穆超元道：“李老人家，桌上现有一盆鲍脯，吃得还剩一大半，你能不能用这鲍脯代替暗器，打入铜人的穴道？”穆超元微笑道：“凡属内功修为到了相当火候之人，都能摘叶飞花，贯革入石，这似乎算不了什么过份新奇的手段。”红衣女郎笑道：“既然如此，且由我来叫出穴道，请李老人家照我所叫的，‘飞鲍打穴！’皇甫婷道：“这只是李老人家一人施展，萧姑娘并未有甚切磋……”

红衣女郎接道：“皇甫仙姬别急，只要李老人家照我所叫打中铜人穴道以后，我自会施展一桩足以震动全席的惊人手段！”穆超元手持牙箸，夹了一片鲍脯，向红衣女郎注目含笑说道：“萧姑娘，你既欲叫我献丑，便请叫出穴道名称吧。”红衣女郎于尚未叫出穴道名称之前，先向穆超元笑了一笑。就在她一笑之间，穆超元听得耳边有丝细如蚊哼，却极清晰的语音说道：“穆老人家请尽力施为，凝足劲力，打那铜人，保管你会获得意外的惊喜！”穆超元闻得耳边密语，向那红衣女郎点了点头，含笑说道：“萧姑娘尽管叫穴吧，我已准备好了！”

红衣女郎立即叫道：“将台……”

穆超元手中牙箸一甩，所夹鲍脯化为一线白光，“夺”的一声，不偏不倚地嵌入那具铜人当胸的“将台穴”上！

红衣女郎跟着连声叫道：“七坎、左期门、右期门、丹田、气海……”

穆超元牙箸连甩，盆中鲍脯接连片片飞起。

一阵“夺夺”连声之下，果然每一片鲍脯皆打中红衣女郎所唤的部位，并深深嵌入铜人的穴道之内！

怪事来了，铜人被鲍脯打中的‘将台、七坎、左期门、右期门、丹田、气海’等六穴之中，居然渗出了鲜红的血水。

红衣女郎看得呀了一声，以一种惊讶颇甚的语音叫道：“铜人还会流血，真是天下怪事！”

木小萍阴恻恻地向红衣女郎笑了一笑，轩起双眉缓缓说道：“这具铜人乃是特制，外壳只是一层薄薄的铜皮，其中却盛了一具新鲜的人体，既被李老人家用鲍脯凝功打伤，怎会不流血呢？”

红衣女郎问道：“木神妃用真人藏在铜人之中，却是何意？”

木小萍笑道：“这用意极为简单，是为了提高兴趣，给大家来点意外刺激！”

红衣女郎道：“刺激虽颇奇妙，但其中那人不是要身遭惨祸，一命呜呼了么？”

木小萍点头道：“当然，不过我不会妄杀无辜，这‘铜人中人’自然有他的可死之道！”

红衣女郎皱眉问道：“有他的可死之道？莫非这铜人之中所藏的是木神妃手下的叛徒？”

木小萍相当满意地从唇角浮起一丝阴笑，向红衣女郎说道：“萧姑娘何妨把这铜人打开看看，或许是你的熟人也说不定？”

红衣女郎哦了一声，双眉微蹙，向那远在七八尺外矗立的铜人举掌欲斫。

皇甫婷在一旁笑道：“萧姑娘快下手呀，只要你把这铜人斫开，岂不可真相大白？”

红衣女郎经皇甫婷这样一催，遂右掌微扬，向那具有六处穴道渗出鲜血渍的铜人，凝聚玄功，虚空斫出一掌！

掌风暗劲到处，起了一声脆响。

木小萍并未虚言，这具铜人看来虽似通体实铸，其实却属中空，只有一层薄薄的外壳。

这薄薄的外壳应掌立裂，红衣女郎再玄功默运，双掌齐扬，虚空左右一分，那具铜人的外壳便东西分开，向地上颓然倒下！

铜人的外壳虽倒，其中所藏的人体却仍挺立不动。

那是一位相当窈窕、极为美丽的白衣女郎，面目轮廓与萧瑶有九成相似。

但如今，她的一身白工业已逐渐变成红衣，那双可以想见极为美好的秋水双眸也告紧闭不启！

这当然有原因，原因便在于这白衣女郎的“将台、七坎、左期门、右期门、丹田、气海”等六处致命要穴之上，深深嵌入了穆超元适才所发的六片美味“鲍脯”！

萧瑶等群侠虽然心中有谱，但也想不到竟会发生这种情形，目睹之下，全都心神一震！

木小萍则满面得意神色，向那位红衣女郎目光微注，娇笑问道：“萧姑娘，你认识这位被‘太白金翁’李子西李老人家飧以六片美味‘鲍脯’的俏佳人么？她大概是你的熟人，不……不会太……太陌生吧？”

木小萍起初得意已极，说得宛如流水，但说到后来，竟有点语音断续。

她语音断续之故，是由于心中生疑，生疑之故，则是由于那位红衣女郎脸上的神色太以安定，毫无惊动的情状！

铜人之中所藏的分明是“白衣昆仑”萧琪。

这位“白衣昆仑”萧琪又分明身受重伤，被“太白金翁”李子西活活打死！

“红衣昆仑”萧瑶与“白衣昆仑”萧琪是嫡亲姊妹，她在眼见乃妹身遭惨死之下，怎能仍保持这份镇定？

木小萍心中在猜疑，萧瑶的心中却在惊痛！

木小萍想得不错，同胞姊妹骨肉连心，任凭她如何久经大敌，履险若夷，但在这种情况下，芳心中怎的不惊？怎能不痛？

情动于中，必形于外，萧瑶心内惊痛，连娇躯也不禁有点颤抖起来！

辛东坡见状，赶紧借着举杯饮酒加以掩护，施以“蚁语传声”神功，向萧瑶耳边悄然说道：“贤侄女莫要忘了衣带传书上的‘尸非尸’一语，我们再镇定一点，忍耐片刻，看个究竟？”

这“尸非尸”三字，果似给萧瑶服下了极强烈的镇定剂，使得她精神一振。

接着，比“尸非尸”三字的效用更强烈的镇静剂又来了！

所谓比“尸非尸”三字效用更强烈的镇静剂，就是那红衣女郎于木小萍“不……不会太……太陌生吧”一语之后，竟发出了一阵极具揶揄意味的“格格”娇笑。

木小萍虽然早就发觉定有蹊跷，但仍不禁向那红衣女郎讶然问道：“萧姑娘，你……你还笑得出口？”

红衣女郎答道：“先贤诗句说得好：‘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木神妃为何认为我不该笑呢？”

木小萍挑眉道：“萧姑娘既然熟读唐诗，定懂得‘遍插茱萸少一人’吧？”

红衣女郎点头道：“当然懂得，这‘遍插茱萸少一人’乃兄弟生离之意！”

皇甫婷在旁从鼻中发出“哼”的一声冷笑，嘴角微披说道：“兄弟姊妹都是一样，人家兄弟生离，便吟诗抒别，你们姊妹死别，怎么反而发笑呢？”

红衣女郎闻言，看了皇甫婷一眼，又复“格格”娇笑。

皇甫婷怒道：“你还要笑，你简直毫无心肝！”

红衣女郎慢慢止住笑声，向皇甫婷问道：“皇甫仙姬，你骂我毫无心肝，想必你定然是个有心肝的人了？”

皇甫婷双眉一挑，伸手指着木小萍道：“当然，你看我和木姊妹虽非同胞，但‘七艳盟’姊妹间却个个情如骨肉！”

红衣女郎哦了一声道：“我明白了，皇甫仙姬是认为姊妹中雁行折翼，应该放声一哭，不该发笑！”

皇甫婷冷然道：“当然，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除非像你这等毫无心肝的冷血之辈，才有如此异常的举措！”

红衣女郎仍自“格格”笑道：“既然如此，木神妃与皇甫仙姬怎不放声痛哭呢？你们目中既无泪渍，脸上也无悲容，莫非竟也是冷血动物？”

木小萍闻言，神色一震，皇甫婷却向红衣女郎诧声问道：“萧瑶，你莫非是疯了么？你的妹妹死了，反而要我和木神妃来目含痛泪、面带悲容则甚？”

红衣女郎道：“我的妹妹死了？我的妹妹是谁？”

皇甫婷指着那具挺立的女尸，厉声喝道：“那‘白衣昆仑’萧琪不是你亲胞妹么？你看她大概是愤于她胞姊毫无手足之情，戾气所钟，尸身还挺立不倒！”

红衣女郎闻言，又是一阵狂笑。

皇甫婷怒道：“你还要笑，你笑得出？我真万想不到被当世武林人物誉为侠女的‘红衣昆仑’萧瑶，竟是这样一副心肝？”

红衣女郎点头笑道：“我的确异于常人，有副铜浇的肝胆，铁铸的心肠，更绝对不会轻易上了你们的恶当！”

皇甫婷不解问道：“上了我们的恶当？你此话却是怎讲？”

红衣女郎索性自动伸手，扯去脸上那幅红色面纱，轩眉娇笑说道：“常言道得好：‘光棍眼中，莫揉砂子’，‘真人面前，不说假话’。你们却偏偏要反其道而行，在我这‘真人’面前，大说‘假话’，叫我怎的不笑？更怎么会上你的当呢？”

皇甫婷皱眉道：“你不要一再胡扯，我们究竟说了什么假话？在你眼中揉了多少砂子？”

红衣女郎指着藏在铜人之中那挺立的女尸，嫣然微笑说道：“皇甫仙姬，你真会睁着眼睛说谎，你说这具女尸是‘白衣昆仑’萧琪？”

皇甫婷道：“当然是……”

“当然是”三字才出，红衣女郎便以“当然不是”四字，把皇甫婷的话头截断，并冷笑道：“你们不知想借李子西之手处置什么手下叛徒？却替这尸身戴了一副人皮面具，对我加以愚弄，但‘昆仑’萧氏姊妹，岂是轻易可受愚弄蒙骗之人……”

话方至此，木小萍已知情况有异，目注皇甫婷，挑眉问道：“婷妹，是谁负责把萧琪装入铜人？”

皇甫婷道：“是聂姊姊先下手点了她的穴道，亲自装入铜人，我并在一旁观看，应该绝对不会有有什么差错？”

木小萍侧顾南宫敬道：“南宫兄弟，你去看看那‘白衣昆仑’萧琪的脸上有没有戴着人皮面具？”

南宫敬对于木小萍异常恭谨，唯命是从，他闪身纵过，向萧琪的脸上细看两眼，高声叫道：“木姊姊，好像戴得有呢！”

这一句“好像戴得有呢！”把那位准备对红衣女郎出言相讥的“氤氲仙姬”皇甫婷，听得心中一震，脸上神色大变！

身为群邪主脑的“五毒香妃”木小萍更是满面羞红，咬牙叫道：“南宫兄弟，请你把她所戴的人皮面具揭下，让我看看此女到底是谁？”

南宫敬撕开女尸衣裳，从颈上开始反剥，果然取下一具制作得相当精致的人皮面具！

女尸面目一现，所有“望乡台”上诸人均告惊咦出声，但心中情绪喜怒不一。

原来这具女尸并非萧琪，竟是背叛木小萍、曾与南宫敬一度私奔的“三绝妖姬”戚小香！

戚小香虽然背叛木小萍、皇甫婷，与南宫敬一同私奔，但如今木小萍和皇甫婷看见死者不是“白衣昆仑”萧琪，竟是“三绝妖姬”戚小香时，心中仍不免异常惊怒！

动手揭破戚小香真面目的南宫敬也惊得呀了一声，往后连退两步！

萧瑶、顾朗轩、辛东坡、穆超元等群侠自然宽心顿放，十分欣喜，但其中最高兴的，还是那位扮作“太白金翁”李子西的老侠穆超元！

因为“三绝妖姬”戚小香是他的逃妾，不单带走穆超元居处特产的“仙人刺”，造了不少恶孽，并淫荡成性，到处胡作非为，不知使穆超元戴了多少绿帽儿？

穆超元再入江湖，到处寻她，并巧遇“太白金翁”李子西，将其搏杀，冒用其身份混入“千鬼壑”中，偏偏戚小香又复私奔，致令穆超元难遂对她加以处置、洗刷帷薄之羞的欲望！

如今，居然被红衣女郎以偷天换日、神通广大的手段，把戚小香装入铜人，使穆超元能以六片鲍脯，亲手处置了这无耻的逃妾，怎不令这位武林老侠高兴得目闪神光，心怀大慰！

“五毒香妃”木小萍毕竟不愧为群邪领袖，虽然目睹巨变，心中相当惊怒，但仍镇定得住，只把双眉微挑，目注皇甫婷道：“婷妹，你不是说你亲眼看见聂姊姊把‘白衣昆仑’萧琪点了穴道，并亲自装进铜人的么？”

皇甫婷道：“不止我一人目睹，南宫兄弟也因痛恨萧琪不肯接受抬举，而在一旁帮忙，足证此事毫无差错！”

木小萍道：“既无差错，这铜人中的尸体，怎会不是萧琪，而变成戚小香呢？”

皇甫婷双眉深蹙，略一寻思，忽然似有所得，目射精芒地说道：“我明白了，定是于抬送铜人前来‘望乡台’时，被人在途中掉包，但那几名抬送的鬼卒，难道均蠢然无觉，都是死人……”

木小萍听至此处，微微一笑接道：“婷妹，对方神通广大，似有不少党羽混入我‘千鬼壑’中，那几名抬送的鬼卒大概均有问题，未必是我们的心腹手下！”

红衣女郎娇笑说道：“木神妃确实尚有几分眼力，那几位就是我从‘枉死城’内所救出的被囚侠士，他们特意重回‘千鬼壑’中，一来还想解救其余被囚诸人，二来也和你们捣捣蛋儿，略为发泄被囚数月的这口恶气！”

红衣女郎说至此处，那几名鬼卒便自除去化装，显露了本来面目！

萧瑶、顾朗轩等，总算也对“鬼非鬼”三字获得了答案！

木小萍目光一扫，向红衣女郎轩眉叫道：“萧姑娘，凭你一人，大概还远不敢如此深入我‘千鬼壑’中放肆，尚有多少党羽，一并请出来吧，反正今日已到双方一分胜负、最后决战的地步。”

红衣女郎笑道：“你莫怪我们鬼鬼祟祟，应怪你们装神弄鬼，把此处命名‘千鬼壑’，布置成地狱一般在先，我遂觉得‘以人制鬼’一定吃亏，只有‘以鬼制鬼’才是最佳的手段！”

木小萍冷冷说道：“萧姑娘无须发甚高论，今天我们还是在手底下见分晓吧，胜者为神，败者为鬼……”

红衣女郎笑道：“好，我来引介你们‘千鬼壑’内的几位‘鬼中鬼’吧，第一位要引介的，自然是我姊姊……”

皇甫婷听得失声问道：“我们只知道‘昆仑双姝’，怎么‘红衣昆仑’萧瑶还会有位姊姊？”

红衣女郎娇笑说道：“皇甫仙姬，你又弄错了，我不是‘红衣昆仑’萧瑶，我是被你们认为一向困在‘鸳鸯阁’内的‘白衣昆仑’萧琪！”

这两句话儿，又把木小萍、皇甫婷等群邪听得目瞪口呆！

木小萍皱眉问道：“你是萧琪……”

红衣女郎一面点头娇笑，一面除去脸上化装，果然不单眉目轮廓与萧瑶极为相像，并比萧瑶还要略微美俏两分！

这时，突然有名鬼卒走上“望乡台”来，向木小萍恭身说道：“启禀神妃，聂夫人在‘枉死城’中命属下来请柳郎君去一趟，说有很重要的事儿相商！”

柳洞宾万想不到“赤尸夫人”聂玉倩会在此时寻找自己，不禁异常尴尬地向萧瑶看了一眼。

萧瑶由于“尸非尸”一语，以及从萧琪口中所闻各事，综合推测，猜出所谓“赤尸夫人”聂玉倩多半也是妹子萧琪的同路人物所扮，知晓派人来请柳洞宾，必有深刻用意，遂向他嫣然笑道：“柳师兄，快点去呀！你难道不曾听见聂夫人有事找你！”

木小萍也向柳洞宾含笑示意，请他随那鬼卒同往“枉死城”中一行。

柳洞宾无可奈何，只得起身向木小萍告别，走往“望乡台”下。

木小萍见柳洞宾去后，又向那位独自身着红衣的“白衣昆仑”萧琪扬眉问道：“萧二姑娘，你不是要为我引介令姊么？萧大姑娘今在何处？”

萧琪说道：“木神妃是当真不知，还是装糊涂呢？我姊姊不是业已参与你们的最高中心组织‘七艳盟’了么？”

木小萍与皇甫婷闻言，心中立时怦然大震，把四道惊异的眼神盯向那位“离明火姬”呼延霄的身上！

萧瑶知道已无多少隐瞒身份的必要时，遂娇笑一声，向木小萍、皇甫婷抱拳说道：“日来多蒙盛待，萧瑶敬向木神妃、皇甫仙姬一申谢悃！”

木小萍气得妙目圆睁，胸前急遽起伏，盯着萧瑶、萧琪姊妹，脸上现出一片异样的森森杀气！

皇甫婷倒还比较沉得住气，目注萧瑶，点头说道：“萧大姑娘，你玩的好花样，真正的‘离明火姬’呼延霄呢，是不是被你杀了？”

萧瑶还未答言，木小萍又向萧琪问道：“萧二姑娘，你们还有人么？”

萧琪不等她再往下问，便面含微笑地向木小萍轩眉说道：“木神妃，你不要急，让我一位一位地为你引介，第二位我所要引介的，是把他的逃妾戚小香痛恨入骨的穆超元穆老前辈。”

木小萍本来尚不知穆超元是谁？但她也属聪明绝顶之人，听到话后，立即从戚小香惨死之事发生推想，把两道目光注向“太白金翁”李子西等在座诸人。

穆超元也不向木小萍等打甚招呼，自顾除去化装，恢复本来面目。

萧琪指着扮作“后土神君”黄在中的辛东坡，娇笑又道：“这位是我辛东坡师叔，他老人家多半在西陲游侠，足迹少到中原，木神妃等恐怕尚未见过？”

木小萍一指佯称“潇湘水客”沐寒波的顾朗轩，扬眉问道：“这位是谁？”

萧琪笑道：“他就是我姊姊的好朋友，曾经以‘上官奇’的面目出现过的‘紫竹书生’顾朗轩。”

木小萍冷哼一声道：“好，所谓‘五行门师兄妹’原来全属你的党羽，那‘青阳木魅’柳洞宾又是谁呢？我怎么觉得他不像所谓侠义道中人物！”

萧琪笑道：“木神妃眼力不错，柳洞宾确非侠义中人，‘五行门’师兄妹中，仅仅只有他才是个货真价实的‘青阳木魅’！”

木小萍恢复了镇定的神色，点头说道：“好，你们的人手都已到齐，我且命人把聂姊姊请来‘望乡台’，彼此放手一搏，分个强存弱死便了！”

萧琪摇手笑道：“不必请，若把‘赤尸夫人’聂玉倩请来，你们又会增加失望！”

木小萍闻言一愣，从目中射出两道恨毒的光芒，盯着萧琪，恨声说道：“萧二姑娘此话怎讲？难道我聂玉倩姊姊也不是真牌实货么？”

萧琪笑道：“木神妃，这事只怪你下错了一着棋儿，你不该派遣那‘赤尸夫人’聂玉倩去往‘千鬼壑’上请人，接我来此……”

木小萍恍然道：“我明白了，去往‘千鬼壑’上的聂玉倩是真的，回转‘九幽地阙’的聂玉倩是假的，怪不得她不敢上台来和我见面！”

萧琪点头笑道：“木神妃猜得不错，就在这一去一回之间出了毛病！”

木小萍厉声问道：“你把我聂姊姊怎么样了？”

萧琪答道：“我把她点了哑穴，放在壑上一个隐蔽所在，尚未伤她性命、木小萍请放宽心便了！”

皇甫婷道：“装扮我‘赤尸夫人’聂玉倩姊姊之人又是哪个？你们……”

萧琪不等皇甫婷再往下问，便自目注顾朗轩，向他娇笑叫道：“顾大哥你要怎样谢我？我不单阻止了你那位朝思暮想的心上人削发为尼，并把她拖来太岳山参与这场热闹！”

顾朗轩惊喜交集地急急问道：“萧二……琪妹是说假扮‘赤尸夫人’聂玉倩进入‘九幽地阙’之人就是林傲霜妹妹么？”

萧琪点了点头，突然目光一瞬，以一种惶恐的神色向萧瑶叫道：“姊姊，我把林傲霜姊姊请来，你……你会不会……生我的气吧？”

萧瑶嫣然笑道：“琪妹帮了我的大忙，我怎还会生你的气呢？因为你若不把林傲霜姊姊请来，等此间事了之后，我不论天涯海角，也非把这位‘梅

花女侠’寻着，向她解释误会，使她与顾大哥重修旧好不可！”

木小萍挑眉道：“萧大姑娘与萧二姑娘，你们姊妹之间的废话说完了么？”

萧瑶笑道：“木神妃问此则甚？是不是你已盛怒难耐，打算和我见见真章，比划比划？”

木小萍嗯了一声说道：“别的胜利均属虚无，只有手底下分判高低才最真实，我对你们姊妹钦迟已久，如今也应该好好领教领教，分个强存弱汰，真在假亡的了！”

萧瑶才一点头，突从“望乡台”下纵起了一条人影，扑上台来。

众人目光注处，看出来人正是“赤尸夫人”聂玉倩的装束相貌！

木小萍从嘴角上浮起一丝冷笑，衣袖扬处，翻手便是一掌！

她是先发掌后发话，口中厉声叫道：“林傲霜，你也太张狂了，不经通报，便敢妄闯‘望乡台’，还不替我下去！”

聂玉倩想不到木小萍竟会突发辣手？在身形凌空、足尖尚未点地的尴尬情况之下，便想闪避，也有点闪避不及！

万般无奈，她只好猛凝动力，双掌齐推，以真气硬抗真气！

常言道：“棋高一着，缚手缚脚。”尤其是内力真气方面，更复弱上丝毫，立见分晓！

双方掌力相会，聂玉倩闷哼一声，便被震得身形横飞，跌向萧琪怀内！

萧琪一伸手，将聂玉倩的身躯抱起，并对木小萍讶然含笑说道：“木神妃，戚小香虽曾叛你逃亡，这位‘赤尸夫人’聂玉倩却一向均与你十分沆瀣一气，你为何也不顾‘七艳盟’的姊妹情份，竟凝聚了十一成以上的功力，对她猛下辣手？”

木小萍恨恨地说道：“这聂玉倩是‘梅花女侠’林傲霜所扮，我怎肯容她与顾朗轩再复团聚？”

萧琪失笑叫道：“木神妃，你又错了，这位匆匆赶上‘望乡台’的‘赤尸夫人’聂玉倩是真牌实货，并非我林傲霜姊姊所扮的呢！”

皇甫婷道：“胡说，我不相信！”

萧琪笑道：“不信你就亲自查看一下，我没有任何理由要说假话骗你！”

皇甫婷闻言，果然起身走到萧琪面前，对聂玉倩仔细察看，辨别真伪。

萧琪此时仍双手抱着聂玉倩，便借着聂玉倩的尸身掩护，向皇甫婷的肋下悄然伸了一指！

一来皇甫婷决未想到萧琪会对自己突施暗算，二来她又在神志专一地察看聂玉倩身份的真伪，以致于发觉指风袭体之际，业已不及闪避！

这位“氤氲仙姬”的功力并不比“昆仑”萧氏双姝逊色多少，但如今却只口内吭了一声，便被萧琪以弹指点穴的神功制住！

木小萍发现不对，怒声喝道：“萧琪，你们是自命名门正派的侠义中人物，怎可暗箭伤人？”

萧琪笑道：“对不起，木神妃，我是迫不得已！”

木小萍指着穆超元、顾朗轩、辛东坡暨萧瑶、萧琪姊妹说道：“在这‘望乡台’上，你的人手比我还多，怎么谈得上‘迫不得已’四字？”

萧琪放下手中所抱的聂玉倩，向木小萍一扬双眉，缓缓答道：“木神妃，我所谓‘迫不得已’，不是指‘望乡台’上，而是指‘望乡台’下之事！”

木小萍一愕问道：“你少故弄玄虚，你人在‘望乡台’上，怎知‘望乡

台’下出了什么事儿？”

萧琪朗声道：“一则林傲霜去焚毁‘九幽地阙’和‘枉死城’的火光未起，二来真的聂玉倩既然出现，我林妹妹所扮的聂玉倩定必人伏遭劫，或是发生了其他意外变故？……”

顾朗轩听至此处，一颗心儿业已“腾腾腾”跳个不住！

萧琪委实善解人意，她顿住话儿，扭过头来向顾朗轩含笑叫道：“顾大哥，请你放心，不单聂玉倩在我手中，我又获得皇甫婷这样一个重要人质，定可保障林傲霜姊姊安全无事的了！”

顾朗轩闻言，方始心头略宽，此时，那位“青阳木魅”柳洞宾业已走上“望乡台”来。

但柳洞宾这次上台，却仿佛已悉内情，于目光扫及萧瑶等人之际，从眼中射出无限恨毒仇怨的神色！

他走到木小萍身边，向这位统率群邪的“五毒香妃”附耳低语，说了几句。

木小萍静静听完，向柳洞宾点了点头，柳洞宾便飞身纵往台下。

木小萍也跟着站起身形，向萧瑶、萧琪一抱双拳，挑眉叫道：“萧大姑娘、萧二姑娘，我们‘望乡台’下一会！”

话完，不等萧瑶、萧琪答话，便自牵着南宫敬的手儿飘身往台下走去。

索明见状，生恐自己吃亏，慌忙也追随木小萍而去。

穆超元双眉一皱，向萧瑶问道：“萧大姑娘，对方首要人物纷纷下台，把我们留在这‘望乡台’上，不知是否有甚阴谋诡计？”

萧瑶笑道：“我们现有皇甫婷、聂玉倩等两个重要人质在手，怕她何来？木小萍大概是嫌在台上势孤，台下又来了什么有力的帮手，才要我们下台去，双方各尽所能，放手一搏！”

顾朗轩道：“我们快下去吧！但在交手之前，是否先要决定一下行动准则？”

萧瑶点说道：“当然应该决定，我认为林傲霜姊姊若是落在群邪手中，便应该以她的安全作为第一目的！”

顾朗轩双眉一挑，目闪神光说道：“我认为第一目的，还在荡魔卫道。”

萧瑶不等他往下再说，便自截断顾朗轩的话头，娇笑说道：“顾兄错了，我们如今人手已够，今夜纵然不能尽灭群魔，明夜后夜，均可再来，但林傲霜姊姊若是有甚差池，你却情天永缺，终身难以弥补的了！”

顾朗轩心中何尝不以林傲霜的安危为念，听得萧瑶这样说法，遂自默然不语。

辛东坡想起一事，目注萧琪问道：“琪侄，南宫敬曾被我以‘妙手天医’诸葛老人所赠的药刺试行疗治他迷失人性的症状，不知业已生效复原了么？”

萧琪摇头道：“适才林姊姊只在壑上与我匆匆一面，便扮成聂玉倩模样再度进入‘九幽地阙’，企图乘着木小萍、皇甫婷等不在之际，彻底破坏魔巢，故而忘了谈论南宫敬的问题，但林姊姊谋定而动，身边又自带有几颗相当珍贵难得的‘赤红雪莲子’，照说 南宫敬即使从未为诸葛老人的药刺解毒，林姊姊也有力量可以使他……”

语方至此，“望乡台”下又传来“青阳木魅”柳洞宾的厉声喝道：“萧家丫头，你暗算了你好几位同门师姊师兄，还不血债血还，下台领死！”

萧瑶笑道：“琪妹，你带聂玉倩，我带皇甫婷，一齐下台去吧，免得他们鬼喊鬼叫，还以为我们有所畏惧！”

萧琪嫣然点头，遂与萧瑶一人抓起一名荡妇妖姬，举步下顾朗轩边自随行，边自向辛东坡压低语音，悄然皱眉问道：“辛师叔，这事有点奇怪，我南官贤弟若是灵智已复，必然急于报父仇，怎会还对‘五毒香妃’木小萍等那样亲热？”

这句话儿把辛东坡问得一怔，双眉微蹙，向顾朗轩低声说道：“我本来也以为‘妙手天医’诸葛老人的药针定会生效，如今看来，却未必尽然，其中恐怕尚别有蹊跷？”

顾朗轩叹道：“这种蹊跷，仅凭推断之力无法明了究竟，反正事到如今，只好面对现实，走一步算一步了。”

说话之间，业已到了“望乡台”下。

除了木小萍与“千鬼壑”群邪以外，还有一个貌相异常陌生的白须白发老人，和“青阳木魅”柳洞宾并肩站在一起。

木小萍仍能保持相当镇定，见群侠走下“望乡台”后，对萧瑶含笑叫道：“萧大姑娘，我来为你引见一位几乎已有七十年未出江湖的武林长者。”

萧瑶妙目一转，伸手指着那与柳洞宾并立一处的白须白发老人，扬眉说道：“木神妃一定要为我们引介之人，就是这位么？”

木小萍点头道：“正是，这位老人家是……”

一语未毕，萧瑶已自梨涡双现，嫣然微笑，接口摇手说道：“木神妃你不必引介了，我认识他！”

木小萍啊了一声，竟似不信地目注萧瑶，诧然问道：“萧大姑娘，你真能认识他么？你不过二十一二光景，这位老人家却将近七十年未出江湖了呢！”

萧瑶笑道：“木神妃若是不信，我便说出来试试，这位老人是不是姓洪，名三通，昔年并有极为特别、表示他武功甚好、巢穴特多的‘玲珑玉兔’的外号？”

木小萍闻言一怔……

“哈……哈……哈”一阵狂笑……

这阵笑声，是发自那位白须白发的老人口内，笑声洪烈已极，宛如百万天鼓齐挝，震得人耳底嗡嗡，心神为之生悸！

包括萧瑶、萧琪姊妹在内，群侠心中均颇为吃惊，暗赞这白须白发老人，练得好强烈的内家真气！

白须白发老人笑毕，向萧瑶点头说道：“萧大姑娘真个玲珑剔透，你是从柳洞宾口中得知老夫姓洪，然后再从昔年‘五行祖师’的至交好友之内，细加思忖，才猜出老夫的来历！”

萧瑶也暗惊对方心思敏捷，思虑周到，遂嫣然一笑说道：“你自己也相当会猜，何必还夸我善于猜测？”

那位“玲珑玉兔”洪三通，把两道灿如岩电的目光，盯在萧瑶脸上，出声问道：“萧大姑娘，我为故友‘五行祖师’所觅的几个再传弟子呢？是否全数被你们害死？”

萧瑶摇头笑道：“没有全数诛戮，至少还留了一位，即如今还在你身边的‘青阳木魅’柳洞宾！”

洪三通咬牙道：“萧大姑娘，你太狠了，我为我老友‘五行祖师’所下

的数十年苦心，竟完全毁在你的手内？”

萧瑶微笑道：“这是天意，也是巧合，若非我先巧遇柳洞宾，得知他们师兄妹间素不相识，在此作初度聚合，也想不出这等身外化身，把‘五行余孽’各个击破的魔巢卧底之计！”

柳洞宾听得悔恨万分，不同举起手来，重重地掴了自己一记耳光！

萧瑶接着又说道：“换句话讲，倘若‘五行门’师兄妹毫无阻碍，当真在此聚齐，势必与‘七艳盟’同流合污，使武林中不知多添多少腥风血雨！故而，我说这是天意，足见昊昊彼苍，恶恶善善……”

洪三通不等萧瑶说完，便即厉声喝道：“贱婢，休要再逞口舌之利，你们既伤害了‘五行门’下的四位传人，总得还我一点公道！”

适才，他还口称“萧大姑娘”，如今，业已把这称呼改为“贱婢”，可见得洪三通的心中业已忍无可忍，愤怒到了极处！

萧琪在一旁笑道：“常言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除此以外，还有什么公道？只要你有本领，尽管为‘五行门’下四个已死的凶徒，向我索命就是！”

洪三通怒道：“大胆狂妄的贱婢，老夫不信凭我百十年修为，便治不了你！”

说话之间，他那头上的白发与额下的白须，都一齐宛若银针，“呼”然而起，神态委实威猛得有点慑人！

萧琪知道这“玲珑玉兔”洪三通不单年逾百岁，功行极深，并可能偷学了“五行派”之精髓，必是个相当难斗的脚色！

她看出厉害，遂索性抢先两步，越身群侠之前，向洪三通扬眉娇笑说道：“洪老儿，你要治我，便请下手，光摆出这样一副凶巴巴的架子，却来吓唬谁呢？”

洪三通目中杀气如电，左掌微扬，向萧琪凌空作势，虚按一记。

萧琪满面笑容，卓立当地，连手儿都未举上一举。

洪三通方面既未发出什么掌风劲气，萧琪方面也未见甚衣角飘动？

但她所立之处尺许周围以外，却倏然石粉飞扬，现出了一圈低凹的石槽！

洪三通年老成精，自然识货，见状之下，微吃一惊，扬眉说道：“难怪贱婢狂妄，原来竟练就了‘无相护身神功’，并可……”

萧琪嫣然一笑，接口说道：“洪老儿，我劝你还是省点事儿最妙，施展这种‘无形罡气’是最耗精力的……”

洪三通狞笑喝道：“老夫精力无穷，贱婢再吃一掌！”

话毕，右掌举处，仍像先前那样，毫未发出任何声风劲气，向萧琪凌空虚按！

萧琪也像适才那般，满面笑容，卓立当地，动都不动一下！

但这次却石粉飞扬更甚，地上那圈石槽，也凹度更深不少！

萧瑶看出洪三通的功力奇高，生恐妹子有失，正自皱眉思计，耳边忽听萧琪以比“蚁语传声”更高一层的“慧光心语”说道：“这洪三通老魔已得‘五行绝学’精髓，功高难敌，他恼羞成怒之下，第三招可能会从无形转为有形，姊姊与辛师叔请暗用‘无形真气’助我一臂之力！”

密语刚了，洪三通“哈哈”一笑，满头白发再度掀起，厉声说道：“‘昆仑双姝’，果然名不虚传，老夫幸会高人，你再接我一掌！”

话完，掌发。

果如萧琪所料，这次不单是从无形转为有形，且掌风如海，锐啸摄魂，并还是全力施为，双掌齐发！

萧琪既知厉害，哪敢怠慢？一式“寒鸡拜佛”，也自双掌并出！

一声“砰”然巨响，漫空均被飞扬的土石所罩，劲气狂拂之下，稍差一点的在场人物，如“千鬼壑主”索明之流，都立足不定，纷纷后退！

等到土石落定，尘雾散后，只见洪三通与萧琪二人，均已略有异状！

洪三通眉头深蹙，身形有点摇晃，手扶柳洞宾的肩头，似是勉强站稳！

萧琪也向后退了两步，未能站在原处，但脸上却仍梨涡双现，流露出妩媚的笑容。

木小萍目光微皱，随即问道：“萧大姑娘，我们是今夜决一死战？还是双方先行换俘，等到明日或后日，各尽全力一搏！”

萧瑶问道：“何谓‘换俘’，是否以皇甫婷、聂玉倩，交换林傲霜、南宫敬二人？”

语音刚了，南宫敬接口喝道：“萧家贱婢，休要胡说，我是木姊姊这边的人，却换给你们则甚？”

萧瑶冷笑一声，指着南宫敬痛骂道：“你这见色忘义、丧心病狂的东西，你忘却本来、甘心下流，我和顾大哥也懒得再复理论语音至此，转对木小萍道：“此事由木神妃作主好了，今夜先将林傲霜与皇甫婷、聂玉倩互相交换，改于明日或后日再尽全力一搏也可，或是不须改期，就此一试……”

木小萍不等萧瑶把话说完，便自截断她的话头，含笑说道：“本来我对贤姊妹‘红白昆仑’之名钦迟甚久，今夜幸得相逢，必当尽情领教，但因双方有重要关系人在对方手内，即今较技，心亦难安，遂觉还是先行换俘，后日改期再搏，也可以毫无牵挂的尽量施展！”

萧瑶点头道：“好，我尊重木神妃的意见，我们决战之期究竟是改在明天？抑或后天？”

这时，那位“玲珑玉兔”洪三通的嘴皮，接连动了几动，似是正对木小萍以“蚁语传声”的功力陈述意见。

果然，木小萍微一沉吟之后，方自目注萧瑶，扬眉说道：“为了彼此准备得宽容一些，还是把决战之期改为后日黄昏如何？地点也不必再来‘千鬼壑’中，就在壑上的摩云峰下！”

萧瑶回头与穆超元、辛东坡、顾朗轩暨妹子萧琪等略一商讨，见群侠均无异议，遂对木小萍颌首笑道：“好了，决战之期，定于后日黄昏，地点也就依木神妃之言，改在摩云峰下！”

木小萍见萧瑶已作允诺，遂扬眉笑道：“战约既定，期前不动干戈，木小萍忝为东家，不知萧姑娘等愿否赏光，再上‘望乡台’去，容我以‘九幽大宴’略作招待？”

萧瑶摇头笑道：“不必，不必，我们连日在木神妃麾下叨扰已多，就此告退！”

木小萍道：“萧姑娘等既然不肯赏光，木小萍也未便强留，我们就此换俘。”

萧瑶正待点头，顾朗轩站在一边，剑眉微扬，接口说道：“此时此地换俘不宜，我们还是在‘千鬼壑’上，把林傲霜与皇甫婷、聂玉倩等双方交换较妥！”

木小萍点头向顾朗轩看了一眼，冷然笑道：“顾大侠，你倒真多心……”

顾朗轩接口道：“不是我多心，而是木神妃以及你手下之人作起事来往往不择手段，我们才不得不略作提防，事事谨慎！”

木小萍也显然不想再与顾朗轩等弄甚口舌，回头向索明叫道：“索壑主，你命他们去往‘九幽地阙’之中，把林傲霜姑娘好好请来，随我一同送客。”

索明恭身领令，趑去照办。

片刻以后，索明果然率同两名侍女，用乘软轿把林傲霜抬了前来。

林傲霜人尚昏迷，看样子是在“九幽地阙”之中中了什么迷魂药物，并非被点穴道。

果然，木小萍见林傲霜业已抬到，遂向萧瑶含笑发话说道：“萧大姑娘，你们如今不必为我皇甫妹子和聂姊姊解开穴道，我们也不必给林姑娘服食解药，等到了‘千鬼壑’上，双方同时进行便了！”

萧瑶点头笑道：“悉依尊命，萧瑶等就此告辞！”

木小萍向柳洞宾看了一眼，含笑说道：“柳兄请陪洪老人去往‘九幽地阙’之中歇息款待，我和索壑主送客，马上就来！”

柳洞宾点头领命，但目光却电扫萧瑶等人，流露出极度愤恨的凶恶神色。

木小萍嘱咐完毕，把手一挥，命鬼卒侍女们抬起林傲霜，与萧瑶等人同往“千鬼壑”上走去。

萧瑶起初还怕木小萍会利用那黑暗秘道有甚图谋，暗以“传音密语”通知群侠善加戒备。

但到了秘道之中，才知多虑，其中业已灯火通明，照耀得宛如白昼！

木小萍不失群邪首脑身份，一路之间，笑语从容，毫未有甚阴险行动？

到了“千鬼壑”上，她也首先取出解药，喂给林傲霜服下。林傲霜服药不久，人便醒来，萧瑶首先飘身闪过，含笑叫道：“霜姊大概还不认识我吧？小妹萧瑶。”

林傲霜“哎呀”一声，急忙拉着萧瑶的柔荑素手，嫣然笑道：“瑶妹，我对你钦迟太久，想不到却与琪妹先行认识，我……我先前有些气量狭窄的不对之处，瑶妹不……不怪我吧？”

常言道：“两女之间难为男。”在这一对蕴有某种微妙情况的绝代侠女见面之际，那位“紫竹书生”顾朗轩着实有些提心吊胆！

如今，见了她们互敬互爱的情况，顾朗轩才真正放下下心来。

萧瑶听完林傲霜之言，娇笑说道：“霜姊怎么这样说法，小妹对你歉疚之处才多，你再如此一说，岂不叫我无地自容了么？”

语音至此略顿，嫣然一笑又复说道：“霜姊莫谈别事，请先运气行功，试试四肢穴位之间，是否还有异状？”

林傲霜如言自行运气，留转周身以后，向萧瑶摇头说道：“没有异状，我只是在‘九幽地阙’之中，被一种异常的香味熏昏，如今还原，并无任何不适？”

木小萍听至此处，目注萧瑶，高声叫道：“萧大姑娘，你真是过份谨慎，如今总该放心把我皇甫贤妹和聂姊姊被制的穴道解开了吧！”

萧瑶笑道：“木小萍不要怪我，常言道得好：‘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我们委实被你们的鬼蜮伎俩弄得头痛，好容易才在这次略占上风……”

木小萍冷笑接道：“你们占了什么上风，费尽苦心，化装混入，除了救走几名‘枉死城’中的囚徒以外，不过替我们‘七艳盟’把叛徒‘三绝妖姬’

戚小香代为执法而已！”

穆超元道：“何止这点成就？我们还把‘五行门’下剪除了四人之多……”

木小萍冷笑着说道：“‘五行门’中本非‘千鬼壑’成员，你们剪除他们，与我何损？反而经这一来，洪三通与柳洞宾对你们恨毒太深，今后会死心塌地为我所用，倒替‘千鬼壑’中增添了两名得力高手，在价值方面，比那几名囚徒高得多了！”

萧瑶笑道：“我懒得与木神妃争甚口舌之利，反正双方的强弱存亡，到后日黄昏便见分晓，木神妃还是先回你那‘九幽地阙’之中，好好养养神调调气吧！”

说话之间，萧瑶神功暗聚，屈指连飞，已替皇甫婷、聂玉倩二人把所制穴道解开！

穴道一解，皇甫婷立即复原，但聂玉倩却因在“望乡台”上被木小萍掌风所击，受了极重内伤，如今在经脉突通之下，呛出了两口鲜血！

木小萍见状不敢怠慢，一面亲自抱起聂玉倩，喂了她一粒丹药，一面向萧瑶叫道：“萧大姑娘，我们就此别过，后日黄昏摩云峰脚再会。”

说完，率同鬼卒侍女，便自回转“千鬼壑”下。

萧瑶目送木小萍等走后，立即转过身形，向萧琪正色叫道：“琪妹赶紧坐下调息，看看适才曾否已受内伤？后日黄昏，你是我方主力，可千万大意不得！”

萧琪笑道：“刚才幸亏我机智得早，暗请姊姊和辛师叔助了一臂之力，故而我虽脏腑间略受震荡，洪三通却定必受伤更重，否则，后日黄昏的决战之际，仅仅这个老魔便足令我们头痛的了！”

说完，她果即遵从萧瑶之言，盘膝坐下，静静运气行动。

顾朗轩皱眉道：“那‘玲珑玉兔’洪三通若从名号听来，不过是异常狡猾、巢穴极多之人，想不到武功方面竟也这等厉害！”

萧瑶道：“据我推测，洪三通虽将‘五行祖师’所留之五行绝艺觅材分传柳洞宾等五人，但必将其中精粹，综合自行锻炼，加上数十年的功夫火候，纵是下愚之质，也会有相当惊人的高明成就！”

林傲霜点头笑道：“我同意瑶妹的这种见解！”

顾朗轩忽然想起一事，目注林傲霜道：“霜妹，我有一件事儿，想问问你！”

林傲霜道：“什么事儿，尽管请讲！”

顾朗轩道：“霜妹是否与南宫贤弟在‘九幽地阙’的‘鸳鸯阁’内共处了一日一夜光阴？”

林傲霜的玉颊之上飞起了两片红霞，双眉一挑，接口说道：“不错，确有其事，但也和你与瑶妹逆旅共室一样，清清白白，决无不可告人……”

顾朗轩脸上一热，慌忙陪着笑脸，接口说道：“霜妹会错意了，我是问你，既与南宫贤弟同在一处，定知他所中迷神毒力是否业已祛解？”

林傲霜白了顾朗轩一眼，嘴角微撇说道：“亏你问得出来，你平素还自诩聪明，依我看来，简直是天字第一号的大笨蛋！”

顾朗轩被骂得一头雾水，正自窘然苦笑之间，林傲霜又复说道：“你怎不想想，南宫敬与我同处密室，时达一日一夜之久，竟能清白相对，未起事端，他还会是个忘我迷乱的糊涂人么？”

说至此处，转过面去向萧琪笑道：“琪妹，关于此事，我还未来得及向

你说明，我到‘鸳鸯阁’中，正待取出灵药为南宫敬疗治迷乱的心神，却发现他只是当众装佯，事实上头脑业已清醒！”

萧瑶闻言，向辛东坡娇笑说道：“辛师叔，此事定然是你的功劳，那位诸葛老人，真不愧‘妙手天医’之称，所赠药刺，确有奇效！”

辛东坡道：“既然南宫老弟的灵智已复，他为何还不乘机离开魔窟，还要……”

顾朗轩点头道：“这就是我急于向霜妹探询之事。”

林傲霜白他一眼，摇头说道：“我只知道南宫敬灵智已复，却不知道他为何不乘机脱逃，还要继续留在魔巢中……”

萧瑶瞿然接道：“我明白了，南宫兄弟的神智既已清醒，自然痛于杀父之仇，他不肯离开魔巢，多半是志切报复，想打木小萍的主意！”

萧琪虽在盘膝静坐，运气行动，但听了萧瑶这一推测，也自失声说道：“哎呀，南宫兄的这种打算，虽然可能生效，但其中凶险也多，我们要不要……”

萧瑶看出妹子对南宫敬相当关怀，不由心中大慰，向萧琪含笑说道：“琪妹且静心行动，使脏腑间所受震伤完全恢复，其他事儿暂时不必管它，我觉得南宫兄弟装得未露丝毫痕迹，他在将计就计之下，不会有有多大危险！”

萧琪闻言，嫣然笑了一笑，果又闭目静坐，凝功运气，流转周身经脉。

萧瑶向妹子指了一指，向群侠扮了一个鬼脸。

群侠懂得萧瑶是表示萧琪对南宫敬相当关怀，两人好事有望，均一齐点头，每人脸上均绽放出慰然的微笑。

萧瑶让萧琪独自静坐，把群侠拉到一旁，向辛东坡叫道：“辛师叔，我们如今无事，且一面遥为琪妹护法，一面把后日黄昏正邪总决战之事，好好研究一下！”

辛东坡道：“此时研究似乎早了一点，因为我们不知南宫老弟向木小萍报复父仇之事，是否成功得手？”

萧瑶笑道：“我认为我们不必管他得手与否，只以木小萍无所伤损来研究决定战略，假如到了后日黄昏，木小萍恶贯已盈，岂不更来得轻松一点？”

穆超元点头说道：“萧大姑娘说得有理，我们应该自行度德量力，细细研究，譬如以我来说，便自觉血气渐衰，不敢恃傲，大概只可和那‘千鬼壑主’索明之流来得几招，或许还有胜望？”

萧瑶失笑道：“穆老人家太谦，我的原意是想请你应付聂玉倩之夫、‘黑眚神君’白笑天和他那个小老婆呢！”

穆超元道：“白笑天和那妖妇不在‘千鬼壑’下。”

萧瑶笑道：“如今虽然不在，但后日黄昏以前，却可能回来，我们应该把对方所有可能邀集到的人手都一齐计算在内！”

穆超元想了一想，颌首说道：“好，假如白笑天和他那妖里妖气的小老婆回来，我便拼着一条老命斗他们，否则，我只负责处置那‘千鬼壑主’索明便了！”

萧瑶笑道：“白笑天的大老婆‘赤尸夫人’聂玉倩呢……”

林傲霜接口说道：“聂玉倩是‘七艳盟’中最弱的一环，就把她交给我吧！”

顾朗轩生恐林傲霜过于轻视聂玉倩而吃亏，遂在一旁加以提醒说道：“霜妹迎敌‘赤尸夫人’聂玉倩倒甚适合，但需对她所练的‘赤尸毒掌’特别注

意一点……”

林傲霜笑道：“你不必替我担心，我正因我所精擅的师门绝艺‘玄阴梅花指’恰是‘赤尸毒掌’克星，才敢自告奋勇地选择聂玉倩作为对手！”

顾朗轩哦了一声，点头说道：“我倒忘了霜妹的‘玄阴梅花指’专克‘赤尸’邪功，这样说来，以你抵聂玉倩确是适当人选。”

萧瑶笑道：“还有个比聂玉倩更厉害一点的‘氤氲仙姬’皇甫婷呢，我想请顾兄担当此任如何！”

顾朗轩剑眉双皱说道：“瑶妹应该量材派用，那皇甫婷相当厉害，我能斗得过么？”

萧瑶看他一眼，嫣然笑道：“顾兄，你不要忘了，你自从精习我所传的可增益你本门绝学的口诀以后，功力已大为精进，几乎倍于先前，斗斗‘氤氲仙姬’皇甫婷，是绰有余裕的了！”

顾朗轩挑眉答道：“瑶妹既认为我绰有余裕，我便只好欣然应命的了！”

萧瑶又向辛东坡笑道：“辛师叔，如今对方只剩下最厉害的‘五毒香妃’木小萍和‘玲珑玉兔’洪三通二人，我们则有辛师叔和我姊妹，应该怎样分派？”

辛东坡道：“以三对二，事总好办，譬如让琪侄单独对付木小萍，我和瑶侄则合手对付洪三通，便不致有太大问题，但……”

萧瑶听出辛东坡话犹未尽，似有弦外之音，遂向他注目问道：“辛师叔但些什么？你好像有话未曾讲完，怎不说下去？”

辛东坡双眉微皱答道：“我认为木小萍约期后日之举，多半是等待什么厉害帮手？”

顾朗轩道：“我也曾这么想过，但细一寻思，又觉得木小萍即令赶去邀人，仅仅一日有余的光阴，似乎也不够运用？”

辛东坡目注顾朗轩道：“现时邀人，确实来不及，但若事先决定要来，木小萍等只消略为推延决战日期，岂非便可增强实力！”顾朗轩连连点头道：“事先约定，当然大有可能，但我们无法对这不可捉摸之事再加筹度，只得仅以‘千鬼壑’内目前的群邪作为假想敌了！”

辛东坡道：“当然只好如此，常言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们对于卫道降魔之举，只求尽心尽力，无法顾虑得太过周详了！”

萧瑶听他们说至此处，嫣然笑道：“好了，我们只定原则，对于其他各事，统统临机应变，一日多的光阴，稍瞬即逝，我们最要紧的事儿，是尽量充实自己，大家静坐调息，好好用功吧！”

群侠均以萧瑶之说为然，一齐就地盘坐，调息运气，期令周身血脉通和，处于最理想的迎战状态！谁知就在群侠静坐未久之后，“白衣昆仑”萧琪突然一睁双目，诧然说道：“奇怪，这是什么气味？”她这一句话儿惊醒了其余群侠，纷纷用鼻子连嗅，想帮助萧琪有所分辨。辛东坡连嗅儿嗅，首先笑道：“琪侄诧惊蹙眉则甚？我们前后左右都是青松，这气味正是松子香呢！”萧瑶双眉方蹙，萧琪已摇头笑道：“松子或松针等所散发的气息只是一股清香，不像我们所闻得的香气之中，还带有一种淡淡的腥气。”

萧瑶正色说道：“我同意琪妹所说，认定事有蹊跷，因为我也嗅出有点极淡的腥味夹杂在清香之内。”

辛东坡又复嗅了一会，方对萧琪、萧瑶点头说道：“两位鬼侄女的嗅觉真灵，我直到如今才嗅出一点你们所说的淡淡腥气。”

跟着，顾朗轩与穆超元二人也有了同样的觉察。

这时，林傲霜皱眉苦笑说道：“这倒真是怪事，为何你们都有觉察，我却根本嗅不出什么腥味？”

萧瑶笑道：“霜姊嗅不嗅得出腥味没关系，我们最要紧的是必须弄清楚这种腥味究竟从何发出？”

顾朗轩道：“若照通常情理而论，凡属腥味，多半发自蛇虫等恶毒之物！”

穆超元在一旁加以补充说道：“还有一点，就是腥味奇浓，或是腥味极淡之物，其毒性的凶恶暨程度也必比一般蛇虫来得猛烈，多半是世所罕见！”

林傲霜瞿然说道：“若照穆老人家之语听来，你们所嗅得的有淡淡腥味之物必甚恶毒，大家且费点心神好好找它一找！”

说完立即站起身形，开始在这片松林左右四散走动找寻。

她走得比较接近萧琪之际，萧琪双眉一蹙，面色立变！

接着，她突向林傲霜叫道：“霜姊，请你先退后三丈！”

林傲霜有点莫明其妙，但又不便不照萧琪所说去作，只得略一飘身，后退了三丈一二。

她脚尖点地，身形站稳，向萧琪含笑问道：“琪妹，你要我突然退后三丈之举，有何玄机？颇令我莫测深高的呢！”

萧琪竟未答理林傲霜所问之语，又向这位“梅花女侠”含笑叫道：“霜姊，请你一步一步，向我们这边慢慢走将过来。”

林傲霜秀眉一蹙，苦笑问道：“琪妹，你葫芦之中究竟卖的是什么药？真把我弄得太糊涂了。”

萧琪笑道：“霜姊暂时莫问，等你慢慢走到我们面前之时，或许我便可以把这闷葫芦击破，如今是连我也闷在葫芦之中，分不清东西南北的呢！”

林傲霜无可奈何，只得在三丈以外，一步一步的向萧琪等人缓缓走近。

在她走到距离萧琪等约莫七八尺时，萧琪一挑双眉，高声叫道：“霜姊止步！”

跟着，将首一偏，向她姊姊萧瑶笑道：“姊妹，你……”

萧瑶知道萧琪问话之意，遂不等她再往下讲，便自点头接道：“我仔细辨出来了，霜姊走远时，腥味便淡，走得近时，腥味便浓！”林傲霜听了哭笑不得，神色尴尬地说道：“知此说来，所谓腥味，竟是从我身上发出的了？……”萧琪点头道：“正因如此，我们大家或先或后地都嗅出了这腥味，却只有霜姊一人毫无察觉。”林傲霜苦着脸儿道：“我……我又不是什么毒

蛇恶虫，身上怎会发出腥味的呢？”顾朗轩始终不曾发话，只是在闭目沉思，如今，似有所得地瞿然说道：“不好，霜妹曾落在群邪手中，会不会是群邪在她身上下了什么恶毒之物，对我们暗加算计！”

萧瑶点头道：“这种判断极为合理，我认为与事实相符，不会差得太远！”穆超元道：“倘若顾老弟料得不错，则我们于嗅得腥味之际便已中了暗算，大家请快行功一察脏腑之间，看看可有异状？”

辛东坡、顾朗轩、萧瑶，以及林傲霜等男女群侠闻得穆超元之言，均深觉为然，一齐盘膝静坐，行功默察。

穆超元自己也自照样施为，加以察看。

片刻过后，那位“梅花女侠”林傲霜首先长吁一声，扬眉笑道：“还好，还好，我们脏腑之间，平静如常，毫无中毒迹象！”

顾朗轩本在闭目调息，闻言之下，双眼一睁，向林傲霜苦笑叫道：“霜妹，你所说的‘我们’一语中的‘们’字，恐怕应该去掉！”

林傲霜愕然道：“去掉‘们’字？这意思是除了我外，你们都已中了暗算！”

顾朗轩道：“别人如何情况我尚不知，但以我自己而论，我却觉得已有一种奇异的毒力深入脏腑。”

林傲霜听得顾朗轩业已中毒，双眉方自一蹙，辛东坡突然叫道：“顾老弟，我和你同病相怜，脏腑之间也蠢蠢欲动，多了一点东西！”穆超元跟着说道：“我也如此……”一语未毕，萧瑶、萧琪姊妹几乎是异口同声地一齐说道：“我们也是一样，脏腑间已中奇毒！”

这样一来，除了林傲霜一人以外，其余五人已身中奇毒，而这种毒力又不知是什么东西？将在何时发作？

群侠面面相觑之下，林傲霜皱眉说道：“这事真点有些奇怪，你们既均已中毒，我亦应难幸免，对方却偏偏放过我一人则甚？”

萧瑶秀眉微沉，正欲答言，突然听得小松林外尚有异样声息？

她目光方注，松林之外业已起了一阵“嘿嘿嘿”得意的怪笑之声！

萧琪耳力甚聪，一听笑声，便自喝道：“是不是‘玲珑玉兔’洪三通老儿？”

松林口外又复怪笑一声道：“不错，是我，萧二姑娘委实真好耳力……”

随着话声，人影闪处，那位“玲珑玉兔”洪三通和“青阳木魅”柳洞宾二人，业已距离丈许地站在群侠面前。

萧瑶目光一扫洪三通、柳洞宾二人，秀眉双挑，冷笑说道：“木小萍适才还说‘彼此战约既定，期前不动干戈’，言犹在耳，你们便反覆违诺，真是无耻之辈！”

洪三通得意笑道：“萧大姑娘莫加责罪，我和柳老弟并非为动干戈而来……”

萧瑶道：“不动干戈，来此则甚？”

洪三通阴恻恻地说道：“我是来看看我所作的安排是否生效？换句话说，也可说是前来解答适才林傲霜姑娘所提出的那项心中疑问！”

林傲霜道：“好，你既欲解答，我便问你，你和我有甚渊源，为何单单把我放过？”

洪三通笑道：“你是带毒之人，我当然要给你服下解药，保护你的安全，否则，你若先行中毒，其余诸人都相当精明，谁还会再上当？”

语音微一顿，目注林傲霜道：“你说，只要其余之人均已中毒，只剩下林姑娘一个，也无殊瓮中之鳖，釜底游鱼，起不了什么作用的了！”

顾朗轩道：“洪老儿，你少得意，你虽然来得了，却未必去得了呢？”

洪三通狞笑道：“顾朗轩，你还敢狂？你知道你们所中的是什么毒力？”

顾朗轩冷笑道：“这与中了什么毒力有何关系？……”

洪三通不等顾朗轩再往下讲，便自以一阵狂笑截断他的话头，说道：“当然大有关系，你们所中的奇毒，是我从苗疆带来的‘虾蟆毒蛊’，凡属中了这种蛊毒之人，只要一提真气，便将惨遭毒蛊啮心而死，洪三通和柳老弟在这种情况下，还有什么来得去不得呢？”

萧琪喝道：“洪三通老儿，你少得意，我适才从你笑声中听出，你在‘千鬼壑’下被我震动脏腑，伤势不轻……”

洪三通点头笑道：“不错，我脏腑之间确实受震不轻，但这种伤势最多调养上三五日光阴便可痊愈，你们却步步走近黄泉，决无生望的了！”

萧瑶问道：“既然如此，你为何适才还说不是为动干戈而来？显然你心存恶念……”

洪三通“哈哈”一笑，接口说道：“恶念虽存，干戈不动，我洪三通一向精明，不会笨得对于你们这些已中‘虾蟆毒蛊’、显已死定之人再多费手脚！”

林傲霜叱道：“洪老儿，你休得意，即令穆老人家、辛老人家业已中毒难提真气，但我林傲霜却还有力一搏，在你脏腑重伤的情况之下，我肯放过你么？”

洪三通目光一扫群侠，在脸上浮起一片得意的奸笑，向林傲霜缓缓说道：“林姑娘，你怎不会想想，我把‘青阳木魅’柳洞宾老弟带来则甚？因为在你们这群人中，林姑娘是最弱的一环，你不会胜得过柳老弟的！”

林傲霜怒道：“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不管敌不敌，我都要竭尽所能和你们拼斗一下。”

语音一落，便待凝功出手，向洪三通，柳洞宾等两个魔头扑去。

萧瑶突然叫道：“霜姊且慢，我还有几句话儿要问他们。”

林傲霜只得暂时忍耐，皱眉不动，萧瑶遂目注洪三通，发话问道：“洪三通，你前来把暗下‘虾蟆毒蛊’之事对我们说明，这内中似乎蕴有特殊用意吧？”

洪三通狞笑道：“当然有特殊用意，我苦心调教的五名‘五行传人’中，被你们连伤四人，彼此仇恨太深，我当然应该竭尽所能，尽量使你们死得痛苦一点！”

萧瑶不解问道：“尽量痛苦，此话怎讲？”

洪三通道：“毒蛊啮心，只是肉体痛苦，但在毒发以前先知死讯，却是比肉体痛苦还要难过的精神痛苦！尤其是林傲霜，她既作了散毒之人，害苦你们，又复眼睁睁地看着你们毒发无救，这份心中的愧疚和痛苦将无法形容，故而，我虽不对她下毒，她自己也该自尽谢罪，不能忝颜多活一刻的了！”

林傲霜银牙挫处，厉声喝道：“不错，瑶妹等倘有不测，林傲霜自当追随地下，但在我死前，可会饶过你么？恐怕你死得比我还早一点！”

随着话声，右手扬处，一股劲急掌风，便向洪三通当胸击去！

柳洞宾在一旁冷笑道：“米粒之珠，也放光华？林傲霜，你应该自量一些，别作梦了！”

他袍袖展处，以所练“乙木真气”，硬接林傲霜所发的掌风，使这位“梅花女侠”的身形震得晃了一晃。

林傲霜虽知自己未必是这“青阳木魅”的对手，但却恶气难消，仍欲再拼！

萧瑶皱眉叫道：“霜姊，请你听听我的话儿好么？我要你再度忍耐一下！”

林傲霜道：“瑶妹，常言道：‘对牛弹琴，声不入耳。’何必要与这些凶邪多说费话？”

萧瑶笑道：“不是废话，是我不相信，我们姊妹和穆老人家、辛师叔、顾兄等业已准死无救！因为天下有一物便有一制，决无‘不解之毒’，那‘虾蟆毒蛊’虽然歹毒无伦，但必也有解法的药物……”

洪三通听至此处，点头接道：“‘虾蟆毒蛊’虽有解药，但你们无法到手，也是枉然！”

萧瑶笑道：“不见得弄不到手吧？老魔头，你敢不敢说出你把‘虾蟆毒蛊’的解药藏在什么所在？”

洪三通拍拍自己的肚皮，目光凝注萧瑶，嘴角微披，轩眉答道：“萧大姑娘少耍心机，像如此重要之事，我会告诉你么？反正这种解药太关重要，我是把它藏在外人绝难寻到的、极为秘密的所在！”

萧瑶秀眉一皱，似在沉思。

洪三通问道：“萧大姑娘，你在想些什么？”

萧瑶应声答道：“我是在想，究需采取什么手段，方能去除我们所中的‘虾蟆毒蛊’？”

洪三通摇手狂笑说道：“不必，不必，你不必枉费心思了，慢说你这‘红衣昆仑’，就是你义母董夫人来，也无法想出……”

萧瑶不等洪三通说完，便即挑眉叱道：“胡说，我已经想出了辟邪解毒的无上妙药！”

洪三通听她似有绝大把握，说得如此肯定，不禁为之一怔，摇了摇头说道：“不可能，哦……我不相信……”

萧瑶接着：“不信，你就听着……”

跟着，她面色一展，一双妙目中神光湛湛，朗声吟道：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

洪三通听得哑然失笑道：“我问你想出了什么妙策？你却朗吟文天祥的‘正气歌’则甚？”

萧瑶正色说道：“文天祥冰心铁骨，炳耀千秋，他的‘正气歌’难道没有辟邪的作用？”

洪三通笑道：“就算浩然正气可以辟邪，但只凭几句诗词，何来解毒之力？”

萧瑶正色道：“既具浩然正气，必然无邪不辟、无毒不祛，请你再听下去。”

说完，侧顾其余群侠，含笑说道：“穆老人家、辛师叔，以及顾兄、霜姊、琪妹，请与我一同把这首文天祥的‘正气歌’高声朗诵下去。”

穆超元等虽弄不懂萧瑶的葫芦之中究竟卖的甚药？但却知她必有深意，遂一齐点了点头。

萧瑶嫣然一笑，满面神光，领着群侠朗声吟道：

“……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或为辽东帽，清操厉冰雪；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或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为击贼笏，逆竖头破裂……”吟至此处，萧瑶面含微笑，把手一挥，其余群侠自也纷纷住口。洪三通失笑道：“怎么？你们怎不往下继续吟咏了呢，是不是神经业已发够？”

萧瑶笑道：“我认为已经够了，‘正气歌’凛然正气，威力无伦，对付你和柳洞宾两个小小的妖魔，吟上二十来句，还不够么？”

洪三通纵声狂笑说道：“你们真是痴人说梦，慢说只念了几句歌儿，就有真正的‘张睢阳齿’和‘颜常山舌’在，又拿我洪三通和柳洞宾老弟可奈何呢？”

萧瑶脸色一沉，厉声喝道：“无知孽障，我先叫你倚为护法的‘青阳木魅’柳洞宾死给你看！”

洪三通晒然笑道：“萧瑶，你大概是穷途末路，急疯心了，你们五人均已中了‘虾蟆毒蛊’，无法提聚真气，只剩下区区一个林傲霜，根本不是柳洞宾老弟的对手，哪里还会……”

萧瑶不等洪三通话完，便即冷笑一声，截断他的话头，接口说道：“不见棺材不流泪，不到黄河不死心，我若不给你见些真章，你这奸刁狠毒的万恶老鬼也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

语音至此略顿，妙目倏然双张，闪射出炯炯神光，高声叫道：“扶持天地正气的值日功曹何在？快替我把这助纣为虐的‘青阳木魅’柳洞宾先行加以诛戮！”

“哈……”

洪三通想打一个“哈哈”，但却未能完成，仅仅打了半个！

因为第一个“哈”字刚出喉中，业已看见“青阳木魅”柳洞宾一声不响地徐徐仆倒在地！

这种现象太以令人吃惊，洪三通一声“哈哈”中的第二个“哈”字自然窒在喉中，无法笑得出口！

洪三通赶紧抢步走到柳洞宾身前，蹲了下来，用手探视，却见这位“青阳木魅”业已断气！

萧瑶把嘴一努，林傲霜点头会意，悄然飘身，神功凝处，屈指遥弹，便把那脏腑新受重伤、如今功力未复的老魔头“玲珑玉兔”洪三通，点了穴道。

洪三通委顿在地，长叹一声，把两道充满怨毒以及惊诧神色的目光盯在萧瑶脸上，苦笑说道：“萧大姑娘，算你真行，但洪三通有桩要求，你能不能……”

萧瑶接口笑道：“我猜得出你的要求，是不是想要我告诉你，柳洞宾是怎么死的？”

洪三通道：“不错，正是这个要求！”

萧瑶笑道：“我不是业已说过了么？他是死在扶持天地正气的值日功曹……”

洪三通道：“胡说，哪里会有什么扶持天地正气的……”

萧瑶接口道：“有，有，当然有，只不过这位扶持天地正气的是人，是一个曾遭魔劫、迷途知返的人，而不是什么富有神奇色彩的值日功曹而已！”

洪三通将信将疑地问道：“是人，此人何来？”

萧瑶答道：“这人比你们来得稍晚，是从小松林外悄悄掩近，到了距离柳洞宾身后一丈以内，才听我指令，蓦然下手除凶！”

洪三通皱眉道：“不对，不对，即令老夫与萧琪对掌之时，脏腑震伤稍重，功力打了折扣，但也决无任人掩到身后一丈左右仍毫未觉察之理，何况，柳洞宾并未受伤，他的耳力甚聪……”

萧瑶冷笑道：“纵然他耳力甚聪，也因邪不胜正，而为沛乎塞苍冥的浩然正气所慑！”

洪三通也是绝顶聪明之人，听萧瑶说至此处，恍然大悟说道：“我明白了，你适才朗吟文天祥所作的‘正气歌’之举，就是为了掩护后来的人，便于从林外悄悄走近我们，暗下毒手！”

萧瑶点头笑道：“可惜你明白已太迟了一点，其实这也是你们恶贯满盈，天夺其魂，否则，以你这样老奸巨猾之人，应该在‘正气歌’声一起之时，便怀疑我们于身中毒蛊、性命危殆之下，怎会还有此闲情逸致？”

洪三通满面悔恨的神色，咬牙说道：“好，你这女娃儿真够刁猾厉害，老夫认命了，那借着‘正气歌’声作为掩护、悄悄逼近、对柳洞宾暗下毒手之人，究竟是谁？如今应该出来了吧！”

萧瑶目注洪三通背后的松林之内，一轩双眉，含笑高声叫道：“南宫兄弟，你的大功业已告成，可以出来亮亮相了，并与你顾大哥一叙久郁的情怀！”

这一声“南宫兄弟”，直听得顾朗轩心中“怦怦”遽跳，目光发怔，凝注松林之中。果然，在萧瑶语音才住之后，便有一条俊挺的人影从松林中闪将出来，一直纵到顾朗轩面前，“噗”的双膝跪下，痛哭失声，泪流满面。

顾朗轩见来人果是南宫敬，知道他神智清醒以后，必然满腹辛酸，不让他尽情发泻一下，反易郁结致病。

故而，开始时他并不阻止南宫敬放声痛哭，等他哭了一会儿后，方轻拍南宫敬的肩头，劝慰道：“恭喜贤弟，终于在辛师叔所求来的‘妙手天医’诸葛老人的灵药之下，去除邪毒，恢复灵智，你……你不要哭了……”

南宫敬的一张俊脸之上依然是泪渍纵横，向顾朗轩悲声说道：“小弟恢复灵智以后，痛于先父惨遭毒手之仇，感于大哥苦心相助之义，并惭于自己甘与群邪为伍的不肖荒唐，叫我怎……怎不……”

语音未了，又自勾动愁肠，悲泪泉落！

顾朗轩正想不出应该用什么话儿对他劝慰，萧琪已冷笑一声，晒然说道：“一个大男人家老是哭泣则甚？你以为掉上几滴眼泪，便可以雪得了你先父之仇，报得了你顾大哥之义？……”

南宫敬听得一怔，萧琪秀眉双挑，向他盯了一眼，缓缓又道：“至于你与群邪为伍之事，更不必有所愧疚，因为那是邪毒所迷，不是你的本性，假如你为色欲所诱，自甘下流，我们这些人便谁也不会再理你了！”

南宫敬赶紧拭去泪痕，向萧琪恭恭敬敬地施了一礼，说道：“二姑娘教训得是……”

萧琪皱眉道：“怎么叫‘二姑娘’，这种称呼酸溜溜怪兮兮，听起来有多蹩扭？”

南宫敬脸上微现窘色，嗫嚅问道：“我……我……我应该怎样称呼？”

萧琪一抬玉手，指着萧瑶，向南宫敬注目扬眉地含笑问道：“你对我姊姊，以前是怎样叫法？”

南宫敬答道：“是叫‘瑶姊’……”

萧琪失笑道：“对了，你这张嘴儿蛮甜么，对木小萍、皇甫婷、聂玉倩等，都是‘萍姊’、‘婷姊’、‘倩姊’的猛叫一阵，难道就不能收起什么听来蹩扭的‘二姑娘’，大大方方地叫我一声‘琪姊姊’么？”

这位“白衣昆仑”好生倜傥大方，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把南宫敬教训得不住抱拳陪笑，口称“琪姊”。

萧瑶见他被萧琪作弄得那副窘相，忍俊不禁地失笑说道：“南宫兄弟，称呼一事到此为止，你既灵智早复，为何不随我们一同离开‘千鬼壑’，而要单独再留在魔巢中一段时间则甚？”南宫敬钢牙一挫，恨恨说道：“我单独留下之意，本来是欲伺机刺杀‘五毒香妃’木小萍，报那杀父之仇，但忽然得悉洪三通利用林傲霜姊姊散发‘虾蟆毒蛊’，算计瑶姊等人，遂在衡量轻重缓急之下，暂变原意，悄悄尾随而来……”

萧琪笑道：“你尾随而来，虽然杀死了‘青阳木魅’柳洞宾，但对我们中了‘虾蟆毒蛊’之事并无助益，要能把洪三通的解药弄来才好！”

南宫敬苦笑答道：“小弟在‘千鬼壑’下业已遍搜洪三通老魔暨柳洞宾小贼二人的行囊，但却根本不曾发现什么‘虾蟆毒蛊’的解药！”

那委顿在地的“玲珑玉兔”洪三通听至此处，不禁纵声狂笑。

南宫敬喝道：“老贼，你……你笑些什么？”

洪三通道：“萧大丫头早就想用话套问那‘虾蟆毒蛊’的独门解药何在，我曾告以是藏在外人绝难寻得到的极端秘密的所在，就凭你这小贼于我和柳老弟的行囊中胡乱翻寻，便能找得着的么？”

说至此处，语音略略一顿，目中凶芒闪烁，又复得意地狞笑道：“既然寻不着独门解药，则少时‘虾蟆毒蛊’发作之际，你与林傲霜或有侥幸，但穆超元、辛东坡、萧瑶、萧琪、顾朗轩等五人，却必然惨死无疑，洪三通以行将就木的逾百高龄，拉得这些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武林大侠同赴九幽，难道还不是一件值得大大高兴之事么？”

南宫敬叱道：“洪老贼休要猖狂，只要‘虾蟆毒蛊’确有解药，我就不信会找不出来？”

洪三通狞笑道：“解药当然会有，但你怎知我藏在四海八荒之间的哪个角落？何况毒蛊发作，还有时限，即令你费尽心思寻着解药，你这些伯伯、叔叔、哥哥、姊姊们早已被啮碎心肝，变作壕中白骨的了！”

南宫敬一双俊目中闪射出森森杀气，盯在洪三通的身上，似乎愤怒已极，即将有所动作！

洪三通居然在神色上丝毫不现怯惧，冷笑一声，高声叫道：“南宫小儿，你摆出这副凶相则甚？若是好汉，你就凝聚真力，当胸给我一掌，我与他们同归于尽！”

南宫敬挑眉道：“万恶老贼，你若想死，还不容易？……”

边自发话，边自右掌一扬，便欲如言向洪三通当胸击去！

萧琪忽然摇手叫道：“南宫兄弟且慢……”

南宫敬垂下业已举起的右掌，目光斜注萧琪，向她讶声问道：“琪姊还留他则甚？即令我们于‘虾蟆毒蛊’之下齐遭劫数，也要令这万恶老贼死在我们面前！”

萧琪娇笑一声，指着那穴道已被制、满面狞厉神色的老魔头“玲珑玉兔”洪三通，缓缓说道：“这洪三通老贼业已恶贯满盈，当然不会容许他再有所侥幸，不过，我适才灵机偶动，想和这老贼赌赌心思，才请南宫兄弟暂慢一

步下手……”

南宫敬一时之间猜不透萧琪的葫芦之中卖的甚药？遂只得诧声问道：“琪姊，这老贼已是瓮中之鳖，釜底之鱼，小弟举手即灭，你……你还要和他赌些什么必思？”

萧琪笑道：“洪三通老贼自诩他把‘虾蟆毒蛊’的独门解药藏得严密已极，外人绝难寻出，我却偏要来猜上一猜！”

洪三通冷笑着说道：“贱婢休夸口，老夫自苗疆来此，一路之上，经过万水千山，我可以随意藏放在任何隐秘之处，你仅仅凭空猜想，便能猜得出来么？”

萧琪点头道：“你说得对，慢说苗疆至此的万水千山，就是你把解药随意塞在这片松林之内的任何枝桠之间，我们也无从寻找！”

洪三通厉声说道：“既然如此，你还夸口则甚？”

萧琪目闪慧光，扬眉说道：“你若保持宁静，我委实无从猜起，但你这老贼于自鸣得意之下，偏偏微泄机密，于是便又当别论！”

洪三通吃了一惊道：“我几时泄过机密？……”

萧琪不等洪三通再往下问，便即秀眉双扬，指着他含笑说道：“这就叫鬼使神差，天夺其魄，你为何说是你把解药藏在外人绝难寻到的极端秘密的所在？”

洪三通道：“我承认说过这句话儿，但这句话儿之中似乎并未泄漏任何机密？”

萧琪笑道：“怎么没有泄漏？至少你给了我一种启示，因为任何秘密所在也难保不为外人发现，于是，最难为外人发现的所在，便应该在你自己身上！”

“在你自己身上”一语传到洪三通耳中，他不禁神色微变！

萧琪看在眼里，越发胸有成竹，目光一注南宫敬，含笑又道：“南宫兄弟，你不妨想想，像洪三通这等刁恶的老贼，怎么放心把那‘虾蟆毒蛊’的独门解药藏在行囊之中，多半是随身携带！”

南宫敬抚掌笑道：“琪姊太聪明了，如今我也觉得我们所急需的解药，定在这老贼身上。”

萧琪笑道：“还有一项旁证，就是这老贼适才曾要你凝聚真力，给他当胸一掌……”

南宫敬双眉方自一蹙，似欲发出疑问，萧瑶已在一旁点头笑道：“琪姊猜得有理，这老贼因自知绝难侥幸，遂想激怒南宫兄弟，给他当胸一掌，倘若把那独门解药瓶击碎，我们这已中‘虾蟆毒蛊’的老少五人不是便毫无生望了么？”

南宫敬恨得钢牙一挫道：“好阴毒的老贼，适才若非琪姊冰雪聪明，反应极快，及时加以阻止，我难免上他的恶当，坏了大事！”

萧瑶伸出纤纤玉手，指着那业已脸色大变的老魔洪三通，扬眉娇笑道：“南宫兄弟不必生气，你先去把‘虾蟆毒蛊’的解药搜出，替我们祛解所中剧毒之后，再尽量捉弄这万恶老魔，消遣解恨就是！”

洪三通先是脸色大变，但听至此处，神情忽又冷静下来，狞笑一声说道：“无知的狗男女们，你们简直是在满口胡言，作什么清秋大梦……”

他虽然口出不逊，南宫敬也毫不动怒，只向他冷笑一声，缓缓说道：“洪老头，你休想激将伤人，在尚未搜出‘虾蟆毒蛊’的解药之前，我连一根手

指都不会碰你！”

说完，便即蹲下身去，在洪三通身上所有的衣袋中，仔细搜索。

不单“白衣昆仑”萧琪颇有自信，便连穆超元、萧瑶、顾朗轩以及林傲霜等，也都认为萧琪的判断高明，南宫敬必可在洪三通的身上搜出“虾蟆毒蛊”的解药。

谁知南宫敬搜索了片刻以后，咦了一声，向萧琪诧然叫道：“琪姊，事情有些不对，这老魔头的身上并未携带有任何药物！”

群侠闻言俱都为之一怔？

跟着，便起了那“玲珑玉兔”相当凶狞的“嘿嘿”狂笑之声！

他笑毕，得意地叫道：“怎么样？老夫早就告诉你们这群狗男女们不要自作聪明，痴人说梦，反正洪三通今天已不想再活，你们早点杀我便罢，否则，我便眼看你们一个个相继发作，被‘虾蟆毒蛊’啮碎心肝而亡，倒也是快意之事！”

洪三通话完之后，群侠默然无声。

但这种沉默，立被萧瑶打破，她秀眉双剔，目注南宫敬叫道：“南宫兄弟，你听见了么？这老贼胆壮心虚，业已再度漏了口风！”

南宫敬弄不懂萧瑶的语意所指，不禁向她投过一瞥莫明其妙的询问眼色？

萧瑶笑道：“这老贼故意出言恫吓我们，仍在希冀你于急怒之下给他一掌，常言道：‘蝼蚁尚且贪生，为人岂不惜命？’这老贼一再企求速死，定有特别的原故！”

南宫敬瞿然诧异道：“瑶姊之意，是认为‘虾蟆毒蛊’的独门解药，仍在这老贼身上？”

萧瑶妙目中电闪神光，表示非常肯定，向南宫敬连连点头说道：“不会有错，但这老贼狡猾异常，定把解药收藏得极为巧妙，南宫兄弟请多费神思，再找一遍看看。”

南宫敬点了点头，伸手抓起洪三通来，便往松林之内走去。

顾朗轩讶然叫道：“南宫贤弟，你要把这老贼带往何处？”

南宫敬止步回头，含笑答道：“刚才小弟已寻得相当仔细，如今瑶姊既要我再找一遍，我便打算把这老贼全身的衣服剥个精光，再作仔细搜索。”

顾朗轩这才恍然，洪三通虽然年老，总是个大男人，南宫敬自不方便在萧瑶、萧琪暨林傲霜等三位女郎面前，把洪三通剥得精赤条条、一丝不挂！

南宫敬走进林中，过了不少时候，仍未走出。

顾朗轩皱眉道：“这解药恐怕不太好找，我们且各自默察一下，看看脏腑间所蕴的毒蛊，有无蠢动的迹象？”

群侠闻言，正待各自默察之际，南宫敬已从林内走出，空着双手，向萧瑶苦着脸儿叫道：“瑶姊，我已把这老魔剥得精光，仔细搜索了他身上的一丝一缕，但却依然毫无所得！”

萧瑶双眉一蹙，闭目不语。

南宫敬问道：“瑶姊，你在想些什么？”

萧瑶不加理会，约莫过了半盏热茶时分，方一睁双目答道：“我是在把洪三通这老魔头至此以后的一切言行，静静思忖一遍，看看可有什么破绽可寻？”

林傲霜异常关切地接口问道：“瑶妹智慧如海，经过这一番细思，多半

定有所得，但不知老魔头的破绽在哪里呢？”

萧瑶笑道：“根据他所漏的口风，并根据琪妹判断‘虾蟆毒蛊’的解药在他身上藏放时，他曾脸色大变的情况，以及故意口出不逊、激求速死的各种迹象加综合研判，我仍认为琪妹原先的推理不会有错，解药在他身上！”

南宫敬苦笑道：“我也这样认定，但两度细搜，均找不着丝毫药物的踪影……”

萧瑶不等南宫敬再往下说，便即偏过头去，目注萧琪问道：“琪妹，我记得在这老贼毒计初售，志得意满时，我曾问他敢不敢说出他的毒蛊解药藏放于什么所在？”

萧琪颌首道：“他不肯说，只称是藏在外人绝难寻得到的极端秘密之处……”

萧瑶笑道：“我记得他这句答话。我是问琪妹，当时这老贼于得意答话之际，仿佛有所动作？”

萧琪略一寻思点头说道：“有的，当时这老魔头的动作，是伸手拍拍他自己的肚皮，满面得意的神色！”

萧瑶眼珠转处，心中慧光一闪，向南宫敬微挑双眉，朗声叫道：“南宫兄弟，我再自作聪明，来个大胆设想，你去看看洪三通老魔的肚皮之上有无缝合的痕迹，或许他是把‘虾蟆毒蛊’的独门解药藏在他的肚腹之内，倘若这样，外人真是绝难找得到呢？”

南宫敬点头答应一声，又匆匆闪进松林，按照萧瑶所说加以察看。

萧瑶目注萧琪，诧然说道：“琪妹，这事奇怪，照那洪老魔头的神色变化看来，分明秘密已被我们看破，解药应该在他身上，为什么南宫兄弟偏偏找不着呢？”

萧琪道：“没有别的理由，定是那老贼刁猾异常，藏得过于巧妙！”

萧瑶苦笑道：“我们不要自作聪明，胡乱摸索，常言道：‘世事渊明皆学问。’有些事儿，非借重江湖经验不可，且向穆老人家请教一下……”

说至此处，转面向穆超元微笑问道：“穆老人家，以你的高明法眼，对于洪老魔头把解药藏于何处之事，有没有独到看法？”

穆超元道：“有倒是有个看法，但既非高明，更非独到，只可说是荒唐看法！”

萧瑶笑道：“老人家太以谦光……”

穆超元摇手道：“这绝非谦光，大家都是自己人，哪里还用得着什么客气？”

萧瑶娇笑说道：“老人家既如此说，便请宣布你的看法，看看究竟荒唐到什么程度？”

穆超元正想发话，忽又脸上一红，向萧瑶摇了摇头，苦笑说道：“等一等吧，且等南宫贤侄回来，看看有何结果再……”

话犹未了，南宫敬已从林中走出，隔着老远便摇头说道：“没有，没有，我在洪三通的肚皮之上找不到丝毫缝合的痕迹……”

说到“痕迹”二字，人已走到群侠面前，摇了摇头，继而苦笑说道：“这个老魔业已年过百岁，全身上下居然莹白如玉，毫无皱纹癍疤，难怪会有个相当古怪的‘玲珑玉兔’的外号……”

“对了，一定没错！”

这两句话儿，是突然发自穆超元的口中，流露出充分自信的意味！

辛东坡道：“怎么样？穆兄好像忽动灵机、智珠在握了吧？”穆超元击头道：“荒唐，荒唐，洪三通这无耻老魔，委实荒唐……”萧瑶笑道：“到底是谁荒唐？老人家怎么一会说你有‘荒唐看法’，一会又大骂洪三通老贼‘无耻荒唐’了呢？”

穆超元苦笑道：“严格说来，大家一齐荒唐，洪三通更荒唐，我也猜得荒唐，倘非两位贤侄女与林姑娘均是异于世俗红妆的巾帼奇英，我还真不好意思把心中所猜之事说出口来……”

辛东坡突然“哈哈”大笑道：“我明白了，穆兄灵机的来源，定然是出自那‘玲珑玉兔’的‘兔’字之上！”

穆超元点头道：“辛兄猜对了，我以前听得洪三通‘玲珑玉兔’之号，颇觉奇怪，如今才可断定，这老贼昔年不知作过谁的龙阳爱宠，是只无耻的‘兔子’！”

辛东坡灵机也动，恍然说道：“我想起来了，死在‘昆仑三仙’手下的‘五行祖师’便有桩怪癖，酷好男风、洪三通定然是他的变童，否则，也难以获得那本‘五行秘籍’。”

穆超元向南宫敬笑道：“南宫贤侄，如今我的荒唐看法业已宣布，并获得你辛老前辈的同意，你且再辛苦一趟，看看那‘虾蟆毒蛊’的独门解药，是否藏于洪三通老魔的穀道之内？”

南宫敬俊脸一红，正欲回身，那位“白衣昆仑”萧琪突然叫道：“南宫兄弟不要去了，我们宁愿被‘虾蟆毒蛊’啮碎心肝，也不愿服食那污秽的解药！”

穆超元听得萧琪嫌那解药污秽，不禁暗悔自己不该当众明言，以致弄成僵局！

就在这群侠一齐怔住之际……

怪事忽生，先是林中传出“砰”的一声，跟着便又响起些枝折叶飞的声音。

群侠一惊，纷纷赶去探视。

只见那“玲珑玉兔”洪三通已不知被谁当胸给了一记内家重掌，击得七窍溢血，五脏齐崩，像块肉饼似的贴在地下石上。

穆超元叹道：“萧二姑娘，你不必嫌污秽了，如今，解药已毁，我们大家都难逃一死……”

萧瑶接口笑道：“没关系，‘人生自古谁无死，青山何处不埋人’，只要能死得清清白白，虽死又复何惧？”

林傲霜点头道：“瑶妹说得对，我虽未中‘虾蟆毒蛊’，也义不独生，愿意和你们死在一处！”

穆超元笑道：“我也不是怕死，但却觉得我们最少也要设法活到三日后的黄昏，与木小萍、皇甫婷等拼个同归于尽，否则，这一片腥膻，谁来收拾？武林之中，无噍类了！”

这番话儿是“大我”之言，不禁把视死如归、豪情勃勃的萧瑶、萧琪姊妹暨“梅花女侠”林傲霜等听得一齐怔住！

南宫敬剑眉双挑，向地下洪三通那具肉饼似的遗体看了一眼，勃然说道：“是谁这样大胆，对洪三通老魔暗下毒手，我们先把他找将出来再说！”

他的话儿方了，右侧方六七丈外一株参天古木的茂密枝叶中有人笑道：“不必找了，我在这儿！”

南宫敬厉声喝道：“对了，你还是知趣一点，光明磊落地现身相见的好，否则，上天我追你到灵霄殿，入海我追你到水晶宫，等到敬酒不吃吃罚酒时，就不够漂亮的了……”

辛东坡突然想起甚事，咦了一声，向南宫敬摇手急急叫道：“南宫老弟住口，你……你不可无礼！”

这两句话儿，着实把位正待飞身扑向那株参天古木的南宫敬，听得为之一愕！

林傲霜也向辛东坡诧声问道：“辛老前辈还和对方客气则甚？这厮既用内力震死洪三通，毁去‘虾蟆毒蛊’的独门解药，等于把我们全置于死地，如此心狠手辣，总不会是甚正经人吧？”

辛东坡摇了摇头，起身走到那株高度足有十丈以上、枝叶极为茂密的参天古木之前，抱拳含笑说道：“树上莫非是来自终南的‘妙手天医’诸葛老人么？……”

这句问话，又把穆超元等老少群侠听得大感意外，相顾愕然！

浓枝密叶之中先是“哈哈”一笑，然后响起个苍老而朗润的语音，接口说道：“辛兄真好耳力，居然只在区区一语之中，便能听出是我！”

随着话声，一条白色人影从那参天古木之上飘然而落。

来人是个白须白发、清癯出尘的白衣老人，群侠虽然不识，但从辛东坡适才的称呼之上，业已知晓这便是岐黄之术神妙通神的“妙手天医”诸葛仁了。

辛东坡见自己果然猜得不错，不禁宽心大放，向诸葛老人含笑说道：“老人家的出尘风采与卓越棋技，深镌小弟心头，自然一闻咳声，便知晓是你驾到的了。”

诸葛老人笑道：“辛兄是怀抱铁板铜琶、高唱大江东去的东坡稼轩一流，绝顶豪放的人物，怎也说出这等客套话来？”

辛东坡道：“小弟前往终南恭请老人家，老人家不肯出山，如今怎又突然自行人世了呢？”

诸葛老人含笑说道：“我久闻‘五毒香妃’木小萍等心计手段均极毒辣，遂于辛兄走后，生恐所赠药针不够应用，特地打破一向惯例，亲来太岳，再入江湖，顺便也考验我啸傲烟云、绝世已久的这把懒骨头，究竟老到了什么程度？”

辛东坡闻言，自然大喜过望，遂为穆超元、萧瑶、萧琪、顾朗轩、林傲霜、南宫敬等一一引见。

引见完毕，辛东坡又向诸葛老人含笑问道：“老人家下手将‘玲珑玉兔’洪三通击毙则甚？难道不知他身上藏了‘虾蟆毒蛊’的独门解药？”

诸葛老人“呵呵”笑道：“那无耻老魔是把解药藏在什么所在？两位姑娘暨林姑娘等均是心性高傲的绝代红妆，怎肯服食那等肮脏之物？……”

他话方至此，萧瑶扬眉接道：“老人家说得不错，适才我姊妹业已声明，宁愿被‘虾蟆毒蛊’啮碎心肝而死，也决不……”

辛东坡不等她往下再说，便一轩双眉，截断萧瑶的话头，向她含笑叫道：“瑶侄不必担心，你诸葛老前辈号称‘妙手天医’，何况又是他下手把洪三通震毙，自然另有法解‘虾蟆毒蛊’的奇妙手段！”

诸葛老人摇头道：“蛊毒与其他毒力不同，任何奇妙手段也无用处，非要对症不可。”

南宫敬皱眉道：“老人家有解药么？”

诸葛老人笑道：“事有凑巧，昔年我偶游苗疆，结识了一位‘百蛊神翁’，我送了他一些专解各种瘴毒的成药，他也送了一盒东西给我。”

一面说话，一面便从怀中取出一只金色的小盒，向辛东坡递去。

辛东坡接过，打开盒盖，注目看去，几乎吓了一跳！

原来盒中盛着蜈蚣、蛇、壁虎、虾蟆、金蚕等五种毒物。

乍一看去，这五种毒物俱都形态狞恶，栩栩若生。

但细加注目之后，却可以看出毒物均双睛无神，也不转动，全是精工铸造的假物而已。

诸葛老人伸手自盒中取起那只虾蟆，从虾蟆口中倾倒入五粒梧桐子大小的黑色丹丸。

他把这五粒丹丸分递给穆超元、辛东坡、顾朗轩、萧瑶、萧琪等五位中毒之人，含笑说道：“这种丹丸专解‘虾蟆蛊毒’，诸位请各服一粒，马上便见灵效！”

穆超元等服下解药之后，诸葛老人又向他们含笑嘱咐道：“诸位即将腹内剧痛，请各觅僻地，以便泻出所中恶物！”

萧瑶、萧琪姊妹究竟是女孩儿家，听得玉颊微红，首先向诸葛老人恭身一礼，驰往僻静之处。

穆超元、辛东坡与顾朗轩也闪入松林，等待药力发作，泻除毒蛊。

萧家姊妹先去先回，由萧瑶向诸葛老人恭身一礼，发话说道：“多谢老人家的通神妙药，我们姊妹所中的毒力已解，业已无事的了！”

诸葛老人笑道：“贤姊妹虽然无事，但昆仑方面却恐将有重大事故发生！”

萧瑶、萧琪双双吃了一惊，仍由萧瑶代表发话，向诸葛老人问道：“老人家此话何来？你人在此间，怎……怎知昆仑方面将有变故？”

诸葛老人道：“我在未到此处之前，曾遇‘五毒香妃’木小萍差出送信的两名心腹党徒，偷听了他们之间的几句秘密谈话。”

萧瑶问道：“木小萍派他们送信给谁？他们又说了一些什么秘密话呢？”

诸葛老人道：“信是由‘氤氲仙姬’皇甫婷所书，木小萍派了两名心腹送去给皇甫婷之母‘氤氲仙婆’皇甫霜……”

话方至此，穆超元、辛东坡、顾朗轩等想因蛊毒已泻尽，一齐走出松林。

萧瑶目光一注，瞥见他们，遂向顾朗轩连连招手，扬声叫道：“顾兄快来，那‘五毒香妃’木小萍等又大动心思，要出花样了呢！”

顾朗轩业已被“玲珑玉兔”洪三通的这次花样出得十分头痛，闻言之下，不禁大吃一惊，急忙抢步近前，愕然问道：“瑶妹从何得讯，木小萍又要出什么花样？”

萧瑶伸手向“妙手天医”诸葛仁指了一指，面含娇笑答道：“这项秘密是诸葛老人家从半路上听得来的，木小萍派了两名心腹，持了皇甫婷的亲笔书信，要去送给皇甫婷之母、昔年的盖世老魅‘氤氲仙婆’皇甫霜，至于详情如何，还是听诸葛老人家说将下去吧。”

诸葛老人家继续笑道：“我从那两人的背后之言中，听出木小萍自知难与两位萧姑娘等老少群侠相敌，此时业已从另一秘道中遣散群邪，悄悄离去，乘虚奇袭昆仑，请‘氤氲仙婆’皇甫霜赶去会合，由木小萍与皇甫婷设法假扮两位萧姑娘，企图骗过令义母董夫人，觅机下手，加以挟制。这样一来，依然霸业可成，各路豪侠谁也不敢不听号令的了！”

顾朗轩“哎呀”一声，皱眉说道：“这办法甚为恶毒，我们要赶紧设法加以阻止，或是通知昆仑……”

萧瑶冷笑道：“办法虽甚恶毒，却未必有效，因为我义母如今不在昆仑，即令恰巧赶回，以木小萍、皇甫婷的易容术，又怎瞒得过我义母她老人家的高明法眼？”

顾朗轩道：“话虽如此，但还有个绝世老魅‘氤氲仙婆’皇甫霜在暗中策划，此举不可轻视！”

萧瑶笑道：“不可轻视又怎样呢？顾兄难道有甚足以破敌的锦囊妙计么？”

顾朗轩想了一想说道：“妙计虽无，笨计却有一个，我们可以随后赶去昆仑，好在除了准备追捕木小萍等人以外，我们也应该参谒董老人家，还有很多……很多事儿，要请她老人家作主！”

辛东坡知晓顾朗轩所指的是什么事儿，“哈哈”大笑，抚掌说道：“对极，对极，你们两姊妹的终身大事，自应由你义母作主，我可以先当个现成的大媒。这回，你义母平素舍不得大量款客的‘百年绛雪美酒’，可非整坛儿搬将出来让我喝个酩酊大醉的了！”

萧琪玉颊一红，偷偷瞥了南宫敬一眼，故意岔开话头，向诸葛老人问道：“诸葛老人家，照你所闻秘讯，木小萍、皇甫婷等业已遣散群邪，离开‘千鬼壑’了？”

诸葛老人道：“应该业已离开，萧二姑娘突然问此则甚？”

萧琪向摩云峰下的“千鬼壑”方面伸手一指，轩眉答道：“我觉得木小萍等对‘千鬼壑’的这片基业经营不易，化了极大心血，如今既已离开，理应把它毁掉，怎肯平白落入别人的手中？……”

顾朗轩听萧琪讲至此处，遂摇了摇手，截断她的话头，含笑说道：“琪妹，木小萍等并不是潜心离开，而是想去往昆仑，暗施鬼计，挟制令义母董老人家后再复卷土重来，仍图武林霸业，自然舍不得把这样一片铁桶似的现成基业加以毁损的了！”

萧琪挑眉道：“木小萍既然舍不得毁，我们何不把它毁掉？免得落入别的凶邪之手，又成罪恶渊藪！”

南宫敬急忙附和萧琪之语，在旁说道：“对，琪姊说得对，我们如今便再去‘千鬼壑’中，那些什么鬼气森森的‘望乡台’、‘奈何桥’、‘枉死城’以及‘九幽地阙’等等，都给它来个付诸一炬，烧成一片净土吧！”

顾朗轩双眉略蹙道：“作事要权衡轻重，我们如今最急要之事，是随后紧追木小萍、皇甫婷等同上昆仑，倘若再入‘千鬼壑’，会不会有所迟延，耽误行程，万一昆仑方面有甚差池，便成为‘一失计成千古恨’了！”

他这顶帽子扣得颇大，吓得南宫敬赶紧默默，不敢再复开口。

萧瑶微笑道：“不要紧，陌生人欲上昆仑，必历千辛万苦，我姊妹却有特别捷径可循，加上入漠之后，也有便宜，至少会比木小萍等快上一至二日！”

顾朗轩听她这样说，遂含笑说道：“既可快上一二日光景，我们再入‘千鬼壑’焚却魔窟之举，便从容而有余裕的了。”

南宫敬看了顾朗轩一眼，扬眉笑道：“顾大哥果真听瑶姊的话儿……”

林傲霜听南宫敬说顾朗轩真听萧瑶的话，却并不吃醋地在一旁接道：“南宫兄弟，你呢？你还不是把你琪姊姊的话儿本若纶旨，你们这一对‘生死之盟’与她们那一双‘同胞姊妹’，真是天造地设，威凤祥麟……”

话方至此，萧瑶已握着她的纤纤玉手，双现梨涡，嫣然笑道：“霜姊，你也不是局外之人，怎可调侃我们？假如没有你在内，我连正眼儿都不会看一看顾大哥呢？”

二

林傲霜苦笑道：“你……你这位‘红衣昆仑’，不单武功绝世，连嘴皮子也锋利无比，我已经是出了家的人了，何苦还要把我也拉在一起？”

萧瑶笑道：“要出家我们便一同出家，不单我陪你贝叶参经，香罗礼佛，连我妹子也都拉去作尼姑，让顾大哥和南宫兄弟这一对‘生死之盟’去当凡心难绝、六根不净的相思和尚！”

萧瑶妙语如珠，尤其最后的“相思和尚”四字，奇趣横生，未经人道，连诸葛仁、穆超元和辛东坡等都被她逗得忍俊不禁，“哈哈”大笑！

林傲霜知晓斗嘴斗不过她，只得苦笑说道：“好了，瑶妹不要耍贫嘴了，我们既决定再入‘千鬼壑’，是否立即付诸行动？”

萧瑶点头道：“当然要争取时间，但虽然群邪业已遣散，我们仍不宜过于大意，最好把当前八人相隔数丈地分作先后两拨，以防暗算，好作策应。”

诸葛老人笑道：“萧大姑娘委实持重高明，居安思危，老夫为之心折，就请你划派人手，但不知你把我这糟老头子派在第一队，抑或第二队呢？”

萧瑶笑道：“凡事须防万一，倘若木小萍等留下厉害埋伏，我们有人中毒受伤，全靠老人家妙手疗治，你自然应该留在第二队了。”

南宫敬道：“小弟曾是其中堕落人，对于壑中一切地形均极熟悉，应该由我打前锋了！……”

萧瑶颌首道：“敬弟地形最熟，自然应打前锋，但说句不客气的话，你的功力却嫌稍弱，我派名好手随充保镖，你与琪妹二人作搭档吧。”

南宫敬不是傻瓜，自然知道这是萧瑶故意成全自己与萧琪接近，遂向她投过一瞥感激的眼色，点了点头，扬眉含笑说道：“有琪姊作我的保镖，必可安然无虑，还有两位又是谁呢？”

萧瑶笑道：“我如今主意又变，不是把八人分作两拨，而是分作三拨，你与琪妹充当先锋，顾大哥与霜姊担任第二队，我与诸葛老人家、穆老人家、辛师叔等，断后接应，每拨的距离均保持二丈至五丈之间，万一有甚事变，彼此可立即呼应照顾。”

南宫敬好生暗佩萧瑶襟怀宽阔，用心良苦，把劫后初逢的顾朗轩和林傲霜又给派在一起，让他们好有一倾别愫、互诉衷曲的机会。

他一面心中佩服，一面向顾朗轩笑道：“大哥，常言道：‘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瑶姊派我们兄弟二人负责第一二队，委实十分允当。昆仑有急，事不宜迟，小弟与琪姊先行，大哥和霜姊也就随后来吧！”

话完，与萧琪二人便向摩云峰下的“千鬼壑”中当先驰去。

顾朗轩与林傲霜身为第二队接应，不敢怠慢，在南宫敬、萧琪奔出三五丈后也双双随去。

穆超元目注萧瑶一翘右手的拇指，含笑说道：“萧大姑娘，好胸襟，好安排，你这两拨人选派得真有学问。”

萧瑶嫣然一笑，尚未答言，那位“妙手天医”诸葛老人已在一旁笑道：“辛兄在终南山中与我下棋之时，每每道及‘红衣昆仑’如何如何，我总以为多少有点过于揄扬，谁知今日一见之下，方知毫未溢美，像先前利用‘正气歌’声掩护南宫兄弟暗袭‘青阳木魅’柳洞宾之计，用得真是匪夷所思，使我佩服无已！”

萧瑶娇笑道：“诸葛老人家你还说呢？我若早知道你老人家随后在侧，何必还苦思计谋、绕着弯子来摆布柳洞宾，费上那多心思？”

诸葛老人笑道：“不然，不然，掩护南宫兄弟之举仍属必须，因为我有自知之明，垂老暮年，气血渐衰，若凭硬打硬斗，未必制得了那柳洞宾呢？”

萧瑶呀了一声道：“老人家莫顾夸我而忘了接应之事，我们这‘断后大队’距离第二拨的顾大哥和林傲霜姊姊，业已超过五丈，将及十来丈了。”

辛东坡笑道：“不必硬性规定什么‘五丈’距离，让他们离得远些，才方便谈些不愿被外人听见的体己话儿！”

萧瑶点头道：“辛师叔说得不错，但若距离太远，也有顾虑，万一出甚事情……”

辛东坡道：“木小萍、皇甫婷等偷袭昆仑，‘千鬼壑’中业已人去壑空，应该不会出甚事儿了吧？”

萧瑶含笑说道：“这帮万恶凶邪，什么花样都想得出来，常言道：‘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我们虽在处处都占了上风之下，还是谨慎点好！”

辛东坡以及诸葛老人、穆超元等听萧瑶这样说法，遂一齐起身，尾随顾朗轩、林傲霜二人，保持个十丈距离左右。

到了摩云峰脚，先后三拨进入秘洞，果然均未遭到丝毫阻碍！

洞中的“玄阴鬼门”也已吊起，南宫敬生恐有变，并请萧琪以绝顶神功毁去机关，使这道足以阻人出路的万斤铁门永远无法放下。

出得秘洞，到了壑下，只见“望乡台”，“奈何桥”等地，虽仍鬼气森森，却已看不见半条鬼影。

南宫敬止步卓立，向萧琪笑道：“琪姊，我们等一等吧，等瑶姊他们到来会齐，再商量一下应该怎样下手彻底毁却魔窟！”萧琪方一点头，秘洞之中业已传来林傲霜娇脆的语音道：“琪妹怎不走了？莫非你们业已发现什么疑难棘手的问题？”萧琪笑道：“没有什么疑难棘手，这‘千鬼壑’中果似已走得一人不剩，我们是想等瑶姊等大伙到齐，商量个彻底毁却魔窟之策，因为‘千鬼壑’的地势不小，房舍甚多……”话方至此，顾朗轩与林傲霜二人业已神情十分亲热地相偕走出秘洞。萧琪突然咦了一声，双臂抖处，人如白鹤冲天，凌空拔起五六丈，再在台阶上略一点足借力，便自扑上“望乡台”去。南宫敬叫道：“琪姊，你……你这作甚？”萧琪身形尚在空中，便应声答道：“我觉得这‘望乡台’上好像藏得有人，发出颇为紧张的呼吸之声。”这几句话儿把顾朗轩、南宫敬暨林傲霜等三人都听得好生惭愧！因为大家都一处，却只有萧琪听出“望乡台”上有藏人呼吸之声，可见功力方面，委实都比这“白衣昆仑”差了一段距离！萧琪答复南宫敬问话之时，身在半空，话音落处，人已到了“望乡台”上。果然，她耳力极强，听得丝毫不错。有一夜又鬼卒打扮之人躲在“望乡台”一角之上，全身还在瑟瑟发抖。萧琪起初以为是什么主要凶邪故意装扮，但走到近前仔细注目一看，方知确实是名寻常鬼卒。她故意沉着脸儿问道：“你鬼鬼祟祟藏在此处则甚？木小萍、皇甫婷那些凶邪都到什么地方去了？”

那夜又鬼卒见了萧琪的上台身法，已知是绝顶高人，哪敢丝毫迟延？战兢兢地向她恭身施了一礼，语音微颤答道：“木神妃与皇甫仙姬……”

萧琪叱道：“什么‘神妃’、‘仙姬’？要叫她们木小萍和皇甫婷。”

夜叉鬼卒点头领命道：“是，是，木……木……小萍和皇皇……皇甫婷等主要人物有事他往，所有‘千鬼壑’中人员也都已一一遣散……”

萧琪不肯放过对方语气上的漏洞，接口问道：“既然都已遣散，你为何还留在这‘千鬼壑’中，鬼鬼祟祟则甚？”

夜叉鬼卒道：“我……我……”

萧琪怒声喝道：“说，说老实话，否则我便要了你的狗命！”

她把这两句话儿说得极高，一面对夜叉鬼卒构成威胁，一面也可使台下的顾朗轩、南宫敬、林傲霜等知晓台上情况，不至有甚惊疑。

那夜叉鬼卒一见萧琪发怒，果然吓得全身抖颤，立即嗫嚅答道：“小人是……是去后又回……”

萧琪道：“你去后又回则甚？是想占据这‘千鬼壑’魔巢后，再为非作歹……”

夜叉鬼卒慌忙辩道：“小人只会上点粗浅功夫，哪敢为非作歹？我是瞥见木……木小萍把许多宝物藏在‘九幽地阙’之中，动了贪念，想悄悄回来偷上几件，只为一生温饱之需，谁知听得秘洞中突起人声，遂吓得心胆俱裂，赶紧躲到这‘望乡台’上！”

萧琪问道：“木小萍在‘九幽地阙’中所藏的是些什么宝物？”

夜叉鬼卒答道：“是数不清的金银珠宝，木小萍要留来作她重图武林霸业、东山再起之用，还有一些兵刃毒物……”

说至此处，他忽然打了一个呃儿，眉头紧皱，未再言语。

萧琪道：“你怎么了？为……为何不说话呢……”

那夜叉鬼卒先是伸手指指咽喉，然后便双手捧腹，流露出满面痛苦的神色。

萧琪见了他这副神情，才恍然说道：“你是中了毒么？这‘望乡台’上别无他人，这毒却……却由何而来？……”

她一面说话，一面目光如电扫视全台，果然看不见丝毫人影和丝毫可以藏人之处。

但就在萧琪目扫四外的刹那之际，那夜叉鬼卒业已痛苦得站立不住，倒地乱滚起来。

萧琪觉得此人有讯问口供的价值，不可令其死去，遂向他安慰说道：“你尽量忍耐，我带你去见一位盖世神医，包管可以着手回春，救你一命！”

说着，便抓起这名夜叉鬼卒，施展绝世轻功，纵往望乡台下。

这时，殿后行动的诸葛仁、穆超元、辛东坡、萧瑶等四人，也已到了“千鬼壑”之内。

萧琪把那夜叉鬼卒送到诸葛仁的面前，秀眉双扬，含笑叫道：“老人家，请再把你的回春手段施展一下，这名鬼卒知道甚多秘密，不能让他中毒死去。”

诸葛仁替夜叉鬼卒略一诊视……向萧琪摇了摇头，苦笑说道：“抱歉，萧二姑娘，我对此事无能为力。”

萧琪讶道：“老人家何出此言？难道这鬼卒所中的毒力竟比我们所中的‘虾蟆毒蛊’还要厉害？”

诸葛仁道：“萧二姑娘是明白人，应该知道所谓‘生死人而肉白骨’，只是对于良医灵药的过份夸大之词，老朽虽精岐黄，但亦只有为活人对症下药之功，绝无生死人、肉白骨的神奇法力！”

萧瑶在一旁笑道：“琪妹别再胡缠诸葛老人家了，这名夜叉鬼卒业已死掉，你还要他老人家怎么施展手段呢？”

萧琪脚尖微挑，把个仆倒在地的夜叉鬼卒翻转一看，发现他七窍流血，脸色紫黑，果已中毒死掉！

她看清以后，不禁气得顿足叫道：“可惜，可惜，但我真不知道这名夜叉鬼卒是怎样猝然中毒？”

萧瑶笑道：“琪妹不必懊恼，你且把这厮的中毒经过说来给我们听听。”

萧琪立即说明台上的经过，萧瑶想了一想，向萧琪扬眉说道：“照这情况听来，这鬼卒定是猝然遭受暗袭，而向他暗袭之人，可能是以上乘轻功悬身台边，才使琪妹未看见任何踪影。”

萧琪怔了一怔道：“瑶姊这种推测颇有可能，但那行凶之人倘若悬身台边，必然如今还在，因为有任何人从台上降落，顾大哥、林姊姊与南宫兄弟决不会毫无觉察，我们是否多派几个人儿上台搜一搜呢？”

萧瑶点头笑道：“你们四位既为先锋，便应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这搜索敌踪之事还要另派人么？”

萧琪笑道：“好，我们先上台搜索，瑶姊与三位老人家也请在台下注意上点，防范被人走脱！”

语音一毕，立即招呼顾朗轩、南宫敬、林傲霜等三人，一同纵往“望乡台”上。

萧瑶笑向诸葛仁道：“诸葛老人家，你认为我的这种判断合不合理？”

诸葛仁略一沉吟答道：“这是可以情况之一，另外还有一种情况，或许也有几分可能？”

萧瑶道：“什么情况，老人家请加指教！”

诸葛仁笑道：“我先动问一声，那‘五毒香妃’木小萍的为人，是否十分狠辣厉害？”

穆超元在一旁接道：“当然狠辣异常，厉害无比，否则，她怎能统率‘千鬼壑’中这一批无恶不作的牛鬼蛇神？”

诸葛仁道：“木小萍既然狠辣厉害，我的推断便相当合情合理了，诸位试想，木小萍既在‘九幽地阙’之中藏有重宝，她怎不顾虑这批一向贪财轻义的黑道凶邪，于遣散之后再悄悄回头，企图窃宝？”

辛东坡点头道：“有理，有理，木小萍一定会有这种顾虑！”

诸葛仁道：“于是，木小萍很可能悄悄对遣散的群邪都下了慢性剧毒，使他们过上几个时辰之后便会毒发身亡，这名夜叉鬼卒便是惨遭毒手的其中之一！”

萧瑶听得好生佩服，向这位“妙手天医”点头含笑说道：“我觉得老人家的这项判断多半接近事实，比我适才的愚见，可能性要大得多了……”

诸葛仁笑道：“这也难说，要看萧二姑娘等在台上搜索有无结果……”

话方至此，四条人影已如绝世飞仙般，从“望乡台”上凌空飘降。

萧琪首先向萧瑶噘着嘴儿说道：“瑶姊，你的猜测不对，整座‘望乡台’差不多已被我们四人翻了过来，仍未曾发现半点鬼影和任何蛛丝蚂迹！”

萧瑶笑道：“我的猜测已被诸葛老人家更高明的猜测推翻，再加上你们这一证明，更可断定诸葛老人家的看法是完全合于事实的了！”

萧琪问道：“诸葛老人家发表了什么高明看法呢？”

萧瑶含笑说道：“诸葛老人家认为木小萍心狠手辣，深恐手下去而复来，攘夺藏宝，遂对所有遣散的凶邪都下了慢性剧毒，使他们到了相当时刻，立即毒发而亡，这名夜叉鬼卒便是其中之一……”

萧琪听得连连点头道：“诸葛老人家的这种看法定然不错，我们由此可以判断，木小萍既然藏宝于‘九幽地阙’之中，定也设了不少厉害埋伏。”

南宫敬表示异议，摇头说道：“不见得，一来‘九幽地阙’除了难以进入，门户奥秘外，本未设甚埋伏，木小萍等既然走得如此仓促，哪里来得及临时装置？……”

萧瑶同意他的看法道：“敬弟说得有理！”

南宫敬获得鼓励，继续说道：“二来木小萍既已把遣散的群邪完全毒死，也就不必再在‘九幽地阙’之中费心费力地设甚埋伏了……”

顾朗轩听至此处，接口问道：“木小萍虽然不顾虑她手下群邪有归来窃宝的机会，但却应知我们于等她失约不到之后，定会寻来……”

南宫敬笑道：“木小萍当然知道我们会寻来，但我们来此，发现群邪已遁，无非放起一把劫火，把‘千鬼壑’烧成一片净土而已，她日后回归，仍可于废墟之中掘出所藏的敌国财富，重图霸业！”

萧瑶笑道：“依敬弟之见，我们是否应该设法毁去‘九幽地阙’，使木小萍的那批宝藏永埋这绝壑之下？”

南宫敬摇头笑道：“小弟一向认为把许多盖世珍物随着帝王薨崩、将相亡故而埋葬于坟墓以内，再经陵谷变迁，便永远难觅之举，最为不当，如今面对着木小萍的这批珍宝……”

萧瑶听得嫣然微笑，接口说道：“咦，连敬弟这等豪侠胸襟之人，居然也会对木小萍的倾城财货动了贪念？”

南宫敬连连摇手，加以解释道：“不，不，我可不是起了贪念，是想化私有为公用，年来秦陇黔滇诸省灾乱频传，哀鸿遍野，我们若以木小萍的敌国珍藏换成金银衣米，加以全面赈济，却是多大功德？”

诸葛仁首先双挑拇指，称赞道：“好，好主意，据我所知，秦中向称富庶，也已因连年荒旱，有了‘人吃人’的悲惨情况，陇黔等边远省份更复可想而知，故而我绝对赞成南宫老弟这项化私为公、普济众生之议！”

萧瑶嫣然笑道：“不单老人家痼疾在抱，仁爱为怀，便是我们之中任何一人，也无不赞同此事，但关键在于南宫兄弟所说的‘九幽地阙’门户奥秘，难以进入……”

话犹未了，南宫敬便接口笑道：“不要紧，木小萍百密一疏，她忘了一件事儿，我们可以毫无困难地进入‘九幽地阙’，找到她的‘宝库’！”

这几句话儿，使群侠都听得有点大出意外！

萧琪妙目流波地盯在南宫敬脸上，诧声问道：“木小萍忘了什么事儿？”

南宫敬伸手指着自己的鼻尖，得意笑道：“她忘了我，木小萍与皇甫婷等始终不知我灵智早复，她们于忙乱之中虽然发现我失踪，却未必想得到我已回归原来的阵营之内！”

萧瑶秀眉双挑，哦了一声，目注南宫敬，向他点头说道：“我明白了，敬弟知道进入‘九幽地阙’的门户和途径走法！”

南宫敬道：“我在‘九幽地阙’之中进进出出，不知多少次了，当然知道所谓‘门户奥秘’，我们是不是立刻去呢？”

萧瑶扬眉道：“当然立刻就去，我们尚须尾随木小萍、皇甫婷等前往昆仑，虽然有近路可抄，在时间上可以快过她们一日左右，但事关重要，却也不宜过份迟延，至有限越！”

南宫敬目中神光一闪说道：“好，瑶姊等请随我先进那已被琪姊震塌、尚未完全修复的‘枉死城’内。”

萧瑶笑道：“我化身‘离明火姬’呼延霄之际曾经参观过‘枉死城’，

知道‘九幽地阙’的入口之处是口枯井……”

南宫敬叹息一声，摇头说道：“木小萍的心计委实毒辣，那口枯井其实是陷阱，并非真正的‘九幽地阙’入口，外人若是纵身入井，便中毒计，非遭惨死不可。”

萧瑶听得心中一惊，暗暗自觉侥幸，向南宫敬含笑说道：“南宫兄弟，当时我因琪妹与你均陷身‘九幽地阙’之中，曾想不顾一切闯入，加以营救……”

南宫敬听至此处，含笑接口说道：“幸亏瑶姊没去，否则，一入枯井，定遭惨祸，任凭你有多大本领，也绝难全身而退呢。”

萧琪有点不服地扬眉问道：“敬弟且说说看，那枯井之中究竟有些什么了不起的厉害埋伏？”

南宫敬笑道：“只要发现有外人进入枯井，木小萍所派的轮值凶邪只消略按机括，便有块万斤大石把枯井出口封死！……”

萧琪皱眉道：“人在井中，要顶开万斤巨石所封，确实有点难于脱困！……”

南宫敬扬眉又道：“不仅被困，井中共有三种厉害设施，先是从暗穴中放出烟来熏人，跟着再放出水来淹人，倘若来人本领太高，不怕烟熏水淹，便索性把那块万斤大石，从井口倏然下砸，使井底之人无可避免地全被活生生地砸成肉酱！”

萧琪苦笑道：“无论烟熏，水泡，抑或巨石当头，这三种死的滋味，都不好受，若在那等环境之中，我也想不出任何破解抵抗的办法。”

萧瑶笑道：“琪妹，我们如今已知趋避，不入枯井，你何必还与南宫兄弟研究井中埋伏则甚？”

萧琪道：“问问又有何妨？或许我们所走的另外一条途径中也有类似埋伏……”

话犹未了，南宫敬便面含微笑，连摇双手，向萧琪笑道：“没有，没有，另一条途径专供木小萍、皇甫婷、聂玉倩等高级人物通行，根本不曾设有丝毫埋伏。”

萧瑶哦了一声，因此时业已步入那座空荡荡的“枉死城”中，遂目光四扫，轩眉问道：“南宫兄弟，你说的那一条进入‘九幽地阙’的真正途径却在何处？”

南宫敬引着群侠走向一所外面无门的庭院之中。

萧瑶叫道：“这不是走向那座枯井的方向么？我上次来过，依稀记行，那座枯井便在这庭院之内。”

南宫敬笑道：“瑶姊说得不错……”

说话之间，他已把诸葛仁等老少男女群侠引到一座枯井之旁。

顾朗轩讶然问道：“南宫贤弟方才不是曾说这座枯井是个阴毒陷阱，其中埋伏相当厉害么？如今怎又……”

南宫敬不等顾朗轩再往下问，便截断他的话头，含笑叫道：“大哥，我们只到井边，却未入井，这一真一假两条进入‘九幽地阙’的道路，等于就是在一处呢。”

说完，他便走到那枯井之前，双手用力推动井栏。

那井栏果然一推就动，南宫敬先向右推，转了两圈，然后再向左推，转了三圈。

一阵“隆隆”声息起处，就在枯井左侧约莫一丈二三的一块巨大山石突然移开，现出一个方圆丈许，并凿有阶梯的巨大地穴。

南宫敬得意笑道：“诸位老人家，诸位大哥大姊，这就是通往‘九幽地阙’的唯一途径，我们快下去吧。”

顾朗轩道：“我们都下去么？要不要留上一人或两人在此防护策应？”

南宫敬笑道：“‘千鬼壑’内阒然无人，此处还会有什么事儿发生？我们还是一齐进入‘九幽地阙’之中，找寻那木小萍所遗的敌国宝藏，把它搬运出来，再将这万恶的魔窟来个彻底毁灭！”

萧瑶也觉似无留人在此的必要，遂点了点头，向顾朗轩嫣然笑道：“顾大哥，南宫兄弟说得对，我们进入‘九幽地阙’，尚需细搜藏物，人越多越好，此处不必留人的了！”

顾朗轩听得萧瑶也如此说法，自然不再坚持己见，与群侠一同循级而下，走入地穴。

走了二三十级以后，前行引路的南宫敬突然止步不前，口中并低“咦”了一声。

萧琪反应最快，又是紧随在南宫敬的身边，立即向他问道：“敬弟惊咦则甚，莫非你发现有什么不太对劲的可疑之处？”

南宫摇头道：“不是什么大事，只是在前面壁上突然多出了一面巨型铜镜，以前好像没有……”

他边自说话，边自伸手向前面指了一指。

群侠循着南宫敬的手指向前看去，果见前面壁上装了一面约莫方圆二尺的巨大铜镜。

林傲霜笑道：“区区一面铜镜，又不是什么厉害埋伏，敬弟何必理它？……”

话方至此，一阵“隆隆”巨响便从身后传来。

群侠回头看去，只见那块巨大山石业已还原，把来路密密堵死。

南宫敬大惊叫道：“这……这是谁在捣鬼？”

顾朗轩苦笑道：“我就知道木小萍这群凶邪刁钻诡诈，花样太多，才建议在地穴入口之外留上一人或二人，以资防守，或许会……”

萧瑶比较豁达，向顾朗轩摇手笑道：“顾大哥，事已至此，再埋怨也是无用，我们且打点精神，准备接受什么烟熏水泡和巨石压顶吧！”

萧琪也仍然声若银铃，点头娇笑说道：“反正若非诸葛老人家突然赶到，我们早就是‘虾蟆毒蛊’的啮心之鬼，以业已死过一次之人的身份多活了半日，再尝试尝试烟熏水泡和被巨石压成肉泥的特殊滋味，倒也蛮不错呢！”

萧琪银铃似的笑语之声方了，竟突然又响起另一个银铃似的笑语之声，笑罢，接口说道：“萧二姑娘好豁达的心胸，但你尽管放心，我既不会放烟，也不会放水，更不会给你们来个泰山压顶。”

南宫敬失声道：“这……这是木小萍，这……就是群邪之首‘五毒香妃’木小萍在说话……”

木小萍的语音笑道：“不错，不错，究竟有几天枕席之亲，交情不同，南宫少侠居然在灵智已复以后还听得出我的声音！……”

话音至此略顿，又复笑着叫道：“喂，南宫少侠，你想再见见我这旧情人么？请看那面镜子！”

木小萍口没遮拦地又是“枕席之亲”，又是什么“旧情人”，弄得南宫

敬好不头痛！

因为他如今一心痴爱萧琪，加上又有萧瑶、顾朗轩等在旁相助，似乎好事可成，倘若木小萍这样风言冷语地使萧琪引起反感，岂不大煞风景？

就在南宫敬俊脸通红，心中忐忑，好不尴尬之际，群侠已一齐如言向壁上铜镜注目。

那面铜镜本来黯淡无光，如今竟突然亮了起来，镜中并出现了未进地穴之前的外厢景物，首先入目的，便是那口“枯井”。

穆超元经验老到，一看之下便知究竟，向群侠扬眉说道：“对方至少装设了三四面镜子，才可互相折射，看出远处情事……”

穆超元说话之间，那枯井中业已走出男男女女不少人来。

群侠定眼看去，只见“五毒香妃”木小萍、“氤氲仙姬”皇甫婷、“赤尸夫人”聂玉倩等主要凶邪，以及她们手下的一些得力人物，均在其内。

辛东坡因“妙手天医”诸葛仁对于这帮把武林中搅得一片腥风血雨的荡妇淫娃尚颇陌生，遂为他一一指点说明。

诸葛仁听得瞿然叫道：“这样说来，她们根本未去偷袭昆仑，我所听得的消息是木小萍‘请君入瓮’的诡计！”

他们在地穴之中的一切言行，木小萍站在枯井旁边居然均能闻能见，她发出一阵娇笑说道：“诸葛老头，我不会笨得失去地利人和，千山万水地前去偷袭昆仑，若能擒住萧瑶萧琪姊妹，不怕董夫人不登门要人，若是杀却这被江湖人物誉为武林环宝的绝代奇葩‘红白昆仑’，更不怕董夫人不怒气冲天、伤心欲绝地来兴师问罪，那时我大概只需斗智不需斗力，便可把一帮侠义遵奉若神明的董夫人除去，则八荒四海，唯我独尊，放眼乾坤，谁是敌手？木小萍便霸业可成、心愿得遂的了！”

诸葛仁冷笑道：“木姑娘，我们尚是初会，老夫便领教高明，瞻仰妙计……”

话犹未了，木小萍便接口笑道：“我这条‘请君入瓮’之计虽然不算高明，但若没有适当的传话之人，也未必能使玲珑剔透的萧家姊妹上此恶当，故而，此计之成，还要谢谢老人家呢！”

诸葛仁气得连翻白眼，但又无可奈何！兀自满面愧色，觉得难对群侠交代。

萧瑶秀眉微蹙，眼球一转，向那俏立铜镜之中的木小萍叫道：“木神妃，你如今已将我们请入瓮中了，第二步手段，怎的尚不施为？……”

木小萍含笑说道：“你们的功力不弱，运气似乎更好，所以才几次在我手下死里逃生，这一次，我要用个有稳妥的方法，使你们绝无侥幸，一齐消灭！”

萧琪也把身入险境之事置诸度外，在一旁娇笑说道：“你既然知道我们的运气好，还要苦用心机则甚？任凭你千方百计，张牙舞爪，我们仍然会逢难呈祥……”

木小萍摇头道：“不会的，我想，幸运之神不会永远跟着你们，我这次所作的准备，可以说是万无一失！”

萧瑶哦了一声，朗声说道：“我就不相信，你敢宣布你的得意计划么？”

木小萍道：“你们已成瓮中之鳖，釜底之鱼，告诉你又有何妨？我在你们困身的地道之中埋了地雷火药，只消一燃引信，什么‘红白昆仑’，什么‘紫竹书生’，立刻骨肉成泥，全化飞灰……”

萧瑶趁着木小萍得意发话之际，暗以低声密语，向诸葛仁、穆超元、辛东坡等悄然问道：“老人家等，有没有什么突围脱困的妙计？”

诸葛仁与穆超元都面色肃穆地摇了摇头，辛东坡这时却以“传音密语”向萧瑶耳边说道：“目前哪里有甚脱困之策？瑶侄只可设法拖延一段时间再说！”

萧瑶闻言，遂在木小萍说到“全化飞灰”之际，娇笑连声，摇头说道：“不会，不会，我们决不会全化飞灰！”

木小萍冷笑道：“为什么不会？难道你们都是些铜浇罗汉、铁铸金刚，练成了不坏之体？”

萧瑶道：“你要知道为什么不会，便应该先知道我们运气好的原因。”

木小萍道：“运气好还有原因？”

萧瑶笑道：“当然有原因，其原因在于我们立身处事，都下循人道，上顺天心，常言道：‘顺天者昌，逆天者亡。’又道是‘千算万算，不如苍天一算。’你们以为万无一失的手段，在神明默佑之下，往往便会不灵，譬如引信受潮无法点燃，火药失灵不能爆炸……”

木小萍听至此处，冷笑道：“本身无力，寄望神明，你简直是痴人说梦！”

萧瑶朗声说道：“木小萍，你竟敢藐视神明？我念两句诗儿给你听听：‘善恶终有报，神道定无亏，不信抬头看，苍天饶过谁！’……”

末后四语，萧瑶竟以内家真气传音发出，听得木小萍、皇甫婷、聂玉倩等以次群邪，均有点神摇色变！

木小萍静等萧瑶语毕，冷笑道：“即令当真善恶有报，神道无亏，苍天也不过在日后才饶过我，我却在如今饶不过你们！……”

话音至此略顿，目中突然闪射出极为狰狞的慑人光芒，高声叫道：“‘好个不信抬头看！’萧大姑娘，萧二姑娘，以及你们这干自命不凡、认定受天佑的侠义道们，请抬起头看吧，我如今便要开始点燃引信，发动地雷火药，把你们炸成飞灰，倒看是否我的人算高于天算，到底谁不饶谁？”

说完，右手一扬，竟把那枯井旁边的一块方石凌空吸起！

木小萍右手吸起石块，左手随扬，便把这方巨石推向丈许以外。

萧瑶喝彩道：“好一手接引神功，我倒真想和你各尽所能，好好搏斗一下！”

木小萍冷然道：“萧大姑娘，你休想激得我把你放出地道了。虽然武林争胜，对手难寻，但在你们业已把我这‘千鬼壑’几乎搅得天翻地覆的情况之下，我决不肯冒甚风险，使蛟龙再度得水，猛虎更复出泥坑！……”

说至此处，朗声叫道：“火来！”

随即，那方巨石被木小萍吸起推开，石下竖起了四根火药引信。

木小萍一叫“火来”，便有名鬼卒晃着火折，点了一只松油火把递过。

木小萍手持火把，扬眉叫道：“萧大姑娘，你看我有多谨慎？生恐万一引信受潮失效，竟设了四条之多，其中只要有一条就可以点燃炸药，你们便血肉成泥，永埋地道之内，如今，我要点火了，你们赶紧祈祷神明，请那冥冥彼苍及时睁开眼吧！”

这位“五毒香妃”一面说话，一面便持着那只火把向四根引信点去。

“且慢，奇怪！”

这声断喝，是出自木小萍的死党、“氤氲仙姬”皇甫婷的口中。

木小萍止步回身，向皇甫婷讶然问道：“婷妹奇怪什么？我早点燃火药，把他们一齐炸死，不是了却心腹之患？”

皇甫婷双眉微蹙，满面疑惑的神色，伸手向“枉死城”外指了一指。

木小萍随着皇甫婷的手指看去，只见从“枉死城”外走进一个人来。

此人装束十分奇异，身上穿了件七彩宫装，头上戴着凤冠，冠上垂落无数明珠，闪闪发光，把脸面完全罩住。

木小萍因不识此人，遂向皇甫婷问道：“婷妹，此人是谁？”

皇甫婷答道：“是我母亲。”

木小萍听得竟是前辈人物中久享盛名的“氤氲仙婆”皇甫霜，不禁微诧说道：“我们派人去请伯母之语，原是捏造的谎言，怎么她老人家倒真的来了？”

皇甫婷道：“或许她老人家是惦记我久出未归，特意前来看看，并与萍姊见上一面。”

木小萍道：“如今距离尚远，来人脸面更为垂珠所罩，婷妹怎能认出定是伯母……”

皇甫婷接口笑道：“因为我母亲这件‘七彩氤氲袍’与头上所戴缀有一百零八粒明珠的‘氤氲冠’，是武林中独一无二的宝物，故而我无须认人，只消一瞥装束，便知道是她老人家……”

说至此处，又复伸手一指，娇笑说道：“萍姊请看，她老人家已在施展千里庭户的‘缩地法’了，除了我母亲外，当世武林中能具如此神功之人，恐怕不多见呢？”

木小萍把手中火把暂交鬼卒，向皇甫婷笑道：“婷妹，既是伯母光临，我们应该抢前几步，迎接一下。”

皇甫婷笑道：“不要紧，我母亲一向不拘俗礼，洒脱开朗得很……”

就在这答话之间，面前微拂氤氲香风，那位“氤氲仙婆”皇甫霜已自卓立于三尺之外。

木小萍抱拳恭身，向皇甫霜陪笑说道：“参见伯母，侄女木小萍不知伯母驾临，未曾远迎，尚望伯母恕罪！”

皇甫霜未曾答话，先是摇了摇手，示意木小萍无须多礼，然后又向枯井旁边所竖起的四根火药引信指了一指，似欲询问究竟？

皇甫婷笑道：“娘，你问火药引信么？事情是这样的……”

跟着，她便把事实经过向皇甫霜择要叙述。

这时，被困于地道中的穆超元于铜镜中瞥见皇甫霜赶来，不禁失声叹道：“我等被困无策，木小萍已然得势，如今又赶来‘氤氲仙婆’皇甫霜这个狡猾凶恶无比的成名老魔，我们多半是气运已尽，难逃劫数的了！”

萧瑶双目凝光地注视铜镜之中，并向穆超元摇头说道：“未必，未必，穆老人家无须过早悲观，或许会天降救星也未可知？”

穆超元发现萧瑶面有喜色，愕然问道：“萧大姑娘，你……你怎么面……面带……”

萧瑶不等穆超元再往下说，便改以“蚁语传声”悄然叫道：“穆老人家不要高声问话，你看见皇甫霜的鬓边插了一根凤钗没有？”

穆超元目注镜中，从皇甫霜的满头珠翠之内看出果然有根凤钗，遂点头以传音说道：“不错，她的耳边插有一根凤钗。”

萧瑶仍以“蚁语传声”说道：“假如我所料不错，这根‘凤钗’，便是

我们的灾厄救星！”

穆超元不解道：“萧大姑娘此话怎讲？你可不可以……”

萧瑶摇头道：“我此时尚无充分把握，且静看变化再说，总而言之，那根凤钗倘若能成为我们的厄运救星，则武林之中无忧虑的了！”

她这番话儿只有萧琪明了其意，连连点头，其余群侠则如坠五里雾中！

这时，皇甫婷已将事实经过向皇甫霜扼要说完。

皇甫霜一面伸手搂住偎在身边的爱女皇甫婷，一面向木小萍笑着叫道：“贤侄女赶快点火，常言道‘夜长梦多’，又道‘事不宜迟’，不要再出什么差错！”

木小萍恭身笑道：“适才若非迎接伯母，侄女早就点火，好在萧家姊妹等人已如鱼游釜底，鸟入笼中，无论如何也走不脱的了……”

语音一顿，立从鬼卒手中取过火把，向枯井旁边的火药引信走去。

困于地道中的群侠见此情况，均知劫数难逃，穆超元向萧瑶看了一眼，正待发话，萧瑶业已笑道：“穆老人家是否要问我所说‘救星’之语为何不灵？常言道‘船到桥头自然直’，又道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

她说到“时辰未到……”之际，木小萍已用手中火把将火药引信点燃！

“哧……哧……哧……哧……”

四根火药引信立即分别带着“哧哧”响声，向地上烧去。

穆超元知晓转瞬之间火药一爆，群侠立即将碎骨粉身，遂苦笑说道：“萧大姑娘，不是‘时辰未到’，是我们的时辰大概到了！……”

萧瑶依然神色自若地娇笑说道：“未必，未必，一腔正气，能辟诸邪，老人家听我再唱一阙‘正气歌’吧！”

话完，立即提足真气，朗声唱道：“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

说也奇怪，萧瑶的“正气歌”唱到“沛乎塞苍冥”之际，地下火药引信的“哧哧”燃烧之声竟告突然停止！

不单穆超元、辛东坡、诸葛仁、顾朗轩以及南宫敬、林傲霜等均感惊奇，连那“五毒香妃”木小萍也莫明其妙？

木小萍倾耳一听，不闻那“哧哧”之声，不禁双眉一蹙，诧然自语说道：“咦！共有四根火药引信，为何齐不响了呢？”

“断了，一齐断了！”

这句话儿，是出自那位“氤氲仙婆”皇甫霜的口中。

木小萍不解道：“怎会断了？……”

皇甫霜接口道：“是被人家用一种‘无形毁物’的极上神功，在地下把火药引信震成寸段！”

这时，萧瑶的“正气歌”声方歇，木小萍恍有所悟，皱眉说道：“难道竟是萧瑶那丫头把内家罡气化为歌声、渗入地下所为？但她……她似乎还没有练到这种绝世火候？……”

皇甫霜点头道：“你说得对，萧瑶的确没有这高的功力！”

木小萍讶声道：“那么这于无形无声之下，能以无上功力把四根火药引信一齐震断之人，却是谁呢？”

“我！”

这个“我”字，又是出自“氤氲仙婆”皇甫霜之口。

木小萍瞠目道：“你……”

皇甫霜伸手把那顶带有百余粒垂面明珠的凤冠摘去，露出一张清丽绝世、高华无比、望去只有三十四五的中年美妇的脸庞儿来，向木小萍笑道：“不错，是我，木姑娘认得我么？”

木小萍大吃一惊问道：“你……你难道不是‘氤氲仙婆’皇甫霜么？”

中年美妇笑道：“我在‘千鬼壑’上与皇甫霜恰巧相逢，老妖婆恃技逞凶，被我超度，遂借了她一顶帽儿、一件衣服，来此为穆、辛、诸葛兄等消弭一场劫运！”

木小萍诧异道：“你既不是皇甫霜……皇甫婷怎么听不出你的语音？”中年美妇把按住皇甫婷的手儿一松，使那位“氤氲仙姬”颓然仆倒，并含笑说：“在我开口说话之前，皇甫婷业已被我这冒牌母亲点了穴道，她自然无法对你示警，而任凭我获得足够时间，默运玄功，震断地下的火药引信！”木小萍恨得银牙猛锉，目中喷火，厉声喝道：“你！你到底是谁？竟害得我功败……垂成？……”话方至此，忽似又有所悟地失声说道：“我多问了，当世中能超度‘氤氲仙婆’皇甫霜，并以绝世神功无形毁物者能有几人，尊驾大概就是萧瑶、萧琪的义母而兼恩师，昆仑董夫人吧？”中年美妇点头笑道：“木姑娘果然聪明，猜得不错。”她边自说话，边自把身上所着的七彩宫装也复脱掉。董夫人的身份一明，穆超元等方知萧瑶适才所说未必定遭劫数之意，也猜出她定是从董夫人鬓边那根凤钗之上看破其中奥妙！

木小萍见来人就是被当世武林人物尊为“地仙”的昆仑董夫人，不禁废然叹道：“既然是你，木小萍只有束手待毙，但火药并未爆炸，地道门户却只有我一人能够开启，我死以后，萧瑶、萧琪等一干老少侠义道们，也必生生活埋于地道之中，木小萍赚了不少，九泉之下亦当瞑目的了！”

董夫人笑道：“我知道木姑娘此话并非虚言恫吓，故而，我不想以大欺小，亲自杀你，愿意给你一个公平搏斗的机会！”

木小萍闻言，心生希冀地注目问道：“什么公平搏斗的机会？”

董夫人道：“木姑娘且开启地道门户，把群侠放出，由你在萧瑶、萧琪中，任选一人交手，只要能在五百招内保持不败，我便放你逃生。”

木小萍略一沉吟道：“我有一项请求，想把你这条件略为更改。”

董夫人道：“你说说看，只要不太过份，我答应你的请求就是。”

木小萍指着已被董夫人点了穴道的皇甫婷以及在一旁皱眉呆立的聂玉倩道：“我们姊妹三人练有一种合击功力，如今聂玉倩略受重伤，不能施展，我想请夫人解开皇甫婷的穴道，由我和她合手施为，对抗萧瑶、萧琪姊妹！”

董夫人不加思索地点头说道：“好，我答应你！”

随手一指，便把皇甫婷被制的穴道解开。

木小萍扶着皇甫婷走到地道入口的那块万斤大石之前，高声喝道：“地道中人听真，这门户设置乃特殊机构，再度开启，只有一瞬之间，过此一瞬，便将永远关闭，任是大罗金仙也难再开，你们且走到出口附近，准备冲出，千万莫要自误！”

萧瑶笑道：“木神妃请施为吧，我们业已都准备好了！”

原来，萧瑶猜出木小萍定会答应义母董夫人所提的条件，遂悄嘱群侠走近出口等待。

木小萍双掌一搭大石，那块重过万余斤的蠢然巨物果即缓缓移动。

诸葛仁、穆超元、辛东坡、顾朗轩、南宫敬、林傲霜以及萧瑶、萧琪等

八条人影，立即电闪穿出。

木小萍所言不谬，那块万斤巨石瞬即还原，又复堵死地道，但在巨石还原以前的刹那之间，却有两条人影向地道之中窜入。

这两条人影，正是木小萍和皇甫婷。

这种变化，大出群侠的意料之外！

巨石一封，便响起木小萍得意的笑声说道：“董夫人，你当我木小萍是傻瓜么？胜不了萧瑶、萧琪，自然难逃一死，即令胜得了时，你又怎会遵守诺言，放我脱身？还不如用条小计，扬长而去，常言道：‘留得五湖明月在，不愁无处下金钩。’我们后会有期，木小萍与皇甫婷姊妹非把武林中闹个天翻地覆不可！”

董夫人微微一笑，尚未答言；那“赤尸夫人”聂玉倩却抢前两步，朗声叫道：“木小萍，你和皇甫婷设计逃走，不管我了？”

木小萍阴笑道：“抱歉，抱歉，一来你内伤方重，行动需要人照应，带着你是个累赘，二来若不留下一人，对方可能生疑，坏了我这条脱身妙计，于是我在权衡利害轻重之下，只得牺牲你了！”

聂玉倩咬牙道：“还有一事，我与我丈夫白笑天反目多年，好不容易才得和好，便又分离，你是否佯派他外出，实已将他害死？”

木小萍“格格”笑道：“你真聪明，我还以为瞒过你了呢？这件事儿要怪你那丈夫太不争气，我和他两相欢合，才略施‘素女偷元’之术，他便一冷一热之余，虚脱而死，我便把他悄悄埋掉了！”

聂玉倩厉声道：“木小萍，你这样对我阴毒无义，难道不怕我加以报复？”

木小萍大笑道：“你必被萧瑶等诛戮，难逃一死，怎样对我报复？何况我如今身在地道之中，安如泰山……”

聂玉倩呸了一声叫道：“木小萍，你少作梦，我早觉察你对我有甚多不诚之处，曾在地道中秘密另设埋伏，足可制你死命！”

木小萍“哈哈”笑道：“我不相信！”

聂玉倩脸色铁青，冷然说道：“我自知罪孽深重，也无颜向董夫人等群侠哀求苟活，愿意自我解脱，但在解脱以前，却要先追你和皇甫婷两个万恶妖女之魂，让莽莽江湖之中，清平上一段岁月！”

话完，飞身而起，一头便向封住地道入口的万斤大石撞去！

萧琪闪身想拦，却被董夫人一把拉住说道：“拦不住了，不必拦她，你姊妹凝足‘太清罡气’，随我防变！”

一语甫毕，聂玉倩的头颅业已撞上大石！

脑浆血溅处，这位“赤尸夫人”立告解脱，满身鲜红，名副其实地成了一具“赤尸”！

但震天价一声巨响随起，那块万斤巨石竟被聂玉倩飞身引发预藏的火药，“砰”然炸裂！

霹雳天惊血肉摧，凶邪魑魅尽成灰。

英雄儿女成佳侣，生死盟完醉一杯！

（全书完）

